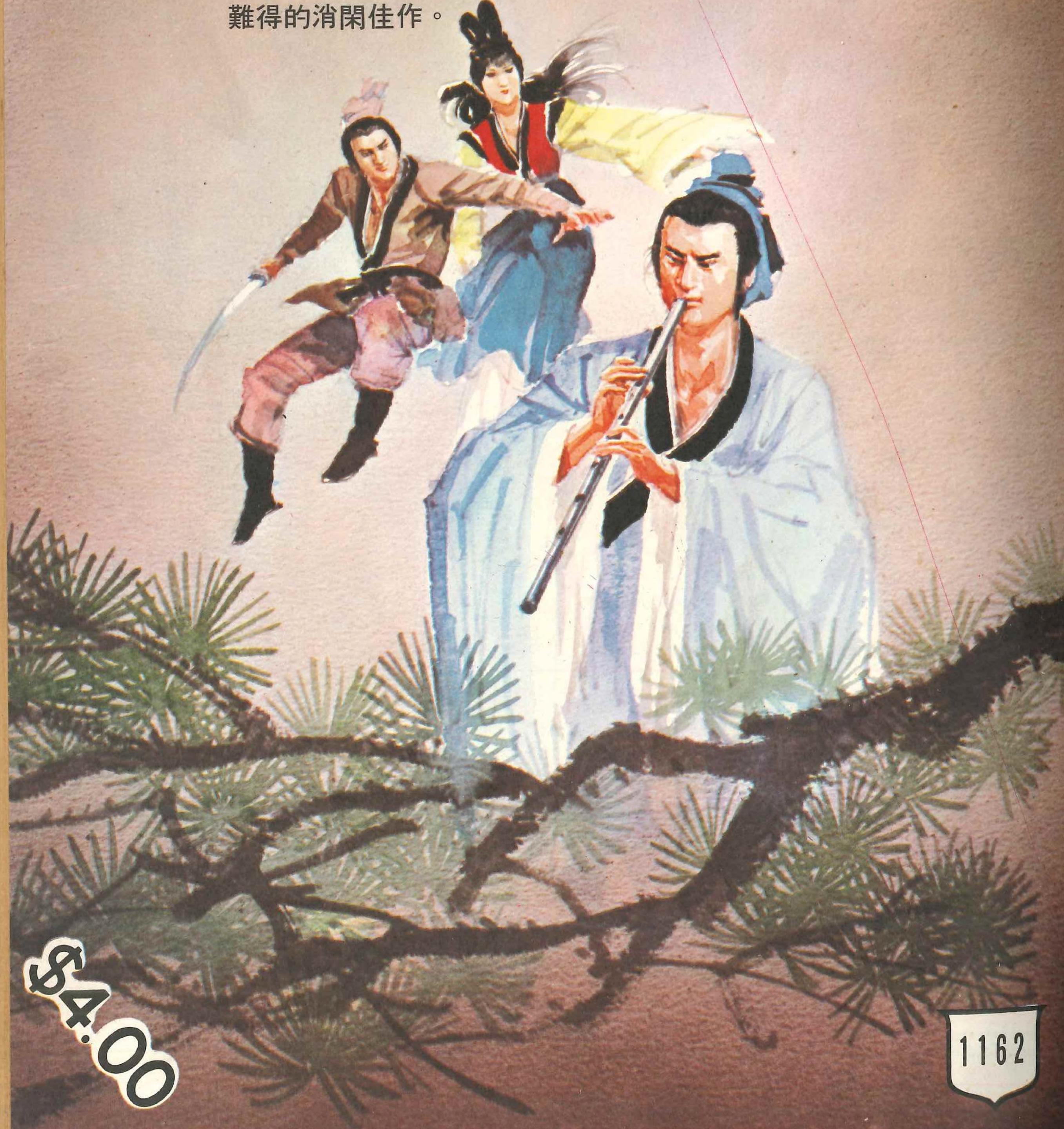


魔刀·鬼劍·神蕭(新派俠情倫理小說)隆中客·著以兩代情孽爲經,江湖恩怨爲緯,構成此一傳奇故事。節奏快,佈局巧,集離奇,神秘于一爐、透過隆中客君之生花妙筆,兒女柔情、英雄氣概,都躍然紙上,實爲一難得的消閉佳作。



編者話巨型小說今期選刊隆中客作品上魔刀 、鬼劍、神簫] 。是篇爲他繼 | 水晶 劫〕後經數月來構思之精心傑作,故事內容創自一 格,主角人物神秘莫測,他們分别是以刀、劍、簫 代表了本身武藝之高强,自從崛起江湖後,殺伐之 聲,此起彼伏,加上他們的行踪隱秘無常,實在… …過程曲折迂迴, 詭秘離奇, 佳作當前, 先睹爲快。

高皐先生的中篇連載 | 虎林飄香 | 今期起刊出 , 高君的作品, 素以描寫細膩見稱, 尤以兒女私情

,倫理恩情之描述,更是刻劃入微,淋漓盡致,本 故事之題材結構,也是以俠情恩怨,倫理仇讎融滙 而成,寫來絲絲入扣,哀艷纏綿,賺人熱淚,愛好 高皐作品讀者們,幸勿錯過今期的刊出。

下期除了巨型小說刊出し神捕雙鷹一故事し泥 菩薩「外,更選利一部間諜鬥智連載小說」:諜海亡 魂],這是一部以北歐海岸爲背景,叙述一件國際 神秘謀殺案之寫實故事,充滿懸疑曲折,驚心動魄 ,誠是一部非看完全書不明內幕的奇情間諜鬥智小設

ASSESSED SERVICE SERVI

魔刀、鬼劍、神簫(巨型俠義恩仇故事)

魔刀、鬼劍、神簫,是代表了三個武功很高 ,行踪飄忽的神秘人物,他們自從崛起江湖 後,掀起了一陣陣殺伐之聲,緣因何故?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黑 蜘 蛛 (精選短篇武俠故事) 龍34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虎 林 飄 香 (俠情中篇故事) ◀一▶ 紅粉輓歌至 武林遭浩劫………高

皇46

盒(二月完中篇連載) ◀二▶

賀客變吊客 壽堂作靈堂 …… 西門 丁54

武林一條街(俠義傳奇故事)

兩老炫絕技 五俠暗驚心……泰 紅62

神劍山莊(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神鴉使者…… 司 馬 翎 6 9

雷霆千里(沈勝衣傳奇故事)

爲朋友盡義 願兩脅插刀………………………………………………………………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挑燈看劍(武俠長篇故事)

借酒裝瘋醉 揭發武林秘 箍 逸81

太空爭覇·諜網秘辛

逢星期一出版

黑房魔術(課海秘辛)……亦 雄89 福星高照(二〇〇一年的人類生活)金剛93 毒蛛網(諜網風雲錄) ……金 **戈95** 劍海擒魔(太空爭覇戰之七)羅唐納103

執行編輯:鄭

督 印 人:羅 威

編:羅 斌

出版者: 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 五九〇號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 00 一年港幣\$203 00

灣:半年港幣\$128 00 一年港幣\$255 00

: 半年港幣 \$182 00 一年港幣 \$364 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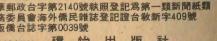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儒台誌字第0039號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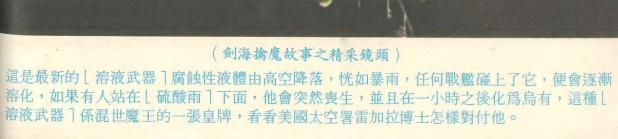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 半年26期NT. \$.710

武侠世界 第116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這是最新的上溶液武器] 腐蝕性液體由高空降落,恍如暴雨,任何戰艦碰上了它,便會逐漸 溶化,如果有人站在 L 硫酸雨] 下面,他會突然喪生,並且在一小時之後化爲鳥有,這種 L

夜已深。

人站在官道旁的一株大榕樹下。 沉沉夜色中,毛毛細雨裏,一個青衣 雨却不過是毛毛細雨。

,這個人站在濃蔭蔽天的榕樹下,更沒 雨夜,本來就談不上甚麼能見度,目

辨出是一個身着靑色長衫的人而已。 法**声清他的長相,頂多只能隱隱約約地分** 青衣人站在榕樹下,顯然不是爲了避

個十里八里的,也不見得會全身濕透。

的工夫了 在這一頓飯的工夫中,他不言不動 因爲,他站在這兒,至少已有一頓飯

像一個幽靈,也像一根木頭。

這見,所爲何來? 那麼,此情此景之下,他獨個兒站在

的火光在明滅。 遠處,有雜沓脚步聲傳來,也有微弱

到官道正中,當道而立。 青衣人的身形挪動了一下,徐徐地走

中也多出一枝青鋼長劍 不過,他是背向那有人來的方向,手

劍巳出鞘。

個夜行怪客。

那雜沓的脚步聲,由遠而近。

現在,已可分辨出,那是二高一矮三

反而要「借光」的人閃開。

够霸道,也够絕,自己擋着道路,却

叱一聲:「你是存心找碴?」

那「借光」的勁裝漢子臉色一變,

怒

在最後的一個是駝子,相形之下,才有高 也不算高,都是中等身材。只不過由於走 其實,那三個人中矮的不算矮,高的

矮之分。 那前頭兩個,都是三十不到的勁裝漢

冷笑道:「叫你們兩個閃開,沒聽到!

「不錯。」那靑衣人忽然車轉身驅

郑冰冷的語聲,那冷電似的目光,那

那走在最後的駝子,則是一襲黃衫, 腰跨單刀,一臉的慓悍神色。

步。

子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哆嗦,退後了一大 週身放射着的無形煞氣,使那兩個勁裝漢

嗒、 腰懸長劍,手持一根旱烟桿,邊走邊「吧 吧嗒」地吸着旱烟,狀極悠閑。

時,都自動停了下來,走在最前頭的一個 並清嗽一聲,叫道:「嗨一朋友,借光一 當他們三人走近那青衣人背後丈遠處

雙亮出單刀。

了掙回面子,又立即逼進三步,同時也雙也許他們覺得自己的表現太差勁,爲

那青衣人頭也不回地道:「你們兩個

旱烟桿。

他居然像局外人似地,仍然很悠閑的在吸

己兩個同伴,跟人家劍拔弩張地對上了,

倒是那黃衫人非常沉得住氣,眼看自

先報個萬兒!」

原先那勁裝漢子沉聲喝道:「朋友

那青衣人道:「沒這個必要。

「至少你也該說明,爲何要找咱們兄

,給我閃開!」

青衣人週身所放射出的無形煞氣 黑暗淹沒了長劍的光華,却淹沒不了

誰都明白,這種毛毛細雨中,即使趕 時,也可斷定,青衣人並不急着趕

型俠義奇情故事

就是找咱們『燕趙雙雄』的碴。」

「我知道,但你要找史大哥的確,也

「你們兩個買够朋友

道,我找的不是你們兩個的碴。」

「你們兩個只要不是白痴,都應該知

弟的碴!」

宵加上你們這兩個搭頭,我也照樣殺得心 「好了,現在,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節到這裏,青衣人微頓話鋒,又道:

是盗名欺世的僞君子,眞小人

在燕趙地區,固然是响噹噹的角色,却也

强行出頭,不遇,這樣也好,你們兩個 個替史駝子殉葬,是你們自己嫌命長,要

「我不想設廢話,更沒打算要你們兩

「廢話!」

兩個勁裝漢子虎吼一聲,雙雙渾刀進

有兩把鋼刀正向他的要害招呼 雙方距離既近,那兩個勁裝漢子的刀 青衣人卓立如山,甚至好像根本沒看

又無比勁疾

刀鋒巳迫近青衣人的身軀。 以韵,那兩個勁裝漢子一伸手之間

但那青衣人雖然身驅沒動,手中的劍

却動了 ,而且還動得有如迅電奔雷 一兩聲,兩個勁裝漢子的

單刀被震飛,兩聲慘號也同時傳出 鮮血由兩個功裝漢子的眉心激射而出

雙雙倒斃官道旁 雙手亂抓,慘呼着跟蹌地前衝了幾步,

腰間,一面輕嘆一聲:「好劍法!」 那駝子臉色一 變,一面將旱烟桿插回

青衣人漫應道。「遐獎。」 「嗯!我不喜歡別人在我的面前耀武

揚威。

「我更加不喜歡別人當面殺自己的同 「我也不喜歡。」

「這種事當然沒人喜歡,但如果由於

可能看出我的武功路數。」 數,那又當別論。可惜的是,方才 自己同伴之死,而能觀察出敵人的武功路

!妙論!!

E4

「我的話母不高,也不妙,但我自信

鬼

的義務。」 作爲一個職業殺手,有替僱主保守秘密 青衣人道·「你是道上八,應當明白

青衣人道··「但我之所以戶回答一半 史公明道。「我了解。」

問題,倒不是由於替僱主保密,誰都知道

「但那位仁兄……却沒有看清那人的

那十二個駝子,都是跟你差不多的。」

在一個將死的人面前是母須保密的。」

史公明冷笑着段接腔。

世的僞君子,厚小人。」

「也跟『燕趙雙雄』一樣,是盜名欺

「主因又是什麽?」

「這只是一個附帶的原因。」

「這就是你要找我的確的原因?」

「有人吐白銀五千両,購買你的項上

你差不多的駝子畢竟不多。」 絕對不可能誤殺一萬,誰都明白,條件跟,也不能讓那兇手逍遙法外,但事實上, 「我那位僱主說得好,寧可錯殺一萬

青衣人好像是楞了一下,才笑道:「

大難不死的人,就是你的僱主?」

個人倖免一死,並且還看到了造成那場殺 青衣人道:「因爲,當年就有那麼一

半。 史公明苦笑道:「一半也比完全不回 「很抱歉,這個問題,我只能回答

又對駝子的腦袋有偏愛。」

「沒辦法,我自己愛錢,我那位雇主

「所以,你還要繼續殺下去,專殺駝

「還不够。」

冰心,也遭了封。」

「是有這個傳說。」

武林第一美人小稱的夫人『玉籬娘子』左

「是的,據江湖傳說,于公道那位有

「十二個就是六萬两,你已經是一個

「不錯。」

「每個都是五千両?」

「你那位雇主是誰,爲何對駝子的腦

如果當時于府上下全遭了刦,如今就不可

青衣人笑道·「這傳說,可不曾在,

上下一百二十多口沒一個倖免於難的?

「同時那一場血刦中,據說整個于府一景才を全人

能有人收買你的腦袋了。」

史公明一怔,道:「此話怎講?」

突然失踪了。」 史公明道:「不錯,他們三位都好像

的忖測,似乎更不可能成立。」 青衣人道:「所以,我這個『可能』

儘我所能,將我所知道的都告訴你了。 話雖然是帶笑說的,但他週身所放射 接着又輕笑一聲道。一不過,我已經

止的無形煞氣,却突然變得更爲濃烈。 但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史公明陰陰地一笑道:「多謝你的仁

一可以……」 ,才崛起江湖

「你,是不是最近三年

的

『鬼劍殺手』田與?」

「你怎能斷定我就是『鬼劍殺手』田

上活動的當代武林高手來說,只有三個人殺得那麼乾淨俐落的,以目前仍然在江湖 我最了解,像方才那情形,雙雄聯手之下 ,一招殺死他們,而且還殺得那麼輕鬆 「因爲,對於『燕趙雙雄』的身手,

「是哪三個?」

「魔刀、鬼劍,神簫。」

魔刀是三人中實力最强,行動最詭秘 魔刀、鬼劍、神簫,當然是代表三個

武功很高,行為很神秘的人

名來歷,更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 的一個,到目前爲止,還沒人知道他的姓

,沒人見過他的眞面目,但却有人忖測他 神簫也一如魔刀,沒人知其姓名來歷

> 史公明的話雖然說得好聽,但他那眼 「你很了不起

駝子

坤聖手」馬天行 可能是已經失踪三年的 當然,忖測並不一定可靠 「劍簫雙絕

味道。

ラ不

秘殺手,所以,才有所謂「鬼劍殺手」這,也已經公開姓名,並接受金錢僱用的神 個不倫不類的綽號。 至於鬼劍,是三人中唯一半公開活動

禮讓十招

接着,揚指凌空在週圍地面上劃了一

漢:「史公明,我敬你是一條漢子,破例 的煞氣仍然濃烈,他的語氣也仍然那麼冷

但田興好像沒注意這些。他週身放射

湖,好像沒人众究,事實上也無從改究。崛起江湖的。至於究竟是誰先誰後崛起江 他們三個,都是最近三年中,才先後

田興注目問道:「你見過他們?」

這是特別破例,你要好好把握住。」

一頓話鋒,又道。「我再鄭重說明

對史公明來說,這是佔盡便宜的好事

田興。 一個,由於『鬼劍』是三人中唯一使劍的史公明道:「現在,我才見到其中的 ,所以,我才斷定你就是『鬼劍殺手』

也是死而無憾。」就可名揚天下,反之,如果我被你殺了就可名揚天下,反之,如果我被你殺了 「你很樂幸

含笑接道。

「我會好好把握的

心知此情此景之下,不能生氣。

所以,他沒生氣,不但沒生氣,反而

但他不愧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

,却也是對他莫大的侮辱。

你知不知道『鬼劍殺手』殺人的規矩?」 一個死而無憾一 □田興笑道。□

已攻出五招。 話聲中,寒芒連閃。就在這一句話堂

在下有僭……

「我在聽。」 「現在,我告訴你。」 「不知道。」

如果對方接下一招而不死,就可以活下去一『鬼劍殺手』殺人一向只用一招,

沒遇上過一招不死的對手。 「有!自從我幹上殺手生涯以來 「還有嗎?」 湿湿

容髮之間

,被他險煞人地避了開去

死他,但事實上,却是每一招在生死問不

由表面上看來,好像每一招都足以殺

活動,沒有逾越緩外一分一

更妙的是,他還有工夫奚落對方:

妙的是,他的脚步一直在那小圓圈下

刦的頭兒,是一個駝子

「那駝子也跟你一樣,武功很高,中

位僱主?

僱主提供這麼一個綫索。」

史公明道:「你,一向就沒見過你那

「是我那位僱主的管家。」 「以往,跟你接給的是甚麼人?」

一方才所說的那些,也是那位管家所

「是的。所以,三年以來,我所殺的

提供的?」

史公明苦笑道:「如果我不豁達,如 「你……很豁達 「我好像應該感到很榮幸。」

是否也曾經忖阅過?一

「對於那位僱主的身份,閣下心

「是忖側過。

果我向你哀求,你就能放我一馬?」 青衣人搖搖頭,道:「不可能。」

你這樣子殺下去,不是會累及很多的無辜達一點。」史公明接着問道:「只是,像 「我也 知道不可能,所以,我樂得豁

友

「我想……很可能是于公道生前的朋 「閣下以爲、那可能是誰呢?」

子殺下去,我是受僱於人……」 「我要糾正你的說法,不是我要這樣

知道,三年以來,我已經殺死了十二個駝 尤其是對我來語,積少可以成多,你知不

「這大好頭顱,只值五千両銀子?」

史公明抬手拍拍自己的腦袋,苦笑道

那一半吧!

那一半,是不知道,沒法回答。」

青衣人又道·「所以,我不回答你的

史公明道。「那就先回答你所知道的

青衣人道:「五千両銀子也不算少・

玉面陶朱上于公道的牛平篙不太陌生?一

「是不陌生。」

一三年以前,由於于公道還白蓮教

「閣下是道上名人,對於富甲天下的

7

「現在就訪到了。」青衣人注目接問

「我知道。

是情理中事。」

「不!」青衣人接道:「其實,這也

「這……未発太不可思議了。」 「也可能是馬天行大俠。」

於一夜之間化成一片刼灰。」消滅之後,他那豪華賽似皇宫的府邸,也被『劍簫變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大俠所

史公明輕笑一聲:「這,對你來說

夫人左冰心,本來是馬大俠的信人。」

「我也知道。」

青衣人道:「如梁所週知,于公道的 史公明道:「好一請說下去。」

該算是一項莫大的損失。」

難中,那麼,馬大俠是否該替左冰心復仇

「由於傳說中,左冰心也死於那塲封

駝子,那我就不是小富翁,而是大大的富 是的,如果江湖上眞有一萬個像你這樣的

史公明沉思着問道:「三年前,那個

青衣人道: 「不是,他只是向我那位

都該知道,馬大俠和他的師弟妹巫志强,能。」青衣人一聲苦笑道:「而且,你我 公道的白蓮教之後,迄今沒人見過他們的 朱紅玉等三人,自從於三年前聯手消滅了 「是的,方才我已經說過,這只是可 「這忖側,好像太牽强了

這當口,史公明又攻出三招

眞是說得遲,那時快 田興沉喝一聲。「還剩兩招

疾射而去 ,史公明突然頓足騰昇,一個倒翻,就當田興口中那「躺下」二字出口的

不僅是為了逃命,同時還隱含着無窮时殺 但是史公明的「頓足」與「倒翻」

要你能將我逼出這圓圈半步,你的命就算 個徑約六尺的圓圈,道:「十招之內,只

見血對喉的淬毒暗器。 他的靴尖中,背上的駝峯內 ,都藏有

靴尖內一共是四枚白虎釘,背上的駝

峯中却是一筒細如牛毛的鋼針。 這兩種歹毒而又出人意外的暗器,是

史公明的救命絕招 武林中 人知道「雲夢神駝」史公明這

一救命絕招的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 但對史公明來說,今宵,他實在是非

道史公明這一救命絕招的少之又少的人中那是因爲,目前的田興,竟然就是知

田興不 但知道史公明這一救命絕招的 ,一身功力也高過史公明太 多

殘荷,隨着對方的劍勢,快速的擺動

,而

但田興的身形。就像是狂風驟雨中的

招招勢沉勁猛,奇詭而又快速。

且還擺動得那麼美妙動人

收到他所預期的效果,而應聲「躺下」了 躺在三丈之外的官道旁的水溝中 ,史公明的教命絕招,一點也沒

E 6

E 5

,你早已知道我是誰。」 「不錯。」駝子注目接問。「看情形

史公明?」

一定語到你的心坎裏去了。」

「哦?你……你就是『玩命三郎』左 這種外行話來。

「難道你對於獲得這萬両黃金 ,沒有

信心?

往可以收先發制人之效。

人交手時,儘管是眨眼之間的佔先,也往

凡是行家都知道,當兩個功力相當的

田興長劍的出手略爲佔先,但那種佔

不但並未收到先發制人之效,反而使他自

但目前,田興這眨眼之間的搶先,却

因爲,他的長劍被對方的牛耳尖刀架

池密? 會變成一個死鬼了,你還担心一個死鬼會 「既然有絕對信心,那麼,針 馬上就

不提防,萬一隔牆有耳。 「好,我不問。」田興冷然接道。 「死鬼固然是不能洩密,但我却不能

郎 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你的紣號叫『玩命三 左宏笑笑道:「我並沒忘記

向田興的左胸。

一招分生死。

的同時,右手中的一把雪亮的匕首,已刺

左宏左手的牛耳尖刀架住田興的長劍

「常然」 「玩別人的命,固然是好玩,一旦別 「所謂『玩命』是玩別人的命……」

覺得有甚麼趣。」 人玩起你的命來,那就不好玩了。」 「我知道,但你這些話,我一點也不

呢!

以左手使刀的左宏,右手中會有一把匕首

也是意外的一擊一一誰會想到。一回

這是要命的一擊。

田興冷笑一聲。「我本來就不是一個

意外。

快速,而雙方的距離又那壓近

何况,他的右手中的七首又使得那麼

這,對田興來說,自然是一項絕對的

「嗆!」地一聲,田興的長劍再度出

』二字·說的是反話?」

「你總算開了竅。」

「這麼說來,方才,你口中的『高明

愛

,而且普天之下,沒人嫌錢太多的。」「爲錢,你也知道,黃白物是多麽可

「那麽,此番復出,是一

「是有這回事。」

「是有人收購我的人頭?」

「這眞是・才給你四両顏料,就想開

「那麼・你一定自信很高明?」

杂坊了。」

而言?」

那勁裝漢子道:「不錯」」

辈。

你面前,我可以倚老贾老

前,我可以倚老蕒老,自稱一聲老前左宏一頓話鋒,又說道:「所以,在

田興道··「我是高明,但,你却太差

隱了?」

田與冷然問道。「聽說你早就洗手歸

道:「你是說,我能事先祭覺你的形跡

田興那冷厲的目光,在對方身上一掃

手持着一把牛耳尖刀的中年澳子

那是一個身裁瘦高,着黑色勁裝,左

起,像幽靈似地飄落田興身前。

得完整無損,其身手之高明,也就不難想 了將近二十年之後,還能活着,而且還活

作爲一個職業殺手,在刀光劍影中混

隨着話聲,一道人影由草叢中長身而

朗笑道:「高明ー高明!」

約莫十五六丈外的草叢中,傳出一擊

半晌,他忽然冷笑一聲。「閣下好耐 他,仍然卓立原處,像一尊塑像。

在十五年い前就巳成名,而且,當年其名「玩命三郎」左宏,是老牌殺手,遠

號之响亮,决不在目前的「劍鬼殺手」田

左宏好像滿不在乎地,笑問道:「聽

說你殺人時只用一招?」

「不錯。

居然沒有死。

應,而只好閉目等死

意外得使他的腦子裏來不及有甚麼反

但還有更意外的一

一閉目等死的田興

「白銀萬両?」

「甚麼代價?」

「妙極」妙極!我殺人時,也一向只

用 「一劍對一刀,的確是妙極,請!」招。」 他們雙方都說得很客氣,但他們手中 「老弟台先請。

住他的長劍,右手中的匕首也還是抵着他

「玩命三郎」左宏的牛耳尖刀還是架

光一掠之下,他楞住了

位『玩命三郎』尋我開心?還是——

田興的腦子裏掠過一絲疑念。「是這

他,心念電轉間,徐徐睁開眼睛,目

『高明』,你信不信?」 「我也諒準你不信。」那勁裝漢子一 「不信。」 「至少,在你面前,我可以自誇一聲 一定會相信的。」

田興冷冷地道。「我不認識……」

揚左手中的牛耳尖刀,道:「但,如果你

重做馮婦。」 ,的確是個很誘惑人的數字。」 田興仰首狂笑道:「不錯,黃金萬両 左宏含笑接道・「所以,我才不得不

「不一是黄的。」

悸,凜駭的複雜表情——他的穴道被制住此外,浮現在左宏臉上的,是一片驚 入一分左右而已。 透膚而入,但他也感覺到,那刀尖僅僅刺的左胸,而且,那刀尖巨刺破衣衫,並已

也本能地退了一大步

田興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驚「哦」

其實,任何人站在田興的立場,都死

死一髮之間,有人半途插手,將田興由鬼 門關口搶救回來。 :田興之所以沒死,並不是左宏尋他開心 ,也不是左宏手下留情,而是當田與於生 此情此景,縱然是白痴,也當已明白

懂?

田興苦笑道。「我是聽不懂。

一那壓,我告訴你,你不該冒充人家

那勁裝漢子漠然如故地道。「你聽不 話,令人費解,也可以設是太玄了。會有同樣的反應,原因是:那勁裝漢

田興的背後傳出一聲輕笑。「還想不

的字號。

「冒充人家的字號?」

田興苦笑一聲 「想通了,是閣下救

,還會是值的 - 」

「這是許,閣下認爲我這個

『鬼劍殺

背後那語聲說道。「你……好像很聰

手』是假的?」

一在下不貨聰明,却也不算太笨。」

田興突然車轉身軀,抱拳長揖,道:「大

德不敢言謝,請先受在下一禮。」

玄色勁裝的中年漢子。 卓立他面前的,是一個肩插長劍,着

是微雨中的黑夜,却仍然看得很清楚。 一張猴兒臉,两道掃帚眉,那副尊容實在 此人中等身裁,約莫四旬左右年紀, 由於雙方距離不及八尺,所以,儘管

臉的苦笑。

但他方才所表現的超絕身手,却令人不得 令人不敢恭維。 不由衷的佩服。 不過,他的母容雖然令人不敢恭維,

E 8

的本意不是要救你,甚至我可能還會親手 那勁裝漢子漠忽地道:「不用謝,我

賺得,再說,我『鬼劍殺手』 田興道:「萬両黄金,豈是那麼容易

我既不能怎樣,也不能如何。

左宏苦笑道:「敗軍之將,

不足言勇

來殺我的仁兄,出手未死太寒酸了。」,又何止值萬尚實金,所以,那位雇用 左宏苦笑如故,沒接腔。 ,那位雇用

田興废空揚指,解了左宏的穴道,道 田興又道:「我想,你心中一定在奇 左宏點首苦笑 * 仍沒接腔。 方才,我原何不殺你?」

借重你的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因爲,我還有 地方。」

是不是要我去殺人? 「借重我? 左宏顯得不勝訝異。

一定還可以派上即均用。
一定還可以派上即均用。
田興不置可否地,道:「你的身手不

你自己了。」還得提醒你一聲,你這條命,已經不屬於你乖乖地等着,甚麽都不要問,同時,我 田興擺手截斷他的話,道:「現在,

田興道:「你不服氣?」 左宏輕嘆一聲:「我能不服氣嗎?」 左宏苦笑無言!

田興不再理會左宏,扭頭问那假田興 「朋友,現在,你怎麼說?」

他沒表現出一點兒驚訝的神色,而只是一也許假田興心理上已有準備,這回,

「因爲,我才是真正的『鬼劍殺手』

「何以見得?」 「不錯。」

假田興苦笑道:「唉!我還能怎麽說

郎」左宏,却臉色爲之一變,說道:「頂

假田興沒表現驚訝,但那位

「玩命三

條命,你應該已經聽懂了? 「方才,我的話意中,表示左宏欠我 「在下恭聆。

「真的怎樣?假的又

「現在說到你,你欠我的是兩條命

在下欠下第一條命。」 「閣下將我從左宏手中救下來,這是 「說說看?」 一第二條命呢?」

替閣下丢人,但今宵却實在太差勁…… 自知之明。」 田興截口笑道。「不錯,你倒是很有 「在下冒充閣下尊號,儘管以往不自

白天虹唯一的長處。」 假田興聳肩苦笑道:「這也許就是我

「白天虹是你的真實姓名?」

「是的。」

沒聽人說過。」 「很好,只是,這個姓名,好像從來

白天虹道:「在下本來就是一個無を

小卒 田興道:「如果每一個武林中人,有

具有像你這個無名小卒的身手,那就天下 「我不是誇獎,我是言出由衷 「多謝閣下誇獎」」

「你知不知道,你的身手,絕不比左 「哦……」

「但,事實上,方才,如非是閣下適

的七首又太以出人意外。 時相救,在下已死於左宏的匕首之下。」 「那是你太自負,同時,左宏右手中

我不殺你,不但不殺你,反而救了你。 冒充我的尊號該死,丢我的人更該死,但 田興又道:「現在,言歸正傳,你 白天虹苦笑無言。 「那你一定聽說過一位左手使刀的前

「你自己也是幹這一行的,怎能問出

「是誰有這麼大的手筆?」

先也不過是眨眼之間的佔先而已 的兵双可一點也不客氣。

沉沉夜色中,看不到他的表情。其實 田興的劍已經入鞘 毛毛細雨仍在不斷地飄落。

面孔是俊是醜,也仍然沒法分辨。

宏?」

E 7 別說是不能看到他的表情,即使是他的

命 白天虹苦笑道:「所以,我欠你兩條

E 9 樣,不屬於你自己了。」 ,從現在起,你的這條命,也跟左宏一 田興道: 「是的,你欠我兩條命,所

字號?」 「現在,請告訴我,爲何要冒充我的

大俠不問,我也要自動說明了。」 白天虹笑笑道。「這問題,即使你田

人爲職業的殺手。」 聽起來更刺耳,因爲,我不過是一個以殺 呼方面,必須調整一下,甚麼『閣下』, 『在下』都用不着,至於『大俠』二字, 「慢着。」田興沉聲接道。「有關稱

呢?」 白天虹道。「那麼,我該如何稱呼你

己如何稱呼, 於我是主人,就叫我田老大吧!至於你自 田興道:「也許你年紀比我大,但由 可以隨便。」

樣。 緊接着,又向左宏說道:「你也是一

我要特別說明,我的年紀,絕對不大於你 田老大。」 白天虹道:「我也當然,命,不過, 左宏含笑點首道:「在下鹽命」」

一下子變成了白裏透紅,既年輕,又清 約略估計,他的年紀最多不會超過二 他那張本來是很普通,也很平凡的臉 接着,徐徐揭下臉上的人皮面具。

面具!」 田興怔了一下,道:「好精巧的人皮

> 定逃不過你田老大的法眼。」 白天虹道:「遐獎,如果是白天,一

「也許……」田興徐徐地道。

「年紀

再作詳談如何?」 長,而且,我也不想讓第三者聽到,何况白天虹正容說道:「但、此事診來記 輕輕,能有目前的成就,實在難得, 大家的衣衫都濕了大半,咱們換個地方 該說明你爲何要冒充我的原因了。 現在 _

的工夫,又不怕雨,咱們就在這兒站着談白天虹笑道:「既然你田老大沒多餘 ,沒多餘的工夫。」

田興堅决地道:「不一我還另有約會

還怕雨! ,終朝刀頭舔血 田興哼了一聲,道: ,劍底驚魂,死都不怕,聲,道:「咱們身爲殺手

「部你的母由。

我之所以冒充你田老大的招牌,簡單地設 是爲了要請你田老大去殺一個人。」 田興一楞,道:「請我去殺人?」 「是。」白天虹苦笑了一下,道。

命在?」 果我方才不是想借重你替我辦事,你還有 「用這樣的方式請我?你想想看,

我的意料之外的。」 「沒辦法,方才的狹路相逢,是出乎

「因爲第一,我沒銀子,第二,我沒 「你,爲何要用這樣的方式?

田興笑笑道:「現在,你找到我了

亚上有五萬八千而銀子。 白天虹訕然一笑道。 「還不够,我手

人,值多少銀子?」 田興注目道:「你想請我去殺的那個

萬両的什價,你才肯去。」 白天虹道。「我想,起碼也得出二十

個很誘惑人的數字。」 田興的目光一亮,道:「這的確是一

「我要請你去殺的那個人,當然也是

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個非常厲害的角色。」 「是的,節句不怕你田老大見笑的話 「這一點,你不設我也能想像到。」

一訴吧一 那是誰?」

差得太多,現在韵出來又有甚麼用。」 田興道:「現在情况不同,也許我可 白天虹苦笑道:「我所準備的銀子還

白天虹目光一亮,道:「真的?」以免費替你去殺那個人。」 「是是……那我先謝了。」 「你以爲,我有工夫跟你開玩笑。」 「別謝得太早,我說的只是也許。 _

你跟他之間,有何仇恨?」 「我要先明白,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好一我先說跟那人的仇恨,那是奪

妻之恨……」 「該殺!」

那匹夫却是一個俠名滿天下的大俠,所以白天虹一挫鋼牙,道:「但表面上,

斷定,你所見到的人就是馬天行?」

成爲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也成了家喻戶 朱』于公道的白蓮教之後,馬天行不但已 的大俠,尤其是自從三年前消滅『玉面陶 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是成名已久 會錯,再訴,我雖然沒見過馬天行,但 人描述過他的外表,所以,我絕對相信 ,婦孺皆知的傳奇人物,我也自然早已聽 晓

那的確是馬天行。」

「現在,我也絕對相信了。」 白天虹道:「還有,他那高絕的身手 「有道理。」田興苦笑了一下,道。

也足以證明他是馬天行。」 「你跟他交過手?」

「哼!老婆被他搶走,我當然要拚命

而退。」 「我支持了一百二十招,不得不知難 「結果如何?」

田興笑笑道:「他居《還讓你全身而

退,你田老大琾在巳知道,我白天虹的玩白天虹苦笑道:「不是他讓我全身而

藝兒,並不太差勁……」 田興道。「是的,能在馬天行手下支

持一百二十招,你實在足以自豪。」 ,所以,我終於跑脫了。」 白天虹道:「而且,我的輕功也不弱

是否有點兒後悔了?」 白天虹有點不安地道:「田老大,你

白天虹苦笑道:「如果我是你,我一 田興反問道:「你許呢?」

是那麽容易殺得了的。」 定會後悔,因爲,馬天行這個人,實在不 田興道:「不錯,當代武林中,任何

不改變,更不後悔,我只是很疑惑。」 ,我當然也不例外,但我對你的承諾,決 人都不敢自誇有絕對把握可以殺死馬天行

「是的,我想,你也該聽說過,馬天

於女人方面。」

送抱。」 的男人,很多蕩婦淫娃,都自動向他投懷 「是的,我聽說過,馬天行是男人中

的大美人,也都跟馬天行有遛一段情。」 天行的師妹朱紅玉,都是武林中大大有名 「唔……像『玉簫娘子』左冰心和馬

玉更爲美艷動人?」 「那麼,難道尊夫人比左冰心、朱紅 「是的,這些,我都聽說過。」

上那兩位大美人。」 「這個……我有自知之明,拙荊比不

不是雲,這兩句古語,你該不陌生?」 對拙荊動甚麼邪念?」 「那麼,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 「田老天之意,是認爲馬天行不可能

事 「但是,事實上,那是我親身經歷的

,故急冒名嫁禍呢?」 白天虹一楞,道•「這個……我倒是 田興笑問道·「如果是別有用心的

不曾想遐。

田興道:「當然,我的推想也不一定

的 大變,而忽然倒行逆施起來,那也是可能正確,如果馬天行受到某種刺激,而心情 白天虹沒接腔。

是眞是假,見過之後,自可分曉。」 田興又道··「不論你說的那個馬天行 田與沉思着道: 白天虹苦笑了一下,道。「是的。」 「現在,我要問一個

白天虹道。「有人雇用我殺史駝子的駝子所張的那些話,有哪些是真的?」題外問題,方才,你殺史駝子之前,跟史

那些話,是真的。」

能找到嗎?」 「那位代表雇主跟你接給的管家,還

「好!現在,請告訴我,那位馬天行

以及那位跟你接拾的管家,住在何處? 偏僻,又沒有地名…… 田興截口笑問:「這是說, 「那位馬天行和那位管家的住址都很 必須由你

白天虹道。「是的。」

自己帶路,才能找到?

行十里,有一個不大不小的鎭甸,你知道必須赴一個約會,我看就這樣吧!此去東 「也好。」田興含笑接道,「但我還 「知道。」

白酒樓碰頭。」 先去那鎮甸《明天上燈時分,咱們在太「鎭甸中有一家太白酒樓,你們二位

二人互相投過一個旁人難以意會的微笑。,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白天虹,左宏 像是胸懷鬼胎的奸笑。 目送田興的身形劃下一道美妙的半弧 說完, 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好像是有點兒自嘲的苦笑 ,也好

的 打算,也都沒設話! 他們倆都靜立原地,好像還沒有離去 X

夜更深

毛毛細雨仍然在飄落

就恨透了天下的偽君子 自從我老婆被那厮搶走的那一天起,我

所以,現在,我可以肯定的答應你了。」 田興道:「僞君子比圓小人更該殺 「答應免費替我去殺那個人?」

白飞虹接着一躬到地,道:「小弟先 「不錯

誰? 田興道:「不用這一事,許,那人是

白天虹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 「馬天

田興一楞,道: 「馬天行?」

「就是那個號稱『劍簫雙絕,乾坤聖 「是的。」

手』的馬天行?」

「是的。」

「你沒看錯人?」

我怎能信口胡言。 白天虹苦笑道:「這是何等嚴重的事

天行?! 田興注目道:「以往,你曾經見過馬

田興道:「沒見過馬天行,那你怎能 白天虹道: 「沒見過。」

白天虹道:「是他自己說的,應該不

、滴嗒」聲,在夜中聽起來,格外淸大榕樹上已有豆大的雨水滴下,那「

「唔……方才,你們兩個,都表演得很少頃過後,忽然傳出一聲沙啞語聲道

實上,現場中除了白天虹,左宏二人之外那沙啞語聲好像來自大榕樹下,但事 並無第三者

荒郊深夜,沒看到人而有人說話,雖

道有鬼不成

也沒有甚麼驚詫的表情 他們倆不但沒有驚詫的表情,而且 但當事人的白天虹,左宏二人却 一點

而已。 設道:「屬下兩人只是儘力而爲。」
天虹還以最恭敬的神態,和最溫馴的語氣 人都是那聞聲而不見人的神秘人物的手下 方才那火爆的場面,都不過是奉命表演 ,已很明顯,白天虹、左宏二 兩人只是儘力而爲。

話 白天虹向田興所設的那些話,豈非都是謊方才的一切,欿然都是表演,那麽,

那沙啞語聲道:「我知道,我也看得

地說道:「主人,屬下兩人替您服務,已 白天虹嚥下一口口水,顯得不勝惶恐

過得很快。」 那沙啞語聲道•「唔…… ·評間好像

經快三年了。

直沒看到過您的容顏。 白天虹道:「可是,三年以來,我們

元宏也挿口訳道:「而且 ,我們也還

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

的面,甚至也不知主人的尊姓大名,世間 會有這樣的荒唐事嗎? 替人家賣了三年命,不但沒見過主人

E11

那沙啞語聲笑道。「這有甚麼不妥 但眼前的事實,可不由你不信

等今宵這次任務完成之後,就可能……可 咱們不是一向都合作得很好嗎?」 白天虹苦笑道。「可是,您歌過,只

他「可能」了半天,還是訥訥地接不

能…

們見識見識吧!」

那沙啞語聲輕笑道:「好!那就讓你

左宏、白天虹二人一臉苦笑,仍沒接

腔

是不是?

那沙啞語聲道:

腔

見見我,也將我的姓名來歷告訴你們。」 等今宵這次任務完成之後,我可能讓你們 那沙啞語聲道:「是的,我說過,只 「現在,今宵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了很多。

也不知是由于目前的奇異情形?還是

添幾分濃度,連氣溫也好像突然之間降低

冷嗖嗖的旋風,不但使那沉沉夜色更加增

話落,現場中忽然捲起一陣陰慘慘

不… 「這是說,您還是不肯……不肯…

,但我以前該的只是『可能』。」

寒噤。

宏二人都不由臉色大變,而同時打了一個 由于感覺上的「氣溫陡降」?白天虹、

「不錯,今宵,你們的任務是完成了

會受驚。」 「不是我不肯,而是我怕你們知道了

的那股旋風。

白天虹、左宏二人强振精神,忍受着

那冷嗖嗖的感覺也更爲濃烈。

那陰慘慘的旋風,仍然在疾旋着,而

屬下如此不中用?」 「受驚?」白天虹苦笑道:「您認爲

中用,只是……」 那沙啞語聲道:「不一 你們兩個都很

也漸漸地由無形變成有形。

漸漸地,那旋風由疾旋而變爲慢轉

相信世間有鬼嗎?」 他,微頓話鋒,又道。「你們兩個

白天虹不加思索地道:「不信。」

謂『信者有,不信者無』。」 ,實在太玄,屬下之意是隨俗,也就是所不宏嚥下一口口水,道:「鬼神之説 那沙啞語聲道·「左宏,你呢?」

> 信? 那沙啞語聲道。「我就是鬼,你信不

左宏、白天虹二人同時一楞,沒有接 退三大步

「你們納個都不信 你們所個信不信?

不信了 白天虹也苦笑道:

個的胆量,也還算不錯

白天虹有點兒怯生生地問道:「主人 …您生前是……

猜猜看。 個 一,何妨

白天 虹、左宏二人都苦笑無言

五

後才能成爲靈鬼,尤其是像我這樣靈鬼中。這也就是說,必須是生爲英豪的人,死一聲。俗語說得好:生爲英豪,死爲靈鬼 行。二 的靈鬼,更必須在生前是英豪中的英豪才

武林中够資幹稱爲英豪中的英豪的人那「黃衣人」道:「我再提醒一 白天虹、左宏二人仍未接腔 聲

因為,那只不過是個隱約地可以看到 其實,說它變成有形,也不正確。 之又少。」

黄衫,身材高大的人,只是頭頂和面孔上 却還是可以依稀地分辨出,那是一個身看 的人影,像是一個籠罩在輕烟中的人影。 ,却是滿佈血漬,顯得至爲恐怖。 不過,儘管如此,白天虹、左宏二人

此情此景,儘管白天虹、左宏二人都

不由爲之臉色再度一變,並情不自禁地連 是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驟覩之下,也

黄衣人」輕笑一 聲,道:「現在

左宏苦笑道。「屬下可不曾說過不 「現在,屬下不能

啊

那「黄衣人」道: 「信就好,你們兩

那「黄衣人」道:「你們兩

那「黃衣人」道··「好·我提醒你們

不多,而死得像我這個樣子的人,更是少 並

下明白了 白天虹恍然大悟地笑道。「現在,屬

呢? 那「黄衣人」向左宏問道:「左宏,你 「再不明白的話,是一頭大笨牛了

左宏苦笑道:「屬下是頭大笨牛

你 那 「黄衣ノ」道・「好,白天虹、

却還不敢十分肯定。」 白天虹道:「主人,屬下雌参明白了

那「黃衣人」道·「說錯了也不要緊

說吧!

那「黄衣人」道:「白天虹,你帮對威震江湖的『玉面陶朱』于公道大俠。」 但也設錯了。 白天虹道:「屬下猜想您生前可能是 黄衣人」道:「白天虹,你那對

腔 白天虹、左宏二人同時一楞,都沒接

公道是披着仁俠外衣的偽君子,可不是甚是『玉面陶朱』于公道,但如所週知,于是 不錯,我生前就 廖

宁公道(那「黄衣人」)又道: 白天虹苦笑了一下,欲言又止。

馬天行偕同他的師弟妹巫志强、朱紅 以及西肉和尚等人逼得學掌自碎天靈而死 海、朱紅玉、乾坤聖手』

虹點點頭道:「是的一屬下聽說

而呂盈盈那賤婢,更必須誅之而後快行師兄妹等四人,固然必須殺之才甘 冤,所以,我要報復,酒肉和尚,馬天 ,有關呂盈盈跟我的淵源 于公道道:「我死得不服氣, 你們也該聽 然之而後快,對一次殺之才甘心, 也死得

心都是您的夫人,但她們却吃裹扒外,暗白天虹道:「聽說選,呂盈盈與左冰

玉箭夫人左冰心

今天,大雪紛飛。

于公道道:「不錯,三年之前

,馬天行等四人,和左、呂兩個賤人,我

一個也不會放過。

白天虹道:「聽說,左冰心已經被懷

色的大地一分寫二 大地已成一片銀白。 一道不大不小的河流,蜿蜒地將銀白

雪垂釣 柳樹下,泊着一葉扁舟,扁舟上有人在腎 那不大不小的河流邊,一株光秃秃的

他,頭戴斗笠,身着簑衣,右手持釣 左手持一隻巳啃掉了大半的狗腿,身

旁還有一隻漁簍,一個朱紅色的酒葫蘆 好一幅寒江垂釣圖! 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的助手的

是否已完全被您掌握住?」

白天虹道:「對于其餘四人的行踪

一的第

公道道:

「是的,那就是我的復仇

于公道道:「完全掌握住,目前還談

,這也就是我之所以要你們兩個做我

少不了你們的好處。」

白天虹、

左宏二人同聲恭應中,于公

是…

左宏向白天虹扮了一個鬼臉,輕聲地

做一陣陰風,消失無踪。

「白老弟,今宵,咱們可值是活見

再問甚麼了,好好地遵照我的命令去做

一頓話鋒,又道:「你們兩個,不必

天寒地凍,冒雪垂釣,此人縱然不是 ,也决非俗物。

冒雪垂釣中,一口狗肉一口酒,此人

無疑也是一位懂得享受的人。 可惜的是:他那頂斗笠壓得太低

法看清他究竟是甚麽模樣。

那也是一個頭戴斗笠身着寰衣的人。 河邊小徑上,有人在踽踽獨行

長得是甚麼模樣 位漁翁還要低,因而也同樣地沒法看清他 而且,他那頂斗笠戴得比扁舟上的那

手食指豎在唇間,「噓」了一聲。

左宏笑問道・「你還害怕?」

白天虹苦笑道。

一難道左兄你就不怕

白天虹以目光示意「噤聲」,並以左

穿的是一身青色、陳舊、而又臃腫的棉襖 看不清他長得是甚麼模樣,却可以看清他 不週,由于他是在冒雪行進中,儘管

那漁翁背後的岸邊停了下來 那青衣人以一種不快不慢的步伐走到 i. 一種沙啞

> 而又含糊的語聲說道。「老丈好雅興。 那青衣人又道。一老丈,您在這兒垂 那漁翁好像沒聽到。

釣有多久了?」 那漁翁這才以一種陰沉語聲答道。

不多久,才三天三夜。」 那青衣人道:「那您一定釣了很多的

那漁翁道。「魚鱗都沒釣到一片。」 已釣了「三天三夜」,還說是「不多

魚餌不對。」 鈎到一片。這,是否也該算是妙人妙事? 那青衣人道••「那……一定是您用的 釣了三天三夜,居然連「魚鱗」都沒

餌……」 那魚翁道・「我老人家根本就不用魚

鉤? 那青衣人飛快地接說道。 「也不用

「你說對了 0

到魚。」 「旣不用餌,也不用鈎,那怎能釣得

三夜」釣不到一片魚鱗,即使是釣上三百 三十萬年,也不可能釣到一片魚鱗。 是啊-像這樣的釣法,別說是「三天

似的目光,凝住看那靑衣人,沉聲歌道。 「冰丫頭,方才,妳已經歷一次生死大 知不知道?」 話聲中,他忽然轉過身來,兩道冷電 那漁翁道:「這叫做願者上釣……

不知道哦!」 那青衣人茫然四顧,一面漫應道: 那漁翁道: 「這兒沒有別的敵人。

> 刦? 「那……那我怎會經歷了一次生死大

在王莊碰頭?」 「我問妳,咱們是不是約定今天晚問

「那妳怎會提前趕來?

妖婦的化身,幾乎要先下手爲强了,試想 才,妳那麼胡扯一通,使我課以爲妳是那 ,那後果有多嚴重。」 「有好消息,就該直截了當的說,方 「我……我有好消息向您報告……」

美人之稱的「玉籬娘子」左冰心的化身人,也曾經是馬天行的情人,有武林第 人,也曾經是馬天行的情人,有武林第一中已經被變死的「玉面陶朱」于公道的夫 而那被叫「冰丫頭」的青衣人,却是傳說 左冰心竟然沒被燒死。 原來這位漁翁就是酒內和尚的化身

滅白蓮教的一代奇僧酒肉和尚又已重現江三年以前,在幕後協助馬天行等人消 ,所爲何來?

又是甚麽人? 酒肉和尚口中的「那妖婦」

」的高明,已可想而知。 以酒內和尚的修爲,都「幾乎」有

之下的全力一擊,左冰心是絕對接不下 以酒肉和尚的修爲,在「先下手爲强

左冰心輕笑一聲,道·「斯麼,你方一場生死大刦,絕對沒有一點兒誇張。 酒肉和尚訴左冰心方才經歷了

「這是妳命長。」 酒肉 酒肉和尚端起酒葫

E12

,你相信世間真的有鬼嗎?」

左宏也苦笑道: 「我當然怕,白老弟

白天虹道:「方才,那活靈活現的事

你能不信嗎?」

說妳的好消息吧。」 酒肉和尚也截口接道。 「別廢話了, 」左冰心嬌聲接道。「和尚伯

伯,您信不信鬼?」 「不是胡鬧,昨宵我親眼看到的。

我看到于公道的鬼魂……

的一 酒肉和尚道·「當時 接看,她將昨宵在那大榕樹旁所發生 ,詳細地設了一遍。 ,妳距那現場有

多遠。 近了我担心被他察覺。」 左冰心道。「約莫在十五丈以上,太

鬼,但昨宵所見到的一切 道的鬼魂?」 左冰心道。「我本來不相信世間會有 酒肉和尚道·「妳確定那的確是于公 。却又令人不能

酒肉和尚笑道: 因爲,現在,我也活見鬼了 「是的 見鬼了,而且 且

不信

我 左冰心苦笑道: 「我懂了 西肉和尚又道: 「妳聽不 左冰心好像在發楞 「妳聽不懂?」 ,您是在罵

酒肉和尚道·「不是罵妳 ,如所週知

> 不是活見鬼嗎?」 但事實上,妳却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這 人人都諒妳左冰心早就被燒死了 左冰心嬌嗔道。「那只是傳說呀! 酒內和尚道。「傳說又有甚麼不同 1___

在場。一 靈 是很大的,三年前,于公道的舉掌自碎天 ,很多人都親眼看到,而且,當時您也 左冰心說道:「傳說跟事實的差別,

見到的,就是于公道的靈魂?」 酒內和尚道: 左冰心道:「難道您另有高見?」 酒肉和尚道: 一所以 「我老人家的見解末必 ,妳斷定昨宵所

提醒妳一聲。三年以前的于公道,是攪白 高明,但却絕對是正確的。 酒內和尚道:「不必那麼隆重,我只 左冰心道:「好!晚輩洗耳恭聽。」

「我沒忘記。」

的 「玩邪術,與裝神扮鬼,更是白蓮教

左冰心又楞住了 「這個……

玩假的哦!」年以前,他舉掌自碎天靈的情形,不像是 **左冰心苦笑了一下,道:「可是,三酒肉和尚笑道:「現在想通了?」**

到呢!」到呢!」在內和尚道:「如非是妳告訴我昨宵 左冰心道。「您也是現在才想到?」,又怎能臟過那麼多行家的法眼。」 酒肉和尚道。「如果他當時的表演不

> 息 可不是甚麼好消息。」 酒肉和尚又道: 左冰心苦笑着,欲語還休

,已經够令人頭痛的了,如今再加上一個酒之後,才輕嘆一聲,道:「一個老妖婦 酒肉和尚啃了一口狗肉,又喝了 ___

于公道,今後的麻煩可更多哩!」 左冰心漫應道:「那也未必見得。」

麼!

身? 「我想,這一忖測,應該是八九不離

左冰心道:· 「最近半個月

這二位 ,在想些甚麼呢?

尚曾問到過巫志强、 朱紅玉二

「說實在的,妳這消

行如今何在?

,却沒問過馬天行的行踪

那麼,「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

左冰心沒接腔

神秘兮兮的,是爲甚麽?

那一身已入化境的神功,居然表現得那麼

還有,憑酒內和尚的身份、

地位、

,以往,咱們不是一直猜不出他的來歷「那一位神秘而又高深莫測的『魔刀 一此話怎講?」

分可怕的地步?

則那「老妖婦」的厲害難纏,豈非到了十「老妖婦」的耳目,才不得不如此這般,

不恭的酒肉和尚,是爲了要躲避那個甚麼

如果說,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玩世

「妳以為。 『魔刀』就是于公道的化

姓家族所構成的村莊

王莊,本來是一個村莊一

一個由王

1-

那麼,咱們今後的麻煩,不但不見得更多 可能還更較容易處理。」 酉內和尚連連點首道:「有道理,有 「如果『魔刀』就是于公道的化身

胜。

鎮甸,但是一般人習慣上還是叫它為「王莊雖然已經擴展成一個不大不小的

個不大不小的鎭甸」的那個鎭甸

逐漸擴展成一個不大不小的鎭甸一

但由于它位處水陸要衝,久而久之。

「鬼劍」田興口中的「東行十里,有一

道理。」 您去不去王莊?」 左冰心接問道。「和尚伯伯,今宵

「妳有沒有見到巫志强和朱紅玉兩人?」 「不一定。」酒肉和尚沉思着接道。 ,都沒見到

松林。

里,中途必須穿越一片佔地達十畝以上的

由酒肉和尚「釣魚」所在到王莊約五

王莊,王姓居民還是佔絕大多數

當然,已經擴展成不大不小的鎭甸的

已經進入松林中。

現在,左冰心正在赴王莊途中,而且

照巨薄暮。

他 過 酒內和尚默然沉思,左冰心也沒打擾

身臃腫的青布棉襖袴,十足的鄉農裝束 感覺上,却跟白天並沒多大差別 左冰心還是頭戴斗笠,身披簑衣,一

但由于遍地積雪的雪光反映

不論由哪一個角度看 ,目前的た冰心

都不像一個女人 。就當她進入松林的中心時,驀地 前後左右都被人堵住了。

,反穿羊皮襖的彪形大漢。 那是四個年約三十出頭,手持鬼頭刀

有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打算。 堵住左冰心之後,不言也不動,也好像沒 那四個彪形大漢,一個個神色冷漠

圍着她的四個大男人,竟然視如未見,照 左冰心也表現得出奇的鎮定,對于包

常安詳地緩步前行。 當她跟正面的那個彪形大漢的距離減

突然以無比快速的行動揮刀進擊 到約莫八尺時,那個不言不動的彪形大漢

那彪形大漢的攻勢,不但無比的快速

人如激矢,刀光似雪。

也無比的凌厲。

眞箇是:静如處子,動如脫冤。够得

上稱爲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 可惜的是,他遇上的對手,實在太高

就像是一隻撲火的飛蛾 一撲上去就

砍下腦袋來一樣。 也像是自己送上鋼刀,要左冰心帮他

人頭翻滾,鮮血激射,連慘號聲都沒 ,就告了賬。

那無頭屍體,像一隻剛被切下腦袋的 積雪上,一片腥紅。

胆ソ 青蛙,四肢仍在抽搐着。 也許是被目前這慘絕的書面而嚇破了

E14

所鎭區? 也可能是被左冰心所表現的超絕功力

木鷄,挺立原地。 其餘的三個彪形大漢,竟然全都呆若

的鬼頭刀 還等甚麼?」 鬼頭刀,冷笑一聲,道:「你們三個左冰心手持那把奪自那個「死鬼」手

言功夫,而使用她那本來的磁性噪音。 儘管她還是一身鄉農裝束,却並未用上變 她那磁性嗓音,即使是用在罵人的情 也許她已不打算再隱秘自己的行跡,

非常受用。 况之下,聽在男人的耳 按說, 左冰心這兩句話, 中,也還是會覺得 應該已經提

趁早開溜 醒了那其餘的三個彪形大漢: 不拚命,就

却 仍然呆立當場。 但事實上,那其餘的三個彪形大漢

是死人! 不遠處, 傳來一聲勁叱: 還是方才被嚇破的苦胆還沒復元? 是被左冰心那美妙的噪音迷惑住了? 「你們三個

刀合一之勢,飛身撲向左冰心。 那三個彪形大漢聞聲一頭,一齊以身

同 一樣 但結果却跟那一個彪形大漢有點兒不 跟那已經身首異地的第一個彪形大漢 ,靜如處了,動如脫冤,身手非凡

多出一聲慘號。 被砍下腦袋,另一 理得乾淨俐落,三個對手中 儘管左冰心也是在一個照面之下, 個是一刀穿胸, , 却只有兩 邿 也 個

雪地上添上更多的鮮血 ,外加三具死

> 左冰心靜立原地,有如一傳塑像狀奇慘的屍體和一股中人欲嘔的血腥 聽這口音,那無疑是于公道 「好刀法!」 。氣

左冰心沒接腔,但却有了行動

那套使她顯得臃腫不堪的棉襖袴,都在一她,頭上的斗笠,身上的簑衣,以及 週圍,現出一身紫色勁裝,和那美妙身裁 陀螺似地疾旋中,化成片片,撒落她的 以及絕代姿容

美人。」 仍然是只聽到于公道的語聲,而不見 「對!這才像一位艷絕天下的武林第

左冰心冷漠得像一尊蠟像,她仍未接

更爲成熟,更加艷麗了,只可惜神情太冷 不見,妳不但武功精進了很多,也出落得 「左冰心 ,三年

,眞簡是艷如姚李,冷若冰霜 ,你給我滾出來!」 心黛眉雙挑,清叱一聲。 「于公

我爲難了 一個鬼魂 于公道的語聲道:「夫人,妳這就教 心截口冷笑道:「少廢話」 ,妳又不是不知道,我現在不過

玩的是白蓮教的障眼法,我也早就看透你 装神扮鬼,三年前你學掌自裁的那一套, 于公道的語聲也截口笑道: 一這眞是

改嫁給馬天行……」知夫莫若妻,怪不得妳沒替我戴 季,也沒

左冰心再度截口沉叱。 「閉明!」

> 然一番了。 們夫妻倆暌別三年,今宵,也該好好地親 ,道··「夫人,有道是··久引勝新婚,咱 一株松樹的後面緩步而出,含笑抱拳長揖 一株松樹的後面緩步而出,含笑抱拳長揖 熱一番了。」 左冰心氣極之下 反而嬌笑道: 子

公道,你等在這兒,就是爲了要說這些廢

不是。二 道爲之一呆,然後苦笑道。 左冰心這傾城傾國的一笑 「那……當然 ,使得于公

,今宵,咱們這一碰頭,絕對只有一個人 以見到明天的太陽。」 左冰心道:「于公道,難道你不明白

左冰心道・「你裝蒜,好一我說!」 于公道道·「沒這麼嚴重吧! 「在下恭聽。」

而上好話謝盡,暗地裏壞事做絕,該不該 「先說你,你,披着仁俠的外衣,表

該死!

我的清白,毁掉我一輩子的幸福,站在我「還有,當年,你以卑鄙手段,玷汚 的立場,該不該殺你?」

「不該。」 「當然」」于公道說: 「也有理由?」 「千言萬語併

做三個字:我爱妳。」 「不是狗屁是事實,說句良心話,當 狗屁!

比..... **在冰心漫應道:「那種好法,好有一** 我們相處的那段時間,我侍妳有多好。」

E15 不說 于公道截口苦笑道。「不用比了,妳

促成的功臣之一。」
接瓦解于馬天行師兄妹之手,我却是間接 三年前,你那白蓮勢的冰消瓦解,雖然直 左冰心冷笑道:「現在說到我自己,

我功敗垂成。」 的七星寶劍,使馬天行如虎添翼,才促成 長馬天行的功力,一個却適時送還馬天行盈盈,妳們兩個、一個以半枝千年參王助 一個間接促成我失敗的功臣是呂

殺死我跟呂盈盈才行。」 「就憑這些,你就該竭盡一切手段

「那麽,現在,狹路相逢,還有善罷 我是有這個想法……」

干休的可能嗎?

,道:「好!甚麽都不用說了。」 于公道苦笑了一下,但旋即臉色一正

把形如長劍,却不是長劍的怪異兵刃來。 那形如長劍的奇形兵刃,只不過是長 左冰心沉叱一聲:「亮兵双! 「嗆」地一聲,于公道手中已多出一

因爲,它是單邊鋒刃,而劍是雙邊鋒刃。 而最奇特之處,是刀身上有七個小指 ,它也比長劍來得厚,幾乎是長

度、大小跟長劍近似,其實那是一把刀,

點兒驚訝的表情 但目睹這奇特兵刃的左冰心,却沒有 點兒金屬兵双所特具的光華。

大小的圓孔,同時通體一片烏黑,沒有一

唇 而且還顯得頗爲不屑地,披了一下她的櫻 左冰心不但沒有一點兒驚訝的表情

顯得很得意地笑問道。 于公道好像沒注意到左冰心的表情 「這把刀,妳該聽

魔刀』。」 **何且,早就斷定你就是最近名震江湖的 左冰心冷然地道**·「我不但聽說過 7

神簫。 斷定妳就是『魔刀、 「高明!」于公道含笑接道:「我也 鬼劍、 神簫』中的『

「那是因爲,妳的綽號叫做『玉簫娘 一何以見得?

于公道居然感慨良深地,輕嘆一聲 左冰心既沒承認,也沒否認。 「我明白,事到如今,一切都已太晚

晚 **左冰心道**: 「但是有一件事,還不太

「甚麼事?

妳 于公道冷冷地道。「妳以爲我殺不了 「竭盡所能,將我殺死

道這不算兵刄?」 左冰心一揚手中的鬼頭刀,道:「難 于公道道:「等妳亮兵双。 左冰心道: 「那你爲何還不進招?」

『陰沉實竹簫』? 于公道道:「妳,不用妳那成名兵双

頂高手 當代武林中,有兩位以簫藝成名的絕

行

的絕藝之一,故而獲得「劍簫雙絕、 不過,馬天行除了簫之外,劍也是他

聖手」的綽號。

殺 人于無形 這兩位,不但簫招奇絕,更能以簫音

他們以往之所以能成爲情侶,也是由

卑鄙手段造成既成心事實,使左冰心不得 于彼此心義,英雄美人,惺惺相惜之故。 不成爲于夫人,而形成目前這一錯綜複雜 可惜天妬良緣,左冰心竟被于公道以

馬天行、

深,由深而淺的變化着,而由這些變化中 玉簫上的斑斑血痕的顏色,經常在由淺而 ,可以預測它的主人未來的吉凶禍福。 馬天行用的是血痕玉簫,據說,那白

快人快語,老夫這就放肆起來啦!」

于公道邪笑如故地,道。

「夫人眞是

,已經攻出雷厲風行的二十四刀。

話出同群

,人巳揮刀進擊,話沒說完

對敵臣他都用劍而絕少用簫

損傷它 陰沉實竹所製,即使是實刀寶劍,也沒法至于左冰心的簫,是產自天山絕頂的

頭刀,才有此一問

打了折扣

當對方心神不寧時,功力也于無形中 那怪嘯聲,旨在擾亂對手的心神。

而這

,也正是「魔刀」之所以戰無不

左冰心漫應道:

于公道陰笑道: 「是跟我不相干 ,夫

人請!

左冰心道:「你先請 0

,一位就是「玉簫娘子」左冰心。

賓呀……」

左冰心段接腔,只是臉含冷笑,沉穩

有如泰山

乾坤

冰心發怒。

老夫放馬過來也。」

于公道又邪笑道:

「夫人請開關迎職

情况很明顯,于公道用邪話來激使左

的局面。

臨陣時,情緒上更不能有絲毫的激動。

而對付一個功力在伯仲之間的對手

臨陣發怒,是兵家大忌

左冰心是大行家,這道理,

她當然懂

林瑰寶。 左冰心所用的簫,也都是武

眞本事出來吧!」 地一笑道。「姓于的

所以,左冰心不但不發怒,反而淡淡

,少動歪點子,拿點

馬天行非常珍惜他的血痕簫。所以,

怖的刺耳怪嘯。

他的刀上還發出一串連續不斷、令人恐

于公道的攻勢不但快速而奇詭。而且

所以,于公道一見對方捨實簫而用鬼

不相干。 「我用不用簫,跟你

于公道邪笑道: 一哦!這眞是相敬

窓料之外

的心神並未受到那怪嘯聲的干擾。

也由于她在心理上早有準備,因而她

但由于于公道功力的精進遠出于她的神並求受到更管可引

的刀身上那七個小孔在作怪。

左冰心心知那怪嘯聲是于公道那把刀

勝,攻無不克的原因之一

道?」

左冰心沒吭氣。

陰沉實竹籬也到了于公道的手中

當然!左冰心的人也被制住了。

她的鬼頭刀在「嗆」然震响中被震斷

後,才改變主意的。」 後,才改聲E.s.了 仍然輕撫她的香腮,道。「我是見到妳之 于公道左手撥弄着陰沉實竹簫,右

忍心殺妳。」 誰,也不管妳如何的對不起我,我還是不 恩愛夫妻的生活。所以,不管妳心中向着面三分情。何况,以往咱們畢竟有過一段

『不忍心』,妳懂不懂?」 左冰心閉目如故,也仍未接腔。 「我說的

說明吧-我决定還要妳做我的老婆。」 于公道笑笑道:「好」還是由我自動

開雙目 于公道又道:「其實,像妳這樣美艷

絕倫的女人,普天之下,所有的臭男人 **都會不忍心殺妳的。**」

「不怕我伺機殺你?」

它去便宜别人,但是,現在,我改變了主一大我自己沒法享受的任何事物,絕對不讓們是多年夫妻,妳也該明白我的個性,對的香腮,道:「我本來打算殺死妳的,咱的香腮,道:「我本來打算殺死妳的,咱

,老夫看重妳的 略爲一頓話鋒,又道: ,不過是妳這完美無瑕的鋒,又道:「妳也該明白

左冰心俏臉一變, 数 口問道。 「你準

嘆 ,道

> 的寵愛妳,將妳當成寶貝,眼皮裏供養 享受只有比以 心坎裏溫存 妳,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老夫可 除了失去殺人的能力之外,一切的是無可奈何的事,但老夫可以保證 前更好,老夫也像過去一樣

陣輕微的「沙沙」聲 說到這裏,他背後不遠處,忽然發出

心,連頭都沒回一下。 于公道頓住話鋒沉聲喝問:「誰?」 那是有人走在積雪上所發出的聲音

而且,他的右手已不覺地握上刀柄 一過路的

那是一串十 分沙啞的語

止,並在逐漸走近中 答話聲中,那「沙沙」的脚步聲並未

「此路不通,滾回去」 于公道仍然是頭也不回地,沉聲喝道

官道呀!下雪天,天又黑了,你教我到哪 那沙啞語聲急道:「這是遙往王莊的

見去…… 聽語聲

,那人好像已到了他背後丈遠

回去! 于公道怒叱一聲:「哼!老子叫你滾

說話間,他陡地車轉身軀 也就當他身轉車軀的一瞬間,怪事突

在的前面, 首先 竟然沒有人 他發覺他的背後,也就是他現

話聲,難道有鬼不成? 沒有人而有「沙沙」的脚步聲,和說

慣會裝神扮鬼的于公道 ,當然不會相

E16

而且來得大出意外

慧:

心左手中的陰沉實竹簫,不但迅疾無倫,

魔刀被架住,前胸空門大開。而左冰

招突出

左手却迅疾無匹地以陰沉實竹簫直刺對

暗中氣憤已極的左冰心,冷不防世奇

何不立即殺了我?」

左冰心張目厲聲叱問:

「老賊!你爲

右手的鬼頭刀硬架對方的魔刀

沉住氣,慢慢的享受……」

得意忘形的于公道,正在邪話連篇之

是不是?」

快不止這些,妳也該比任何人都明白

于公道邪笑道:

「老夫了不起的地方

老夫老妻了,彼此的胃口都了解,别急, 資乖地,又邪笑道:「夫人,咱們也算是

已經勝券在握的于公道,得了便宜還

開

左冰心雖然開了

,眼睛却仍然沒睜

「你很了不起

得欲振乏力

至少差了兩成以上

但不幸的是:她的功力比起于公道來

所以,儘管她已開始全力反攻,却顯

5

刀而不用簫時,老夫就已經猜中妳的用心戒心,說得實在一點,方才,當妳决定用

點,老夫已不是三年前的吳下阿蒙,同時

老夫對妳那枝陰沉實竹簫,也早就深具

,算得上是非常漂亮。只是,妳忽略了一 于公道道:「其實,妳方才的那一手

左冰心仍未接腔。

于公道道:一我想妳一定不服氣?」

攻

也更爲快速

但左冰心這回却只退了三步就已穩住

左冰心穩住了頹勢之後,立即發動反

開始第二次的搶攻

但于公道那雷霆萬鈞的快速攻勢,又

才的表現,還算過得去吧!」

于公道得意地笑道。「夫人!老夫方 左冰心頹然一嘆,閉上了雙目。

左冰心閉目如放,沒接腔。

左冰心退過十八步之後,總算將頹勢

四刀中,左冰心退了十八步。

第二次的搶攻,比第一次更爲凌厲

穩住了

退。

,却還是大出她的意料之外一

,一定可以奏功的。

按說,左冰心這志在必得的全力一擊

意 ,和如何的一個改變法,你,一定想知于公道笑問道:「老夫爲何要改變主 左冰心再度閉上雙目

話鋒一頓,又道:「俗語說得好:見

話鋒再度一頓,又笑問道:

左冰心如遭電殛, 嬌軀一震 ,陡地睜

左冰心幽幽地道: 一你真的已經這麼

不是不怕,是老夫有辦法讓妳不能伺機殺不不怕。」于公道又含笑補充道:「

「是的。」于公道居然輕輕 備廢去我的武功?」

敵人。 信有鬼 不是鬼,那自然是人,而且 ,絕對是

聲形

那沙啞語聲的人已到了他的背後:「于公 一掃之下,不見有人的瞬間所想的。 也可以說,他這個念頭還沒有轉完, 這些,也不過是他於車轉身軀,目光

借物傳聲」的境界却要略遜一籌。

于公道苦笑道・「高明!」

那沙啞語聲答道:「我自己倒並不覺

名。二 抵上他背後的 同時,他也感覺到,對方的劍尖 一靈台」大穴。 ·E

道,上路一點,別讓我落個暗算殺人的惡

得

也再高明,他能不「上路」嗎? 此情此景,即使于公道再奸猾,武功 「你想怎麼樣?」

友的

朋友嗎?」

「朋友?你認爲,世間有這樣對待朋

「朋友能否先報個萬兒?」

待朋友的朋友,也不會太少。

。而且,用比目前更壞的手段對

恐怕也絕不會多。」

「莽莽江湖中,沒有上過朋友的當的 「看來,你也好像上過朋友的當。

有氣無力 于公道像隻鬥妝的公鷄,說的話都是 那沙啞語聲道。「我不怎麼樣,請先

將陰沉實竹簫丢到你的左前方三丈之外去 我說的是『請』,這已經是很給你面子

笑了一下,道:「我可以先請教一個問題 不要也能!」于公道苦

玥

,先扔掉陰沉實竹籬

然後呢?

不錯。二

就是有關我的萬兒?

不談這些,朋友請回答我的話

0

不必費事,

你馬上就可見到我的

是我。」 法眼。」 方才,我背後的脚步聲是誰?」 除非你是幽靈,否則,我不信你逃

眞本事

事,一决生死。」

,咱們各憑

成我方才所使的那種功夫的人,已經不多 「也難怪你不信,當代武林中,能練

的三丈之外

「好!我相信你

設完,隨手將陰沉實竹簫扔向他前方

于公道略一沉吟,才毅然决然地道:

物傳聲』的功夫? 功夫?你… 你使的是『借

落地,已被一個人凌空抄住。

那是陰沉實竹簫的原主人左冰

只見人影一閃,那枝陰沉實竹簫還沒

和的話聲由于公道的後面傳出。 一樣,人不在于公道後面,却能使脚步 所謂 「借物傳聲」,就是像方才那情 力

跟「六合傳聲」比較起來, 又豈有不替左冰心解開穴道之理。

所以,于公道一點也不感到驚詫

住脫口驚呼: 于公道苦笑着徐徐轉過身來,却禁不

0

中,方才這觔斗,量不算太窓。

殺人的惡名 **果我是你,方才,我就不在乎落一個暗鼻** 「這算不了甚麼, 如

事殺你, 來得舒坦一點 田興道:

冰心二人的臉上來回掃視着,在田興與左 左冰心道:「我高興

,于公道目注田興 「喃喃」

對于公道來影,左冰心的恢復活動能

試想:他背後那人已經將他制住了

田興。」 「你……你是『鬼劍殺手』

仍然是一身玄色勁裝的田興,微笑着

沒接腔。

于公道冷笑道:·「這算」 得不一時從權,委屈你一下

左水心二人都神色漠然,靜立

自語

田興,這會是巧

「田興,你

那沙啞語聲道:「好了,你可以轉過

臉,兩道掃帚眉,那不是「鬼劍殺手」四旬左右年紀,中等身材,一張猴

原地

道:「馬天行,天行,

一張猴兒

田

于公道又苦笑道:「栽在『鬼劍』手

田興歉笑道:一方才,爲了救人,

一但我却覺得,還是憑眞本

」于公道轉向左冰心問道:「妳爲何不「究竟是誰殺誰,現在,還難訴得很

合嗎? 行的名字的諧音近似?」 于公道忽然肯定地說道: 田興笑問道·「就因爲我的姓名跟馬 田興披唇一哂 「原因之二呢?」 「這只不過是原因之一

是她事先知道你就是馬天行所喬裝。 不曾交談過一言隻字,這不合情理,除非 「原因之二,是你救下左冰心之後 「還有沒有原因之三?」

天行的化身 「有,我早就懷疑你『鬼劍』 「就算你所說的『原因』都很正確吧 就是馬

你認爲馬天行也長得跟我一樣的英俊?」!」田興抬手指着自己的面孔笑問道:一 也禁不住爲之展顏一笑。 這一問,連緊绷着一張俏臉的 左冰

樣子,也够資格稱爲英俊,那麼,普天之 的臭男人,全都可以稱爲美男子了 田興道: 于公道也含笑道・「如果你現在這個 「那麽,你認爲我戴有人皮 0

面具? 「我有過易容? 沒有 「你所見過的馬天行 也沒有。 ,就是我這個樣

馬天行雖然 算不上 甚麽美男子,却是氣「當然不是。」于公道冷笑一聲道: 軒昂,堂堂一表,很有男子氣概,是

他將那二蕩婦淫娃」四字般蕩婦淫娃中的白馬王子…… ,特別加强

传况很明顯,于公道大有借題發揮 ,還特別向左冰心狠狠地盯了一眼。 而且,當他訪到那「蕩婦淫娃」四字

指着秃驢罵和尚的意味。 田興連忙截口接道: 「這不就得了

道 論橫看豎看,我都沒有一點馬天行的味

于公道說道:「但,我却認出你就是

馬天行。」 田興道·「想必另有證明?」

如龍,杜英瓊夫婦的義子和唯一傳人。」夫所知,馬天行是那號稱『不老雙仙』馬 「我也這麼聽語。」 「當然!」于公道冷一笑道:「據老

擅長一項武功之中極難練成的『九轉百幻青春常駐,被稱爲實字第一奇人之外,還 一馬如龍夫婦,他們除了武功超絕

轉百幻神功』所致?」 「你認爲我這個樣子,就是施展『九

一好像很有道理。」 「不錯。」

田興笑了笑道:「你究竟還有多少項 ,最好是一次說明。」 「老夫還有更具體的證明。」

火等四珠,所以,「七星寶劍」在武林中明珠,其中還包括辟毒、辟邪、辟水、辟水、辟 一指道:「拔出你的『七星寶劍』來。」 「只有這最後一項了。」于公道抬手

E18

是無價之寶

一点而已。 的 劍身比一般的青鯛長劍畧寬一點,也厚 現在,田興亮出他的長劍來了 那是一枝普通的青鋼長劍,不過,它

就是那枝『七星寶劍』。」 田興撫劍輕嘆道。「我也多麼希望它

這是說,田興的長劍上,果然是拿上 于公道冷笑道:「除掉那套子!」

同時,也等於間接承認,他就是「劍

簡雙絕,乾坤聖手 馬天行笑笑道··「我承認我是馬天行 于公道道:「那你還不恢復你的本來經,乾坤聖手」馬天行了。

就行了 會,所以,我還必須暫時仔留目前這個樣 ,由于待會兒還要去王莊赴一個約

于公道道: 「好吧!這一 熊 **",我不堅**

神簫」?」 臉上一掃,又道: 他的目光分別向馬天行、左冰心二人 「你們兩個中 ,誰是

于公道道: 馬天行道: 「我以爲,不是你 一但我不能不提醒你,武 ,就是

馬天行道··「像你這樣的大行家,好得像你們兩個這麼好的人,絕對不多。」 于公道道··「我知道,但玩簫而能玩 林中愛玩簫的人决不算少

像不應該設這樣的話 2

簫』是另有其人?」 于公道道:「這是詼 ,你認爲 9 『神

情深的呂盈盈,自知心願難逐,而心灰意

在上述情况之下

,一向對馬天行一往

冷,終於削髮爲尼。

要,目前最重要的是:咱們各憑所學,拚 一個强存弱亡。 馬天行道:「誰是『神簫』都切關緊

心。二 對鬼劍,這該是足能癱動整個武林的大事 ,只是可惜,旁觀的人,却只有一個左冰 「有道理,」于公道陰笑道:「魔刀

嗎?

像這情形

,于公道能够找得到呂盈盈

盈的人頭

但事實上

,那油紙包中,的確是呂盈

等三人之外,連馬天行都不知道。

除了她的姊姊呂婷婷和左冰心與朱紅玉

而且,呂盈盈修行的地點也非常秘密

並沉聲喝道。「來人!」 「嗆」地一聲,他的魔刀再度出鞘

> 也儘管那人頭經過藥水泡浸,顯得蒼 儘管那是一顆沒有頭髮的光頭

過去。」 于公道道。「快將給馬大俠的禮物法 一個黃衣老者,應聲射落他身前。

下背上的包袱,徐徐地解了開來。 那是一顆人頭。 那油紙包圓圓的,行家一眼就能斷定 那 黄衣老者恭應一聲,慢條斯理地取 已袱中是一個層層包裹着的油紙包

頭?二 馬天行臉色一變,喝道。 于公道道:「是呂盈盈的人頭。」 「是誰的人

着馬天行而使好夢難圓。 以自:□已成墮溷落花,自慚形穢,一直避 二人,在酒內和尚大力撮合之下結成連理 解之後,馬天行的師弟妹巫志强、朱紅玉 與左冰心列爲兩個必欲殺而甘心的對象。 馬天行的功力,于公道恨極之下將呂盈盈 她以本來屬於丁公道的半枝千年參王助長 但馬天行與左冰心之間,却由于左冰心 呂盈盈也是于公道的夫人,三年前 自從三年前,于公道的白蓮教冰消瓦

是呂盈盈的人頭。 過呂盈盈的人,都能一眼就可認出來,那 白令人恐怖。 因此,那油紙包一經打開,馬天行立 但那美好的面部輪廓,只要是曾經見

呼 即臉色爲之再度一變,左冰心更是脫口驚

驚呼之瞬間,于公道與那黃衣老者已雙雙 飛身進擊。 也就當馬天行臉色大變,左冰心脫口

冰心 于公道與黃衣老者都使刀 于公道撲向馬天行, 黃衣老者撲向左

驟起發難之下 那黃衣老者顯然也是罕見的高手,在 ,居然將左冰心迫得連連後

行。 企圖取得先機 全於于公道 ,他是以身刀合一之勢射向馬天 ,他本來就是出其不意

而且,他的身形未落,巨凌空攻出七

E19

退三步。 近乎倉猝應戰的馬天行,七刀中被迫

极于公道從容地接下了。 但他退過三步之後,立即揮劍反擊。 「嗆、嗆、嗆、」一連反攻九劍,都

容地接下了 而馬天行反攻的九劍,却都被于公道從 于公道能于七刀中將馬天行迫退三步

這,是否表示馬天行的功力,巨不如

始反擊,而且已佔有顯著的優勢 于公道接下馬天行七劍之後,一面展 另一組中,左冰心巳穩住頹勢,並開

大俠, 炉藏私呀!」 開以快制快的搶攻,一面敞聲笑道。 于公道本來就自信這三年之中,武功 一、馬

的精進已超越了馬天行的成就。 目前,這一質地交手之下,更增加了

他的信心。

騰昇三丈有奇,一式「泰山壓頂」,凌空 所以,他話聲一落,立即長嘯一聲,

一截,人也一個倒翻,飛射五丈之外。 于公道冷笑聲中,如影隨形的,凌空 「噹」地一聲,馬天行的長劍被斬掉

于斤墜,降落地面,道:「你一 揮刀追擊,却又忽然驚「咦」一聲,猛打 一不是馬

天行的身前巨多出一個人來,並適時接口 道。「不錯,區區才是真正的馬天行。」 也就當于公道猛打千斤墜的瞬間,馬

> 美號的馬天行大俠。 中一代奇俠,有「劍簫雙絕、乾坤聖手」 能一眼就肯定。這個人,就是當代的武林 瀟洒,又飄逸。凡是見過馬天行的人,都 上那繞頰的絡腮鬍,清癯的面孔 3.繞頰的絡腮鬍,清癯的面孔,顯得既這個人,器宇軒昂,堂堂一表,襯托

是不可能被魔刀削斷的。 寶劍砂他的魔刀削斷而驚詫一 寶劍砂他的魔刀削斷而驚詫——七星寶劍「咦」聲,一方面是由於發現對方的七星 于公道之所以猛打千斤墜,並發出驚

__ 的絕頂輕功,由橫裏截了過來 另一方面也是發覺有人以「浮光掠影

道:「馬天行,你終於現出原形來了。」 **韵的話,不再感到震驚,只是冷冷地一笑** 馬天行含笑道:「咱們彼此彼此。」 所以,對於馬天行的突然出現,和所 于公道道:「你後面那一位是誰?」

這時,巫忠强已恢復他的本來面貌。 「是我師弟巫志强。」

同時,左冰心與那黃衣人的惡鬥也停

練成『九轉百幻神功』,可宜難得 于公道披唇一哂道。「年紀輕輕,已

吃虧大了。」 ,但若遇上真正的高手,像方才那樣,就夫,以之用於遊戲人間,固然是妙用無窮 馬天行道:「只可惜那不是實用的功

話。」 于公道冷笑道:「想不道你也會語真

不諛假話。」 馬天行却淡然一笑道··「在下一向都

一些眞話。」 于公道道。「很好!現在請再回答我

> 定都是質話。」 馬天行道··「除非我不回答,回答的

「我和我師弟,都是眞正的鬼劍。」 「哦!眞想不到——」 「你才是真正的鬼劍?」

還不只兩個吧?」 「這有什麼稀奇,你這位魔刀,可能

左冰心插口說道: 「這個黃衣老賊, 于公道道:「你知道的可真不少。」

也是魔刀之一。」 于公道狠狠地盯了左冰心一眼。

就是專門爲我所設的陷阱。」 比方說,昨晚在大榕樹下所玩的那一套 于公道「唔」了一聲。 馬天行道:「我知道的,的確是不少

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上怎麽完美無缺,但,毫無疑問,你一定馬天行又道:「這個陷阱,儘管說不 于公道似笑非笑地道:「現在,我這

虹 番心血是白費了。 馬天行道··「那也不盡然,只要白天

燈時間已過,我還是會赴約。」 左宏那兩個鼠輩够胆量,雖然現在上 于公道冷笑道·「但願你還能活着去

赴約。」

「好,我還要問一個問題。」 「一定會的。」

「你,也是神籬?」

「問吧!」

道,對於一個已經遁入空門的弱女子,還 上的肌肉抽搐着,一挫鋼牙,道:「于公 光移注被扔在雪地上的呂盈盈的人頭,臉 「這問題,我拒絕回答。」馬天行目

見人性?」 要使出這種殘酷的手段,你還有沒有一點

能回答嗎?」 人性的人,再說,人性值幾文錢一斤 馬天行道:「該說的,好像都已經說 丁公道笑道。「我本來就是一個沒有

于公道道。「是的,咱們該活動一下

好機會-了,三對二,這對你來說,是一個難得的

要一對二,上吧!」 便宜,而且,我還可以給你一個便宜,我 馬天行数口冷笑道:「我不願估這種

子手!」 牙,因爲,這黃衣老賊是殺死呂盈盈的劊 馬天行道··「但我必須先拔掉你的爪 于公道道:「我也不佔這種便宜 一聲清越龍吟,七星寶劍已經出鞘 0

賊,由我來超度他。」 巫志强連忙接道:「師兄,這黃衣老

人頭,跟左夫人退到十丈之外去 馬天行道··「不用,你帶着呂盈盈的

向于公道。 于公道冷笑一聲,揮刀硬接 話落,飛身而起,一劍橫撩,攔腰掃

沉穩如山,卓立原地。 馬天行却被震得一個倒翻,废空翻了

怪嘯驚魂與「嗆」然震響中,于公道

三個筋斗。

是夜空飛撲,一個是以逸待勞 這兩位一正一邪的頂尖兒高手, 一個

拚之後的結果,也是很自然的情况 由於他們的功力相差不多,這一招硬

分,其身手之高,自不難想見。 的身份,方才,又曾跟左冰心殺得難解難 那黃衣人既能代表于公道那「魔刀」

身形向自己身邊飄落,不由心頭暗喜地蓄 現在,這黃衣人眼見馬天行被震飛的

這同時,于公道也騰身向馬天行揮刀 待,準備檢便宜。

直是說時遲,那時快

夾雜看一聲凌厲慘號聲,地寒芒電掣,金鐵交鳴之聲大作,其中還 未落,而陷入腹背受敵的險境的瞬間,驀 就當馬天行那凌空飄落的身形,將落

那想檢便宜的黃衣人,手中的鋼刀還 巳被馬天行左手中的血痕簫刺中

眉心,慘死當場。 ,飄落向黃衣人身前」的動作 馬天行那「被震得凌空三個觔 ,是故意

時,左手中的血痕簫早巳蓄勢待發 ,當他首先向于公道發難

殺掉那黃衣人,他自己却也陷入于公道那 雷霆萬鈞的攻勢中,而暫時失去先機。 常然,由於他的心分二用,雖然一舉

于公道得理不饒人地, 「馬天行,我真爲你可饒人地,一面節節進逼

惜。

馬天行笑問道:「可惜我方才那行動

E 20

一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好像是形同暗算?」

得凌空三個觔斗的方向,正指向那個黃衣但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馬天行被震 「退一步說,就算是暗算,在『兵不

「你認爲,那能算是暗算嗎?」

再說,我之所以使點小手段,先殺那黃衣 失先機的頹勢穩住,一面又含笑說道。 老賊,也是爲了尊重你呀!」 厭詐」的原則下,又有何不可。」 馬天行一面長劍翻飛,漸漸他將那已

解釋?」 于公道冷笑道:「想必你有更漂亮的

嗎? 你的助手,以求自保,這解釋,還算中聽 我唯一的勁敵,所以,我才必須設法先殺 馬天行笑道:一當然,由於尊重你是

學。

尖兒高手 這二位,不愧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頂

話,就像內位好朋友閒話家常那麼輕鬆。 一分神,就有濺血橫屍的危險。 **遠播,功力高人一等的馬天行大俠,臉皮** 殺得如火如茶中,誰都明白,只要稍 于公道又冷笑道:「眞想不到 但他們却能於殺得如火如荼中從容對 ,俠名

之厚,也高人一等。」 「這話我不同意。」馬天行朗聲笑道

類勢而取 任優勢,而節節進逼中 • 「如果我真有高人一等的厚臉皮,又何 **全於年過三十五,還是光棍一條哩……喲** 原來就這片刻之間,馬天行已由穩住

行 一劍削掉對方的半邊衣袖之故。 但馬天行却沉擊喝道:「于公道性命攸關,于公道不敢再為話了 目前這一聲「抱歉」,就是由於馬天

> 認命吧!」 星寶劍下,三年前的故事不可能重负 ,你

道逼侍連連後退。 「唰!唰!唰!」一串快攻,將于公

鹿死誰手,還在未定之數哩!」 一面冷笑道:「馬天行,別傳意得太早 于公道一面盡力撑持,做困獸之鬥

巨震。 就這當口,不遠處忽然傳來一聲霹靂

「多謝掌下留情 另一串媽甜的語聲道:「声接老娘三 緊接着,並傳來酒內和尚的狂笑道: 1

就算是再接三百掌,我酒肉和尚也快不皺 一下眉頭。」 酒肉和尚的語聲道··「別說是三掌,

後,只聽酒內和尚呵呵大笑道。「怎麼樣 再阻撓老娘的行動?」 ,我和尚這兩下子,沒教妳失掌吧!」 那嬌甜語聲道••「臭和同,你爲何一 「砰;砰!砰!」一連串霹靂巨震之

地跟定了妳 天仙化人,教我和尚凡心大動,情不自禁 不是我和尚要阻止妳的行動,只因娘子妳 酒肉和尚的語聲道··「娘子 ,娘子

死! 那媽甜語聲屬聲叱道:「哼!禿驢找

和尚要昇天啦……」 尚連笑帶嚷,道:「乖乖不得了 又是一聲霹靂巨慶過處,只聽酒內和 ,這下子

情况很明顯,酒肉和尚的目的 店聲漸遠漸小 ,是阻

撓那嬌司品繫的人替于公道增援

和尚口中的「老妖婦」 而那嫡甜語聲的人 ,很可能就是酒肉

類勢獲得暫時的振作 公道莫大的鼓舞,也使他那已是一面倒的 這聞聲而不見人的一幕,曾經給予于

當面的馬天行所給予的壓力已越來越 現在,于公道的希望完全幻 滅了

重 敵在虎視眈眈地伺機而動 旁邊,還有巫志强,左冰心异兩個强

戰况是沒法支持下去

逃是更不可能。

不通。 前那樣,以白蓮教的一障眼法」 上有辟邪珠,即使想故技重施,像一年以 更要命的是••由於馬天行的七星寶劍 此白也行

吧! 三大步,並沉聲叱喝道:「于公道,認命 馬天行接連三式絕招,於于公道迫退

顆實珠,像初昇的旭日一樣,射出耀眼的 七色毫光,向于公道疾射而去 話聲中,七星寶劍上寒芒大熾,那七

他的嘴够硬,但行動却恰恰相反 于公道冷笑一聲:「放屁!」 「放屁」聲中,于公道巳頓足騰射而

的濃烟,由馬天行面前爆開,並立即擴散 而且,「砰」地一聲,一蓬其黑如墨

及十多丈方圓。 辟水、辟火,但對目前由於濃烟所形成 馬天行的七星寶劍,可以辟邪 、辟毒

的這一片漆黑,却是一點帮助也沒有。 ,于公道早已鴻飛冥冥了。 當馬天行一楞之下,衝破那團濃烟時

馬天行禁不住苦笑道。「好一招黃鼠 『臨去秋波』。」

巫志虽連忙接道:「咱們追 「不用,他逃過今宵,下次絶對逃不

人頭先回住處,我待會就來。 ,沉思着接道:一師弟,請帶着呂盈盈 。」馬上行目光一掠巫志强、左冰心二 「是。」巫志强帶着呂盈盈的人頭

和一抹會心的微笑當先離去。 到方的話,也好像是在發楞。 馬天行茫然凝注,沒接腔,好像是沒 左冰心幽幽道:「我又欠你一筆。」 馬天行轉身面對左冰心,欲言又止

左冰心含眸凝睇,凄然一笑,道。

:選去,我欠你的情,今宵,却欠你一條左冰心輕嘆一聲,道:「我的意思是 馬天行含含糊糊地「唔」了一聲。

一起,那就誰也不用說,誰欠誰的了。」,就將妳的命交給我吧,將兩條命揉合在 馬天行放作輕鬆地一笑,道:「那麽 「太晚了。」左冰心幽幽一嘆,轉身

「不晚,不晚,妳正青春,我也還不

輕鬆一點,但他白費了。 馬天行好像在設法將目前的沉悶氣氛 馬天行邊說邊跟上去跟她走個併肩

這一對歷經魔却,迄今沒法結合的俠

目前正是個互傾情愫的良機 ,平常難得有單獨相處的機會,按設

無形距離,却是那麼遙遠。 踏雪漫步,好像蠻有詩情畫意,也好像是 一道無形的牆,儘管他們此刻肩併肩地 對令 但事實上,他們之間,却好像橫亘着 人羨煞的神仙眷屬,但他們之間的

何處說起才好。 傾訴,但千言萬語,一時之間,不知由 他們之間,都有着太多的話想要向對

這沉悶氣氛的努力,也爲之白費了。 ,默默地在松林中漫步。 馬天行、左冰心二人,仍然是肩併着 夜漸深, 朔風在怒號, 大雪在狂舞。 也所以,馬天行想先行改變一下目前

他們的衣衫都已濕了大半,但他們都

智門國師尼克努

一四一了一聲,聲音輕得像蚊鳴。 對方的芳名之後,却沒接下去。左冰心 他以最溫和、充滿無限柔情的聲調叫 馬天行終於又開口了:「冰心……」

,妳一直在故意避着我。」 馬天行輕嘆一聲:「冰心,這三年來

左冰心凄凉一笑:「主少,我今宵沒

馬天行苦笑無言。

我也曾替你聊効棉薄。」 左冰心嫣然一笑道:「而且,三年中

,仍有着不少的凄凉意味。 她雖然是「嫣然一笑」,但「嫣然」

已有過不平凡的淵源?」 「妳也該知道,我跟呂婷婷之間,早

「爲何如此絕情?」

的霧水姻緣,根本談不上甚麼感情。」 ,不過是由於任務關係,逢塲做戲所結 這不算絕情,妳要明白,我跟她之

也所以,她迄今仍以小星自居,虚正位以 力促成她跟我在一起,更是由衷的感激,

「你忘了,我已是墮溷落花?」

『于夫人』的身份……」 左冰心才說到這裏,禁不住又長嘆出

馬天行停下來,雙手搭上她的雙肩

左冰心不敢正視對方那火樣熱情的雙

眸, 却也沒有掙扎。

半晌,馬天行才徐徐道。「冰心,有

馬天行苦笑的說道·「妳說的是呂婷

「我知道,也知道你要甩掉她。」 一這,我不否認。

「這些話,你不怕呂婷婷傷心?」

她了解我,也諒解我,至於妳在暗中大 不會,這些話,我也跟她當面散過

「是的。」 「以正位待我?」

「不!在我的心目中,妳永遠是聖潔

一而且,我還揹着一個可憎又可厭的

的俏臉。 那蘊涵無限熱傷的精目,深深地凝注着她

一點,妳要明白,妳我都是正湖兒女。

「我知道

「是江湖兒女,就不應該存有世俗的 0.

顧忌。

的 要妳我行得穩,坐得正,這又有甚麼可怕 「別鑽牛角尖,人言固然可畏,但只

左冰心欲言又止

有尊敬妳,同情妳……」 ,凡是知道妳我跟于公道的關係的人,只 馬天行又道:「還有一點,妳要明白

情 左冰心截口接道: 「不!我不須要同

情。 馬天行道:「但你沒法禁止別人的同

甚至可以當他是狗放屁。」 可理喻的閑言閑語,咱們可以付之一笑,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至於那些不

左冰心爲之抿唇一笑。

無愧,任何事都可以放手施急。 我個人認為, , , 是為自己回活, 只要問心 論你的作爲如何,總不免背後被人批評 間的是非好壞,是沒有真正的標準的,不 馬天行却意味深長地一嘆,道·・一世

是不是太過於驚世駭俗?」 左冰心道·「這種獨立獨行的想法

法,克敦可以,做起來必然窒碍難行,所 馬天行苦笑道:「我也明白,這種想

,少年子弟江湖老,我雖然人還不算老 他、微頓話鋒, 輕嘆着接道: 「冰心

但這顆心却早就蒼老了。」 「爲何這麼消極?」

同感。我不歌你也明白,我所受過的傷害左冰心道。「不!你的見解,我深具 自信比誰都要嚴重傳多。」 馬天行一伸猿臂,將她的嬌軀擁入懷

凉的,走吧。」

全身都熱烘烘的。」

「我也一樣。」

馬天行道••「不,我不但不冷,反而

左冰心笑問道:「你怕冷?」

接着,又道··「瞧,衣衫都濕透了,會着 在心愛的美人面前,都是最脆弱的。」緊 雖過美人關,古往今來,任何英雄豪傑,

馬天 行道。 「不是胆小,這叫做英雄

輕嘆一聲,道:「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不但可憎,也太可怕。」左冰心也

太可憎了嗎?」

「妳不覺得這個充滿血腥、虛偽、

莽莽江湖,何處真的有世外桃源呢?」

毫的傷害。 竭盡我所有的力量保護妳,不論是精神上 中,柔聲說道:「冰心,從此刻起,我要 或者是內體上,絕不讓妳再受到一絲一

妳同意,此間事了之後,咱們就可以到那

馬天行道。「我早就留意到了,只要

還有溫馴而不怕生人的奇禽異獸

「那好極了!我最喜歡溫馴可愛的小動

左冰心禁不住目光一亮,截口嬌笑道

時不謝的花,有碩大的甜美的野生水菓, 個比世外桃源更美好的地方去,那兒有四

那一道無形之牆。 一席懇談,消除了橫亘於他們之間的

着 他們互相依偎,擁抱着,默默地溫存

偷傳浮生片刻閑,為甚麼不多待一會兒

「是哦……這兒多麼富有詩情畫意

「這是說,妳還不想走?」

這片刻之間,他們只覺停擁有了對方

不知如何了結的殺刦,都被拋到九霄雲外江湖詭詐,武林恩仇,以及日前這一塲還 至於身外事物,詻如甚麼人心陰險,就擁有了一切。

甚至覺得,跟動物相處,比跟人柜處要安可愛,大動物也一樣的溫馴可愛,我個人

「那兒,不但小動物溫馴

至侍多,妳以爲呢?」

上搖落一蓬碎冰,洒落入他們的衣領中時 良久,良久,一直到一陣强風由松枝

她的嬌驅擁入懷中,道••「妳……怎麼哭但剛剛分開,馬天行又不勝惶恐地將,才使他們霍然而驚地分了嘲來。

着

馬天行漫應道:「是嗎?」道:「天行,你……變傳太多了。

「以前,你樂觀、奮發,心雄萬丈

左冰心那水樣溫柔的目光深深地凝注

「但是妳不會傷害我,我也不會傷害

瞧你,我不是哭,是太興奮了。 左冰心那帶淚的俏臉嫣然一笑道: 「

她一下,道:「妳便我嚇了一跳。」 淚的微笑圖」,更具有令 馬天行意亂情迷之下,又忍不住吻了 人心醉的魅力。

個嫵媚的白眼,道:「這是甚麽話!」

馬天行涎臉笑道··「是標準的藍青肖

只要我馬天行歡迎妳就够了。」

「兩位老人家歡不歡迎妳走去母關緊

左冰心輕輕地擂了他一拳,並投過一

「兩位老人家會歡迎我去?

「是的。」

,在哪兒?」你方才說的那個比世外桃源更美妙的地方 「那……不是令師

「北天山長春谷。」

的別府嗎?」

本來就美艷絕倫的左冰心,這幅「含

,乾坤聖手」馬天行馬入俠,胆子會這麽 **左冰心道:「威震江湖的** 『劍簫雙絕 話。

左冰心又白了他一眼

道

• 「人家跟

爲,現在,我就是長春谷的主人。」 人家已經將長春谷送給你了。」 左冰心一呆,道 馬天行道:「我語的也是正經話,因 馬天行道:「不是送給我,是送給我 「這是許,兩位老

知輕重了哩!」 才,我還以爲你忽然中了邪,連訊話都不 「原來如此,」左冰心媚笑道:「方

「懷中膩着一個千媽百媚的狐狸棒,豈有 「我是中了邪。」馬天行含笑接道:

不中邪之理……」 **熟似地,擂向他的胸膛。** 他的話沒熱完,左冰心的粉拳已像雨

麼,令師两位老人家呢?」 馬天行漫應道:「兩位老人家雲遊去

少頃,左冰心才神色一正,道:「那

也!

那健壯的胸脯中,仰臉笑問道:「天行,

左冰心像一隻溫馴的小貓,緊偎在他

「而且,我也還有話要問你。」

「好一個給得浮生片刻閑!」

的洞天福地,可不止長春谷一處。」 「妳也該聽許過,兩位老人家所修真

「是的,我聽語過。」

『不老雙仙』修信

所以,長春谷是經常空着沒用,也所以 「而且,那尸兩處比長春谷更要美好

兩位老人家就索性送給咱們倆了

「不!應該許是咱們三個。」

「難道你不樂意?」 「妳是說還包括呂婷婷?」

,我是求之不得呀!」 一我怎會不樂意,魚與熊掌 可以兼

在 ,算是原形畢露了。」 左冰心一指點向他的額角,道: 一現

「哈!這也是人之常情

E22

而然的會改變。」

左冰心幽幽地嘆了一聲。

太多,加上自己受的傷害太多,就自然「不爲甚麽,一個人,見傳太多,聽

「不爲甚麼,一個人,見傳太多,「是的,這是爲甚麽?」

「現在却是消沉而又偏激?」

E 23

首問道:「天行,最近,有沒有見到令師 兩位老人家。」 他們倆又溫存了少頃,左冰心才又仰

果能見到兩位老人家,目前的這一塲殺刦 ,就可以消弭於無形了。 「沒有。」馬天行輕嘆着接道:「如

個甚麽『老妖婦』,跟令師老前輩頗有淵 左冰心接問道:「據和尚伯伯語,那

厭

又豈僅是『頗有』而巳 馬天行一嘆道:「她跟恩師的淵源 「這是說,有很深很深的淵源?」

「深到何種程度呢?」

伯正要說到時,又臨時有事,就匆匆地走 左冰心苦笑道:「那一次,當和尚伯 「怎麼?和尚伯伯沒跟妳說過?」

說起來可虞話長哩!」 馬天行道:「原來如此,只是,這事

左冰心道:「那不要緊,可以慢慢地

道。 ,只是,咱們該換個地方才行。」 「其實,也可以長話短說

「這才乖。」 「人家喜歡這樣子談嘛!」 「好了,姑奶奶,一切依妳就是。」 我是怕妳會着凉。」 以爲我長傳那麽嬌嫩……」

上 個香物 為了犒賞馬天行的「乖」 ,她主動獻

> 老妖婦」之間的淵源,簡略地說了 原來「老妖婦」複姓「歐陽」,單名 然後,馬天行首先將乃師馬如龍與 遍

個「玉」字。

八分以上的姿色。 歐陽玉出身寒微,武功不錯,也具有

不論是金錢或情慾, 此姝最大的缺點是一個「貪」 都同樣的貪得無

手段和攫取 對金錢,她是多多益善,而且是不擇

佳 管那個男人長停像不像個人,她都胃口 對情慾,只要是年輕力壯的男人

,那就更加不在話下了 全於既年輕力壯,而又長侍俊美的男

粘 馬如龍就是在那種情况之下,被她

男子 馬如龍出身武林世家,雖然算不 ,却也算是「中上之姿」 上美

年停志,年輕,多金,而又位奪。 像這樣的男人,自然是歐陽玉獵取的 更重要的是:馬如龍成名早,所謂少

好目標。 而少年馮志的馬如龍,自然也是風流

自賞。

的代價,却實在太大了。 他們也的確相處了一段很美好的日子 但對馬如龍來說,那段美好日子所付 於是,乾柴烈火,一碰就燃 ,當年

> 馬如龍一脚踢開,另投別人懷抱。 「馬如龍,你很幸運,在我所有玩過的 而且,臨別時,歐陽玉還對馬如龍說

左冰心笑問道:「說完了?」 馬天行一口氣說到這**長**,一嘆住口

「就這麼簡單?」

功倍之效。」

本身的修爲,和開豁的心境,才能收事半 人才能獲得,而且,服下之後,還得配合

馬天行道·「是有那種靈藥·

旦那是

左冰心仰首笑道。「兩位老人家賃有

馬天行沒接腔。

左冰心嬌笑道·「向『不老雙仙』

「是的,但,都是實情。」

今,又跟于公道混在一起。」 歐陽玉在白蓮教中混得不錯,同時,也 一位天竺番僧學了不少的邪門武功,如

恩師,而且還不止一兩次。」 「她還有臉去見令師?」

有沒有找到過令師。」 说的也是。」 左冰心接問道:

次見到我義母,被她老人家趕走了。」 你說的是杜老前輩。」

「歐陽玉三番五次的去找令師,究竟

這時候,歐陽玉現出了狰獅面目,將

男人當中,你是唯一活着離開的一個。」

「以後呢?」

「歐陽王與令師分手之後,有否碰過

多歲的人。」

是百歲以上的人了,但看起來還像是二十

左冰心道·「聽該,兩位老人家已經

「沒有,但,據我所知,她曾經找遐

馬天行笑笑道。一對那種女人來說

蕨。

的年輕人,但實際年齡却也絕對不上一百

,不錯,兩位老人家看起來還像二十

馬天行說道·「傳読是不一定止確的

臉是最不重要的一部份了。」

馬天行道: 沒有,三次中,只有

是哦!兩位恩師也就是我的義父母

取青春永駐的靈藥,可眞是找對人了

可遇不可求的天材地寶,必須福緣深厚的 青春永駐的靈藥?

以後,雙方都另有奇遇,據恩師設

使歐陽玉找到了恩師,而恩師也不念舊惡

,還是沒法滿足她的。」

家身邊,不可能再有那種靈藥,所以,即

一頓話鋒,又道。「當然,兩位老人

一地

蒇。

「那麼,歐陽玉也該是八十多歲的人

一嗯!今年,阿位老人家都是八十八

那……两位老人家究竟是有多少歲

呢?

所爲何事。」

他本身幾乎思了色癆,堂上雙親也被活活

馬如龍除了萬貫家財蕩然無存之外

地氣死了

想向恩師討取青春永駐的靈藥。」

還要令向師討取駐旗靈藥 這已經很不錯了 是的。」 ,她爲何不知足

,還只不過是三十七八歲的樣子

「但,據和尚伯伯語,那妖婦看起來

是的。

那番僧一陣桀桀怪笑之後,居然以純 「你們兩個就是 上,帶着冰雪的松針和枯枝,紛紛下墜 那笑聲有如天鼓齊鳴,震得過圍松樹 尾克努含笑說道:「憑你們兩個年輕 左冰心清叱道:「你鬼叫些甚麽?」

乖的跟佛爺走,佛爺保證不殺你們…… 人,想跟佛爺交手,還差得遠哩!」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你們兩個,乖 一聲冷笑劃空傳來:「禿驢!你好意

思!

的之一,就是爲了逼兩位老人家出山。」 老妖婦之所以跟于公道聯手掀風作浪,目

且還馬上到了他面前。

國的國師尼克努。

中原來,那個天竺番僧就趕到了中原,而

馬天行正在担心那個天竺番僧會趕到

日前的馬天行就是這樣。 往往是你怕甚麼,偏偏就來甚麼

左冰心道。「天行,你說,和尚伯伯

能制服那老妖婦嗎?」

尚伯伯的功力比起老妖婦來,要差上一二馬天行道:「不可能,嚴格說來,和

那麽一個人。

瘦高的身裁,黑得像木炭的膚色,黑

的一樣,馬天行的前面,一下子就出現

着

,又熙熙頭道。「唔:

:很好!」

尼克努道:「年輕人太不禮貌。」接 馬天行道·「是歐陽玉的老妍頭。

就像一個幽靈,也像是由地底下冒出

位老人家不出山,這局面可如何收拾?

「那…」左冰心蹙眉接道:•「如果兩

和牙齒是白色之外,至身清一色的黑。 色袈裟,黑色僧鞋……除了眉毛,鬍子

黑得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紀。

的狗頭時,絕不會有甚麼痛楚:

馬天行笑道:「是很好,當它砍下你

尼克努道:「你的寶劍很好 馬天行一楞,道:「甚麼很好。」

尼克努忽然仰首發出一串狂笑

馬天行的反應很快,立即悄聲向左冰

不得那老妖婦不得不覥顏向令即討敎。

左冰心忍不住伸了下舌頭,道··「怪

馬天行道:「據和尙伯伯哉:這回,

下子變得比實際年齡更爲蒼老。」 是旁門左道,偶一不慎就會前功盡棄,

所以能駐顏,是用『採補術』得來的,那

現在,我只希望老妖婦的那個天竺妍頭不

成犄角之勢,嚴陣以待

心耳語了兩句之後,雙雙分射三丈之外

馬天行和左冰心?」 熟而流利的中國話問道・

「不錯,」馬天行毫不容氣帥反問:

「你是甚麼東西?」

那番僧道。「佛爺不是東西,是天竺

不用你我担心,和尚伯伯自有妥善安排,

趕來就好了……」

世間事,就是那麼玄妙

「人心是沒法滿足的,何况,那妖婦

話起時,好像是人在箭遠之外。但話 聽口音,那是酒肉和尚

聲一落,人巳瀉落當塲。 酒肉和尚人一落地,立即向馬天行, 果然是酒肉和尚。

重。 兩個,趕快去辦我老人家所交辦的事。」 左冰心二人揮手沉喝:「這兒用不着你們 看他的神情與語氣 ,都顯得無比的莊

交往以來,從來不曾見過此刻這種神情 馬天行、左冰心二人自從跟酒肉和尚 一向滑橹突梯,笑口常開的酒肉和尚

一種累贅,所以,才不得不以最莊重的神 左冰心二人在壞,對酉內和尚來說,那是 ,此刻爲何會如此反常呢? 答案是目前的敵人太强,有馬天行

向玩世不恭的「和尚伯伯」的用意,因而 態和語氣,將他們「趕走」。 馬天行,左冰心二人當然了解這位一

恭應一聲之後,立即雙雙騰身疾射而去。 尼克努注目笑問道:「你就是酒內和

馬天行却很達觀地一笑道:「這個,

于公道與黃衣老者雙鬥鬼劍殺手。

「幸會!」 「不錯!」

E 24

「你本來是一頭禿驢。」 「方才,你罵我禿驢。」

笑道:「糟糕,這下子口不擇言,連自己 邊說一邊抬手搔搔自己的頭皮,咧牙一 酉內和尚又恢復他那滑稽的本性,他

的人物?」 中,你是跟那兩個甚麼『不老雙仙』齊名 尼克努冷笑道。「聽說,在中原武林

「你是說不老雙仙?」 「那兩人,現在何處?」 「好像是吧!」

能遠在天邊,也可能是近在渺前。 接道:「至於那『不老雙仙』嘛!他們可禿驢,不也蠻有意思嗎!」酒肉和尚含笑 「反正閑着也是閑着,逗逗你這頭番

,否則,你酉肉和尙就從此在武林中除名 尼克努道:「最好是他們能近在眼前

「方才,你跟歐陽玉交手的經過情形 一沒這麽嚴重吧!」

如何?」 「不如何,有道是:好男不與女門

我和尚只好溜之大吉。」 「當然知道,你是歐陽玉那騷狐狸的 「你知道我是歐陽玉的甚麼人?」

第一萬零一號姘頭。」 酒內和尚笑道:「你教的一定是床上 一也等於是她的師傅。」

尼克努冷笑着接道:「你之所以能與

手印一

『不老雙仙』齊名,憑的必然是這一張臭

對極了!

想强行出頭,跟我交手。 「你,連我的記名徒弟都打不過,還

「咱們何妨試試看。」

,現在,留下你更有份量……」 ,我本來是想留下那兩個小號

的 「好主意!」

酒內和尚話出同時,人已接連閃過三

的三掌。 三個飄閃,恰到好處地避過了那快速威猛 機萬現,因而當對方話落掌隨之間,接連 原來他已看出尼克努於說話之間,殺

「你算不算一號人物?」 尼克努一面繼續追擊,一面冷笑道。

說呢?」 酒肉和尚又閃過一株巨松,道。「你

尼克努道••「我银你連狗都不如~」 「砰」地一聲,一株巨松上已現出一

隻大手印,整株巨松搖幌着,松針、枯枝 ,與冰雪,都紛紛下墜。 原來尼克努這一掌使的是他的獨門絕

藝 「大手印」功夫。

而且,他是料準酒肉和尚閃避的動向

砰……」地,尼克努接連擊出了七記「大就這一句話的工夫,「砰,砰,砰,砰, ,臨時變更閃避的方向,並咧牙一笑道 但沒想到,酒肉和尚早巳料中了這一

> ,另三記擊在松樹之間的空隙。 但七記「大手印」中,四記擊中松幹

那無比强勁的掌力,却在松林中激起一陣 記比一記强勁,雖然沒擊中酒內和尙,但 由於尼克努所發出的「大手印」,一

逿,聲勢至爲驚人。 治飄飛的雪花,快速而又急勁地旋飛、 被震落的枯枝,松針、和冰雪,混和 激

好像冷靜來了。 尼克努接連擊止八記「大手印」 之後

其實,他追擊也沒用。 他,沒有繼續追擊。

的狂飆,掩蓋了一切,也沒法看到酒內和成的,那股挾帶松針、冰雪、枯枝和雪花成的,那股挾帶松針、冰雪、枯枝和雪花 尚的踪影了。

秃驢,我在這兒哩!」 尼克努頭也不回地,冷笑道。 「嗤」地一聲輕笑傳自他的背後:

更用不着啦!」 好的機會,你為何還不開溜?」 酒內和尚道:「方才都沒開溜,現在

1-是最消耗眞力的功夫?」 尼克努道:「你,好像知道『大手印

都不如了了。」 連這點常識都沒有,那就真的成爲『狗屎 「不錯。」酉內和尚笑道•「如果我

耗掉三成真力。」 「不錯,八記『大手印』 你認爲我已消耗了不少的頂力? 你至少消

「這機會還不能算好,你又不是不知 「這麽好的機會,爲何還不反擊?

個做師傅的,又豈能掉以輕心。 道,我連你的記名弟子都打不過,對你這

尼克努冷笑道:「我看,你還是自己

撒泡尿,淹死算了。」 酒肉和尚笑道•• 「番秃驢,你別欺人

最後還要宰掉你,你信不信?」 怕你,不但不怕你,我還有辦法消遣你, 太甚,我承認,我的功力不如你,但我不 「你是在說夢話。」

我的解釋之後,就會相信的 尼克努沒接腔。 「我也知道你不會相信,但當你聽過 0

掉的瓜力。 我解釋的機會,好好調息,恢復你那消耗 酒肉和尚又道•「而且,你也可以借

你們天竺國人的祖宗的祖宗,是嗎?」 酒內和尚笑了笑,道: 「聽說,牛是 尼克努徐徐地轉過身來,仍未接腔。 (天竺國即現代的印度,人們一向將

而且虐,目的在激怒對方。) 牛當神明奉祀,所以,酒肉和尚的話,謔 尼克努眉梢雙挑,雙目中神光電射而

响你的功力的恢復。」 出,顯然已被激怒。 酒內和尚忙道:「不能激動,那會影

哂 尼克努威態條飲,接着,却是披唇一

我問你一個問題,牛與牧童,是誰的氣力 ,對於牛的一切,應該特別熟悉,現在 酒肉和尚說道。「你既然是天竺國人

「當然是牛的氣力大。」尼克努含笑 「你的意思是,現在,我是牛,你

「你真聰明……」

我的功力比你强,你却有辦法勝過我?」必須接受牧童的擺佈,這也就是說,雖然 「牛的氣力雖然大於牧童,行動上却

法上所說的鬥力不如鬥智的道理。 對!這是所謂精神力量,也就是丘

連串爆响。 看看你這位牧童,如 話落,雙臂一伸,全身骨節,發比一 尼克努冷笑道:「好!現在,我倒要 何制服我這頭牛!」

復你那消耗掉的三成功力?」 酒肉和尚訝問道: 「你……你不用恢

「不用恢復那三成消耗掉的質力,我

也有把握在三百招之內宰掉你。」 「你太不老實,我看得出來,你那消

招之內 在,馬上就可用事實證明……」 耗掉的三成真力,早就恢復了。至於三百 ,是你宰掉我,還是我宰掉你,現

雙仙』齊名的人物。」 腿十三掌,居然將尼克努迫退了七大步。 一面冷笑道:「這才有點兒像個跟『不老 尼克努一面見招拆招地,穩紮穩打 話落,數身進擊,片刻之間,攻出九

大手印』使出來吧!」 尚含笑接道··「也別裝胡平,快將你的『 尚一向是獨立獨行,獨來獨往。」西肉和 「別將我跟別人扯在一起,我酒肉和

酒肉和尚之絕就在這裏

用之前,也必須有準備工夫。 他明知「大手印」不但最耗真力,使

E26

對方一個措手不及的原因

而這,也就是他之所以搶先發難,冷

施展「大手印」功夫。 ,雙方拳脚翻飛,冤起鶻落地打

且挺,而 要對方施展「大手印」功夫,不但是許絕 且,可算「得了便宜還資乖」 肉和尚却偏要在這節骨限兒上

在三百招之內宰掉你。」 有攻有守地,打成了平手,並冷笑一聲道 「佛爺不用『大手印』功夫,也照樣能 尼克努巴由被逼後退而穩住類勢,而

我老人家有賞-----酒肉和尚道:「說得蠻像一個人物

「賞」字聲中,他的左手中突然多了

一樣東西,迅疾無倫地遞向對方的唇邊。 像目前這二位一樣的絕頂高手,雙方 那是一段啃光了的狗腿骨。

以肉掌相搏時,如果其中一人突出奇兵,

那極可能就是勝敗生死的關鍵。 長了尺許 但是出人意外,也等於是他的右手突然增 目前,酒肉和尚的這一「絕招」,

尺,並怒叱一聲:「你要不要臉?」 尼克努心頭一驚之下,不得不疾退八

况,我老人家賞你狗肉吃,本來是一番大 小節,實在談不上甚麼『要不要臉』, 跟踪進擊,一面笑道:「成大事者,不拘 大的好意……」 西肉和尚得理不饒人地,如影隨形 何

一籌。 於歐陽玉,至於比起尼克努來,更要多遜 平心而論,酒肉和尚的功力,是略遜

隨機應變」 但他很會利用機會……也就是所謂「

岌可危了

到簫音之後,却是更加顯得手忙脚亂地岌

所以,在諸殷情况凑合之下,彌補了在袖中的狗腿骨,奇兵突出地窮追猛打。後,先發制人發動搶攻,繼之,更以預藏 先以游鬥誘使對方消耗眞力 ,然

,尼克努在驚、怒交迸之下,再

度落入下風而節節後退中 偏偏就在這節骨眼兒上,一縷簫音隨

這及時傳來的簫音,使得酒內和尚精

那是不是『神簫』?」 神爲之一振,攻勢也更加凌厲起來 但尼克努却不由地心頭一驚,道。

替你吹簫解悶……」 雅的人,深更半夜的大雪天,跑到這兒來 酒內和尚笑道:「你以為,有這樣風

了婉弱凄清之外,一點也沒甚出奇之處 好像是中氣不足的樣子 設實在的,在外行人聽來,那簫音除 不但沒甚出奇之處,而且還斷斷續續

丹田之氣 凡是行家都明白,吹簫,憑的是一

簫音才越能及遠。 像目前這情形的簫音,如果是出 這也就是說,中氣越足的人 ,吹出的 自

失去先機,而節節後退的尼克努,自從聽 沒基稀奇了 神簫」之口,那麽,這位「神簫」,也就 那由於酒肉和尚的「狗骨絕招」 但事實上,却又大謬不然 而

> 分神說話 巴呈岌岌可危之勢的尼克努,已沒法

邊走,已經進入松林之中 那情形,就像是那吹簫的人,在邊吹

,而且還越來越近

那顯得很平凡的簫音,仍在不斷地傳

力撑持,却已不成章法。 尼克努已成强弩之末,儘管仍然在儘

百招之數快滿了,你認命吧……」 酒肉和尚呵呵一笑道:「番禿驢,三

一聲悶哼,尼克努踉蹌地連退七大步

才勉强拿椿站穩。 尼克努像隻門敗的公鷄,長嘆出聲。

好三百招,我沒有宰你,你也沒宰我 馬虎虎,算是平手。 9召,我沒有宰尔,你也沒宰我,馬「别嘆氣,」,酉肉和尚笑笑道:•「剛

廢了 但尼克努只是又嘆了一聲,道:「你 世間有這樣的「平手」局面嗎?

我的功力?」 「抱歉。

「沒興趣。」 「爲何不殺了我?」

尼克努怒聲道:「你鬼叫些甚麼?」 酒內和尚縱聲狂笑,久久不息。 「方才,那吹簫的人,是馬如龍?」

由 『不老雙仙』中人親自對付 「你也不多想想,憑你這塊料,也配酒肉和尚止住狂笑,却又冷笑一聲, 「你也不多想想,憑你這塊料

「那……那是誰呢?」

「你爲何不回頭瞧瞧。」

然飄落尼克努背後。 微風颯然,手持血痕簫的馬天行巳悄

尼克努扭頭一瞧之下,禁不住苦笑道

鬼劍」。」 「原來你就是『神簫』 馬天行含笑點首,道: 0 區區也是「

「過獎。」

實說,雖然我是敗在你們兩位的聯手之下 ,但我還是敗得口服心服。」 而且,你們所用的方式也並不怎麼光明 尼克努又長嘆一聲,道:「我是實話

放得下,是不是。」 面話了,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拿得起, 酒肉和尚插口笑道。「不必說甚麼壞

尼克努苦笑無言。

服輸,倒也不失爲一條漢子。」 馬天行笑了笑道:「你能爽爽快快的

二位,打算將我如何處置?」 一條漢子,我自己心 於漢子,我自己心中有數,現在,請問尼克努苦笑着一嘆,道:「我算不算」

咱們還沒攷慮到,但你可以絕對放心, 酒內和尚含笑接道。「如何處置你, 咱

舉摧毀通天教

煌,高朋滿座,猜拳喝令的喧嘩聲,數十王莊的太白酒樓中,却仍然是燈火輝 丈外都清晰可聞。

但二樓的臨窻座位上,那兩位可有點 其他的酒客,都在興高彩烈地喝酒

唯獨這二位 ,是默然相對在喝悶酒

,談笑風生

了 對他們目前喝悶酒的情况,也就不足写奇 其實,如果知道他們的來歷,那麼,

」左宏,一個是冒充「鬼劍」的白天虹 昨宵,在大榕樹下,他們奉『鬼劍』 這二位中一個是老牌殺手 一玩命三郎

之命,今天的上燈時分在這兒碰頭。 兩人也就只好痴痴地等 由上燈具分等到二更過後,這時間是 但馬天行却一直沒法分身踐約,他們

够長的,也就難怪他們都等得有點兒愁眉

看情形,他是不會來了。 左宏也苦笑道: 「如果你是鬼劍,會 白天虹又喝了一口問酒,苦笑言:「

來嗎? 「那不就得了。」 我還到這兒幹嗎?」

「可是,我們却不能不等。

「一直等到這兒打烊魚止。」 ,不能不等。」

並歉笑道:「抱歉,讓二位久等了。」 這時,馬天行適時出現在他們身旁, 「這就是替人當差的好處……」

間,竟然答不上話來。 左宏,白天虹二人張口結舌,一時之

興』……」緊接着,又向白天虹笑了笑道 自我介紹,我就是馬天行,也是『鬼劍田 「白老弟,你看我像不像那個强暴你老 馬天行又笑容可掬地說道。「先讓我

白天虹尴尬地一笑道。 「馬大俠,現

下來・道・・ 在,一切都拆穿了 身不由己,希望你馬大俠多多包涵。」 馬天行逕自在旁邊的一個空位上坐了 事到如今,我不包涵也得包 ,咱們兩個你奉命行事

馬大俠大人大量。」 馬天行道:「由于一切把戲都已拆穿 左宏、白天虹二人同聲語道: 「多謝

歉,在下奉命暫時保密。」

「這個……」白天虹歉笑道。

「很抱

馬天行道· 「那麽,三天之後,教我

如何能去赴約?」

白天虹道。

「敝上說,三天之後的正

時總壇在何處?」

「很好·」」「天行接間道·

「貴教臨

教主。」

白天虹道:「教主姓于,歐陽是太上

有甚麼消息要二位轉達,因而仍然趕了來 來不打算來的,但繼而一想,也許貴上會 ,真沒想到,二位居然還在這兒等。」 ,我以爲你們不可能前來,所以,我也本 左宏苦澀地一笑,道:「沒辦法,上

午,請馬大俠問這太白酒樓的王掌櫃,就

會知道。」

上覆貴上,馬天行準時赴約。」

「好!」馬天行起身正容認道。

「是!多謝馬大俠!」

命? 命所差,不能不等。」 馬天行說道:「二位奉的是于公道之

「告辭…

「貴上怎麼說?

俠於三天之後的黃昏,駕臨敝教臨時總壇白天虹搶先接道・「敝上孰,請馬大 ,作一了斷。」

資賓招待……」

自天竺國的甚麼國師,暫時在我這兒接受 幾乎忘了告訴二位,請轉告貴上,那位來

夜空中,傳過來一串清朗話聲: 「我

「告辭」聲中,人已穿窻而出………

蓮教?」 白天虹答回道: 馬天行笑問道。「貴教是否仍然爲白 「不!敝勢名爲通天

嗎?」

「尼克努被馬天行刦持,這

,有可能

猶存的美艷婦人。

說這話的人,是一位徐娘半老,風韻

豿。 一通天教這個名稱,是要比白蓮教响

亮得多。」 「名稱响亮還在其次,主因是由于白

嫌委屈了她。

意猶未足,而孰她「徐娘半老」

,却又略

平心而論,說她「風韻猶存」,好像

蓮教這個名稱不吉利。」

馬天行注目問道··「貴教教主是姓于 白天虹、左宏二人都報以苦笑。 「換一個名稱,就一定吉利嗎?」

> 三十五六歲而巳。 因爲,由外表看來,最多也只能估她

少女的曲綫,少婦的豐盈的美妙胴體,觀 她,就是通天教的太上教主歐陽玉。 一襲粉紅色的半透明睡袍,將她那有

托得格外惹人遐思

被的牙床上,那姿態,更是特別惹火。 尤其是,她正半倚半躺在一張錦衾綉

豈非是太委屈了她? 代,如果說這樣的女人是「徐娘半老」 當有人高唱「女人四十一枝心」的時

歐陽玉的那句話是對于公道說的

于公道好像是才由外面回來,帶回尼

克努被馬天行所刔持的消息

可能是由于歐陽玉週身所放射的熱力

也可能是由于木炭火盆中的爐火太旺

也有點兒懷疑。 衣衫,一面並好像是心不在焉地道:「我

流。 半邊的位置,道:「但,馬天行不可能說 歐陽玉將自己嬌軀挪向床裏,騰此外

知是無心還是故意挑逗?

粉紅色睡袍,也隨之敞開 歐陽玉這一挪動嬌驅,那襲光透明的

的于公道,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一個虎 ,將歐陽玉的美妙胴體摟入懷中 那活色生香的畫面,使得剛卸掉衣衫 「嚶嚀」一聲,道:「幹嗎這

樣猴急? 一面邪笑道:「全身都在冒火、性命攸 ,怎能不急……」 于公道一面手忙脚亂地忙得不可開交

案頭的燭光熄掉了。 一隻豐腴而欺霜賽雪的粉臂輕輕一揮

巳多了一床薄薄的錦被 燭影搖紅中。歐陽玉,于公道的身上 良久後,燭火復明

俏臉上,紅潮猶未褪淨 歐陽玉餐亂釵橫,那充滿滿足神色的 于公道瞧着羅帳的帳頂在發楞

多惹火 那神情,那模樣,仍然是要多惹火有

歐陽玉訝問道:「幹嗎忽然嘆起氣來 于公道忽然長嘆比聲。

呢? 辰光了? 于公道答非所問地道。「現在是甚麼

歐陽玉楞了一下,道:「大概快到四

否早就該回來了 哩?」 于公道道:「按常情來說,尼克努是

春意餘韻的俏臉,一下子變成一片陰沉。 「但事實上,他還沒回來。」 「唔……」歐陽玉那張仍然漾着盎然

「原先,我也是半信半疑,但現在 「這就是說:他果然已被馬天行刦持

天行這個小輩手中。一 却不由我不完全相信起來。 「但我還是不相信,尼克努會栽在馬

歐陽玉冷哼一擊,道。「那小輩,即遇强則强,一身功力,高深莫測……」 使再强,也絕對不可能强過尼克努去。」 「我早就跟妳說過,馬天行這個人

于公道道:「如果再加上一個老奸巨

消息?」
「這個……倒是難為為很。」歐陽玉

地穿上衣衫 于公道、 歐陽玉冷笑一聲。「走着瞧吧!」「一切按預定計劃進行,很順利。」「咱們的準備工作進行得怎樣了?」 遠處傳來一聲「咪鳴」貓叫聲 歐陽玉二人挺身而起,快速

打草驚蛇,屬下偽裝不督察覺。 歐陽玉悄擊喝問:「誰?」那「咪嗚」貓叫擊,已到窗外 「回太上,有兩個夜行人侵入, 「有何發現? 「啓禀大人,屬下白天虹。」 爲死

人? 于公道插口接問:「那是兩個怎樣的 「很好…

冰玉那一對狗男女。」 女,兩個白衣人… 于公道冷笑道。「一定是馬天行、左 白天虹的語聲道:「回教主,是一男 白天虹道:「回教主,恐怕不是那兩

不可能有白鬍子,除非那是假鬍子,但目 高,那女的很年輕,但並不十分漂亮。 **看得並不倚楚,那男的有白鬍子,身材瘦** 馬天行是中等身材,不是瘦高型,也 「看是看到,但由于他們身法太快 你曾經看到他們的面貌?

全于那女的,如果是左冰心,不会,那男的不可能是馬天行。

因此、于公道沉思着道:「那又是誰 年輕,也不會「不十万漂亮」

把他們抓回來不就知道了嗎? 歐陽玉哼了一聲,道:「管他是誰

那見? 义悄聲問道:-「天虹,方才,那兩個奔向 太上言之有理。一于公消

…現在,他們又回來了 白天虹道: 「他們是奔向第三進,哦

人的臨時「行宮」 獨立的精舍一 深三進,後面還有花園,花園中還有一幢 原來這是王莊中最大的巨宅之一,縱 也就是歐陽玉、于公道二

事 ,但外表却不但很平凡,而且還一點 這獨立精舍,儘管內部極盡豪華之能

不惹眼 料舍的四週, 些高與人齊的

柏之外,還有十多株盛開的臘梅 梅雖遜雪三戶白 風勢仍勁,雪花兒也仍在漫天飛舞

在兩株梅樹之間 梅雪爭艷中,那兩位不速之客, 雪却輸梅一段香。 就卓

那纏着一塊白布 不錯,那兩位都是身着白衣,連頭上

也確如白天虹所說,那男的身材瘦高

,有長及胸部的白鬍子 那女的也的確是「很年輕」 ,但却

E 28 關

楚楚地,併肩卓立精舍門前。 現在,歐陽玉、于公道二人也是衣冠

「原來是你們兩個。」 雙方一見面,于公道立即冷笑一聲。

「古如山。」 「男的呢?」

于公道道:「女的是朱紅玉。」 歐陽玉道·「他們是誰?」

都最高的一位。 存的白蓮教徒衆中,輩份、功力、與修爲 古如山是白蓮勢的嫡系傳人,也是現

是古如山所一手促成。 三年前,于公道接掌白蓮教教主,還

够發揚光大。 重他的「才華」與「財富」,使白蓮教能 富,才以長老的身份全力促成他,希望借時,古如山看中他的才華,也看中他的財 原因是。于公道的確是一個人才,當

再規勸, 一急孤行,根本不按粉規行事,暗中一 但事後,古如山發覺于公道桀傲不馴 亦被當作馬耳東風。

秘密武功,希望藉以減低于公道的兇威。 的制裁 雌巳夤緣獲得教主高位,但對于白蓮教的 古如山懊悔不及之下,乃只好做消極 因爲,于公道是半途加入白蓮勢的 - 停止傳授白蓮教的神奇法術和

消極制裁,心中自然不舒服。 高深武學和法術,所知却是有限得很。 雄心萬丈的于公道,對于古如山這項

于是將心一橫,以暗算手段將古如山

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地,將少林、

在一起。 享厧人,也一併加以暗算,跟古如山囚禁武當二派中功力最高的長老智果大師與元

取武功。 然後,以最殘酷的刑法,向這三位逼

地榨出不少的絕學 在酷刑難熬之下,却也被于公道一點一 這三位,儘管是心不甘,情不願 9 滴

滿達成。」

位完全解救出來。 逼得于公道「擧掌自裁」之後,才將那三 肉和尚安排之下,將當時的白蓮勢消滅, 一直到馬天行,朱紅玉等師兄妹在酒

「他們兩個,怎會在一起的?」 歐陽玉「哦」了一聲之後,又接問道

改邪歸正了吧!」 古如山沉聲接口道:「老夫並未改邪 于公道笑笑道:「大概是古如山巳經

歸正,仍然是白蓮教的人。 于公道笑道:「那麽,一定是朱紅玉

忽然棄明投暗了?」 歐陽玉也嬌笑道:「那好極了!古先

放莊重一點,老夫此行,可不是跟妳鬼扯 生可以屈就本教的太上護法……」 古如山截口沉叱道:「歐陽夫人,請

是不識抬舉!」 淡而來。」 歐陽玉俏臉一沉道:「給臉不要, 值

所爲何來,就請明許吧! 于公道却含笑問道:「那麼,古前輩

有益于武林蒼生的一個組織……」 輩高俠之命,負責整頓白蓮粉,使其成爲 古如山正容說道:「老夫是奉一位前

但我有我的班底,再加上馬大俠師兄的鼎 力協助,我自信,這一任務,一定可以圓 獨木不成林,我一個人的力量自然不够, 古如山道。 歐陽玉截口冷笑道·「就憑你?」 「有道是:單絲不成綫

會可 以全身而退?」 歐陽玉嬌笑道:「你一定也自信,待

「當然!」

夫還有話說。 「且慢!要較量,多的是時間,但老 「好!且讓老娘稱稱你的斤両……」

「別說得那麽粗野……」 「有屁快放!」

就怎麼說。 「我本來就不是甚麽淑女,愛怎麽說

樂于知道的。」 耳,但那位要老夫說這些話的人,妳一定下,道:「老夫要說的話,可能會良言逆 「那就隨便妳吧!」古如山苦笑了

如龍?」 歐陽玉若有所悟地道:「你說的是馬

的! ,道··「我恩師的姓名,也是妳能隨便叫 一直靜立在一旁的朱紅玉,清叱一聲

師母。」 道:•「就算是我叫他為馬混球,妳又能怎不但不以朱紅玉的頂撞為忤,反而含笑說歐陽玉對這方面的涵養倒還不錯,她 樣?小丫頭,妳別忘了,老娘曾經是妳的 歐陽玉對這方面的涵養倒還不錯,

所以,儘管朱紅玉心中不以爲然,却 這是事實。

古先生,你還沒回我的話。 歐陽玉笑了笑,又向古如山問道。 山正容點首,道:「不錯,是

不老雙仙』中的馬前輩。」 歐陽玉說道:「那好極了,我正在找

朱紅玉又搶先接道:「可惜他老人家

不想見你

朱紅玉道:•「他老人家,也根本沒有我自有辦法找到他……」

來

山,你敢尋老娘開心!」失望神色,然後向古如山冷笑道:「古如失望神色,然後向古如山冷笑道:「古如 古如山笑笑道。「老夫才沒這個工夫

歐陽玉怒聲道:「方才,你是怎麼說

的? 「方才老夫說,要替馬前輩傳話。」

「他的魂都沒來,你能傳他的甚麼鬼

嗎? 「人沒來,就不能够以別的方式表示

你說吧!

海回 頭…… 「馬前輩說,希望妳能懸岩勒馬 蕯

「那一切後果,由妳自己負賣 如果我不呢?

歐陽玉冷笑道。「你還有甚麽話要說 古如山長嘆一聲,欲言又止

也未便再予反駁

給你 歐陽玉扭頭向于公道道:「那丫頭交 山道:「還有,但不必許了。 再度騰昇五丈有奇

而只守不攻的古如山忽然敞笑一聲

「砰」地一聲巨震過處,歐陽玉借力

要在百招之內留下你,接招!」 爲了不起,現在,老娘决定留下你,而且 別以爲你是白蓮教的三朝元老,就自以 歐陽玉目注古如山冷笑道:「古如山 于公道含笑接道•「是!太上。」

各自

一個倒翻,飄落地面

砰!砰!」地凌空互拚三掌

妳也沒甚麽了不起。」

古如山冷笑一聲道:「歐陽玉,原來

十八掌。 利那之間,繞着古如風轉了一圈,也攻出 話落招隨,身隨掌進,像一道幽靈,

但平心而論,古如山是佔了「以逸待勞」

這凌空三掌,雖然好像是平分秋色

的便宜,而且也是佔了歐陽玉再度騰身

十八掌有如一氣呵成。

撃。 歐陽玉冷笑一聲:「不錯,值得老娘 古如山從容地接下十八掌,並沒有反

陽玉自然是心憤難平

因此

,歐陽玉怒叱一聲道:「匹夫無

不方便換氣的便宜。

對于古如山這種形同投機的打法,歐

放手一搏……」 話聲中,又攻出九掌。

恥!

這回的九掌沒有繞圈兒,是由正面搶

攻。

是有攻有守

現在的古如山,已不是只守不攻,而

叱聲中,再度發動雷霆萬鈞的攻勢

是只守不攻 接下那九掌中,古如山退了五步,還

迫得連連後退中。

不過,古如山雖然是有攻有守,却被

?還是別有原因呢? 古如山只守不攻,是沒有反擊的餘力

使出來!」 「古如山,別裝孫子,將吃奶的氣力

一截。

出真實的功力,比較起來,古如山是差了

這也就是許,現在的雙方,都已顯示

古如山仍未接腔,只是穩紮穩打地, 歐陽玉冷笑聲中,攻勢也更爲凌厲。

> 夫早已心擬難搔了,來來來……咱們便也 小妹妹,看別人的熱鬧,總不是味道,老

邪話連篇中,朱紅玉却已搶先展開攻

這時,于公道却向朱紅玉邪笑道:

「那是誰?」

退,却顯得並不慌亂。 步步為營,步步後退。 歐陽玉殺得興起,清嘯一聲,騰拔五 儘管古如山仍然是只守不攻,步步後

就是制敵先機。 勢 朱紅玉使的是劍,她搶先發難,目的

E30

文有奇,環空半匝,以「蒼鷹搏**兔」之勢**

本來就有點兒輕敵的于公道,好像沒

,竟然被朱紅玉一連三記絕招,迫退了五料到對方會如此刁鑽,匆促之間拔劍應敵

的簫音來

「但我絕不相信,馬天行能吹出這樣

歐陽玉冷笑一聲・

「我倒要去看看他

相比 但朱紅玉畢竟不能跟她的師兄馬天行

道··「老夫這寶刀,還不算老吧!」 人物之一,退遇五步之後,立即還以顏色 接連三招,將朱紅玉逼退五步,並邪笑 而于公道也不愧是黑道中有數的風雲

朱紅玉被迫處下風,另一邊的古如

招之數,只剩下二十招,十招之內口聽歐陽玉冷笑一聲:「古如也到了幾乎失去招架之力的窘境。 必定生擒你… ,老娘 山,百

簫音也隨風傳來 也就當歐陽玉誇下海口的同時 ,一縷

中還蘊涵有莫大的磁性 那簫音無比的輕柔,而且于無比輕柔

一縷縷像怒母在耳畔叮嗨。 一聲聲像情人在遠處呼喚。

使聽到的人不能不聽,也使人於聽到

歐陽玉俏臉一變之下,向古如山問道約而同,也不由自主地一齊停了下來。 那惡鬥中的四位,于簫音一起,即不之後,欲罷不能地必須繼續聽下去。

「哦! 古如山應道・「自然是『神簫』。 「唔……」 『神簫』 與『鬼劍』都是馬天 __

行?」 「唔……」

「你可是說,這個吹簫的人就是馬天

起 也雙雙飛身疾射而去。 究竟是甚麽東西變的…… 歐陽玉一走,古如山,朱紅玉二人,閃得一閃,却消失於漫天風雪之中 話落,循着簫音傳來的方向,飛身而

那神秘簫音來自王莊背面的一處山

,却至少也有五里路以上。雖然是來自王莊背面的山谷,但走將起來雖然是來自王莊背面的山谷,但走將起來

的絕頂高手來說,却一點也算不了甚麼 ,那神秘簫音也戛然而止 當歐陽玉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那山 但五里的距離,對一個像歐陽玉這樣

實在不算大 那 山谷縱深約里半 ,寬度僅約半里

却早巳廢棄的古堡 谷地左邊的半山上 有一棟規模宏偉

在興工整修中, 古堡雖然早已廢棄, 而且是日夜趕工 但現在 却有人

以看到那古堡中的輝煌燈火,也可以聽到 「叮噹噹」的整建聲音。 以目前歐陽玉所站立的位置, 就可

冰心,但左冰心却缺少她那種令人仰之彌眉目如畫,身材美妙,論姿色,她不如左那美艷少婦,約莫二十三四的年紀, 通社古堡的登山小徑旁, 一根聳立的

E 31

但那白衣少婦却仍然是毫無所覺地 歐陽玉在距她二丈處停了下

歐陽玉的俏臉一變再變,咀唇牽動

方這種視如未見的漠視態度,教她如何受 這也難怪,憑歐陽玉的 身份 ,受到對

但不知甚麼原因, ,居然强忍着沒有發作 一向目空一切的歐

靜的語氣問道:•「請問,方才吹簫的是不 歐陽玉不但沒發作,而且還以頗為平

妳以爲是誰吹的? 那白衣少婦仰首如故地,反問道。

「這是韵,方才那簫,是妳吹的?」 「很抱歉!教妳失望了。 我以爲是馬如龍。」

「妳就是馬夫ノ?」

並笑問道:「妳就是通天教的太上教主歐 之一的馬如龍的夫人杜英瓊。 杜英瓊這才以柔和的目光注視着她, 歐陽玉淡然一笑道:「久仰。 原來這位白衣少婦,就是「不老雙仙

歐陽玉含笑接道:「也是馬如龍以往

杜英瓊笑笑道:「我也久仰 也是馬加

好處和壞處,都提到過了,但,壞的只提 因而含笑接問·一馬如龍會經提過我?」 恢復了原有的自然神態,也增强了信心,龍以往的夫人」的話有點兒對鋒相對,而 杜英瓊也含笑接道。「是的,對妳的 歐陽玉可能是自以爲那句

我比妳痴長幾歲,請思我托大,叫妳下妹 「在他心目中,我還會有好的一面?」 杜英瓊忽然 名開了話題: 歐陽玉俏臉上的肌肉抽搐了 一大妹子,

幸 歐陽玉有顯兒茫然地,道:「我很榮

足爲外人道的悄悄話。」 大妹子,咱們同是女兒身,可以散幾句不 杜英瓊壓低語聲,神秘地一笑道:

游 杜英瓊沉思着,道:「妳我都是馬如 歐陽玉苦笑了一下,說道:「好!請

龍的床頭人,對他的個性,應該有深切的

歐陽玉沒接腔。

也是一個很懷念舊情的人。」 杜英瓊道:「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 歐陽玉仍未接腔。

那一段美好日子,在床笫間,他也算是一 個『曾經滄海難爲水』的人。 「同時,也由於他以往跟妳所相處的

歐陽玉櫻唇掀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笑,也還是沒接腔 跟他新婚那段日子裏,他總是嫌我太古板 ,嫌我不風騷,甚至還嫌我不解風情。 歐陽玉笑了,但,那是無可奈何的苦 設甸不怕妳大妹子見笑的話,當我

歐陽玉總算開口了:「此話怎講?」 杜英瓊靦覥地一笑道:「因爲,以後

的。 有關床第間的功夫,都是由他代妳傳授 「哦……」歐陽玉恍然大悟地,含笑

問道: 「是的。」 「這就是妳所要說的悄悄話?」

所謂『好的一面』?」

還有別的好的一面嗎?…… 但她口中還是含笑說道:「是的、

英瓊神色一正,道:「這,也是我方才特 「有,而且是具有絕對的誠意。」杜

次心由『利、 **然**。二字之中解脫出

來

然後呢?

「也是馬如龍經常提到的,有關我的

處,有沒有打算過要如何謝我?」

一同樂享林泉,妳也可以靑春常駐。」 「這就是妳所熟的謝我的辦法?」

「所以,說起來,大妹子妳,還算是

歐陽玉媚笑道:「妳得過我不少的好

一甚麼决心?」 「不過,問題却在妳自己的决心。」

杜英瓊心中暗笑着:「除此之外,妳

別用簫音縣妳引來的原因。」

「咱們效娥皇、女英、共侍馬如龍

一也就是說,我,必須立刻孽海回頭 是的。」

「郭來也很簡單,那就是:咱們一同 一請一併款明。」 「沒有別的條件?」

這樣的謝法,我只好敬謝不敏。 另一方面也是給妳自己的一種攷驗。」這,一方面是讓妳自己有機會化淨塵心, 回到修真之所後,妳必須獨居面壁三年, 歐陽玉漠然地道:「這條件太苛刻,

我都是年紀一大把的人了,為何還拗不破 『利、然』這一關?」 歐陽玉冷然地道 杜英瓊俏臉一正,道:「大妹子,妳 「我天生就是利慾

還是要繼續沉渝慾海,倒行逆施?」 中人,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杜英瓊長嘆一聲,道:「酒是說 妳

能否請再回答我一些問題?」 「不談這些。」歐陽玉沉思善道:

「馬如龍有沒有來?」 「可以,問吧!」

「我要見見他。」

話 ,也等于就是他的意思。」 「我想不必了,方才,我所說的那些

意見我?」 「馬如龍既然已經來了,却色何不願

他,你們見面之後,該說些甚麼呢?」 杜英瓊笑了笑,反問追:「如果妳是 歐陽玉苦笑無言。

不能罵妳無情無義,也不可能談甚麼情愛 情的人,但在目前情况之下見了面,他母 ,那麽,豈非彼此都尷尬之至。」 他是一個重感情的人,也是一個很懷念舊 杜英瓊又道:「方才,我已經流過

題:馬如龍目前在何處?」

杜英瓊沉思少頃,才抬手向半山腰的 ,道••「就在那兒……

歐陽玉聞言一驚,俏臉大變之下,人

不通。」 但杜英瓊却後發先至地,一下子將她

歐陽玉沉叱一聲:「閃開」

杜英瓊還是笑容可掬地,道。「有本 可以放胆闖過去。」

「誰還怕了妳不成?」

事

哩! 「我又不是甚麼惡魔,還會有誰怕我

「妳閃不閃開? 地一聲,歐陽玉巳亮出肩頭長

杜英瓊笑問道。「大妹子,妳這麼急

着要去古堡,恐怕不僅是爲了要見馬如龍

歐陽玉怒聲道:「妳管不着!

個八九不離十。」 杜英瓊道··「我雖然管不着,却可以

歐陽玉臉色陰晴不定,仰首凝注那古

那古堡中,燈火輝煌依舊

仍然斷斷續續地傳來 而且,那「叮叮噹噹」的整修聲,也

蹊,是不是?」 杜英瓊又道。「那古堡中有很大的蹺 歐陽玉冷笑一聲:「你們夫妻俩,魚

些甚麼?」

得好

「唉!這年頭,好人可真難做……」 「呸!狗屁的誠心」 「天地良心,我是一片誠心……」

「妳在這兒鬼扯淡,阻撓我……」

話,三天之後,當羣俠進入古堡之後,活

道高手,都安置在古堡內,總而言之一句

着出來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一頓話鋒,又聲容俱莊地接道。「想

的國師尼克努在內,妳網羅了二十八個黑

杜英瓊道。「我還知道,包括天竺國

排 也算是好心?也算是誠意?」 「好人?馬如龍在古堡中破壞我的安

那可以减輕妳的罪孽。」 歐陽玉怒聲道:「我有甚麼罪孽?」 「我問妳,那古堡,是不是妳們通天 「當然!」杜英瓊正容接道:「至少

克努巳經被廢掉功力,妳該巳知道。」

「我知道。」

「不錯,」杜英瓊點點頭,道。「尼

可能不會有多少罪孽了。」

多嚴重,而妳的罪孽,又有多大?」 想看,如果讓妳的安排得湿了,這後果有

歐陽玉又嘆了一聲,道:「現在,我

教的臨時總壇?」

該差不多了,」

「古堡中的那些黑道高手,現在

也

,但覺身軀一震,已沒法動彈了。

約他們于三天之後來這兒作一了斷?」 「妳也已經命人傳話給馬天行他們

暗器? 埋下火藥,還暗中裝設來自天竺國的歹毒「現在,妳命人在堡中整修,一面還

妳會坦白得這麼可愛。 的杜英瓊笑開了。「大妹子,眞想不到 一連三聲「不錯」,倒使得一臉肅容

輕

馬如龍的罪孽却加重了。

「這是說,馬如龍不但沒有罪孽,反 「不對,妳忘了,殺惡就是行善?」 「只是,這麽一來,我的罪孽雖然減

定 ,因而也變得最快 女人是善變的,歐陽玉也絕不例外 尤其是,目前的歐陽玉,情緒最不穩

現在,她居然又變得多愁善感起來

這刹那之間,歐陽玉又變了 「他,現在還在古堡中?」

然出其不意,攔腰一劍橫掃。

她忽

在你們的洞察中,不坦白又有何用?」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妳還知道一

而幽幽地一嘆,道:「我的一切安排,都

歐陽玉的長劍加上她的手臂的長度, 兩人之間,距離不及八尺。

以上的炁芒。 不用進步欺身,就足以殺傷對方。 何况,她的長劍上,還冒出足有三尺

不設防狀態。 一的女魔頭,而杜英瓊又好像是完全處于 更何况,歐陽玉本身又是黑道上一等

此情此景之下,按說,不論杜英瓊的

的踪影,她心頭「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完 功力有多官,縱然不死也得負傷才對。 但事實上却又大謬不然。 歐陽玉一劍出手,眼前已不見杜英瓊

其實,說她沒法動彈,實在錯得太厲 因爲,她的穴道並未受制,只不過由

于她下意識地以爲功力被廢掉,而震驚得

注意到,古堡中雖然還是燈火輝煌,但那

其實,不用杜英瓊提醒,歐陽玉早巳

「不錯,妳聽……」 「差不多完全被宰掉?」

「叮叮噹噹」的整修聲,已經沒有了。

歐陽玉苦笑了一下,道:「這些,都

如龍做的好事?」

「不錯。」

真想不到,妳還這麼頑皮…… 歐陽玉截口厲聲叱道:「妖婦,妳為 她背後,傳來一聲輕笑:「大妹子,

何

「我爲甚麼要殺妳?」 歐陽玉道:「妳廢了我的武功,這比 杜英瓊又轉到她前頭,笑意盎然地道

我還要嚴重得多。」 杜英瓊「哦」了一聲,嬌笑道:「大 ,妳的武功並未被廢……

而是功德無量啦!

E32

像是被封閉住。」

「但我感覺到,全身眞力消失了

「我爲何要騙你?」

短篇武俠故事

黃 龍 黃耀基

昌

自由,那有多好。」

果,實在是非常難得的事。」 何不客氣的話,以妳過去對馬如龍的手段 ,及以後的所做所為來說,能有目前的結 杜英瓊正容道。「大妹子,請恕我訪

掉了武功,其實,是隨時可以恢復的。」 歐陽玉似信似疑地投過一瞥,欲言又

野然隨時都可以恢復,那又何必多此一舉 歐陽玉不置可否地輕嘆一聲,道。一 杜英瓊笑問道:「還是不相信?」

「合作?」 「因爲只」有這樣妳才能跟我合作。」

「是的,方才我所說過的話,還記不

「不健忘就好……」 「妳以爲我如此健忘?」

英瓊也以嘯相和。 這時,在堡中忽然發出一擊清嘯,杜

鶴唳九霄,嘹亮之極。 兩種嘯聲混在一起,有如龍吟瀚海,

歐陽玉訝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這意思是此間事情已了,咱們該走

「這是歌,妳要帶我一起走?」

「是的。」 「帶我去你們那修眞之所,讓我一個

人面壁三年?」 杜英瓊笑問道・「幹嗎又嘆氣了シン 歐陽玉又長嘆世聲。

歐陽玉苦笑道:「如果我能有不去的

「我和馬如龍並不要妳領情,只希望 「我知道,但我並不領情。」

這是本門的特殊手法,感覺上好像是被廢

「事實上,妳的個力是被封閉住了,

你經過三年面隱之後,能够洗心革面就行

「不管怎樣,妳必須熬過這三年的日 「很難,到時候恐怕你們會失學。

杜英瓊話鋒一轉道。「咱們必須要走 又一聲倩嘯由古堡中傳出

3、完,她也再度以長赚相和。然後 一切以後再談。」

將歐陽玉向眉頭上一搭,長身疾射而去。 一聲震天爆响,一道火光隨之冲響而起。 少頓過後,那半山腰上的古堡中傳出

烈地震。 那火光,紅透半邊天,連五里外的王 那震响,使得山搖地動,有如發生强

莊 也照耀得有如黃昏。

五里外、那古堡的强烈爆炸聲・震驚 ×

措地,發出緊急召集令与便應變。 整個王莊的居民,也使得于公道張惶失 當于公道剛將他的手下人等召集,馬

如山。 **莊趕到**。 天行、左冰心、巫志强、朱紅玉等人也及 另外,還有「白蓮教」的三朝元老古

> 的高手,却在百名以上。 **羣俠方面只有五個人,但通天教方面** 但沒有酒肉和尚的踪影。

所以,論聲勢,羣俠方面是顯得太差

正在前院中跟手下們研務應變對策的

見面,分外眼紅地,厲聲叱道: 于公道,一見馬天行等人到達,原是仇人

,你來得正好!

總壇,已經烟消書散,三天之後那約會 不等對方接口,又道:「貴發那臨時

因而冷笑一聲,說道。 E冷笑一聲,說道··「那可是酒肉和尚,于公道糯目環掃,沒看到酒肉和尚,

大教主员的是炸毁古堡那回事?

大教主,我不能不提醒你,兩軍對

壘之間,可生不得氣哩~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所以,于公道居然忍了,不但不再生 但他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

的事,可不是和尚伯伯… 氣,神色方面也平靜得多了 馬天行笑了笑道•• 至于炸毁那古堡

話鋒一頓又起。「你何妨多想想,古

「馬天行

同,我也正在這麼想。」 馬天行含笑說道:「厚是英雄所見略

馬天行道:「也不是我,我也沒那個 于公道忙道:「那是誰幹的?

道唐手,還有臨時趕去的你那最大的哥山堡中,有火藥、有歹毒暗器、有數十名黑

歐陽玉,那是一個怎樣的陣容,你我各自 ,一舉加以摧毁,並且做得如此乾淨俐落 心中有數,當代武林中,誰能有偌大力量

不老雙仙』?」 于公道身軀一震,道。「是你師傅

毁,諸位的太上教主歐陽玉也已經孽海回 話,于公道狼子 實上,通天教目前已等于再不存在……」 古堡中的惡毒安排已經被『不老雙仙』推 以白蓮教三朝元老的身份,跟諸位說幾句 ,諸位跟着他,前途不堪設想,現在,那 立即揚聲說道:「諸位,兄弟古如山 于公道本八更是即將授首,所以,事 子公道截口怒叱·「放屁! 馬天行向古如山 野心,不是當教主的材料 一個眼色。古如

個外人的挑撥離間嗎? 些弟兄都是你的子弟兵,還怕經不起我這 也且等我放完了你再放,如果自信這 古如山不疾不徐地道。「就算是放屁

兄弟我奉『不老雙仙』之命,負責整頓白 蓮教,如果諸位相信我的話, 這邊來,否則,就站在原地。 「諸位,現在是你們善加抉擇的時候了 也不等于公道的反應,又揚聲說道。 就請站到我

這一說,于公道身邊那一批超過百名 倒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人紛紛走了

邊的子弟兵,巳只剩二十來個了 真是兵敗如山倒,這一來,于公道身 (以下轉入第七十二頁)

明查兼暗訪

粉碎黑組織

館早巳人頭湧湧。 是以座落在太原城中的昇隆客棧附設的飯 秋高氣爽,正是客旅行走的好日子

裏一張座頭擺了四副碗筷,却只坐着一個 白衣青年 落日之後,顧客仍然絡繹不斷。角落

蒼白,肌膚也十分白皙,望之頗有點書卷 下酒物,偶爾抬起頭來,只見這青年臉色 這青年一直低着頭喝酒,桌上却沒一

鬧,此刻門外突然又來了一個身穿淺藍色 衣服的青年,這人一直走至白衣青年座前 在他對面坐下來。 飯館內人語喧騰,杯碟交錯,一片熱

「是,只我一個。」藍衣青年道:-白衣青年淡淡地道:-「你來了麽?」

倘菜及一壺酒 監衣青年待店小二走開 白衣青年立即叫來了店小二,點了 ,才低聲道·

提壺替他斟了一杯酒,監衣青年低首喝酒 , 白衣青年臉上突然現出 「你順利吧? 白衣青年傲然一笑,沒有答他,伸手 一絲惘然之色

有了落脚處了沒有? 「很好。」藍衣青年一仰頭把酒喝乾 「在這裏一問客棧開了 「我已來了三天。」藍衣青年道:

這情况雖然有些詭異,却沒有人留意

再未交談。

小二把菜送了上來,兩人默默吃飯,

及之 個人的外號,而是一個神秘的組織。 「黑蜘蛛」不是一種昆虫,也不是一

黑蜘蛛」十八年來從未失手的這個信譽來 任何人。當然這個代價絕對高昂,但憑 起錢,便請得動「黑蜘蛛」的人爲他殺死 這是一個殺手的組織,只要有人付得 十八年來,盡管「黑蜘蛛」三個字震

」這個組織更有震懾人心的神奇力量。 聞也只是一麟半爪而已。這便使「黑蜘蛛 徹武林,使人談虎色變,可是有關這個嚴 衡量,他們收取的代價却是使人信服的 密的組織的一切却鮮有人知,即使略有所

林大豪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也曾迫使黑白 不到,不但如此,相反還折了不少人手! 似在天上般,搜索了三年竟連其巢穴也找 兩道聯手欲把其除掉,可惜「黑蜘蛛」 這之後, 十八年來,倒在「黑蜘蛛」手下的武 「黑蜘蛛」的氣候便更盛了 却

躲藏在陰暗的角落裏,隨時都會撲出來 就像是一頭巨大無比渾身黑色的毒蜘蛛

直比妖魅更加可怕。 在一般武人的心日中 「黑蜘蛛」

「黑蜘蛛」這個神秘組織的兩個殺手 滿臉書卷氣的白衣青年及藍衣青年便

現在他們正準備擇人而噬。

X

青年却把桌上的一盏油燈點燃。 的房間,藍衣青年把門窓全都關上,白衣 飯後,白衣青年領着藍衣青年走了他

一什麼時候下手?」

楚 出 ,一切依規矩辦事。」 一張紙來,遞與白衣青年。「你先看清 「今夜三更。」藍衣青年伸手入懷取

敢忘記? 白衣青年自然知道規矩是什麼,他怎 「黑蜘蛛」不但組織嚴明,而且階級

的地位高低。 名字,也表明了他們在「黑蜘蛛」組織裏 娃藍,名十三,十七與十三不但是他們的 分明,白衣青年姓白名字十七,藍衣青年

見上面密麻麻地寫着一些蠅頭小字。 最前的那人負責,白十七把白紙攤開,只 每逢超過一人執行任務時,便由編號

及江南史家的『迴風拂柳刀法』,把剛猛 見其人之能,絕不能小觀。 及靈快兩種截然不同的刀法冶于一爐,可 人的刀法溶合了『彭家五虎斷魂刀』,以 歲,有妻妾各一人,子三人,女一個,此 「太原金刀大俠郝明志,今年五十九

興的日子便喝得一場糊塗… 不過他也有一個壞習慣一一嗜酒,每逢唐 此人性格豪爽,但心思却非常縝密,

白十七看了信,便把其燒掉。 末端還畫了一隻金色的蜘蛛。 八月二十三日前完成。」

藍十三冷冷地道。「看清楚了?」 白十七道。「如今離八月廿三尚有半

個月,你已準備妥當了?」

,她女兒今天生日,他豈能不喝酒!」 藍十三道·「因爲今日是他家的好日 「但,今天他豈無賓客?」

取出一張紙來,道。「這是郝府的地形圖 更動身,三更下手,你負責割下他的頭顧 ,其他的事由我負責。 你記清楚了!」 「沒有,因爲他女兒沒回娘家,咱二 」藍十三又從懷中

白十七道:「我跟你的任務可否互易

這是什麽原因?你忘了規矩一」 藍十三神色一怔,隨即板起臉道:「

白十七不再答話,目光隨即落在紙上

郝明志的肖像,可別殺錯人!」 他把紙上的地形全都記熟又把其燒掉。 藍十三叉取了另一紙來,道:「這是

設罷閉目盤膝坐在床上運功調息,只一忽 白十七看好記牢,又把紙燒掉。 「現在咱們先休息一下吧!」藍十三

陣煩悶, 再也無法運功引氣。 了一陣,依然不能靜止下來,相反胸中一 **郑無法平靜,思緒如小蛇般四處亂竄,隔** 白十七坐在他旁邊,閉起雙眼,心中

巳進ノ了忘我境界。

七, 莫非有什麽心事?」 你今日怎樣啦?好像心神不寧似的! 藍十三睜開一綫眼縫,沉聲道:「十

?你不要胡說!」 白十七一驚,忙道··「我有什麽心事

藍十三冷哼一聲,再度把眼閉起。 白十七只傳端坐不動,可是一閉起雙

眼 ,腦中便浮起一張熟悉的臉龐來。

雖然經ピノ秋,可是夜裏仍熱得使人

房中迴蕩。 難受,沒有一絲風,可是却有一個聲音在

設話的是他妻子「梅花女俠」樊明珠 書房內只此兩人,啊不,還有一個躱 說話的是「江北鞭王」常長壽,聽他

在横樑上,這人便是白十七。

之技業!」 便授與武功,所以這些人一出道便有驚人 自小便被人抱了蜘蛛谷內撫養,五歲開始 『黑蜘蛛』的成員全部都是孤兒,這些人 「我會聽『千里耳』孟老爺子誤過,

是毫無人性的冷血動物。」 樊明珠却嘆道• 「難怪這些人也都全

况會有不同!」 他們只是靈台被蒙蔽而已,所謂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要是有人動之以義,也許情 常長壽滿懷感觸地道••「也不一定

耳? 「話雖如此,但這些人又豈能聽得人

蛛谷的人所造成的!」 人之所以會成爲孤兒,其實是那個主持蜘 「珠妹,我曾聽孟老爺子訝過,這些

們抱回去撫養?」 人把他如今的手下的父母殺死?然後把他 樊明珠低呼一聲··「大哥,你是說那

來,全沒發生過叛亂的事!」 大,一切自然以他爲依據,所以這許多年 比蛇還毒,這樣,這些手下自小跟着他長 常長壽道。「正是。此人之心腸實在

唐昂,却不知他的手下得了多少好處! 樊明珠道:•「黑蜘蛛收取的費用如斯

> 當他的手下知道了這些原因,只怕用不着 在江湖中,便也不怎樣可怕了。」 咱們動手,便不攻自破了!那些人一分散 ••「如今想來,黑蜘蛛好似銅牆鐵壁,但 「這些事你我豈會知道?」常長壽道

蛛谷在何方也不知道。」 菩薩的救世心腸,可惜那次查了三年連炯 夜怎樣啦,老是叨唸着這些,就算你眞有 樊明珠微微一笑,道:「大哥,你今

先去睡吧。」 常長壽也自苦笑了一聲。 「珠妹,你

「夜啦,你還要看書?」

叫常福送去。」 樊明珠站了起來,道。 「不,我想寫封信給張大俠,明日好 「好吧,我叫

信箋攤開,又伸手又磨墨,樊明珠回了房 人送杯茶入來。」 順手又把房門關回。 「不必,愚兄寫好便睡,」常長壽把

地一聲,一件東西自上飛來把燈火擊滅! 麼,不由仰頭尋思,目光一瞥,忽然發覺 牆上有個黑影在幌動,心頭不由一怔,呼 常長壽來不及取鞭,雙脚一蹬,自橈 常長壽提起筆來,忽覺不知該寫些什

子上竄起,飛向牆的另一端! 暗中不知來者有幾個人,連忙擰腰斜飛三 身子在半空,忽覺一股勁風臨身,黑

雙脚剛沾地,猛覺後腰一 陣疼痛,料

尺

豐富,車亡伏下,左脚支地爲軸,身子一之驚恐,實在無與倫比,總真他臨陣經驗 轉,右脚貼地掃出 不到竟然避不開對方那一招,此刻他心頭

你剛才所設的可是真的! 黑暗中那條黑影倏地躍起,喝道:

「你,你是黑蜘蛛?」 常長壽一怔,心頭隨之一沉,澀聲道

劍又再劈去!「快說!」 白十七道。「正是!」呼地一聲,長

頸上,這刹那,常長壽一股寒氣自脚底一 喉上一凉,一把冰冷陰森的長劍巳指在他 身手實在異常可怕,何况聽聲音還是個年 想不到,三招兩式之下已被人制住,對方 一條長鞭上,但其他武功也自不是乏之, 直升至心窩,這是他數十年來尚未有過的 及書架,去勢登時受阻,正想偏身斜閃, -他行走江湖數十年,雖然一身武功都在 常長壽單足一彈,斜竄半丈,肩頭觸

死了而能使黑蜘蛛瓦解,又有何妨,便坦 自己的妻子也會說假話?」 道:一一老夫又不知道你躲在樑上,難道 常長籌心頭逐漸平靜,心想即使自己 「剛才我的話你還未曾答我!

常長籌訪然道:「你連孟老爺子也不 「孟老爺子是誰?」

步聲。「大哥,你跟誰說話? 話音剛落,房外已傳來一個急亂的脚

白十七咬牙道: 「快說!」 「孟老爺子便是孟剛!」

「是『一日千里』孟剛?」

都叫他『千里』!」常長壽乾澀地道。「 你們的仇人便是你們的首領……濫殺無辜 「是的,因爲他消息靈通,所以我們

> **撞破。「大哥!我來了!** 「嘩啦啦」一聲暴响,房門被樊明珠

横,噗哋一聲,常長壽的頭顱便離頸掉下 ,他見達到目的,身子斜竄,一掌擊碎窗 飛身而出 七冷哼一聲,手臂暴張,隨即一

翻出圍牆,向郊野疾馳而去! 耳畔聽見一片喧嘩的人聲,白十七已

珠的話,此際如電鳴般仍在他耳畔迴蕩· 却似波濤般汹湧澎湃,剛才常長壽跟樊明 然後把他們抱回去撫養?」 ,天地間突然恬靜起來,可是白十七的心 人聲逐漸消失,代之的是夏虫的叫聲 「那人命令他手下殺死他們的父母

我,我爲什麼會有這種念頭?」想到這裏 沉尖削的臉龐來。 「義父會是這種人麼? ,不由打了一個冷顫。 ,心中不停地喊着,腦中條地浮起一張陰 「不是不是!」白十七雙脚奔得更快

心,便被活活折磨死去。 翻上心頭,多少個同件只因爲稍有一點異 蜘蛛谷中的種種情况及嚴刑苛規一一

種手段對付我們麼?」他心中又再問了一 「假如義父是愛我們的話 ,他會用河

抱回來撫養,你們自然得聽我的話!否則 哼哼!」 「你們都是無依無靠的孤兄,我把你們耳中又似聽到金蜘蛛小日慣常講的品

紊亂,一種從未嚐過的痛苦使他得發力 籌的話义再在腦中响起,他倏地覺得五內 **奔才能稍減似的** 白十七的脚步忽然緩慢了 可是常長

一條小巷馳去。 白十七跟着藍十三背後翻出客棧,望 同樣是秋夜,今夜風却頗盛

==== 到金蜘蛛的新命令,便折去太原等候藍十 他在殺了常長壽之後,在半路上就收

爲什麼,他也說不出來。 ,可是此刻却生了一絲厭惡之念,到底是 ,事實上白十七以前心中也一直很佩服他 藍十三能排在他前頭, 那絕非僥倖的

哼,家規我相信你也尚未忘記!」時刻?要是有了差錯,砸了養父的招牌, 頭望見神魂不附的白十七,臉色登時變了 「十七,你今日到底怎樣了?現在什麼 自十七心頭一凉,臉色也登時變了 「到了 。」藍十三條地止住脚步

太多了,我也相信你不曾指多與思掉, 冷冷地道· 一雙森冷的附丁。 上吧!」 配 三的臉膽全做黑布以作,只露出 一十三,你今日也似乎活見情 "如記寺自己的任務吧

緊身黑色衣褲與黑夜溶爲一色,使他的行遠超越他的年紀的限制,那身由頂至脚的 縫中投入,連聲音也不何發生一絲 本,他哼了 圍牆之內,一棵大樹的枝葉伸出小半出 蜘蛛谷中二十年的苦練使他的武功遠 白十七這才發覺已到了一座莊院之前 一聲,身了隨即竄起,自枝葉

輕輕一點,又竄上一座房舍的屋頂 圍牆內有一隊巡邏的莊丁提燈而過 七便自枝葉中穿了出來,雙脚在地上

丁在當值,這些人如石像般跨立,一動也下來,匿在牆角。小院四周都有持刀的莊一到了一座小院前,他突然自屋頂滑了借着屋脊的遮掩,向前不停地移動。 動也的莊

夫去一趟,其他人仍守在原地!」 高大身形的人背着火光走來,他咳了 高大身形的人背着火光走來,他咳了一中不由暗暗焦急,正在不耐間,忽見一 ,道: 白十七等了一陣,仍找不到破綻 「焦四,趙福,邵七你們三人跟老 馨倜心

那些莊丁全都彎腰恭聲道:

的と 一個莊丁問道: 「老爺,你幾時出來

- 」就能轉身有: 就在他轉身的當兒,不見選敢問,快走,跟老夫去! [東西 到 人民工字然絲在背後,向白十七打了個 高大老漢冷哼一聲,道: で耐着

必修之課,是以他們才能一擊即中的一切技倆都得學習,易容學聲之術更是的二十年,他們不但要學武功,而且其他 十三所扮,心中不由暗暗佩服。在蜘蛛谷 此時, 十年,他們不但要學武功,而且其他 白十七才知道,這人原來是藍

射出、照塵不驚地投入小院裏。 白-七趁他們轉身走開時,便自牆後

此輕易地便找着了郝明志的寢室。 過,但已把藍十三提供的地形圖記熟,因 小院的房舍還不少,自十七雖未曾來

明志去了那裏? **眉月,他雙眼一瞥間已看到床上並沒一** ,抬頭向上一学,樑上也沒有人 他很輕易便把房門弄開,借看蔥外的 ,那麼郝

原來他睡在她妻子房中一 傳來兩個輕微的鼻鼾聲,他心頭忖道: **闲哥巫数内鼻奸摩,他心頭讨道:「他忙把耳朶貼在牆上凝神靜聽,隔壁**

传憑行事人之應變能力來執行任務了 得很詳細,但情况往往臨時有變化,這就 有時候,事前的調查準備工夫雖然做

白十七略一沉思,他輕輕走向隔壁房 四顧無人便取出一把薄如紙張的小 縫透フ,輕輕撬動木門

只動了幾下 ,房为便有人喝問…「是

他一個勁地喊奶奶……」 尖聲急道。「夫人,孫少爺哭了一夜啦, 的妻子,白十七人急智生,左手捏着喉管 是個女人的聲音,看樣子必是郝明志

穿好衣服便去!」 是會應我,迎春,你先回去哄他一下,我裏面那女人笑罵一聲:「這小鬼頭就 白十七輕應了一聲,放重脚步走去

這些情况藍十三交給他的那份資料當然早 他走了幾步後便掠上橫樑,一會兒房

內果然慌慌張張走止一個中年婦女,她三 兩步地向外走去,這座小院只住郝 七待她身形隱在轉角後,便輕輕 ,他兒娘孫子住在另一處。

躍下橫樑,把房門推開,走了入去!

夫人……你,你無論如何……」 一入房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

方躲藏,又聞郝明志迷迷糊糊地道:「陪 白十七吃了一驚,正想找個隱蔽的地

白十七暗中鬆了一口氣,這才知道郝

鋒利的小刀,躡手躡脚,走上前。 明志是在夢中說着醉話。他輕輕抽出一柄

世界,可是這刹那,白十七忽覺手臂好像 說什麼也刺不下去! 被人點了麻穴般,酥軟無力,微微發抖 大俠」郝明志,便將無聲無息地離開這個 三寸,只要他手一沉,鼎鼎大名的「金刀 利刀慢慢伸前,離郝明志的咽喉不過

個警覺醒來,死的將是白十七他自己 這情况實在非常危險,只要郝明志一

心中响起。「你們的仇人就是你們的首領 長壽的臉龐來,他臨死前那句話也同時在 …… 濫殺無辜,難逃天理!」 偏生在這時刻,白十七腦中又泛起常

傳來一個女人的尖叫聲••「快入去搜搜! 九成是有人提了入來!」 也震動起來,發出嗡嗡的聲音,忽然外面 他手臂抖侮更烈了,是以連那柄利刀

是以她才醒覺有人潛了入小院! 的守衞,衆人齊聲說未曾見到迎春入來 的妻子,料是她出小院的時候,詢問外面 白十七一聽聲音便知發聲的是郝明志

手腕一沉,「噗」地一聲刺入郝明志的體 刀芒撲面,憑他多年的經驗,自知身在危 了,他雙眼睜開,便感到一行陰森冷凉的 脚步聲已至門外,白十七再不猶疑 郝明志不愧是個高手,這刹那他便醒 ,連忙一個沒身向內翻去!

为 ,郝明志只叫了半句便止住了! 「有刺客!」房門隨即被人踢開,白

飛去,同時身子斜飛,自題子射了出去! 左手一掃,桌上的一座燭台立即向房門口 十七這刹那好像一頭機靈的獵犬般掠起

> 是藍十三所爲,脚尖一點向一棵大樹飛去 **!剛藏身大樹中,小院裏便有人**點起火把 西首小院起火啦,快救火!」白十七知必 喧騰的人聲,彼起此落,不停有人叫救 剛站足外頭,只聽有人大聲叫道:「

不再懷疑,自大樹中射出,足尖在屋瓦上 見一條黑影向圍牆掠去,一閃即逝,他也 一點,身子又再向外掠去! 白十七心頭怦怦亂跳,轉頭一瞥,只

脚下一片呼叫·「捉拿刺客!」 「刺客在屋瓦上!」

離弦之箭向前激射,他在城中拐了幾個彎 才馳出城郊 白十七再一提氣巳落在牆外,身子如

(四)

可是却成了一種習慣。 絕少交談,這雖不是「黑蜘蛛」的規矩, 白十七跟藍十三兩人同行數百里, 却

感情表露出來的動物,是有其原因的, 又是師兄弟及同伴,可是他們互相之間却 不了解,他們之所以成爲一種不把內心 所有的黑蜘蛛成員按說便是義兄弟

查乙某的言談,又對乙某查詢甲某的舉止 人,互相問不能團結,故不會產生叛亂的 ,使他們互相猜忌,而只聽令於金蜘蛛一 金蜘蛛爲了控制屬下,經常對甲某調

殺掉,然後取其位而代之,同樣這三十六 成爲三十六名殺手之一,便侍把其中一個 名殺手中,假如有人想急速晋陞,也可以 是候補備選的人員却有百餘個,他們欲想 黑蜘蛛共有三十六名正式的殺手,可

向排名在自己之前的兄弟挑戰!

在執行任務之時,也長期處於緊張之中 不斷地苦練武功以保護自己的生命を位。 而相互間的感情也日益淡薄。他們即使不 是以黑蜘蛛的成員的質素越來越高

入一間車行,僱了一架豪華馬車駛入朱財 這天到了洛陽,藍十三及白十七便走

只知他的產業一天天增長 其數、沒有人知道他的金銀到底有多少 主的莊院。 朱財主是洛陽的首富 o 良田房產不計

也是黑蜘蛛的一個巢穴。 無人知道他便是黑蜘蛛的一個首領,這裏 他的莊院佔地數十畝,婢僕如雲,更

僅在金蜘蛛之下一 ,掌握着生殺大權。 朱財主,名老二,他在黑蜘蛛裏排名 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馬車便退了出去 ,馬匹才停住。當他兩人跳下車來,那輛 藍十三及白十七的馬車直駛入大門裏

迎的婢僕孰視無睹地走入內堂。 藍十三在前,白十七在後,對那些恭

朱府的總管,實際是黑蜘蛛的老三。 黄袍的中年漢子自內出來,這人表面上是 一直走至一座小廳中,才見一個身穿

腰道:「三叔一切平安?」 藍十三及白十七一見黃袍人,連忙曲

黃三臉上露出一絲笑容,道·· 「兩位 ,生意可還順利?」

內去見二叔吧!」 黃三哈哈一笑,道: 「很好,你們入 「托三叔之福,都是開張大吉!

衝入內院時才下手的!你用什麼下手?」朱二的臉色稍霽。「你可是待到守衞中的毒藥,寧死不屈!」

「小侄用『割首刀』。」

會殺他!」朱二頓了一頓又道: 劍取其生命,他在重傷之下,你仍有機 ,成功的機會總較大,何况即使不能 「爲何不用長劍?用長劍即使他翻來

名殺手之一,還不足三年,已完成十五單朱二聲音一緩,道,「你成爲三十六 第幾單生意?」 「第十五單」

生意,大哥跟我都沒看錯你

魔得你實是個難得的人材,你心機深沉了五十一招便取了他的位子。 老夫當起 年另七個月才第一次向白十七挑戰,只用 三十六名殺手挑戰, 有七個向你挑戰的師弟,也都一一讓你殺不做沒有十足把握的事!兩年多來,先後 傷殺死,但你却不向上爬,難道十七這個 白十七惶恐地道:「請二叔教導! 六名殺手挑戰,但你却足足學了十七「別人練了十二三年的武功便開始向 但你却足足學了 便

不想這樣做 十七,我已有把握擊敗葛十四,但小侄却 位子你是甘心做一輩子麽?」 白十七道··「小侄不是甘心做一輩子

兩柄無形的利劍射在白十七的臉上 「爲什麼?」朱二雙眼精光暴珥,像

于升級並沒好處,一級一級的遞升更加是 侄的劍法摸熟,對小侄十分不利 危機重重,經過多次的比武,旁人都把小 白十七不慌不忙地道·「小侄認爲急

是以她們都馬小心翼翼地服侍,生怕 「貴人」使死無葬身之地。

陪少爺喝雨杯吧 - 一

盖的少女,道·「你們還不脫衣服替少爺 似宣洩了不少,他抬眼望着那兩個滿臉嬌 內,頓時感到一陣的舒暢,心中的鬱悶也

愜意。「蘭花擦背,水仙擦胸-」 服脫光,她們的動作毫沒風情,但却有另 **種風味,白十七格格一笑,感到無比的** 那兩個少女輕唔了一聲,生硬地把衣

要驚動別人!」

不過大爺回來後,他不好交代,還叫你不

丫環道·「二爺說,白爺可以不去

向設在後院的花樓走去。

們是變相的妓女,供有功的黑蜘蛛洩慾。

花樓有個大堂,十二個房子。當藍十

花樓住的人全是年青貌美的少女,她

招展的少女分四万排開,恭迎他倆。 三及白十七入了大堂,巳見七十二個花枝

藍十三大刺刺地先挑了兩個便上樓去

七見一個年紀只有十六、七歲模

任憑你們挑選兩個,休息三天吧!」到帳房取賞金吧,後堂的七十二杂金花,

兩人謝了一聲,到帳房取了銀子,又

兩人的報告,不斷點頭稱好,待他兩人把

朱老二倚在躺椅上,瞇着雙眼靜聽他

,才走入書房內,向朱老二禀報刺殺的經

藍十三及白十七又向黄三行了一個禮

經過都說了才道:「賢侄辛苦了,依規矩

抖顫 地在白十七身上按擦起來。她們年紀雖輕 隻白玉蜜瓜似的乳房,隨着雙臂的移動而 可是身體的成熟程度却遠比年紀大, 兩

亂瞪。 笑,他霍地自澡盆中跳了出來,一把抱起 蘭花,蘭花嚇得尖聲大叫,一雙粉腿迎空 水仙不斷發出嬌呼聲,逗得白十七哈哈大 白十七左捏一下 ,右摸一把,繭花及

奇怪,便用食指托起她的下巴,問道·· 「 樣的少女一直低着頭不敢仰視,不覺有些

仙拉上床,哈哈笑道。「少爺今日便來一 白十七把她拋在牙床上,又回身把水

名蘭花。」

那少女滿臉嬌羞,輕啓朱唇道。 「妾

啊! 蘭花兩滴珠淚掛在腮邊,咬牙唔了一 「咦,蘭花,你是花徑未曾緣客掃的

的黄毛丫頭,什麽也不懂……妾……」

旁邊一個少女道:「白爺,她是剛來

「好吧,便要了你。」

七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皓自的貝

下口味一」他又再挑了個年紀較輕的,然

白十七沉聲道:「白爺今次想轉換一

白爺今日却成了採花盜啦!哈哈…

着酒菜入來 · (茶入來,白十七哈哈笑道··「美人兒房內的被褥經已換過,兩個小丫環捧 白十七把衣服脱得精光,跳入大澡盆

日才第一天呢。」

咐小婢,叫白爺吃了飯到他房間一下

白十七一怔,脫口道: 「什麼事,今一個丫環突然道: 「白爺,朱二爺吩

那兩個少女蹲下身去,雙手生硬笨拙

這種事以前是絕對沒有的,即使有天大的

這一頓飯,白十七再也難以下咽,像

,你們出去吧,我吃飽便去找二爺!」

白十七心頭一震,淡淡地道:「好吧

事也得過了三天假期才去承接。

心頭忐忑,白十七匆匆扒了幾下飯

箭雙鵬!」笑聲未巳,便騰身上去。

軍而進。「咦,原來你也是一樣!想不到 聲,白十七慾火更盛又翻上水仙身上,揮

五

便下樓去找朱二爺了。

咐? 七彎腰行禮說道。「二叔找小侄有什麼吩 朱二像個內球似的躺在椅子中,白十

郝明志的時間,爲何你幾乎脫不了身?」 自天際飄來··「你在郝府小院裏有殺十個 朱二厲聲道:「十三可有冤枉你!」 白十七吃了一驚,一時之間說不出話 朱二臉上的笑容忽然消逝,聲音好似 「沒有。」白十七刹那巳想到藉口。

何? 如何寶貴的麽?假如你失手被捕,便會如 朱二臉色一沉,道·「你知道時間是 ,所以拖延了一些時間!」

翻來覆去說着醉話,小侄待他稍爲靜止才

,當時可能他妻子下床驚醒了他,他一直 「小侄的確有殺十個郝明志的時間,可是

日十七毫不思索地道・「咬破藏在牙

E38

可是當完成任務回來後,在花樓內却享有

,對那些女人也都操有生殺

黑蜘蛛在蜘蛛谷中過的是非人生活,

大權! 帝皇般的生活·

E39 子,憑你這一句話,老夫便自認沒有看錯朱二立即露出一絲讚許之色。「好小 一躍便能跳昇五六級,那才化算!」

把你押在牢內,老夫實在捨不得這個人材 吧,老夫罸你回學武洞面壁三個月,你 能猶疑一」他又頓了一頓,才道:「這 但谷中的規矩絕不能違反——殺人時絕 他忽然又嘆了一口氣。「十七,假如

叔大恩大德,小侄永生不忘了 白十七霍地跪下地來,叩頭道。「二

滿,立即回谷領罸一 朱二冷哼一聲• 「起來,三日假期一

白十七回到花樓,房內已生了一爐炭

這刹那**,**常長壽的臉龐及他的遺言又再自 他心中泛起,他心潮更加澎湃。 白十七心頭納悶,對着爐火怔怔地發神、 炭火燒得正旺,不斷地跳着火星子

花及水仙呆如木鷄地坐在床沿,他輕輕揮 白十七突然自沉思中醒過來,回頭只見蘭 手道:「你們先睡吧!」 !」一塊木炭爆出一蓬火星子,

衝動,他决定冒險一試,即使死了也在所 房中寂靜如死,白十七突然生了一股

過火熱的心外面還有一層薄冰,只要冰雪 的外表的包裹下,他的心却是熱的,只不 消融,就能還原他本來的臉目。 十七是一個冷血陰沉的人,可是在他陰森 這種衝動一發不可收拾,人 人都說白

> 用來插燭的尖鐵綫,刺在水仙的足踝上。 他輕輕走向大床,那兩個可憐的女孩子都 下來,接着他把桌子的燭台拿了過去,以 輕輕點了她們的昏穴,把水仙的肚兜解了 縮着身子,閉起雙眼,白十七伸出食指 冰肌一破,鮮血便淌了出來,他又把 電光石火之間,他已想了一個辦法。

水仙的肚兜取來,用燭台沾血在肚兜書寫

肚兜穿回她身上。 放在爐火上烤乾,弄好一切便扶起水仙把 血止了,字也寫好了。白十七把肚兜

爬上床,解開水仙及蘭花的昏穴。 收拾好一切,他才爲自己脫下衣服

身一陣灼熱疼痛,不由叫了起來。 白十七喝道。「小娼婦你叫什麼?敢 水仙剛醒來,猛覺身子一沉,接着下

了你大爺的興 要你好看一一

花像一頭受驚的綿羊,蜷縮在一旁,動也 不敢稍動。 水仙咬着牙硬是把叫聲吞了下去,蘭

饒饒我吧……」 感却越來越烈,忍不住叫道:「白爺,你 水仙雖然咬牙忍着,可是那種疼痛之

恨不得把對方撕裂。 力挺刺,好似一頭春情勃發的野獸似的 「你奶奶的! 」白十七罵了一句,用

取了一件衣服披上。 ,退身而出,大聲喝道··「桃花婆婆~ 水仙尖聲叫了起來,白十七喝暴一聲

少爺叫老身有什麼吩咐?」 剛把蠟燭點燃,門外便有人道:「白

白十七怒氣冲冲地把房門拉開道。

還有什麼用處,給我拋下洛河餵魚吧!」 水仙這賤人專敗少爺的與,這種人留下來

狠,手段之毒辣,使七十二杂金花一提起

再叫,少爺便叫桃花婆婆先把你打徒皮開 她便花容失色。 白十七怒道。「小娼婦,還不住口!

夥爛柿子啦,也難怪她叫痛--一看,吃吃地笑道。「白少爺,你也真是 水仙今日才第一遭,你看你把她弄得像 桃花婆婆一臉陰森地走向大床,低頭

陪我睡一覺,還是要替她代罸! 樂趣一」白十七冷冷地道。「莫非婆婆想 桃花婆婆臉色一變,啐了一口,沉聲

「少爺要快活,她偏叫苦,還有什麽

道:「死丫頭跟我出去吧!」 十七脚下,拉着他的褲子道: 「白爺,你 水仙雙膝在地上急速地移動,爬至白

却比冰雪還冷。「要是個個都像你這樣, 白十七眼中閃出一絲憐憫之色,聲音

要受皮肉之苦ー」 仙的手臂,喝道:「死娼婦,誰叫你命苦

上天雷劈電極不會放退你們!」 水仙突然叫道:「你們一個個殺千刀

水仙哇地一聲叫了起來:「桃花婆婆

桃花婆婆是花樓的總管,她爲人之兇

肉綻才拋落河!

敢再叫了. 便饒了我這一遭吧……你再來吧,奴家不

花樓還有人光顧麼?桃花婆婆還能當總管

桃花婆婆臉色又是一變,一手抓住水

桃花婆婆一指點落,水仙登時啞了

善解人意… 「白少爺,老身叫菊花來陪你吧,這妮子

白 七道。「少爺此刻沒興趣了

天吧!」走前把房門關上 當他坐在床上评 ,忽覺床板不停地顫

動,他一怔,道:「繭花 ,一雙玉臂突然纏了上來把他抱得死緊 「白爺,我,我來服侍你!」繭花的 首未落

下吧,少爺今晚已沒了興趣! 聲音好似哭一般難聽 白十七心頭一震,却冷冷地道:「睡

「你,你不會叫挑……

嚕,却毫沒睡意。 白十七和衣躺下,他閉着雙眼,打着呼 「你立即睡覺,我便不叫桃花婆婆

忽他思想又自水仙身上而想得更遠了…… 兒又似見到水仙那張可憐巴巴的臉龐。 腦中一下子泛起常長霉的臉龐,一會

第四天早上。白十七醒來 「白少爺,二爺說時 ,便有人敲

服便下樓。他板着臉走入朱二的書房。「知道啦!」白十七翻落床,穿好衣

好自爲之吧!」 動,露出一個黑忽忽的洞口 伸手在書架上一陣探索,一座書架忽然移 倒是朱二的臉色還帶着一絲笑意,他

躍入洞中。他下了二十級石階到了平地,白十七又恭蓬地謝了他一聲,才縱身 才展開輕功向前掠去。

平安安,似没没防,但他知道,只要自己是白十七自己也不知道,這地道表面上平 任誰也想不到,這地道有多長,即使

行動稍慢,便瞞不過別人的眼睛。 他不停地跑着,也不知跑了多遠才至

聲音道:「十七,你來了麼?」 開了,他躍身入洞,只聽一個蒼老陰森的 他走上石階,雙掌向上一托一旋,洞頂便 這句話雖然平平無奇,白十七却身子 - 地道盡頭。那裏有一道石階,

顫抖,霍地跳下地來,恭聲道:「孩兒回

求情,爲父便得判你坐三年地獄!」 蒼老的聲音又道:「若非你二叔替你

又禁不住打了個冷噤。「孩兒謝爹爹的大 地獄兩字一入白十七的耳朶,他身子

次可以輕饒,下次却沒這般便宜!」 蒼老的聲音忽然變得凌厲起來··「這

隔了一忽,那蒼老的聲音又道:「這 「是,孩兒知道,請爹爹放心!」

大的胆子也不敢稍爲行差踏錯,請爹爹明 莫非是你這逆子做了什麼忤逆的事麼?」 兩天爲父心神難安,這是從未曾有過的, ,暗中吸了一口氣,道:「孩兒就真有天 白十七打了個冷噤,彷似跌下冰窖中

第七間去!」 及語氣略爲轉緩。「諒你也不敢,到左首 那聲音似發自一個山洞中,此際聲音

他不敢多停,連忙向左而去,到了第七個 頭才站了起來。一抬頭,滿天星月,四邊 山峯高插入雲,似是牢不可破的地獄般, 小洞時,便運起全力把堵在洞口的大石推 「是,孩兒尊命!」白十七叩了三個

却學了十二個而才出道。 便可以開始向三十六殺手挑戰,而白十七 般人學會了七個練武洞上所記載的武功後 中十四個練武洞中,最重要的一個洞, 四個洞,他從未進入來,因爲這是蜘蛛谷 蜘蛛谷中共有十四個練武洞,這第十 他吸了一口氣,忙又把大石關好

學,而是這兩個洞一定要對組織有貢獻的 弟子才有資格進入。 第十三個洞及第十四個洞不是他不想

寒冰洞。這裏面沒有任何招式記載在洞中 石 不致被凍僵。 ,只是洞中有塊巨大無比的千年海底寒玉 ,厠身其中,需要不停地運功抵禦,才 第十三個洞馬烈火洞,第十四個洞馬

遐洞。 是個懲罰門下弟子的地方。在洞中練武的 有殺身之禍,因此,金蜘蛛也稱這洞是思 人假如有了私心雜念,未能全神運功, 這固然是個修練內功的上佳之所,也

運功抵寒。 只好坐在旁邊地上,摒棄雜念,全神貫注格亂响,不要說運功,連坐也坐不穩。他 白十七一坐上寒玉石,便凍得牙齒格

,以作他日之用。 他决心使自己的內功有個長遠的進展

哥

上盤膝運功,時間由一盞茶而進至兩盞茶 二個月過去了,他已可以坐上寒玉石

坐在寒玉石上已近一柱香的時候 候都要飽滿,他也越練越有信心,這天他 他身子日漸消瘦,但精神却比任何持

另一個殺手萬九。來,忽覺有個聲音傳來,睜眼一看,却是

石練功了 葛九道:「恭喜十七,已能坐上寒玉

當眞慚愧得很。」 受不住了,咳,大概還不到半盏茶工夫 ,忙道…「那裏那裏,我剛坐了一會兒便 白十七察言辨色知道他頗有妒忌之心

三個月,叫你出去!」 葛九臉色稍霽,道:「爹部今日已屆

身出去,白十七緊跟在後,到了一個山洞 ,葛九道··「啓禀爹爹,孩兒及十七來 「謝謝。」白十七淡淡坤部。萬九轉

殺手。 地坐着幾個青壯少年,他們都是黑蜘蛛的 只剩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的人,兩旁還席 正中坐在一個全身被金色布塊包裹起來, 白十七跟在葛九背後入洞,只見洞裏 「進來!米七他們也都在此!」

「小弟拜見米七哥!」 又向一個穿綠衣的壯漢道。「小弟拜 白十七對一個穿米色衣服的壯漢叫道

見陸八哥! 再向穿紫衣的道:「小弟拜見紫十二

一個黑衣青年道。 「謝謝烏三十五弟!」 「恭喜十七哥學成

上坐多久?」 金蜘蛛道:「十七兒,你能在寒玉石

金蜘蛛道: 「也勇難得!」 「孩兒魯鈍,只能坐半盞茶!」 轉頭道。

> 沒有露出馬脚,可是這件事却絕不能輕觀衝入朱府搗亂,幸而你們二叔沉着應付, 「今早洛陽來訊告急,設有一羣武林人士

個!_ 頓,續道:•「負責執行任務的便是你們幾 那些來朱府鬧事的人殺掉!」他又頓了 次我要做一單虧本的生意!便是無條件把 他目光在幾個義子的臉上掃過。「這

麽? 人殺死,不等於表明朱府是咱的一個據點 白十七突然道··「爹,咱假如把那些

讓我一試便說出來了,其他人倒還忍得住 忖道··「十七兒還不是個十分深沉的人 白斷送!你們還有其他意見麼?」心中却 多年才有今日的成績,自然不能就這樣白 ! 待我再試試他!!」 「十七兒的話不錯,咱們苦苦經營了二十 金蜘蛛目光大盛,良久才逐漸暗淡

的看法又如何?」 他見沒人作聲,便道:「十七兒,你

却不宜在短時間內全部把其殺掉!應該隔 一段時間,然後分批解决!」 「依孩兒之見,這些人固然該死,但

爲父心意,老二果然沒有看錯你!」 金蜘蛛哈哈笑道:「十七兒之話正合

聽老二安排!」 金蜘蛛道: 「現在你們回朱府 「孩兒慚愧,不敢當二叔的讚譽!」 ,一切

中,提氣向前馳去。 衆人便相繼向金蜘蛛告辭,進入地道

氣 一掠,身子向前標出三丈餘,心中又驚 黑暗中只見沙沙的步履聲,白十七提

終不徐不速居中。 爲怕引起同伴的妬忌,他連忙把身子放緩 。衆人在同伴臉前都竭盡全力急馳,他始 又喜,自知這三個月武功進展實在良多, 跑了一陣,白十七臉上露出一絲笑容

鬧事,必是因爲有人看到了水仙肚兜上的 他的計劃已初步實現,那些人到來朱府 水仙的屍體被拋落洛河,隨水飄

便有人知道了!只不知看到那幅血書的人邀,給某八撈上岸,於是她肚兜上的血書

朱二不在書房內,米七道。「三十五

人作聲,生怕讓同伴恥笑。 急馳,衆人都是又累又飢又渴,但却沒有 椅,衆人便坐在椅上休息。經過一整日的 這座書房十分寬闊,兩旁排着兩堂梨花木 烏三十五應了一聲,急步走了出去

是催眠曲般,使人懨懨欲眠。 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這聲音却似

沉實的聲音立即响起道:「諸位侄兒辛苦 房門推開,衆人立即站了起來,朱二

衆人道:「二叔辛苦!」

雖然已經擺平,但小心駛得萬年船,防着「老夫正在作撤退的準備,那塲風波 點 總是好的!」朱二道: 「亮燈!」 米七「喀嗤」一聲敲燃火石,點燃了

露出一絲笑容來。「你們大概餓了吧!朱 朱二細小的眼珠子在衆人臉上掠遐, 油燈

咐? 安!」 門外走來一個老蒼頭。「老爺有何吩

,要快!」朱二設罷便坐了下來 「叫人辦一桌酒菜!嗯,設在花廳內 ٥

圖? 米七問道: 「二叔,他們到底如何捣

蛋! 黑蜘蛛的巢穴,要咱讓他們進來搜查一下 。老夫便告訴他們,假如查不出來便得滾 朱二嘿嘿一笑。「他們訝此地可能是

葛九道:「他們查不到?」

地離開!哈哈哈!」 他們查出來的麼?哼, 朱二冷哼一聲·「老夫有這般容易讓 結果還不是灰溜溜

材老夫都記得清清楚楚,哼!」 無笑意。他陰森地道:「這些人的樣貌身 這三下哈哈哈笑聲,聲音雖大,却竟

?是不是有人洩露了秘密?」 米七道:「他們爲什麼會找這裏搜查

人出賣咱們?」 朱二目中精光大盛,哈哈地道。「誰 白十七道:「七哥之言極是,莫非有

下來,以発生變!」 爲着安全起見,老夫還是把些碍眼的撤了 有這種胆子?哼,照看他們只是胡亂誤撞 上來的,否則豈有隨便一搜便離開?不過

「老爺,酒菜巳弄好了。」 說着那個叫朱安的老蒼頭便走來報告

叫道·「老爺,他們,他們又來了!」 剛站了起來,又一下人勿急地跑了入來, 朱二沉聲道:「誰來!」 「好吧,諸位侄兒跟老夫來!」朱二

> 朱二臉色一變。「操他娘的皮,眞不 「那天來的那些人!

們送上門來,咱便給點厲害他們瞧瞧!」 萬九曜曜欲試地道··「二叔,既然他 朱二連忙喝道·「不行 !小不忍則亂

鄢 常百姓也不是好惹的!」 「你們既然不分皂白的動武,朱府雖是 話音未落,忽聞前廳傳來黃三的叫聲 一個粗暴的聲音道:「任你舌燦蓮花

近處語話,內力之高,使得書房之中的人 **都是心頭一**凜 來受死! 咱們今日都不會放過你了,快叫姓朱的 一這人的聲音遠遠傳來,如在

人也不行了!」 話音未落,前頭巳傳來乒乒乓乓的打 米七道。「二叔,看來咱們想息事實

鬥聲以及傢俱破碎聲 葛九忍不住道。「二叔,三叔獨力難

@會他們 才出來,千萬不要露出身份,老夫先出去 朱二道。「好,你們換上僕人的衣裳

及奇奇怪怪的人,朱二擧目一望,自己這的大燭燒得正旺,大廳裏滿是勁裝疾服以 邊已有不少人死傷,黃三以一敵兩,也是 朱二出得大廳,只見廳內幾枝兒臂粗

兀自苦戰不休。型不由住下于來、只剩下黃三及兩個老型如霹靂,震得在場之人雙耳嗡嗡亂响 他心頭一 凜,猛喝一聲: 、只剩下黃三及兩個老頭 「住手

> 得什麽英雄好漢。」 朱二冷冷地道·· 「兩位以衆敵寡,真

也是兩人上陣,對付一人也是如此!」 一個老頭道。「倪家兄弟,對付十

朱二聲音更沉。「諸位率衆到舍下,

一固白髮老頭道。「你是明知故問

閣下便是黑蜘蛛的老二還在裝蒜!」

白髮老頭道:「不用證據,你們殺人 「你們有什麼證據?」

又憑什麽?大伙兒上吧!」 朱二怒道・「你是『勾魂釣叟』華三

「老夫今日便捨命陪君子!跟你玩幾招! 朱二嘴角肌肉牽動幾下,陰陰地道•• 白髮老頭傲然道。「正是老夫。」

無比的短劍,劍柄上各有一條白鐵細鍊纏 **喝喝」兩聲把白光擊落,原來是兩柄鋒利** 忽地飛出二道白光,直取華三聖! 也不見他如何作勢,雙袖一揚,袖管裏 華三聖冷冷一笑,碧玉釣竿一橫,

三聖飛去! 兩柄短劍如靈蛇般自地上竄起,再度向華 在朱二的手腕上! 朱二見偷襲未能奏效,手腕一翻,那

手護胸,待身短劍臨身,才一指彈在劍脊 明!」碧玉釣竿一顫把一柄短劍撞開 華三聖冷笑一聲。 「噹」地一聲,那柄短劍登時飛歪三 「也不見母如何高

物望朱二的顏面飛去! 一震,只見呼地一聲,一件細小的白色事 韵時遲,那時**央**,華三聖右手的釣竿

右手一震,那柄短劍倏地飛起,斬向魚絲廻飛,搭向朱二的後腦,這刹那,朱二的 華三聖得理不饒人,手腕一抖,銀鈎

件在頭上飛過,這才看出是釣魚的銀鈎

朱二冷不及防,饶忙把頭一縮,那物

甚多,可是他心神却絲毫不亂,那是因爲 朱二放眼一望,只見自己的手下傷亡 ,一時之間難分勝負

七等人加入戰場之後,形勢便會改觀!自己尚有六個生力軍,他有信心,當白十 自一個意料不到的方位刺死了一個大漢!一柄長劍如醉漢打拳般,「噗」地一點便 心念未已,只見內 堂射出一道人影,

批江湖上有名氣的人便可以爲所欲爲,須 時鬆了下來。「姓華的,你莫以爲憑着一 知朱府却不是好惹的!」 朱二眼角一瞥,見是葛九,一顆心登 華三聖偏也是倔牛般的脾氣,道:•「

爲,一根碧玉釣竿使得呼呼作响,氣勢十 ,老夫也不心慈!阿七,你去助總管一臂 朱二冷冷地道: 「你們既然不講道理

個太陽穴高高賁起的高手加入戰團,黑蜘 突然, 「颼颼颼」幾聲,只 見又有幾

想抽身逃走談何容易?目光一瞥之間,便决定還不宜暴露,可是對方人手整齊,要 有了計較!他長劍拚命急刺,左掌時不時 蛛的氣焰登時被壓下 白十七心頭又驚又喜,他想了一陣,

E42

挾風擊出,他的對手不由連退幾步-

戰! 氣乾燥,紗帳迅即燃着了 **敬帶着火飛向紗帳上。這時秋高氣爽,天長劍橫裏劈去,那管蠟燭便自斷了,上半** 白十七見機不可失,連忙斜飛過去 ,他這才回身接

成,咱便有機可乘了一 「還是十七機警,火勢形

他的長劍也劈斬了對方一臂! 是烏三十五被對手一掌擊碎天靈蓋,可是 心念未巳,只聽一聲慘叫聲傳來,却

只好全神應付 ,對方的攻勢便如江河水般滔滔不絕。他破綻,使他久久不能得手,心神稍慌之際 樑也開始冒烟了。白十七的對手是個使雙 刀的中年漢子,這人刀法十分縝密,似沒 紗帳火勢已成,速逃蔓延,上面的横

點水米未進, 陷于劣勢了,這是因為他們急奔了一日一對方的招魂棒接觸!五十招之後,他們又 間一長,體力便更見不濟了 陷于劣勢了 七接了對方七棒之後,雙臂已開始酥軟了 他立即採取避重就輕的打法,盡量不與 倪家兄弟的內力及臂力十分之强,米 剛才憑的只是一股銳氣,時

越不好惹,老夫越想惹他!」手上加緊施

向其脅下空門刺去!冷不防,斜地裏倪老而擊向黃三,米七猛吸一口氣,長劍猛力而擊向黃三,米七猛吸一口氣,長劍猛力 大的哭喪棒把其架住了

米七幾乎踣了下去,總勇他反應快速,拚方向,斜掃在米七的腰際上,這一棒打得明明是飛向黄三,棒至中途,忽然轉了個 **手飛出!訥時遲,那時快,倪老二那一棒的右臂一陣酸麻,長劍飛了過去,幾乎脫** 棒劍相觸,發出噹地一聲暴响 ,米七

> 命提着 口眞氣向後蒙退一

灰衣!他猛喝一聲,驀地一個轉身,長劍一柄尖銳的三尖兩刄刀,鮮血立即染紅了 「噗」地一聲,背後不知誰條地送上

巳「卜」地一聲擊在他的頭頂上! 劍尚未刺及對方,倪老大的哭喪棒

坚倪老大的手臂絞去,可是倪老二的招魂 棒巳對其心窩戮來,他無奈只好閃開一步 劍上,把其蕩開! 倪老大手腕一翻把招魂棒反而擊在他長 黄三虎吼一聲,長劍泛起一團劍花 黃三不愧是金蜘蛛的拜把兄弟 ,臨敵

經驗十分豐富,電光火石間擰腰斜飛五尺 ,長劍一撩,削向倪老二的咽喉! 倪老二一退,倪老大的哭喪棒又迎了

刻他手下衆人都自顧不暇,再沒有人可以上來!只十招,黃三巳累得滿頭大汗,此 助他禦敵。 横樑一着火,火星子在夜風中四處飛 ,火勢

也更旺了 濺,掛在廳中的書畫全都燒了起來 可是衆人仍不退避,依然苦鬥不休。

攝心神跟對方周旋起來 便被華三聖佔了上風,無可奈何只好强 朱二眼見形勢越來越不利,心慌之下

哭喪棒亦戮在他心窩,黄三一口鮮血登時了倪老二一棒擊在臂骨上,接着倪老大的 及灰炭紛紛跌下來,衆人都不由吃了一 把頭髮全都燒燃,他伸手去撥時,却吃 忽聞黃三怪叫一聲,接着又慘哼起來! 原來一塊着火的木塊剛好掉在他頭上 「嘩啦」一聲,橫樑自中燒斷,瓦礫 鷩

噴了出來

去! ,驚呼聲中,只見白十七反而向內衝了入「嘩啦」再一聲响起,瓦礫火花四濺

窗 入廳後走廊 身子帶着火冲了入去,接着一掌擊破木 ,飛身躍了出去! 一陣灼熱襲來,白十七走勢更急,穿 ,他迅速地以肩撞破一堵木門

流向洛河。 了下去。小河不深,可是它與暗溝相通 外面有一條小河,他「撲通」一聲躍

吹來,還是砭人肌膚。 **蝉剛入冬,可是偶爾的一陣寒風自北**

皖西淮南城的大街車水馬龍,行走的

身穿破爛污衣的乞丐,乞丐在寒風中瑟縮 着,慢慢移動。 大多都是衣冠華麗的商賈。靠牆走着一個

慢慢騰過身來,那張汚臉,透着幾分英氣 ,正是白十七 背後一陣雷鳴般的馬蹄聲傳來,乞丐

上及腰上都懸掛着武器。 般馳着,馬上的騎者都是鮮衣的大漢 只見街頭上七八匹高大的駿馬,如風 背

白十七看了一眼 ,便又低着頭慢慢走

路

是有 淮南城這些年來出了個大善人,他便 「賽孟嘗」之稱的連風雲連莊主。

裹走去 江湖上的英雄前來道賀,白十七也是望那 連風雲的么女出閣之日 連家莊便在淮南的鬧市中,明天便是 ,這幾天便不停有

他自洛陽趕來此地 ,只有一 個目的

咱已三日三夜未曾吃過一碗飯。」 後面忽然有人道·「諸位做做好心哪 當他走至連府外,正想找個藉口入去

是個蓬頭垢面的老乞丐。 那個門公道:「三日沒吃飯?放屁 白十七回頭一望,原來他身後那人也

你還這般精神?」 老乞道:「可憐這三天都是喝麵湯

天氣又冷,累得老要飯的一天去三十多趟

嗇一碗飯,實是今日來的全是有頭有面的 茅厠!」 ,所以……」 那門公正容道:「要飯的,不是咱吝

明中了!」 的又如何如何,哼,那全是擺給人看的 一到需要講排塲時,咱們要飯的便沒在他 一路上聽人說連莊主如何慷慨,對咱要飯 話似乎不像是連家的人!老丐自西而來, ,要飯的又不是無頭鬼!嘿嘿,你說這句 老乞怒道··「難道要飯的便無頭無面

位前辈?」 那人看了他一眼,道:•「閣下是丐帮的那 他這一鬧,立即引來了一個中年人

一道粉紅色的疤,怒道。 老乞怪眼一翻:側着頭,露出頸間的輩?」

道:「帶他們去偏房,嗯,請你們不要亂 那中年人沉吟了一會 ,對一個僕人說

就行!」 老乞嘻嘻一笑。 「老要飯的有酒有飯

> 目在他全身上下看了一遍。 中年漢子問白十七:「你是誰?」雙

徒弟,有資格去吃一頓麼?」 老乞怪眼又是一翻,道:「他是我的

對白十七招手道·•「小兔崽子,你走得快 ,累得師父追得脚酸手軟,還不快來!」 白十七心道:「誰是你徒弟?這人瘋 中年漢子哼了一聲,走向內堂,老乞 咦,還是個練家子呢!」便唔

菜便送上來。」 「請兩位在裏面稍坐一會兒吧,等一下酒 了兩聲跟在他背後入去。 瘋癲癲的! 到了一問廂房,僕人把門打開,道:

一聞到酒香便睜開眼來,叫道:•「好酒好個小菜,另外還有一大盤白米飯來,老乞 瞌睡來,過了一忽,有人送上一壺酒及四兩人坐在房內,老乞縮在牆頭,打起 徒兒,還不替我斟一杯!」

又被人推開,走入了二個中年乞丐。 道。「孺子可教!」剛想舉杯就唇,房門 杯酒,笑嘻嘻地雙手遞與他,老乞哈哈笑 事要辦,只好吞聲忍氣,乖乖替他斟了一 白十七心中有氣,但此刻自己身有要

便狼吞虎嚥起來,不一刻,便吃得杯碟朝 吃吧,不吃白不吃!」於有四個眞假乞丐老乞道:「好,四個人才熱鬧!喂,

的 過了不多久,他喃喃自語道:「他奶奶 ,酒喝得多,尿也多!」開門出去。 吃了飯,白十七便倚在牆角想着心事

一個僕人問道··「要飯的你要去那裏?」 走廊上婢僕如流水般捧着酒菜而去, 「小要飯的,想去茅厠!」

是什麼日子?這般掃興的事還是另日再提

出廳!」 「在那邊,拐一個彎便見到啦!不要

廳之後的一堵墻,只聽一個响亮的聲音道 正日,各地英雄都提前集中此處。」 躍上橫樑,自樑上前進,只一會便到了大 • 「連大哥的臉子眞是大得很啊,還未到 作若無其事般地走回去,一見四處無人便 裏,此刻只有偶爾的巡夜莊丁,白十七裝 白十七依言去茅厠,茅厠在一個園子

的臉子!來,連某敬大家一杯!」 **羣豪轟聲叫好,傳來一片酒盃的碰撞** 另一人哈哈地道:「這是諸位給連某

聲。

哥要辦喜事,便自江南趕來啦! 「老朽雖然沒有接到帖子,但一聽到連大 過了一忽,只見一個蒼老的聲音道。

的千里耳,什麽事瞞得你!」 一個尖細的聲音道。「孟大哥是有名

赫然在座。 六桌酒席,座上之人全都是上了年紀的人 直身子,探頭望將下去。只見廳中排了五 與屋頂之間尙留有半尺左右的空隙,便站 ,其中倪氏兄弟及「勾魂釣叟」華三聖也 白十七心頭一動,目光四瞥,見牆壁

弟探聽出來的,看來千里耳之名頭要轉贈 麼千里耳?這次有關黑蜘蛛的事還是華老 一個力臉大耳的老頭呵呵笑道:「什

機會得到消息的,可惜走漏了金蜘蛛! 華三聖道··「老朽也是在一個偶然的 剛才那個尖銳的聲頓又响起••「今日

,理應在這裏高高興興住幾天一來,連某 連風雲道··「對,諸位不遠千里而來

再敬諸位一杯! --請孟老哥及華老哥到連某書房一下,羣豪盡都一口乾盡。連風雲又道:•「

連具有事要向兩位請教「 等下請孟老哥及華老哥到連某書房一下

白十七心頭一動,連忙退了下去

起雙眼,運起「天通耳」凝神靜聽。過了三個乞丐依然打着呼嚕。他微微一笑,閉 好一陣,外面的人聲沒有了,大概是酒席 白十七輕輕推開房門,坐在門邊。

一口氣,飛上橫樑。 的橫樑密佈,正是個藏身的佳所,他輕提 便竄到書房外,擧目一望,書房外暗廊上 置。此刻,外面婢僕全然不見,他很輕鬆 了出去。剛才他回來時已探到了書房的位 白十七又等了一陣,才拉開房門,竄

臨死前告訴老朽的! 「老朽那一點丁有關黑蜘蛛的消息是卓超 他把耳朶貼在牆壁上,只聽孟剛道:

稱『認錢不認人』的卓超?」 「卓超?」華三聖道•「便是那個號

接治人!」 「正是他,此人據說是黑蜘蛛的生意

「战然如此他當然知道有關黑蜘蛛的

同意,便在那地方放下字條,他為黑蜘蛛料放在某個地力,黑蜘蛛取了資料,假如 效勞了七八年,連一個黑蜘蛛的人的臉也 「不然一此人接到顧主的條件便把資

連風雲道:「那麼盃老哥到底得到什

把其攫走,甚至把其父母殺死了」到某個小孩子有學武的天賦,便想盡方法蛛谷中,所以他們毫無人性「而金蜘蛛見 黑蜘蛛的成員全是孤兒,自小便生長在蜘 「卓超零零碎碎地得到一點消息,流

連風雲眉頭一皺,道・「他怎會告訴

「這人心思十分縝密 ,他一直提防黑

地接新生意,卓超豈會沒有利用價值?」 蜘蛛在利用完畢後會殺人滅口… 華三聖截口道··「黑蜘蛛心定會不斷

已受毁损,是以便化了装爬了住來,剛巧比來。「他雖然一時死不了,但深知內腑機關,便躱入地道中。」 孟剛一口氣說了,在他背後擊了一掌,卓超在地道內另有 那時必定會殺他。所以他日夜提防,並在 種情况果然發生了,不料金蜘蛛不用刀劍 身上要害之處掛了不少防刀劍的鐵片一遍 金蜘蛛總有一日會怕被他發現什麼秘密。 老夫路過,他才把情况告訴老夫! 「這便是卓超心思縝密之處了,他想

竟然如此曲折!只不知金蜘蛛是否真的 此不擇手段攫取嬰兒去撫養! 華三聖嘆了一口氣,道。「原來內情 如

個月大的嬰兒! ,那家人便全被人殺死,單只少了一個二 「據卓超說,有一次金蜘蛛到他家取錢時 問了他對面屋那一家的情形

母是不是被義父殺死的「假如如此,我,白十七心頭一震,忖道:「不知我父

E44

何得來的?」 連風雲道·「華老哥,你的消息又如

名一 上來,老朽正想掘循坑掩了她,却在無意 竟把肚兜的繩子撑鬆,可能被水衝擊反了 穿了件肚兜,大概女娃喝了不少水,肚子 魚兒咬得一洞一洞的一下身赤裸,上身只 原來是個女屍,那女子臉目已不可辨,給 中發現河上有具浮屍,便把之釣了上來 道是女娃寫下自己的死之原因,不料却是 中在肚兜上發現了一幅血書,當時老朽還 一篇書寫有關黑蜘蛛的文字,但却沒有署 「有一日,老朽在洛河邊垂釣,無意

蛛叫什麼名字可知道否?」 連風雲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那金蜘

府內情的介紹!其他的資料也不詳細!」 連風雲忽然哈地一聲笑了出來。孟剛 「上面沒有提及此事,只着重洛陽朱

訝然問道:「連老弟你笑什麼?」 無辜,也有可能這是黑蜘蛛的借刀殺人之 如此華老哥便相信了?說不定朱府的人是 連風雲又哈哈笑了一陣才道:「只憑

這口氣如何能消!」

法的確是傳言中黑蜘蛛所使的路數!」 三聖沉聲道: 益剛臉色一變,拿眼望向華三聖。華 「沒有殺錯了,那些人的劍

等,也無意邀功!」 也只是爲死去的老友報仇而L,談不上功 也只是爲死去的老友報仇而L,談不上功 連風雲道:「語樣說來華老弟倒立了 華三聖不悅地道:「黑蜘蛛橫行江湖

> 請華老哥勿怪!」 連風雲忙道·「這倒是老夫說錯了

華三聖的脾氣也頗古怪,聞言冷冷地 一聲。「可惜老蜘蛛還未伏誅!」

你破壞麼?一 定你不找他,他也會找你,難道他甘心被 **連風雲道:「華老哥不必心急,處不**

去找他!」 華三聖道:「他來了正好,省得老夫

,老夫佩服得很! 連風雲陰陰地一笑。「華老哥之勇氣

出閣之期,咱們一直談這些不是大煞風景 這聲音怎地這般熟悉?我在那裏聽週?」 只聽孟剛道··「明天便是連老弟千金 白十七聽了這聲音心頭不由一震。

去休息吧,老朽還得處理一些事!」 孟剛道:「咱也不打擾老弟了,華老 連風雲呵呵笑道· 「夜深了 ,兩位先

是誰幹的,原來是這匹夫,若不殺他老夫 弟咱走吧!」拉起華三聖出去。 連風雲忽然陰陰地低笑一陣。一我道

捋虎鬚! 放假,天下英雄盡集此處,雖道有人敢來 ••「你們去休息吧,小姐明日出閣,今夜 外,向後堂走去。只聽他的聲音遠遠傳來 出口。連風雲呼地一聲吹熄油燈,步出房 白十七不由又是一陣顫抖,幾乎驚呼

動,便自樑上躍下,追了 。白十七心頭突然升起一股莫可言狀的衝 只見莊丁們轟應一聲,脚步逐漸遠去 沿着風腦前進,四處有不 上去。連風雲不

少花樹掩遮,白十七毫不困難跟了下

嚴格訓練使他反應異乎常人的敏捷,足尖之下,突覺背後一股勁風臨身,二十年的了連風雲的踪影,他吃了一驚,心頭一凜 十七伏在一座假山後,仰頭一毫,忽然失連風雪走到後花園內,負手窰月,白

間伏地一滾,左掌在地上一拍,腰一曲,方身手之高實在大出白十七的意料,急切 在手上,雙目一睜,暗襲自己的不是別人 身子又自地上斜竄起來,半空中長劍已握 雙脚剛沾地,那股勁風又將臨背,對

連風雲臉色大變,冷森森地道。一是

「是你?爹……

白十七雙眼一睜,道。「誰忤逆?我來那女屍是你的傑作!你這忤逆子……」 「哼!」連風雲臉色又是一變・「原

錢不認命」的話也相信? 病兒,爲父是這麼一個人麼!你連那 掉免除後患—」阻上却道。 「十七兒眞是 想問你我父母是不是你殺死的! 「我身份母給你窺破,今夜無論得把他殺 連風雲臉色忽靑忽白,心中暗忖道:

名滿天下的大俠,又何心……」 白十七心頭一顫,澀聲道:「爹既是

贈多少金銀你知道麼?這些錢於何而 人看見便不甚好 他踏上兩步,「痴兒,快去睡覺吧, 「住口!你真是朔兒!爲父一年中捐 來? 讓

遏动無匹的掌風客胸擊來,白十七霍然而白十七心頭一片迷惘,這刹那,一股

騰。「爹,你,你……」 仍吃掌風餘波掃了一下,五內不由一陣翻醒,足尖一點,仰身後進、作別別里。

道翅膀硬啦,你想叛反,哼!還差得遠呢 ••「剛才你藏在樑上老夫便巳知道,你還 」話音未落,右掌又閃電般拍出! 連風雲撲了上去,學掌蓄勢,低聲道

連風雲冷笑一聲,左掌倏地翻上, 白十七擰腰一閃,身子不退反進,長 ,劍三中途,倏地一沉化劈爲

旋,身子一倒,堪堪避遏。拍白十七胸膛,同時右脚跟支地,輕輕一 七自知武功跟他相差有一截,不

迎,白十七被迫得飛起,后後暴飛! 手長劍盡力拉橫,「拍」地一聲,兩掌相冒險很難有倭理,一咬牙,左掌迎起,右 白十七那一劍也刺着了連風雲的大腿

,身子直挺挺地跌落地上。運風雲寧笑一 ,可惜不是要害,無法制他死命! 白十七人在半空一口鮮血便湧了出

偏,右掌霍地向後一拍! 風臨身,他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身子一 聲,拐着腿奔前 就在這刹那,連風雲忽覺那背一度勁拐着腿奔前,右掌再度提起。

落空,電光石火間,一道金光暴現,室他 不料來人的武功也絕高,那一掌竟然

連風雲喝道: 個老乞頭,使一柄金刀發瘋般向他劈來 **連風雲急退一步,目光一掠。只見一** 「誰敢來重雲莊放肆!」

『金刀大俠』郝明志?」連風雲一

過去!

,才一路跟着那小乞兒來此!」 「承你派人光顧郝某,郝某命大不死

過蛛蜘谷?」 迎風雲長劍絲毫不慢,怒道·· 「你去

路… 老頭帶人攻入去,老夫也暗中潛入去,後,老夫不敢質質然進去,等了三個月,華 ,老夫便見那小子跳入池中,老夫便一 「我只跟那小子到洛陽,他入了朱府

長劍在半空劃了半個弧圈,猛地劈向郝 話音未了,猛聽連風雲喝道:「看

明志的肩膊。

飛起 郝明志也喝道:「未必!」 金刀纏身

郝明志的脅下。 是虚招,手腕一顫,長劍一沉一偏,劃向不料,連風雲那麽猛烈的一劍,竟然

破血流-浪的老江湖,急切間吸氣飄退, 聲,那一劍還是不能完全避過 郝明志吃了一驚,他不愧是個久歷風

樣,一個人死了便什麼都沒有了一 一口氣連刺三十七招 連風雲冷冷地道:「你跟了下來又怎 ۵ 亡長劍

郝明志受傷之後,有點手忙脚亂

郝大俠爲人極爲好勝,你不且聲老夫豈敢 叫道·「你們還不與我世來 話音剛落,只見一個聲音道··「風聞

是華三聖又是誰? 出來强出頭!」連風雲目光一瞥,來的不 「剛才你在書房的一些言談,已使老

身子便向華三聖撲去! 兩人遲早都得死在老夫手中,

過去!華三聖大喝一聲,仗劍追去!

地向他攔腰劈去! 座假山掠去!猛見一個黑影自花叢中竄起 喝道·「郝子淸久候了!」一把鋼刀條

沉,左爪向郝子清後背抓去。 劍互懂,飛出一蓬火星子,連風雲身子一

心頭焦急,却是鞭長莫及。

正好對着他,他不假思索地把長劍脫手飛 一睁正好看到這一幕,此刻連風雲的背劍

你還認得我麼?我便是你不忍下手的郝明

哈,現在是老夫先找上你,而不是你找上夫動了疑念,却想不到你就是金蜘蛛,哈

」話剛說罷

華三聖冷冷地道・「老夫便不信你是

郝明志猛喝道:「清兒小心!」任他

釣

「那夜你剛把刀架在老夫的脖子上時

連風雲臉色大變,暴喝一聲·「你們

連風雲脚尖在假山上一點,又向另一 連風雲身在半空,倏地擰腰向側飛射

這刹那,白十七被這喝聲驚醒,雙眼

耳中傳來一聲慘叫聲,白十七又再暈

白十七再度醒來之時,臉前蹲着那三

,老

三頭六臂!孟剛巳去叫人來了!」

連風雲長劍一沉,「噹」地一聲,刀

個乞見,四周火把光如白晝。 郝明志道· 「孩子,你没事了! 唔

白十七身子一震,只聽郝明志又道:

夫便醒了,若非你不忍下手,老夫早就死

不會做了個多月老要飯的一哈哈哈! 的兒子!嘻嘻,若非你扮作乞丐,老夫也 郝子清道··「剛才若非小俠相救,只 郝明志又道··「這兩個乞兒便是老夫 白十七暗道了一聲慚愧

小俠能棄暗投明,以前的事,咱們便不再道:「老夫認得你,那天在洛陽朱府內,何他死了!」華三聖忽然排衆而出, 怕在下早已落在連風雲手中了! 「連風雲呢?」白十七脫口問道。

計較,不過希望少俠能做得徹底一些…」 白十七截口道:「什麽事?」

有一個條件,不知你肯答應否?」 裏,希皇少俠指點一條明路。 白十七眼中神采一現,脫口道:「我 「我相信少俠自然知道蜘蛛谷是在那

華三聖一怔,道:「少俠還有什麼條

收我為走了 「我告訴你蜘蛛谷的方位 ,不過你得

的釣魚秘方,只要前輩肯讓我跟在你身後 怎敢教你?咳咳,除非是釣魚的秘竅! 晚輩便把蜘蛛谷的一切說出 白十七笑道·「晚輩想學的正是前輩 華三聖攝搔頭皮,爲難地道: 來

你來了正好,此間事了,老夫便帶你臣海 個痛快! 華三聖喜道。「老夫正愁獨釣沒味,

收了個好徒弟一 郝明志哈哈大笑起來。 「恭喜華老弟

羣豪也都一齊笑了起來: (完)

至

古往今來,歌的功能,當得是史不絕 歌功、詠言、抒情、述志…

書。

黃耀基

多見 江湖,使人們聞聲喪胆,人人自危的却不 它可以興邦,也可以亡國,但它橫掃

展眉,願同塵與灰,十六君遠行,妥上望「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十五始

林飄

俠義中篇故事

的震撼 亡國,它却轟傳武林,在江湖上造成無比 這是一首閨怨,既不足興邦,也不能

又以朱家老店最爲出色 守經街的蟹黃包子是成都美點,其中

上了八成座,再過一會兒只怕就座無虛席 離晌午還有個把時辰,朱家老店已經

食堂原是鬧哄哄的,但人們却忽然一

下來。 一把鋒利無比的快刀劈斷,一下子就靜了 那震耳欲襲的喧囂之聲, 像是突然被

大氣。 着,人們雅雀無聲,幾乎沒有人敢喘一 此時整個食堂被一股詭異的氣氛籠罩

莫非朱家老店出了甚麼驚天動地的大

E46

不,人們只是聽到了一樓閨怨之聲而

刦

位置。 E **导近,飄浮莫測,令人無法找出它確實的它音調淸脆,有如珠走玉盤,但母遠**

它使人們心弦震撼,根根汗毛直豎,冷汗 恐懼,每一個音符都像一記沉重的鐵錘 這股清脆的歌聲,為人們帶來極深的

浹背而流 氣,接着喧嘩之聲鬨然而起,朱家老店又 直待六句歌詞聽完,人們才鬆了一口

熱鬧起來了 這是爲了甚麼?莫非只要聽完六句歌

詞,危機便巳追去?

心的 沒有人願意探討這些,現在他們所關 ,只是那熱香四溢的蟹黃包子。

有些人天生好奇,只要能够瞧到别人

瞧不到的東西,就算丢掉生命也願意。 那六句短歌能够使人發抖,能够使人

比的吸引之力了 不敢喘止一口大氣,對好奇者自然具有無 朱家老店的食客之中,就有三個好奇

者被它引了出去。 當歌聲初起之際,一條人影忽然奪門

這一陣躭擱, 停歇,自然任什麼都沒有瞧到。 上不能太快, 出,接着人影連閃又有兩個跟踪而去。 他們目標一致,直奔少城,但 待他們趕到少城,歌聲早日 否則就要驚世駭俗了,經過 走在街

,這兩起好奇的人却

好好睡過一晚似的 儀態,好像天天在江湖上奔走,從來沒有 上却顯得十分落實,而且滿身風塵,一臉他約莫二十三四歲,年歲雖是不大,神情 一個到達少城的是一名黃衫少 年

敢情他們是比家人,一個師父 的是一老一少, 兩個都是 (,一個徒 大光 11

松後一個學」 **性黄衫少年·道:** 師父, 明是由公見傳出來,怎麽會 制 日光流轉, 向四边打量一服 **违人**影 適才那

點老氣橫秋,他的目光還時常溜面黃衫少 ,好像 :: 幾句話在面他前間似的 和尚只有十五六城,由起話來倒有

「她的歌聲好像是用… 他先是一皺眉頭,再長長嘆息一聲道: 老和尚不算太老,最多不過五十世頭 用什麼,老和尚不說了 ,小和尚却急

一說嘛,師父,她是用什麽唱出來的

自然是用嘴唱出來的,這個運要問

「不,師 ,你剛才的意思分明是說

歌聲有點古怪。一 「這個……咳,我只是有點懷疑,那

弟子長點見聞嘛。」 是不能作準的。」 「你懷疑甚麼?師父 ,說出來也好讓

奇功唱出,所以咱們才找不到她確實的所 「她的歌聲好像是用一種失傳已久的

分駭異 變,顯然,老和尚語比驚人,使他感到十 小和尚啊了一聲,黃衫少年也面色一

派 斷,慘案頻傳,看來成都一帶的此林各 ,將要遭到一次別難了 小和尚道:「師父,咱們在江湖上積 老和尚沒有理會這些,却以低沉的口 「紅粉輓歌出現之處・必然會血腥

修善功,四件事不能不管。」 老和尚道: 當然該管,只是咱們用

市些不便。」 一有什麼不便的と感咱們

師 位莫非還門她不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一就質鬥得過她

小和尚呆了一呆着 一呆道。 「師父、你老人

行江湖,人人害怕-」的志氣,紅粉輕歌要是好對付,她怎能橫 家尸智多謀,一定可以想出一個法子。」 老和尚道:一光兒,不是師父長別人

的。 他是對小和尚說話,目光却是盯着黃

咱們跑來這兒幹什麽?」而哼了一聲道:「這麽說 哼了一聲道:「這麽說咱們怕她了,那小和尙似乎不同意老和尙的說法,因

是跟着別人來的! 老和尚道:一瞧熱鬧啊,你忘記咱們

然猛一抬頭,向老和尚瞥了一眼道:「此 黃衫少年原是在低頭沉思的,此時忽 黄衫少年原是在低頭沉思的

地沒有熱鬧好瞧,兩位可以走了。」

是不希望有人打擾

這少城是你的?要不,你能來咱們也能來 怎麽說打擾你了? 小和尚撤撤嘴道: 前就怪了 ,莫非

不能說別人打擾,於是他身形 出活不錯,少城不是黃衫少 年的 .

少就符離人 **誰知老和尚忽然田聲招呼道:「優點**

施土,貧僧還有話前 竹們相逢就是有緣,切口希字施土能施 老和尚道: 人生際萬个第 寅衫少年停下脚步道: 高鼠 個緣

様ツ 黃衫少年 果。說道。 的要向我

前衫少年道: 老和尚道:一首僧正是 当不 77.在下身無長 仙

就算一塊竹片, 貧僧也不 **茜衫少年面色一變,須聲叱喝道…** 會嫌少

,怎麼,莫非施主還要將和尚的身世查個不留,咱們師使是一對如假包換的野和尚 你是誰? 老和尚道:一我麽,大廟不

起上吧。」 黃衫少年冷冷道· 一別裝了 ,兩位

說兩個了,其實… 口,小人動手,咱們一個都不上,更不

黄衫少年不耐的叱喝道:

老和尚

黄衫少年道: 一在下沒有記麽說,只

拾一點甚麼。

老和尚道··一段有長物,短物也行

尚廟

老和尚搖搖頭道·一想打架?君子動

你有沒有完多

我師父教訓你?! 斯斯文文的居然要找和尚打架,這怎能怪 耐煩了!本來嘛,年輕人戒之在鬥,看你 耐煩了!本來嘛,年輕人戒之在鬥,看你 可煩了!本來來,年輕人就之在門,看你 以前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一個

,因而一鋁成一支一蓉城一之名,也就動 告命市民沿城遍植美蓉,每居秋季,但見 告命市民沿城遍植美蓉,每居秋季,但見 何川縣稱人府之國,成都是四川的首 個戏馆,一只主要写有了也了一个包含的灰纏不清,氣得他一跺脚,凌空间勁兒的灰纏不清,氣得他一跺脚,凌空

「花會」也就因運而生。

凡行 ,現在才只辰初,宮前的廣場已熱鬧非 今年跟往年一様・花會是在

醫的, 卜等等,當眞是百行雜陳,應有盡有,玩雜耍的,賣衣料布匹的,以及早 玩雜耍的,實衣料布匹的,以及星花會當然以賣花爲主,但賣各種小 今年花會惟一不同於往年之處

天劍沈老爺子的六十大壽,這班人是來拜其實這也沒有甚麼,因爲三天就是擎 潮之中多了些配刀跨劍的武林人物

壽的

都有人前來祝壽,剛巧遇到花會,他們自更是西南武林的泰山北斗,武林各派幾乎

老和尚一怔道・「你在攤咱們?」

然要去瞧瞧熱鬧

殺風景了 粉輓歌」也來凑熱鬧,那就是焚琴煮鶴大 這般人參觀花會並不要緊,如果「紅

切題,因爲唱歌的是紅粉,歌聲之後多半 會有人喪失生命,以「紅粉輓歌」 ,再也恰當不過。 「紅粉輓歌」這個詞兒不知道是什麼 聽起來雖是有點刺耳,但却頗爲

昨天紅粉輓歌出現過,那時它似乎不

鬧闊的花會, 豈不要天下大亂! 現在更希望它不要出現,否則這熱熱

來 高彩烈之際,一縷清脆的歌聲忽然响了 但世界的事就是這樣絕,正當人們與

瑰台,恨…恨…恨…」 ,顧同塵與灰,十六君遠行,妾上斷「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十五始

是將「望夫台」換作「斷魂台」,另外加這首歌的詞兒跟昨天的差別不大,只

了三個「恨」字而已。

個都感到心神狂震 人們的前胸,花會上的人成千累萬, 的前胸,花會上的人成千累萬,每一尤以那三個恨字,就像三記鐵錘擊在但這小小的不同,却使人面色大變。

帶担子一 是一個寶餛飩的,有人衝過來撞着他 起翻倒下去。 結果來了一個元寶大翻身,連人 ,你幹什麼?走路不帶眼睛!

賣餛飩是小本經營,担子被人翻倒就 ,他自然要向那人理論

> 嚇得呼叫了起來:「啊,不得了,殺了人 當他注目向那人一瞧之後,他竟然驚

現在還躺在地上,背脊插着一把小刀,八 可不是殺了人了,撞翻餛飩担子的到

草的收塲了

點的都紛紛離去,這天的花會也只好草花會出了命案,無異焚琴煮鶴,胆小

必 惹了那個倡輓歌的才惹來殺身之禍? 俗語說禍福無門,惟人自招,莫非他 不管怎麽說,適才的輓歌是替他唱的

要瞧瞧這位犧牲者是何等人物。 此時人們由四方八面湧了過來,他們

「他是誰?」 「啊!是他…」有人認出死者來了 另外一個好奇者出聲詢

迎着他招呼道。「公子,請到這邊來登登大客棧之一,他剛剛踏進大門,掌櫃的就

來沈家拜壽的客人,都可以免費食宿。 家客棧全被擎天劍沈振山包下了,只要是

成都城裏有三家最高貴的客棧,這三

黄衫少年住的「迎賓閣」,正是這三

記

「哦,好的。

安勇閣下應該有過耳聞 「太湖王的得意弟子?這下唱輓歌的 「他可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快刀

可銃出大漏子來了。

,武林第一家。 了下去:「季伯玉

去:「季伯玉,二十三歲,安徽虎林他接過旅客登記簿,按上面的格式寫

頭上,管她銃出多大的漏子! 「這與咱們無關,只要輓歌不落在咱 「說的也是。」

年季伯玉敢情來頭不小

武林第一家,好嚇人的字號,黃衫少

不過掌櫃的並未被這項字號聽倒,甚

口中說了一

個死人 這兒的確不是善地,因為地上正躺着「走吧,朋友,此非善地!!」

促,也是西南武林泰斗沈老爺子的拜壽客 這個死人是黑道霸主太湖王的得意門

那對夾纏不清的和尚

晚餐時間了,他緩步跨進飯堂,迎面遇到

季伯玉回到客房,歇息一陣之後已是

聲多謝,就轉身招呼別的客人去了 至他的臉色也沒有絲毫變化,

紅粉輓歌固然沒有人敢惹,這兩位黑

張空桌,施主請。」

「多謝大師。」

住在一個店裏,還沒有吃飯吧?那邊有

「啊,小施主,咱們當眞有緣,竟然

也就一鬨而散。 白兩道的霸主同樣招惹不得。 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 們竟然跟了過來 桌走去,他只不過剛剛坐下,老和尚師徒

「三個人比較熱鬧一點,施主不反對

「花銀子的是沈老爺子,在下無權反

對 菜餚自然不是出家人能够吃的。 ,只怕這些菜餚不合大師的胃口。」 三葷一素,連湯裏都有肉絲,這樣的

塲之後,他只得意興闌珊的回到住處。

努力找尋兇手,可惜未能如願,當化會收

黄衫少年也是命案的目擊者,他曾經

虎,可惜少了一壶酒,沈老爺子也太寒酸 誰知小和尚嘟起嘴道:「菜還馬馬虎

裏像六根清靜的出家人? 魚肉不忌,還要喝酒,這那

那麼這是一對酒肉和尙了

喝起來。 不管他們是酒內和尚,還是花和尚

老和尚道。「這沒有甚麼,咱們師徒紅道。」「對不起,在下太失態了。」 尚師徒連筷子都沒有摸一下,不由面色一 特三碗大米飯下了肚,他才發現老和

季伯玉一怔,道••「可是適才小師父已經吃過了,你快吃吧。」

我是在替你抱不平嘛,有菜沒酒,多麼彆小和尚道:「咳,你這人怎麼搞的?

摸清他們的底細,豈不枉稱武林第一家的 些莫測高深, 季伯玉神色一愕 而且對他似有所圖,如果不 ,他覺得這對師徒有

瞞過這一對精靈鬼怪般的師徒? 這只是他的想法,但他那副神色豈能

他們在那兒進食,身形一轉,逕向那張空

季伯玉不想跟這對師徒囉嗦,也不管

E48

找錯人了。」 季伯玉道:「在下不會作生意,大師 **貧僧想跟你作一筆交易你可願意?」** 不過老和尚只是微微一笑道。「小施

交易沒有興趣,你還是找別人去吧。 物易物公平交易,沒有甚麼會不會的。」 老和尚道:「你的生死與別人無關, 季伯玉道:「對不起,大師,在下對 老和尚道:「你錯了,施主,咱們以

老和尚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季伯玉愕然道:「大師該不是在危言 ,小施

你叫我找誰去談?」

主這麽說是侮辱佛門了。 「師父,吃飽了,喝足了,還賴在這兒他語音甫落,小和尚忽然咳了一聲道季伯玉道:「那麽大師說說看。」 季伯玉道•「那麽大師說說看。

小和尚眼觀六面 ,耳聽八方,隣桌有

很美,貧僧想出去蹓蹓,小施主有沒有與老和尚站了起來,道:「這兒的晚霞

人來了,他立即發出警號。

這兒比較空曠,可以看晚霞,說話也方便 他們穿過幾條街道,再度來到少城,季伯玉道:「好吧,大師請。」

子不過,跑到成都來做甚麽?」 空際,道: 「小施主,你在虎林好好的日 季伯玉道。「咱們收到擎天劍沈大俠 老和尚先向季伯玉瞥了一眼,再投目

的請帖,怎能不來?」

老和尚道:「當然該來,只不過成都

季伯玉淡淡一笑道•「人不犯我,我的事都會發生,施主應該瞧得出來。」 地面龍蛇混雜,甚麼樣的人都有,甚麼樣

カ 不犯人,在下自信還有一點應付事故的能 「這個貧僧相信 ,不過…

吧 季伯玉道。「不過怎樣?大師儘管說

老和尚面色一整道:「貧道有幾句說

意 話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希望施主不要介

季伯玉道: 「不要緊,大師請說。」

任何一個門派或世家何嘗不是這樣?」頭,這是形容貴州二十十二 ,這是形容貴州土地澆薄的諺語,其實老和尚道:「富貴無三代,清官不到

,施主是否同意賃僧的看法?」 已近百年,時至今日,已有今非昔比之感 之。

置可否 季伯玉淡淡一笑,對老和尚的評語木

南一帶的黑白兩道,都惟他馬首是膽,因一地來說吧,擊天劍沈振山威震江湖,西人材之盛,堪稱百年來所未有,就以成都人就之盛,堪稱百年來所未有,就以成都

主遠離虎林, 唉…… 家就成爲一般新興門派的眼中之釘了,施 老和尙嘆息一 季伯玉道: 「大師,因此怎麼啦? 聲道··「因此武林第

季伯玉神色安詳的道…「這沒有甚麼

放在心上。 下既敢隻身闖蕩江湖,就沒有將生死二字 ,瓦缸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前亡 ,在

主也不放在心上麼?」 老和尚道。 一如果事關貴門聲譽

季伯玉的心頭震動了

重考慮了 以不計,但事關師門榮譽,他就不得不慎 經過一陣沉吟, 他忽然目光 問問

老和尚道: 當然有根據,不過施主

縱然知道也於事無補 季伯玉道: 這麼說咱們的交易是談

道 不成了,告辭。」 他轉身就符離去,老和尚却伸手一攔 「慢點,施主,貧僧還有話說。」

老和尚道:「不是負僧不說,是說了

季伯玉道:「哦……」

神龍令』一用 貧僧保證施主安全離開成都,只求暫借 - ·

一家今非昔比,神龍令還有甚麽作用?」 季伯玉道: 「這是咱們的交易,有沒 「大師適才說過,武林第

季伯玉道:「對不起,大師,在下不

不損及貴門的榮譽,而且於半年之內原物

個人生死他可

道。「大師這般說法,必然有所根據,請

並不影响咱們的交易。」 施主也不會相信,不過說不說都不要緊 季伯玉道:「大師還有什麼指教?」

老和尚道:「咱們的交易十分簡單

有作用施主就不必管了。」

老和尚道:一貧僧借用神龍令保證絕

奉還。

請大師多多鑒諒。」師允許,在下無權借給他人,不情之處 沒落,但神龍令却是本門的標幟,除非家 季伯玉搖搖頭道:「武林第一家雖已

令呢?」 老和尚道:「如果施主無力保護神龍

請划下道來吧。」 季伯玉冷冷道。 「大師是要用强了

仁義在,出家人豈能用强?」 老和尚道·「施主誤會了 ,買賣不成

季伯玉說道: 「既然如此,在下告辭

擎天劍沈振山住在 「東城根街」,

緊

靠皇城的西側,這是一幢十分雄偉的建築

起來了,裏裏外外全都披紅掛彩,連門前 ,當得是氣象萬千。 太陽還沒有冒出山 頭,沈府已經熱鬧

盛况是空前的 貞是車水馬龍,羣英壽奉,在西南,這種 的石獅子也帶着一片喜氣 辰時以後,拜壽的客人陸續到達,當

望一瞻西南泰斗沈老爺子的丰采。 摩肩接踵,這般叱咤江湖的豪客 此時人潮湧向壽堂, 但見萬頭攢動 ,全都希

子的交符。 的賀客,因此沈府總管汪哲傳出了沈老爺 壽堂雖是不小,却無法容納如此衆多

雖多,倒也不愁沒有地方消遣 應外,還有三個戲班子,兩起雜耍,賀客 下來盡情玩樂,沈府除了酒食無限量的供 他先替主人向賀客道謝,並請他們留

上不得不有所躭搁,所以要請大家原諒。上不得不有所躭搁,所以要請大家原諒。上不得不有所躭搁,所以要請大家原諒。

及一方霸主被請進堂,其餘的全都散去

到人,這不日 所 就 捌 下 去 在無可奈何之中,他只得聽聽戲,瞧瞧 季伯玉也是賀客之一,他却不願在沈 ,這不只是失禮,而且是瞧不起主人 去,但在汪總管宣佈之後,他又 ,如果沈振山要接見他而找不

當夜色深沉之際,沈府依然笙歌處處 ,來打發這一天的時光

熱鬧非凡,不過季伯玉不想澈夜不眠,

他還沒有走出大門,一名身着青衫準備先回客棧歇息,明天一早再來。 年約四旬的瘦長漢子向他迎了過來。

「不錯,在下季伯玉。」 「少俠可是姓季?」

「咱們老爺子有請。

請兄台帶路。

的高大老者,他就是西南武林泰斗 劍沈老爺子 太師椅中 光亮得如同白日,上首一張蒙着虎皮的 一間雕樑畫楝的廳堂之上,明燭高燒 ,坐着一名身着紅袍,面貌慈祥 擎天

洗劍宮主兪涵梅 ,青城掌門無違道長,湖海豪客易三 ,坐着峨嵋高僧明景

旁還有四名身着勁裝,配着長劍的彪形大 漢 了這幾位名震江湖的高人,廳門兩

E50

,說它是公堂倒還

是神色坦然的走了進去。 季伯玉雖是瞧出氣氛有點不對 ,他還

祝壽,恭祝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晚輩季伯玉奉家師之命前來給前輩 L...

「多謝少俠,汪總管,快給李少俠看

的氣氛好像和諧得很。 少者彬彬有禮,老者和顏悅色,大廳

「請問季少俠,尊師究竟是那一位高

瘦長,面容削瘦,說起話來陰沉沉的 說話的是湖海豪客易三招,此人身材 ,那

副神態就像在審問犯人似的。 季伯玉目光一抬,向易三招瞥了一眼 「前輩是……」

易三招道。「老夫姓易,人稱湖海豪

家師姓商,雙名子畏。」 易三招道:「武林第一家?那麼少俠 季伯玉道。「原來是易前輩,久仰,

是來自虎林了?

俠不要放在心上。 俠,如果言語上有甚麼開罪之處,希望少咳了一聲道。「老夫有一點疑問想請教少 易三招向季伯玉週身打量一陣,然後 季伯玉道: 「是的。

多 武漢,你爲甚麽往南走跑到江西去了?」 希望藉祝辭之便,到各處瞻仰一下名季伯玉道:「晚輩初涉江湖,見聞不 易三招道・「由虎林來成都應該西經 季伯玉道: 「不要緊,前輩請說。」

就去了江西。」
勝古蹟,滕王閣早巳膾炙人口,所以晚輩

理由 峨嵋明景大師忽然喧聲佛號道:「好 ,史老兒實在該死!」

神色上不由一呆。 季伯玉聽不懂這位高僧在說些甚麼,

沙子 他是瞻仰名勝古蹟 易三招哼了一聲道。「光棍眼裏不揉 這回李伯玉聽懂了,敢情人家不相信 ,這種理由只能騙鄉下老兒。」

別人相信,也不必浪費唇舌向別人解釋 如果別無他事,晚輩就此告辭。」 因而向擎天劍沈振山雙拳一抱道。 遊踪何處,這是他個人的私事,不必 易三招冷哼一聲道。 「想走?那有這 前輩

思?」 廖便宜!」 季伯玉面色一變道。 「這話是什麼意

多

死的理由 家的主人史老兒該死,老夫却不明白他該 史大俠是被紅粉輓歌所殺 季伯玉道:「你弄錯了吧?易前輩, 易三招道: ,希望少俠能够解說解說。」 「適才明景天師認南昌世 ,如何找到晚輩

處? 的頭上? 易三招道。 一史老兒被殺之時你在何

的武林朋友不只晚輩一個。」 易三招道:「好,我再請問,鄱陽大 季伯玉道:「在南昌,但當時在南昌

豪馬士誠在九江週害之時你在何處?」 易三招哼了一聲道: 季伯玉道:「在九江,不過……」 , 這該如何解釋?」 「幾乎每一個武

> 不要忘了殺人的是紅粉輓歌 青城掌門無遠道長哈哈一笑道 一這

季伯玉道:「這只是巧合罷了

似乎太巧了一點,誰敢担保你不是紅粉輓

人,說話應該有點分寸,紅粉輓歌是女人 無論怎樣也栽不到晚輩的頭上一 季伯玉面色一沉道:「前輩是武林高

洗劍宮主兪涵梅撒撒嘴道。 一這就難

說了,京戲班子裏面唱青衣花旦的不見得 都是女人吧?」 季伯玉估不到這幾位名噪江湖的武林

前輩,不只是硬將殺人罪名往他的身上栽 可能會凶多吉り 在這裏,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而且詞鋒犀利,使他有點招架不住。 看來他們是早有預謀,存心要將他留 三身而退的機會只怕不 一一大大他

道: 地的主人,希望前輩主持一下公道 ,就認定晚輩是殺人的兇手,沈前輩是此 雖是形勢極端不利,他依然沉聲抗辯 「各位前輩不能單憑捕風捉影的猜忖

出面調解,易三招等必然不會再找麻煩 玉又是前來沈府拜壽的客人,只要沈振 振山也義不容辭。 的確,擎天劍沈振山望重武林 這是季伯玉惟一的希望,在道義上沈 季

,他剛剛有所警覺,已然中了 誰知一縷指風忽然襲向季伯玉的脅門 暗第

海豪客,竟然對一個後生晚輩暗中偷襲。 出手的是易三招,這位名滿江 湖的湖

得來的 的,還有兩招呢?何不一並讓在下開一啊,關下的大名易三招原來是這樣

之後他的心情反而平靜下來。 這是一羣沽名釣譽的小人,他們沒有 季伯玉原是十分憤怒的,在受到暗算

不管,跟他們講理豈不是浪費唇舌!道義,沒有同情,除了名利他們任什麽都 季伯玉不願意再浪費唇舌,沈振山却

粉輓歌當真與少俠無關,老夫當向令師負 實在不便偏袒,好在真金不怕火,只要紅 「對不起,季少俠 ,人命關天,老夫

季伯玉的心中雖是不滿,却沒有作任 這是甚麼話 甚至連哼一聲都沒有。 誰要你偏袒了?

沈振山道:「老夫也不太清楚,他是 洗劍宮主兪涵梅忽然又撇撇嘴道。「 這位季少俠當眞來自虎林麽?」

會是紅粉輓歌?小妹倒是有些不信。」 俞涵梅道:•「武林第一家的傳人怎麼

艷的洗劍宮主,居然會朗出公道話來,不 季伯玉估不到這位正常妙齡,滿身妖 沈振山道:「這話似乎有點道理,季 你能够拿出 一點證明麼?」

帶有師門信符神龍令,可以證明在下的身 於是他向愈涵梅投下一瞥道:「在下 管她究竟為了基麼,這個洗脫罪嫌的機會

江湖上具有極大的震撼之力,雖然這個武 林世家已日趨沒落,但江湖黑白兩道,對 神龍令是武林第一家的權威標幟,在

神龍令仍然具有一份崇敬之心。

這般武林高人竟一起現出驚愕之色。 因而當季伯玉說出身帶神龍令之際

兪涵梅微微一笑道。「少俠的神龍令

神龍令 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地方,就是找不到那枚 前 ,經過裏裏外外,上上下下的搜查,他 汪哲應了一聲,立即趨至季伯玉的身 兪涵梅道··「汪總管,勞你的駕…」

們無緣一覩曾經風雲一時,人人敬畏的 廳上的每一個人都感到失望,因爲他

詫之色。 只有季伯玉的神情不同,他是一臉驚

直是隨身携帶着的 家的榮譽標城,他十分重視這枚令符, 神龍令是他師門的信符,也是武林第

會有人冒充,豈不是一椿怪事!」 可惜巳是野草牆花,微不足道了,居然還 「武林第一家,嘿嘿,名號雖是响亮, 此時湖海豪客易三招忽然哼了一聲道 爲甚麼神龍令會不在身上?莫非……

辱,你敢侮蔑在下的師門! 季伯玉怒叱道:「住口,土可殺不可

是你自己拿不出證據,怎能賣怪別人?」 沈振山道:「季少俠,神龍令你有沒 **兪涵梅道:「喲,好大的火氣,其實**

季伯玉道:「師門信物,晚輩不敢疏

忽,一直是隨身携帶的。」 沈振山道:「老夫派人到客棧找找

到季少俠住的客棧查查。 沈振山回顧汪哲道:「汪總管, 季伯玉道:「多謝前輩。 派人

兪涵梅撇撇嘴道: 「沈大俠眞是的 汪哲道·「是,屬下這就派人去。

的對,不過季少俠好歹也是沈家莊的客人 趙寃枉路? 分明他是一個冒牌貞,何必要汪總管跑一 沈振山微微一字道:「也許兪宮主語

菩薩心腸,但願我佛慈悲。 老夫不能不盡一點心力。」 明景大師宣聲佛號道。

有甚麼深仇大恨似的。 三招兪涵梅語氣尖酸刻薄,好像跟季伯玉 道有時會散幾句令人無法理解的禪機,易

カ

俠存在客棧的東西。」 及一個藍布包裹道:「禀莊主,這是季少

銀両,他一件件仔細檢查,並未發現人人

沈振山道貌岸然,峨嵋青城的一僧

人的冷言冷語只好暫時停歇。 汪哲趨進大廳,呈上一柄帶鞘長劍

汪哲打開包裹,裏面只是一些衣物及 沈振山道:「好,打開包裹。

兪涵梅冷冷道· 「我說汪總管是跑冤

你不反對吧?」

「沈師主一片

論的話題自然是離不開季伯玉及他的師門這些人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着,議

鼠,同流合污,跟他們生氣簡直是浪費精季伯玉沒有理會這些,他明白城狐祉

好在汪哲派去的人此時回來了 ,這般

矚目的神龍令。

枉路,沒有說錯吧?

種,有胆量。」 到擎天一劍沈老爺子的頭上來了,嘿 ·天一劍沈老爺子的頭上來了,嘿,有易三招道··「此子招搖撞騙,居然唬

夫是無能爲力了,季少俠還有甚麼話要說 沈振山不勝惋惜的一嘆道。「看來老

違法,似乎也沒有犯着各位前輩? 季伯玉道:「晚輩不能證明身份並不

但你兩手血腥,爲禍武林,咱們如何能够 易三招道:「你雖然沒有犯着咱們

不過各位以道聽途說之言加罪晚輩、很難 季伯玉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凌人,武林之中的確留他不得。 誅之,易大俠何須浪費如此多的唇 在場,這是事實,咱們並沒有冤枉你 明景大師道: 「每次紅粉輓歌殺人你都 「此子桀傲不馴, , 人人得而 煞氣

人的神色 劍沈振山却在長吁短嘆,顯出一片悲天憫 這般人在唇槍舌劍的大張撻伐,擎天

倒是說說咱們對他如何處置?」 俠,爲江湖除害,可不能存婦人之仁 湖海豪客易三招哼了一聲道: 「 「沈大

聽易大俠的高見。 沈振山道:「老夫心頭已亂,希望聽

沈大俠最好將他送往太湖。 易三招道。「如果要在下借箸代籌

俞涵梅道: 「好辦法,他殺了 快刀安

勇 ,不這樣太湖王怎肯甘休-

總管,帶他下去。」 沈振山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坐以待斃,如果當真被送往太湖,那就只 季伯玉被關進一間石室,日處愁城

他並不怕死,只是心有不甘

人成虎人他在毫無反證之下,只有任人字 ,硬說快刀安勇是他所殺,衆口爍金,三 沈振山這般人硬說仙是「紅粉輓歌」

人生自古誰無死,他並沒有將自己的

刻難安了 安危放在心上,但神龍令的失落,他就片 那隻竹製的令符,是他師門的榮譽

現在失去令符,叫他如何向師門交待! 殺人的兇手,甚至琅鐺入獄,械繫上道, 這種玷辱師門的奇恥,當真是百死難蔽其 再說武林第一家的傳人,竟被人當作

辜。 去。 傷心,徬徨,使到他幾乎不想再活下

復之境。 口是冤屈永難昭雪,師門也將陷入萬刦不 但他必須堅强,必須活下去,否則不

恢復自由之身了。 那麽最要緊的自然是解除被封閉的穴道 活下去就必須先求自救,再求洗刷

開被封閉的穴道。 决定,立即摒除雜念,提氣運功,希望循 他原是一個意志堅强的人,此時一經

功如何運法? 但他微一提氣,竟然腹痛如絞,這個

經過幾次試驗,弄得冷汗披體,連半

穴道,如何走法いい

,只是他却再度嘆口氣道:「我被人制住

緩了下來

一個十分隱秘之處,停着一艘單桅

低頭了 **新厦力都提不起來,看來他不得不向命運**

他絕不會承認失敗的 却天生一副倔强的個性,只要一息尚存 命運也許當眞能够捉弄 但季伯玉

幾掌依然解它不開

眉峯一皺,小和尚搖搖頭道。

一定

,他問明了季伯玉被制的穴道,連續拍了

小和尚身如游魚,一縱身就躍了進來

何一個求生的機會 於是他日以繼夜的掙扎,絕不放棄任

出成都南門逕向簡陽馳去。 振山的大弟子成晋元帶着四名武士押送, 第三天的凌晨,他被架上一輛篷車,由沈 兩天過去了,他的掙扎毫無進展, 在

> 立即像箭般的飛出,車後的兩匹駿馬驚得 抱住季伯玉,脚下再輕輕一踢,幾粒細沙

人立而起,馬上的騎士幾乎被掀了下來。

小和尚毫不怠慢,足尖一點地面,以

的手法,只好先將你弄出去再說。」 是湖海豪客易三招做的好事,我解不開他

他由縫隙鑽出,一手勾住車板,一手

共派出六名高手 後各有兩名武士,連趕車的算上,沈家一 成晋元一馬當先在前面開道 心,篷車前

> 中接着伏下身軀,靜靜的向路上瞧看着。 飛雲追電之勢,由車底竄進路旁的草叢之

俐落,適才的幾下動作,當眞是快如閃電

季伯玉估不到小和尚的身手竟然這般

,其機智冷靜,也非常人所及。

沈家的人馬騷亂了一陣,並未發覺車

,在轔轔車聲中,他不由發出一聲嘆息。 看來季伯玉是山窮水盡,絕無生路了

這兩句話來得是那麼突然,他難免大 「嘆甚麼氣,沒出息!

有施展此項功力的必要。 **掌押市者沒有此等高深的功力,但他們沒** 入密的內功傳入耳鼓,他不敢說沈家這一 他聽出那細如蚊蚋的聲音,是以傳音

着篷車底部的木板忽然抽掉兩塊,一顆光 莫非他聽錯了?不,他沒有聽錯,接

要說甚麼好聽的待會對我師父說去。」

小和尚光頭一搖道:「少來這一套,

季伯玉道:「令師呢?」

位小和尚 現在他明白了 ,適才說話的敢情是這

跟我走。一 眼看來了救星,季伯玉自是大爲興奮 小和尚嘻嘻一笑道: 「別發呆了

> 烏篷船,小和尚足尖一點地面,帶着 玉逕向船上躍去

船上有五個人,除了老和尚,還有一

對母女及一雙年老的夫妻。 徐娘半老,風韻依然不俗。女兒只有十 那對母女一個是四十出頭的中年婦人

當得是塵實罕見 六七歲,雖是荊釵布裙,一副漁家兒女的 打扮,但那芙蓉爲面,秋水爲神的丰姿

道: 「多謝前輩救命之思……」 季伯玉上船之後,向老和尚抱掌一揖

,施主不必放在心上。二 老和尚哈哈一笑道:「一點小事罷了

你送回虎林,施主先來見過。 這位是水大娘,貧僧已經拜託她們母女將 語音一頓,回頭指着半老徐娘道。

見大娘。 季伯玉雙拳一抱道: 「晚輩季伯玉參

動似乎有些不便,莫非穴道被人所制? 老和尚雙目一瞪道。「光兒,爲甚麽 季伯玉道: 水大娘道。「少俠不必多禮,你的行 「是的,晚輩無能……」

尚才吁出一口長氣道。「這趟差事可不好 上出了問題,待他們走出視綫之外,小和

玩,簡直是玩命嘛!」

季伯玉不安的道:「多謝小師父相救

有這個能耐。」 的傳人,都自稱『晚輩無能』,徒兒那裏 不替季施主解開穴道?」 小和尚噘着嘴道:「人家武林第一家

手腕,吐出一股熱力,良久,他鬆開手指 一言未發,臉色顯得難看已極。 老和尚面色一變,一把抓着季伯玉的 水大娘說道:「老和尚, 有甚麼不對

嗎? 除非…… 老和尚吶吶說道。 「天福受傷極重

他一陣狂奔,直到岷江江岸,他的脚步才

因此小和尚挽着季伯玉的臀膀,帶着

不是前功盡棄!

真力,如果沈家的人發覺了回頭來找,豈

季伯玉行動如同常人,早是不能提聚

小和尚道:「在船上,咱們走。」

E52

的天材異寶,或是找到乙無路,否則他這 一生就不必再練武了!」 老和尚道:「除非找到千年靈芝一類 水大娘道:「怎樣?」

倒不妨去太白山碰碰運氣。」 水大娘道。「天材異寶可遇不可求,

還願意將他送回虎林麼?」 老和尚道:「難,太難了,哦。大娘

時說話不算了? 水大娘面色一整道:「廢話,老身幾

老和尚喧聲佛號道:「既然如此,看

艙裏歇着吧。 道。「她是小女飄香,外面風大,少俠到 對甲老夫婦開船,並指着荊釵布裙的少女 **考和尚師徒一走,水大娘立即吩咐那**

瞧住的地方。 水飄香道:「來,季少俠,我帶你瞧 季伯玉道:「多謝大娘。」

季伯玉道:「謝謝。

,咱們相處的日子還長着呢。 季伯玉道: 水飄香撇撇嘴道:「那有那麽多的客 姑娘說的是。

門。進出不必經過前後艙,只是狹小一點 住後艙,中艙是留給你的,篷上有一道便 希望少俠能够習慣。」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進入船艙,水飄 年老爹年婆婆住前艙,我跟我娘

娘不要將在下當做客人,船上有甚麽在下 能做的,姑娘儘管吩咐。 季伯玉道:「在下不再言謝,但望姑

> 整月的待在這麼一條船上,你設是不是憋 爹,年婆婆更像兩隻鋸了嘴的葫蘆,整年 水飄香道: 「我娘不喜歡講話,年老

在下也不會講話 ,否則可陪姑娘聊聊。

是願不願意跟我聊天?」 水飄香道:「不會講話不要緊,你倒

知道打那兒聊起。 「當然願意,只是在下却

有甚麼好聊的?」 季伯玉道:「我?一個平凡的俗人罷 「就聊你吧,怎麼着?」

水矇香這一提到他的師門,他不由心 水飄香撇撇嘴道: 「別妄自菲薄,武

林第一家的傳戶,這可不是矇混來的。

難知,這樣一個武林第一家的傳人,豈不 但穴道被制,無力化解,茫茫前途,禍福 犯囚了起來,雖然已蒙老和尚師徒救出 師門神龍令被他失落,又被人當做兇

算你,你那能不著他們的道兒?」 是存心打擊武林第一家,這麼多人存心計 伯伯說,他們將紅粉輓歌栽到你的頭上, 聰明,凝神想了一想,就猜出了一 神色爲甚哪會如此頹喪,不過小姑娘冰雪 ,因而勸慰道。「引難遐,少俠, 水飄香不是諷刺他,自然不明白他的 聽和尚 點端倪

季伯玉嘆息道:「在下愧對師門,當

少俠,一山還有一 水飄香面色一整道。「你太灰心了, 山高,誰能担保終身不

季伯玉道。「姑娘請吩咐。」

水飄香道:

敗?其實貴門武學深如浩海,縱然是一招 ,只要痛下苦功,何愁不揚眉吐氣?」 一式,也是驚俗駭世之學,少俠年歲還輕

非姑娘還不知道?」 不如昔,其中的原委已經不是秘密了

水飄香搖搖頭說道:「沒聽我娘說起

們待會再聊,好麼?」

道:•「好,你歇歇,我到外面瞧瞧去。」

於她提到武林第一家,使他心頭愧疚難安 ,也就不願再聊下去了。 季伯玉原是有些話要問水飄香的,由

中艙,她的手裏還捧着一些衣物。 如奔馬。約莫一個時辰,水飄香再度進入

精神好一點壓?少俠。」

勢將衣物放在瞻板之上,然後微微一笑道 李伯玉道: 姑娘請說。

人瞧不出你的本來面目,這些衣物是替你 小飄香道。 第一件是易容改扮,使

既是情非得已,他如何能够不答允? 人在矮簷下 ,血敢不低頭?易容改扮

水飄香道:「第二件娘叫你跟我學川

季伯玉神色一黯道:「武林第一家今

季伯玉道。「姑娘,我有點累了,咱

水飄香見他一臉疲憊之色,逐點點頭

此時船隻正順流前進,船輕水急,捷

季少俠 有兩件事娘叫我告訴你。 水飄香在一張矮欖之上坐了下來,順 「多謝姑娘關懷,好多了,請坐。

準備的。

麽?」 季伯玉、低說道: 「學川音?學得會

> 無改鬢毛催,要改掉鄉晉只怕不容易。 季伯玉道:「少小離家老大回,鄉晉 水飄香道:「爲甚麽學不會?

麼?有些人會說幾種方言,他是怎麼學會 水飄香道:「鄉音難改就無法學川音

再跟水飄香學習川音 季伯玉無話可說了 ,只得易容改扮,

霜的痕跡。 膚如古銅,全身上下,都留着一些久經風 現在他變做一個船夫了,短衣赤足

只是他不解,爲甚麽要如此謹慎。 水姑娘……

「不錯。 咱們離開成都已經很遠了吧?

道緝拿你,如果不易容改扮,豈不 在中原,擎天劍沈振山也是一個金字招牌 ,說不定他已經傳下武林帖,邀請黑白兩 ,如今你這一逃,他就無法向太湖工交待 ,他是武林泰斗,跟黑白兩道都有交情, 「這麼多你是小看沈振山了,在西南 . 「那… …沈振山還會找到在下?」

活來! 水飄香一說,不由目瞪口呆,半晌忍不出 季伯玉並木想到事態會如此嚴重,經

虎林,咱們要當心一點,不會有事的 俠,我娘已經答允和尚伯伯,要將你送回 水飄香微微一笑道。 聲道··「水姑娘 「不要和

素昧平生,你們這樣,咳,在下實在

賀客變吊客

楊曉風目光。落・雙眼睛再也拿不 大堆再度燃起・柳加眉臉色酡紅

半露,春光乍洩。她連忙轉過身去,又羞 件外衣剛才跌在火堆上破了一個洞。酥胸 柳如眉低頭。室, 粉面嬌紅欲滴。那

又急・幾乎哭了出來。 雖然愛看,却不想你能隨便讓人看見!」 • 「原來你只穿了半件衣服,唉,我自己 嘆息了一點,又自言自語地說道: 楊曉風嘆了一口氣,把包袱打開,道

只不過我的衣服都是臭的,不知有沒有人

咽道:「要要!臭的也有人要! 胸幾乎自衣洞中穿出,忙又轉回身去。嗚 柳如眉連忙轉過身來,身子一動, 酥

「姑娘我要。」柳如眉已幾乎哭了起

服拋了過去。 楊曉風不忍再捉弄她,忙取了一件衣

壽堂變靈世

養勇爲,一躍而下,拔劍相助,與二狼周旋,十多個回合之後,卒之將三狼先後斃於劍

三痕拚鬥之際,柳如眉只當是賊殺而巳,故對楊曉風並無好感,

。當楊曉風取回包袱便要離開時,柳如眉乃將

他留下,向他借件衣服,蓋因柳如眉力鬥三狼時,弄至衣裳破裂,幾不蔽體

才另眼相看

及至楊曉風將實盒交回她時·

上,奪得寶盒·當他與

所文提要··

隻內藏六顆珍珠的盒子

白天彪、傅星、

李吉追踪而至

,揣在懷中,跑

・豈料先此而眉・隱伏樑上的楊曉風見

楊曉風道:「姑娘你大概又要趕我走 柳如眉穿了 衣服・神態才逐漸平覆

柳如眉咬牙不語,呆呆地坐在火堆旁

楊曉風道:「姑娘要去那裏?」

要去那裏與你何關?」柳如眉白了

下同路。唉!說實在的你穿了一套這樣的 「在下只是問問你,看看是不是與在

會連累了我衣服要受五馬分屍之苦!」 衣服,要是又遇到什麽山的三條虎,只怕

死賊・你・你……你就會嚇人!」 柳如眉急道。「剛好同路,我要去鄭 柳如眉「嚶嚀」一聲・無力地道・ 「嘻嘻,我要去開封,你呢?」

「哦,看來在下得免費當個護花使者

柳如眉鬆了一口氣。恨恨地道。「你

說了這許多話,只這句話還有點人味。」

E54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

黑暗漸去·雨亦漸歇

楊曉風伸了一下懶腰。「上路吧,姑清晨兩後,空氣格外清新。

積水濺汚衣衫 柳如眉連忙跟他出廟,廟外地上盡是 ·兩人都有一身輕功·倒也不怕會被 ,柳如眉漸漸覺得楊曉風並不

那般可悪・行了一會・到了一個樹林・楊 柳如眉大吃一驚。低聲道。「有敵人 「你站在這裏是不許動,不許東

說着不由站近楊曉風 楊曉風低聲道・「不是・是死賊子要 怕你看到!

他膀上擂了一下。「你那張嘴怎地這般可 柳如眉輕啐一聲・粉臉通紅・捏拳在

楊曉風嘻嘻一笑,揚長入林 一忽,楊曉風出來,似笑非笑地道。

柳如眉聽得粉臉一紅,嗔道••「我不

柳如眉都投來驚奇的目光。 兩人再走了一程,行人漸多,他們對

楊曉風那件上衣穿在柳如眉身上,又 ,長可及膝·一副怪模怪樣·柳如

柳如眉「噗嗤」一笑。「人家跟你說 柳如眉道。 「死賊子!嗯……我是天下最大之大 「喂,你叫什麼名字?」

> 來這個。老是沒正經,惹人生氣。」柳如眉又再一笑,嬌聲道。「誰跟你 柳如眉對他巳芥蒂全消。 生楊曉風,行年二十五,尚未娶妻。」 前頭突然出現了一彪人馬。馬上騎者 這之後兩人談笑甚歡,走了幾十里, 其詞若有憾然,其心實則喜之。 楊曉風突然回身向她一個長揖。「小

來 個個都虎背熊腰,孔武有力,催馬急馳過 楊曉風閃在路旁、仍然悠悠地走路、

柳如眉低着頭走在他後面

呀地叫了一聲。 ・柳如眉不由把頭抬起・目光一掃・不禁 馬匹在他們身旁經過·揚起一片風沙

身 楊曉風以爲發生了什麼事。連忙回過

「薛英雄請停!」 馬上有人回首望了過來,急喝一聲。

此?」 來的正是彭七的手下的董雄 柳如眉驚喜地道:「董叔叔你怎會在

此?你姚叔叔呢?」 董雄臉色一變。「柳姑娘你又怎會在

相救・才得無事。」 面人,我只得破門突圍,沒想到後來又遇 我找不到你們,房內突然又出現了幾個樣 伏牛山的三條狼……幸而這位楊大俠 柳如眉眼圈兒 紅,低聲道。 昨夜

盡。 多謝少俠拔刀相助。四方鏢局上下感激不 董雄看了楊曉風一眼·抱拳說道··「

回頭向柳如眉道:「鏢物還在麽?」

這種人在一起,以免行動受到管制。 起在那裏見過。他生性吊兒郎當,不喜與 楊曉風覺得這人有點眼熟,可又想不

再見!」 然找到人,在下這護花使者便得失業了! 當下便對柳如眉道。「對啦,姑娘既

作替換,便老實不客氣地躍上一匹。 他見薛昂的手下牽了幾匹空馬 準備

糧 一挾馬腹向前馳去。 一個手下喝道:「幹什麽?」 「借匹馬用用!」手指一劃,截斷馬

馬匹!」

以避死麼?」

肯。不過·若果有一方面退出競逐不是可

那男的輕喟道:「小兄正是怕他們不

着憂慮:「你說他們兩位老人家肯麼?」

那女子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語氣透露

身把手向薛昂一揚。

上只聞他爽朗的笑聲。 銀子、抬眼一望,楊曉風經已去遠,官途

壽宴風雲

菜便慢慢吃喝起來。 ,楊曉風獨自一人據了一張座頭,叫了酒 尖吃飯。此時,晌午已過,店裏食客疏落 了五十里,才在一家驛站附近的小飯店打 去,可是乖乖不得了。因此,便一口氣馳 出小妮子對他已產生了情愫,心想再玩下 在城內打尖又會碰到柳如眉,楊曉風已看

五年一屆的比武事情,楊曉風心中大奇

薛昂連忙勒馬,用手一招,却是一塊

楊曉風繞過鄭州城,直下開封,他怕

不覺豎起耳染細聽。

有辦法使這種情况改變?」 那個被叫鳴哥的男子道:「他們所爭 隔了半晌女的才答道:「依你看呢? 只聽那個男的道: 「凝妹,你說有沒

場干戈? 的無非是爲了老帮主的白玉玄功秘笈而已 如果把上下册分開各自保存不是可免一

薛昂見了大怒。「誰敢動彭七爺子的

「彭七爺豈是小器之人!」楊曉風回

兄的一小兄倒有一計在此。」

一計將安出。

男的聲音很小,楊曉風又再聽不到聲

低,以至楊曉風根本聽不清楚。

那男的接着道。「假如凝妹信得過小

對你……對凝妹的一片心意。」

「凝妹,這些年來,你總該明白小兄

「鳴哥你這不是說夢話?」

那女的不知說了句什麼・由于聲音太

,結帳出店上路。

此時,楊曉風經已吃飽,也無心再聽

長力又足,到了次日黃昏已到了開封城。

彭七的馬果然不錯·跑得又快又穩·

他投了店、先梳洗一番,又換過衣服

才直奔魏府。

似乎低聲商量些什麼,語中隱隱提到什麼 隣座坐着兩個青年,一男一女,他倆

開封府數一數二的大富,他家在長江南北 ,大河西岸開設的布莊共有二三十家 魏府的主人「掌劍雙絕」魏揚波,是 近年來魏揚波已少在江湖上走動,全

衆人聽後,都是一怔,興緻也跟着 了,我還會不說一聲,廢話!」

說沒有什麼仇家,怎會……」 柯展翅脫口道:「咦?莫非是爲了女 許三城訝道:「小柳向與人無爭, 照 再說。」

能痛下苦功。近年也搏了點名頭,在河南 樣精,幸而,他人還聰明,在習武方面頗 子拚命賺錢,他却拚命花錢,吃喝玩樂樣

魏高立跟他父親性格截然不同,他老

沉

酬都由他兒子魏高立代爲出面。

心經營布莊的生意,因此很多武林中的應

殺之事說了一遍。

四公子中排名第一。

人?!

魏高立所以能够賺大錢,那是因爲魏

廖麻煩 小柳的爲人!順這一夥人青樓買醉固然常 有,但絕沒有做過失德的事,豈會惹下什 魏高立叱道:「胡說。你也不是不知

此能够做到,損失比別家少。

此能够做到,損失比別家少・而賺錢却比有絲毫變化・便能通過信鴿交換情報・因 家一早便建立了一個信鴿聯絡網,市道若

開 水落石出之日!只要用得着咱們的,但請 殺,又非情殺,又非封殺,那是什麼?」 楊曉風道·「我也百思不解·又非仇 許三城安慰他道…「慢慢調查,自有

你需要・咱無不鼎力相助。」 也是白閑着・是個沒事找事做的人・只要 「對·反正咱老柯最愛管閑事·小魏

地道・「衝着幾位盛意・即使報不了仇・ 老二在天有知,也會安息。」 「如此・小弟先謝了・」楊曉風感激

事便是兄弟們的事,小柳的事也是咱的事 不敢唱高調,這份心意還是真摯的!你的 是酒肉朋友,但交往也有不少日子,小弟 魏高立忙道:「小風此言差矣!咱雖

小風,小柳怎地沒跟你同來,你倆可是焦懷大吃。酒過三巡,魏高立突然問道。「

店自釀桂花酒遠近馳名,的確是好酒。

無歸園三字取自不醉無歸。因此。此

酒固然是好酒,菜也是好菜,衆人放

家設宴爲楊曉風洗塵。

當下魏高立忙在城內的「無歸園」酒

柯展翅也在魏家作客。

公子」許三城及另一位青年高手「黑貓」

「河南四公子」的另一位「神彈

「河南四公子」跟楊柳二人因爲氣味相投

楊曉風的到來,使魏高立大喜,他們

早成莫逆

有這幾句話最像話,小許怎不吭一聲?

氣把一大盅酒喝乾。「老二巳……」

楊曉風目光倏然一暗,一仰脖,一口猛的。」

,說多謝,豈不生份。」 幾句話最像話,小許怎不吭一聲?」柯展翅道:「咱老柯認識這些年,只

「推敲什麼?」柯展翅詫異地問道 「小弟正在推敲。」 「推敲對方殺小柳的動機。」

> 魏高立忙道。「菜凉了,快吃!吃後 許三城瞪了他一眼,道:「推敲出來

,除非是十惡不赦之走。否則他也只是略不妄殺一人,即使是黑道上人落在他手中 慈心劍」的外號 施懲戒便放他一條生路・因此,才得了 「慈心劍」盧拓一生樂善好施,從來

困難或盤川短缺的・只要到盧家一行・絕孟嘗」之佳譽・黑白兩道的朋友不論有何 不會空手而回 其子盧興家秉承父志,也得了個「小

客把門口塞得水洩不通,好不熱鬧 他的六十壽誕。自各地而來道賀的江湖俠 這天正是盧拓的金盆洗手之日,也是

氣勢非凡,顯然是出自名家之手。 間用金綫綉了個斗大的壽字,筆走龍蛇, **廣,要接侍一二千個嘉賓還不致太困難。** 盧家是開封的世家,盧府佔地異常寬 大廳壁上一早掛了幅巨大的紅毡,中

的火焰,火光把那個壽字映得閃閃生輝。 古玩,奇珍異寶、寶刀寶劍全是價錢不菲 廳內滿是各地賀客送來的賀禮, 一對兒脣般大小的長壽燭,吐着歡快 金玉

因此·魏高立臨

倆都不慣這種場面,只有許三城到處走動 •不斷與熟人打招呼。 楊曉風及柯展翅頗感拘束及無聊,他

好不容易等到那長長的鞭炮燒盡,賀

客相繼入席,楊曉風才略略鬆了一口氣。 間歡笑聲,勸酒聲開成一片。 又說了一番答謝的話,壽宴才開始。 席前, 盧拓先舉行了金盆洗手的儀式 人川流不息地捧菜上來,刹那

黑道白道的人都坐在一起。 紛紛回敬,今日之會,真的是龍蛇混雜, 酒過三巡,主人家逐席敬酒,賀客亦

向楊曉風走去,爲首的一個大漢打着酒呃 瓦。正在酒酣耳紅之際,突然有三個大漢 廳內的猜枚呼酒之聲,此起彼落,聲震屋 柳』的楊曉風?」 指着楊曉風問道。 **盧拓喜氣洋洋,不斷拈鬚歡笑,刹那** 「你是那個『風流楊

尊駕何人?在下正是楊曉風·木悉有何指 楊曉風從來未見過他,聞言訝道。

殺的。」 如何得悉?」口中却應道:「正是在下所 楊曉風心頭一動・忖道・「這事他又 一問得好, 伏牛山三狼是你所殺?!

天彪有八拜之交,小子你知道麽?」 那大漢臉色一流・喝道・「高爺與白

塊鷄肉,放入口中細嚼。 楊曉風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學等夾了

楊曉風冷冷地回答道。「你是此間主 那大漢勃然大怒・「小子站起來!」

話慢慢說,千萬別傷了和氣。」 盧與家聞聲忙奔過來。「高兄弟,有 大漢一怔·答不出話來

少當家,高某不會敗盧爺的興,你放心, 姓高的大漢輕輕推開盧興家,道。「

楊曉風苦笑一聲,當下便把柳殘月被

了妻子,如今安坐家中抱娃娃?」

柯展翅截口問道:「小柳可是經已娶

你好狂,全沒把我高翼看在眼中! 我只是問他幾句話。」一抬頭,「小子, 楊曉風看也不看他一眼,學杯對席上

的來賓道。「來來,咱為盧老爺子的高風 亮節乾一杯!

「楊曉風,你有種的,便跟高爺見個眞 高翼酒氣上傳,再也忍耐不住,喝道

爺子拜壽·還是來找楊某的晦氣? 盧興家忙接口道•「高兄弟詩瞧在家 楊曉風回頭道。「你今日是來爲盧老

隻豹虎頭蛇尾麽?」 他露一手,豈不要讓朋友們笑咱摩天嶺三 **桌還不會觸盧老爺子的霉頭,不過若不叫** 高翼頭一側,截口道:「你放心,高

自有火氣。「閣下何以教我? 楊曉風此刻就算是泥人做的,此刻也

「你吃得住高某三刀,這樑子便算揭

你過三招玩玩!」 「這還不容易?來吧,楊某就坐着跟

盧興家知道這種山野强盗無理可言, 聲拔刀而起,一刀向楊曉風劈下。 這話聽在高翼耳中無疑火上加油,猛

兩位點到即止,千萬不可認眞。」 一**撥**·鋼刀立即歪過一旁。 楊曉風右手持着箸子,運動在刀身上

自己要阻擋也未必阻擋得來,只得道。「

高翼一怔· 刀一偏一輪,攔腰砍向楊

飛八尺。「來・還有一刀。」 楊曉風足尖一點・連人帶椅飛起・斜

> 勢如電,直奔楊曉風面門。 . 虎難下・只得硬着頭皮上前・他沉腰紮馬 鋼刀斜削,刀至半途突然改爲直劈,去 高翼此刻自知不如對方良多,可是騎

鋼刀 楊曉風叫道•「來得好。」舉箸迎向

刀・高翼一用勁・不動分毫。 「颼!」一聲・一隻牙筷之上端突然 一聲,一雙牙箸剛好挾住鋼

髮上。 断裂飛起,去勢如矢,赫然刺在高翼的頭

高翼吃了一驚,一股寒氣自脊樑直冒

已出魏露乖。 風幸未出醜。」言下之意無疑譏諷對方經 楊曉風冷冷一笑・「三招巳過・楊曉

話音一落,手臂一揮,高翼愴然退後

家對楊曉風也刮目相看起來。 飛向席間落地之處剛好是他本來的位置。 楊曉風足尖又再地上一點,連人帶椅 場內立即有人高聲讚起好來・連盧興

兩句,便帶着他的二個拜把兄弟一溜烟溜 高翼狀極狼狽,連場面話也未及丢下

楊曉風若無其事,又與同席的賓客敬

起酒來。 廳裏有絕大部份的人都不認識楊曉風

老怪的關門弟子。」 ,便紛紛交頭接耳起來。 有略爲知道的,便說:「聽說他是齊

那個齊老怪?

「還有誰?當然是『白衣魔劍』齊白

衣那個老怪物啦。」

有怒·重重放下酒杯,倐地回過頭來·目 師父的感情,非比尋常。聞言之後,心頭 孤兒・自幼便由師父撫養成人・因此對他 楊曉風最恨別人侮辱他的師父,他是

看,忙把他拉下。 許三城怕他鬧出事來・盧拓臉上不好

客氣,也不會顧念什麼情面!」 有人侮辱家師片言隻語,否則。楊某絕不 某非議。楊某也只會一笑置之。但却不容 雖不肖・却絕與家師無關・各位如何對楊 楊曉風沉聲道: 在下楊曉風,行爲

楊曉風走去 站起一個身穿紅衣的大漢,大漢邊笑邊向 陡地廳邊靠門處有人哈哈大笑,跟着 這番話條地使廳內的氣氛爲之一緊。

力。 小子好狂,有人教訓他倒省了自己不少氣 楊曉風冷冷地望着他,衆人都心想這

都是心頭一窒。 身上突然發出一股肅殺之氣,附近的賓客 紅衣人走至楊曉風面前,笑聲一 止

事?」於是抱着存心看戲的心情。 熙熙,兩個邪魔小子相鬥, 豈非乃上佳之 討不到好的,咦,看此人神態也非好人, 地殺氣如此之重,看來姓楊的那小子絕對 場上羣豪又自忖道: 「此人是誰,怎

賞面到舍下作客·往昔有什麼樑子的·今 日瞧在盧某面上暫且關開如何? 盧拓忙站立道·「各位英雄今日既然

西南宮血衣,是次入關,乃爲了些私人要 紅衣大漢長笑一聲・道・「某家乃關

> 事而來,有幾句話要向楊大俠求證一下的 不會阻延各位太久時間。

後·心中十分詫異。 楊曉風今日才第一次見到他,聞言之

數,向無敵手,心中都是暗道:「難怪殺頭一震,風聞這人近年崛起西北,殺人無 氣如此之重。」 南宮血衣四個字一出口・羣衆都是心

日關個不好,只怕……」他實在不敢再想。. 「這魔頭幾時來此,怎地無人知道?今 盧拓聞言之後, 心頭也是一驚,暗道

寨戴景是你所殺的?」 南宮血衣轉頭向楊曉風,道。

己的確與柳殘月仗劍同闖梅花寨的經過來 那寨主正是戴景 楊曉風略一零思, 條然記起兩年前 自

来也已忘記。」 傲然道。「不錯, 閣下若不 説楊

羣衆見他語氣如此之硬,有人暗暗替

他捏了一把冷汗 南宮血衣臉色一變,厲聲道。

下之錢財?難道不該殺? 楊曉風冷冷地道。「彼又因何要刦在

「該殺!」 這下羣衆都十分驚奇, 楊曉風也禁不

南宮血衣仰天大笑,一字一頓地道。

住一怔。

他固然該殺。却絕不能由你殺之!」 南宮血衣語氣一 能殺得? 變·沉聲道··

一說得好!」南宮血衣臉上突然露出 「難道閣下才

閣下一番功夫?」 帶人殺死。某家不殺他誰能殺他!」 奈何楊某經巳下了手,這豈非省了

一絲痛苦之色,

「某家姑丈一家均被此獠

越俎代庖?」聲音突然轉属。「你知不知 南宮血衣冷冷地哼了一聲:「誰要你

道他是某家何人? 「閣下不說・楊某又怎會知道?」

令姑丈的兒子?」

「他是某家的表哥。」

殺死,叫某家又向誰人調查其他同黨?」 楊曉風無奈地說道。 正是!當日他帶了 人衝入令姑丈家 「這也是無奈う

得給某家一個公道。 南宮血衣厲聲道。 「無奈?你今日便

楊曉風不由一氣。「閣下此言豈非無

在塲羣豪也都覺得南宮血衣實在不能

等英雄的人?他的兒子豈能死在無名小卒教一下,舍表哥雖然不肖,但我姑丈是何 不必多說,宴後某家便要向閣下討

楊曉風嘿嘿冷笑

命,這場樑子便自揭去。」 「只要你能在某家血劍之下 ,保住性

個倒下,否則只怕不會停休 是向楊曉風下戰約·這一戰兩人除非有 言下之意,羣豪都能明白,南宮血衣

楊曉風夷然不懼,道。 一時間地點語

如撞日・就在宴後此地庭院如何?」 眞乃快慰平生。」南宮血衣道·「擇日不 「好・爽快!某家能與你快一死戦・

時賞臉。一

場中不乏無事找事忙之輩,聞言雖然

說罷便坐下吃喝·若無其事。 場中不少人見他如此鎮定·都是暗暗 一正是省了楊某一番跋涉。」楊曉風

豪飲起來。狀甚豪邁。 南宫血衣走回自己的座位、也就豪吃

時辰才散席。

負手站立在庭院之中。

羣豪回首一望,南宫血衣不知何時已

這壽宴由正午開始,足足吃了近兩個

在下鄂北四方鏢局的蘇振堂。今日有點 目座中站了起來,抱拳道:「各位英雄 羣豪正想繼續飲食,冷不防又有一個

萬不可大意。

個姓南宮的不是省油燈,你得小心點,千

許三城低聲對楊曉風道。「小風,這

有人應道。「蘇總鏢頭有話快說。」 事想借此場合說幾句話。」 認識蘇振堂的人似乎不少,當下立即

則打明鏢旗另路出發,不料這一計劃仍然 風楊大俠臨危拔刀相助,鏢物才得於平安 未能逃過伏牛山三條狼的魔手,幸得楊曉 抱拳道: 分珍貴,因此托舍小姨帶貨上路,在下 「多湖諸位賞面。」蘇振堂又向四方 「上月頭接下一杖鏢,由於鏢貨

轉身向外走去。

楊曉風心頭一跳,登時把目光拿開,

毕着楊曉風

細眼一看,却是柳如眉

只見柳如眉一臉担憂之色,

目光灼灼

目光一掃,突然瞥及一張熟悉的臉龐

「小弟省得。」楊曉風隨即站了起來

收鏢人的姓名?」他提高聲音道。「收鏢 **人是彭七爺,托鏢的是他的女婿。** 他虎目一掃。又道:「諸位大概不知

裏标思道・ 衆人都是「啊」地一聲叫了出來,心 「難怪蘇振堂要當衆讚揚楊曉

尊石像。

如雪,一個紅衣似血,屹立如山

9 彷如兩 個白衣

梁人只見庭院中兩個青年,

是瞪在南宮血衣的臉上,

一眨不眨。

楊曉風站在他面前八尺之處,目光也

腰畔的劍柄上。

落在楊曉風臉上・他神光煥發,右手按在

脅下

衆人連忙讓開一條路・南宮血衣目光

才聽到一兩聲沉濁的呼吸聲。

柳如眉更是手心淌汗,一顆心怦怦亂

場上千多人竟然靜得落針可聞·偶爾

把鏢局收歇了,以後也不再吃這口飯了 在下在此一則多謝楊大俠相助之情,二則 激不盡。此事令在下感觸甚大 在此一併多謝諸位多年來對做鏢局的關照 「對於楊大俠高風亮節,四方鏢局感 因此决定

動

自動

庭院內殺氣突然盈空。樹上枝葉無風

酬謝各位,並當場宣佈歇業,希望諸位屆 及愛護。下月廿日在下將在敝局略備酒水

來,殺氣更盛。陽光映射,劍身上鮮紅似 活血·令人心悸。 場中又有不少人忖道·「原來此人是 過了盞茶工夫・南宮血衣緩緩抽出劍

血劍門之後。難怪武功如此之高!」

一把鋒利的「白鋼軟劍」 地一聲·一道白光猝彈了開來·却是 楊曉風右手搭落腰上,一拉一抖,

白衣配白劍,紅衣持血劍,一白一紅

蔚爲奇觀。

擊 毡 。南宮血衣目光突然大盛,倏地猛喝一 陽光逐漸變紅,天邊好似掛了一幅紅 血劍曳起一道血光斜向楊曉風飛去!

如星火・如毒蛇吐信般急射向南宮血衣咽 喉。南宮血衣血劍一格一翻,反刺楊曉風 血劍格開。兩劍相碰, 楊曉風不進不退,手腕一振,軟劍把 楊曉風手腕一沉一抖·反刺一劍,疾 飛起一蓬火星。

不斷碰撞,响起一陣炒豆似的聲音,又似 兩人一上場都是採取攻勢,刹那雙劍

珠走玉盤。

只見身形不見劍影。 場上人人屏息而觀,武功稍差的根本

·兩人已互相交了 白影與紅影一陣翻騰,這一眨眼之間 一百多劍

看 原羣豪中扎根,也使各人對楊曉風刮目相 這一百劍不但使南宮血衣的名頭在中

劍斜指前方·身子動也不動 一百劍之後,兩人條地又停止,都是

E58

·將比第一次交鋒更加激烈及兇險。 場上武功高强的都知道·再度接戰時

以爲難分軒輊! 宮血衣比楊曉風多攻四劍之外,除者全部 除了三數人能看出這一百劍之中,南

楊曉風及問道。 南宮血衣沉聲道:「你是齊白衣的關 「你……你難道是否

南宮血衣反厲聲截口道。「正是!」

他師父是霍小玉?」 道:•「南宮血衣不欲人知其師承……難道 盧拓及幾個輩份較高的高手, 齊都忖 楊曉風欲言又止

振,泛起幾道劍影,一劍七刺,分刺楊曉 引又再撲上去!臨至楊曉風身前,手腕一 南宮血衣喝道。「不必多言!」劍一

楊曉風輕叱一聲,劍隨身走,身隨劍 一口氣把對方的攻勢接下。

浪,向楊曉風捲去 一招!」話音未落·身前突然勇起千重劍 南宮血衣精神一振,喝道:「再試這

中的一株槐樹、枝葉亂動、簸簸飛下無數 這趙出事,每一劍都往滿眞力,庭院

粉末,隨風飛揚。 樹葉剛在枝上離開,隨即被劍氣絞成

連揚,心隨劍動,劍隨意飛,這一輪接觸 ,楊曉風被迫退一步! 楊曉風猛吸一口氣,力注劍上,手腕

迫人、劍勢大盛、楊曉風又再猛退三步! 南宮血衣越戰越勇,兇狠慓悍,氣勢

> 是緊張得一顆心幾乎自口中跳出! 許三城、魏高立、柯展翅及柳如眉都

從南宮血衣意想不到之處一刺而入。 猛聽楊曉風長嘯一聲,劍法條地一變 盧拓看了一回,暗道:「這南宮血衣 兩人輪流進退,仍是不勝不敗之局 許三城等人才晤暗鬆了一口氣。 南宮血衣猝不及防,急步退下。

宮血衣之上・甚至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唉 對方迫退,就劍法而論,假以時日必在南 **曉風却往往能在危急之中使了一招奇招把** 劍法純熟,經驗老刊。似稍勝半籌,但楊 ,可惜這小伙子就于酒色,又兼出身邪道

術之道·再無正邪之分。 得如痴如醉,此刻心中所想的全是武功劍 眨眼之間兩人又鬥了百多劍。猛聽得 場中羣豪都爲此難得一見的大戰,看

·日後只怕又是一頭魔王!」

凌空飛起。 南宫血衣長嘯一聲,如同裂帛震人魂魄! **嘁聲剛起,南宮血衣身子如同紅鷹般**

腰紮馬,劍向上微指! 扭,似御風而行,慢慢盤旋而下。 楊曉風臉色一變,滿是緊張之色,沉

一飛高逾二本,身形突然在空中一折

翔九天,姿勢美妙之極! 驀地身形一沉・彷如一朵紅雲自天而 刹那・南宮血衣身形一變再變・似鳳

紅光一閃・血劍直貫楊曉風頭頂「百

滙穴」

横, 不敢輕易出手! 楊曉風額上見汗、斜踏一步。軟劍

凌空打了個筋斗,往楊曉風背後飛落

反手倒刺楊曉風後背。

禁呀地叫了起來。場中似有人叫道。 雅九天!」 這一劍又詭又異,又快又猛,羣豪不

跟着又是 見白影一閃・緊接着「噹」地一聲巨响・ 陣裂帛之聲。

何時也是一劍在後撩出! 衆人 白影及紅影再一翻,兩人又面對面好

隻衣袖! • 布碎亂飛,南宮血衣也同時不見了一只見楊曉風背後長衣破裂,一陣風吹

「好劍法! 只見楊曉風目中神采速現,沉聲道。

也不賴!」 南宮血衣面無表情,冷冷地道:「你

外越過,某家血仇在身,未克與閣下盡興 一門,今日且住,異日有機會再行向閣下 「某家剛才在空中見到有一個仇人自牆 「且慢!」南宮血衣舌綻春雷。 急道

功又高・難怪在關外名頭如斯之响! 的踪跡,都是暗道··「此人來去如風,武衆人只見紅影一閃,便失去南宮血衣

怔,似是在翻記剛才鬥劍的情景-楊曉風目光倏地一黯,低着頭呆呆發

紅影一閃・南宮血衣未待長劍使盡・

雙脚未觸地,手腕一翻一揮,血劍突

楊曉風臨危不亂,千鈞一髮之際

定限,這才看見,楊曉風不知

一好,楊某再領教閣下的絕活

,當作腰帶 楊曉風這才驚醒,重新把軟劍繞在腰 魏高立忙道・「小風・咱們走吧!」

曉風,實際上却是隱隱勸他要行俠仗義! 楊少俠日後必能大放異采・造福武林!」 然得暗齊神劍的絕活,真乃不凡此生!料 老朽大開眼界!想不到老朽在垂幕之年仍 他是塊老薑,這番話表面似是讚嘆楊

底是一番好意,更兼在他家作客,便一笑 楊曉風那有聽不出之理,不過人家到

牛山三條狼輕易在楊兄弟手下伏誅! 頭過獎了,楊某吊兒郞當,行事但憑好惡 之高,只怕當年令師也不過如此,難怪伏 ・豈敢當盛譽!」 楊曉風一皺眉頭,冷淡地道。「蘇鏢 蘇振堂排衆而出,道:「楊兄弟劍法

安在否一 蘇振堂毫不爲意,道:「未知令師尚

而去 在下冒昧登門・又兼連番打擾・甚感不 今日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語罷揚長 楊曉風更加不快,回首對盧拓道。

場中有不少人看不過眼·輕聲罵了起

他!賢侄今後與他相處,不妨勸他走上正 虚拓哈哈一笑,說道:「老朽何會怪生性如此,其實心地不壞,世伯勿怪!」 魏高立尷尬地忙道・「盧世伯・楊兄

魏高立唯唯應之,忙向許三城打了個

「此人不似是奸險之徒!」

畫虎容易畫骨難!咱又不了解他,焉知他 「這可難說,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

問他一問,明問不行,咱也來個暗訪!」 要有南宮血衣的動靜,咱們便能憑訊趕去 派人出去探聽了,另外信鴿亦已放出,只 魏高立道:「你們不必担心 柯展翅大聲叫好 ,小弟已

天吧!明日舟小弟帶各位到馬王台去遊覽 魏高立道。 「你們便在舍下多盤桓幾

暗算。其實。看來未必,好像南宮血衣那 背後中的那一劍,好似是在打鬥中,中人

許三城突然道。「小風,你曾道小柳

一劍,不是……

血衣那一

杯邀月,竟夕長談。

四人不期然又談起黃昏楊曉風與南宮

亭裏坐着魏高立及楊曉風等四人,舉

夜凉似水,池邊立着一座小亭子。

奇花異草,在夜色中另有一番風味。

魏府後花園,曲徑通幽,假山池水

許三城會意,向楊曉風追去。

家丁慌慌張張跑過來 陪你們去花街柳巷閑逛也厭了 衆人哈哈大笑 柯展翅道。 二這敢情好 正想散去。突見一個 阳老柯整天

幾句話。 那家丁把咀附在魏高立耳邊輕聲說了 魏高立喝道:「甚麼事這般慌張!

擊的目標部位,小弟也是因爲家師有一招

爐火純青者能隨意控制撲下的時間及攻

僅能破解!

魏高立道。「你看小柳會不會是他殺

與之頗爲相似的劍招

『龍飛九天』・這才

平生絕技,名喚『鳳舞九霄』,變化多端

楊曉風截口道·「他那一招是敝師的

來,道。· 各位請隨小弟到盧府 行!」 發生了事? 說罷提氣飛身,白花園的圍牆翻了過去 楊曉風緊隨他後面,急問道。「盧家 魏高立的臉色登時大變。霍地站了起

「正是!」魏高立去勢更急

驃悍,但似無殺害老二之理。

一陣才道。「依小弟之見,南宮血衣雖然

楊曉風心頭一動,不言不語,沉思了

殺戴景可是你與小柳一道的!」

「無論如何,此人也值得

許三城接口道。「當年闖梅花寨,擊

普通的劍較闊!

柯展翅緊接一句:

「他那把血劍也比

興家兄在何處? 光如白晝。魏高立拉着一個家丁問道。 一到盧府,只見府裏各處燈火通明

曉風等人入內 魏高立也不待家丁通報,逕自帶着楊 那家丁嗚咽道: 少爺在廳堂上。」

廳上坐着不少賓客,都是一派之長

或是聲名顯赫的大俠 盧興家急得團團轉,只跟魏高立略一

問道··「彭當家,請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點頭,便跑入內堂。** 魏高立向附近的一個神態威猛的老漢

手斷魂刀」彭烈,一聞言鬢髮俱張地道: 昨日賓客送來的質禮也一股腦刦走了 昨夜來了一批幪面賊把盧老傷了,而且 那人是五虎斷魂刀彭家的當家, 啊!盧世伯傷得怎樣?

彭烈怒道: 「這自然不會輕」 楊曉風又問道·「那批賊人是些甚麼

的底細都不知道,算是甚麼名堂! 老爺子,不但賀體被人却走,而且連對方 名喚孫寶塔的道。一這麼多些人陪着盧 廳裏有一個中年漢子外號「莽張飛」 老夫怎會知道?!

彭烈勃然大怒,道。

一他們都用黑布

嘆息道:「當時咱都已分頭歇息,到內宅 **隊住臉:老夫怎會知道!**」 安寢,只留下盧老跟興家侄子在此點收賀 禮,到咱聞聲趕來時賊人已得手離去!」 許三城脫口道:「既然如此。又怎知 伏魔劍客」風柏山 捋頷下長髯

的騙!一此老人烈性子仍然不減當年 對方都是用黑布幪住臉孔?二 心頭都是一沉、暗呼不妙。 隔了半晌,內堂突然响起哭聲,衆人 彭烈大聲道··「咱聽盧侄子事後講述

把堂上的那幅紅毡解了下來,衆人心裏更一忽,便見家人忙碌起來,七手八脚

穿孝服自內堂出來,雙眼紅腫·臉有淚痕 衆人不約而同站了起來。 果然再過了一柱香的時間,盧興家身

神憔悴了不少,心裏也替他難過。 魏高立偸眼一瞧。見他一忽之間。精

父巳不幸仙逝!」 盧興家乾咳了一聲, 悲聲呼道: 「家 「莽張飛」孫寶塔聲震屋瓦地道。

連 『鬼見愁』司馬大夫也醫治不了麽?」 彭烈喝道·「廢話!

吾兄節哀順變・不要苦傷了身子・ 魏高立忙道:「興家兄,世伯……請 堂上安慰之詞立即此起彼落。

的身份掏出來。盡快替盧前輩報仇才是上 柯展翅道•• 目前最重要乃是把對方

豈能瞑目! 彭烈拍腿道・「正該如此・否則慮老

份 不勝唏嘘之至! 料不到,一夜之間竟由賓客變成弔客的身 說着外面又來了不少賓客,衆人都意

破綻從而偵出賊子的身份也未定!」計短,兩人計長。也許在座的人、能找出略述一次,好讓大家合議合議,所謂一人 風柏山道:「興家賢侄 · 請再把經過

能指點小侄的迷津!」說着望了楊曉風 侄便把經過講述一次,希望在場前輩能人 盧興家嘆了一口氣・說道・「如此小

楊曉風心頭一跳,十分詫異。

分才散席。小侄帶了風叔叔等人到內堂安 「昨夜家父與風叔叔等直喝至三更時

E60

許三城道。

楊曉風喟然道·

「我剛才忘記問一問

「他會照實語麽?」

寒舍的總管歐陽大叔來到廳堂之時,只見 寒舍的總管找來。清點賀禮一當小侄帶着 家父赤手與一個幪面人搏鬥!」 歇之後,出到廳堂·家父便吩咐小侄去把

用什麼兵器?」 「奔張飛」孫寶塔插腔而道:「對方

小侄神智巳泯・雙眼都被仇恨蓋住・一個 劍上,突然凌空向小侄踢了一脚!那時候 歐陽叔叔撲了上去!那個幪面人反手按在 個筋斗,跟着反手一劍刺在家父背心!」 小侄等來到,突然躍起半空,又凌空打了 一舔乾燥的嘴唇,續道:「那幪面人見到 他越說越快:「小侄心胆俱裂・便與 「對方用一柄劍!」盧與家用口水舔

個足印・足印深陷入肉中・一片瘀黑・掌 豪都暗叫一聲·「好厲害!」 •道•「各位請看!」他胸膛上赫然有 **盧與家揩一揩腮邊的淚水,拉起上衣**

閃避不及,便中了一脚!」

孫寶塔急問道:「後來呢?

用布袋裝着揹跑!」 外面又來了不少幪面人。跟着把賀禮悉數 痛走前扶起先父·那個幪面人撮唇一嘯· **联在先父後背的長劍,跟着一脚踢開先父** • 先父的衣衫立即被血水浸透 • 小侄便忍 「那人踢了小侄一脚之後・立即抽出

胜竟沒人發覺? 楊曉風問道。「這麼多幪面人潛入貴

護院被人點了麻六·放在陰暗處。 風柏山憂慮地道: 「看來來人都是高 一今早家人發現有好幾個

彰烈道。一一老夫是聽見喻聲才趕來的

,來到時那些人已鴻飛冥冥!」

之一的「妙算」霍八袋,此刻突然開腔問 一直不開腔的丐帮長老「神丐妙算」 「賢侄・老朽有句話問你。」

盧興家忙道:「前輩有話請問,小侄

跟南宮血衣的那一招可有相似之處麼?」 盧興家道:•「有幾分相似!不過,當 「那幪面賊從背後刺殺令尊的那一招

裏立即議論紛紛。 敢肯定!但亦有所懷疑! 時因爲小侄心神震盪・沒有留意・所以不 羣豪不覺「啊」地一聲叫了起來·廳

己。目光一瞥·突然發現柳如眉不知何時 楊曉風心想難怪剛才盧興家會望着自

也置身場中、旁邊還站着蘇振堂 霍八袋大聲道: 對方身材如何?

白鍋長劍! 劍作何色?」

沒有結果!」 **羣豪**「唉」地發出 聲失笔的嘆息。 必列也失望地道。 過來說去,還是

武問對方何以要用黑布幪面上 「不然!」霍八袋沉聲道:「諸位稍

想讓人知道身份與人 孫實路明自立一后選用成、當然是不

露身份的兵器!」 觀然如此、對方又怎會用。把足以使他應 正是!一種八袋目光爛爛地前!

了你啦!要非聽你這一解釋,咱貴會想出 陽內佛騰起來,叫罵聲此起彼落! ジ列大臀道: 「と作,明今日才算服

霍八袋呵呵笑了一聲。

用反手劍後刺便輕易懷疑一個人一 憑人家在空中一個筋斗,飛身降落之際改

昨日在座之人都親眼看見南宮血衣用那招 彭烈大聲地道。「這還有什麼疑問!

把一切盡算在南宮血衣頭上? 的門派也可能還有類似的變化,豈能因此 凌空倒掛」,青城派也有一招『游龍倒翻 問剛才描述的那一招,峨嵋派也有一招『 只能懷疑,一切須侍調查後才能作準!試

話·咱就越糊塗,早知不聽!」

是一塌糊塗!」 彭烈聽了大喜,心想這傻小子也是個

直心腸的人。

個靈並。再一刻壽衣壽木小上準備齊全。 , 擠滿了大廳, 哭聲及嘆息聲交織在

什魏高立、耳魯說了 突見一個魏府的家丁入來・又再附耳

「今晨有人在城西見到南宮血衣・看情况 魏高立臉色 變,輕聲對楊晓風道:

楊曉風直: 一弟云號追人,小過你

這關鍵!」

風柏山道:「這只是懷疑而已,不能

割破楊曉風的後衣! ·崑崙派更有 招『應擊長空』·其他 霍八袋接口道:「風兄說得有理,這

彭烈沮喪地道·「越聽你這老小子的

孫寶塔也道。「正是正是。咱老孫也

廊府人手聚多,不 會廳上已設起一

华汝上的燒香吊喪。吊客越來越

他好像要人鄭州工

川柴物田大工

聯絡,小弟等待這裏事了。立即趕去與吾「這個小弟自然省得。到了鄭州咱再

做事任憑喜惡,不能理喻,你與他結怨 如眉迎面走來,道:「楊兄弟,南宮血衣 楊曉風甫走到庭院・只見蘇振堂及柳

「多謝鏢頭關懷・楊某省得!」

恩人!下月廿日務請到寒舍喝杯水酒!」 不要客氣!四方鏢局上下無不視你爲救命蘇振堂微微一笑,道,「楊兄弟千萬

「何必客氣?楊某生性放蕩,四處爲

「不可・楊兄弟這個面子一定要給蘇家・到時也未必……」 某・否則那天沒有你在場・塲面豈非大爲

柳如眉接說道。「你若不來我絕不饒

楊曉風不禁大皺眉頭

柳如眉又道。

一你要不去,我天涯海

角都要把你找着! 楊曉風哭喪着臉道。「楊某只好恭敬

,別人視他如軍魔・阻却聲得他是血性 如眉你眼光倒不

獲人好感。他不想再繞下去,忙道。 親堂堂、舉止之問流露出一股威嚴、頗易 楊曉風對他下三有點好處,

楊曉風直趨魏府,取了馬匹,直向 。爲水能盡速趕及南宮血衣,楊

衡,以贏得武林一條街街長的信任,以便於今後行事。至此霍 龍臨場已有所宣佈 餐完後,他們 点五個人使借故聚在 姑娘已分別喬裝一絲杯一夜貓一路一花、 化姊妹促進來,同時更發現金糊塗在場。午 鄧日昇、吳大弟真相直二千席、卒之獲得用了投效。這時,朱五經發現尚下 幾計周折,終於給心雙大婦配了進去,及至產 龍點名時,朱五絕無法抵賴,始將殺害 前文提要: 假目「吃四方」朱福及其妻「老潑婦」尚代前去假作投效,經過 前文書至朱五絕與尚儀姑娘取得武林一條街的入山信物,便 起,共商稍後在分組比武時。如何爭取一品武士名 、简良兩位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兩老炫絕技

廣場上去,快開始比武了 霍二龍一指附近的廣場道: 「請到那 「吃飽啦!」衆人齊聲回答

於是,衆人一齊來到廣場上

武,諸位明白了沒有?」 到三十八號的人比武,以此類推,抽到第 到三十七號的人比武;抽到二號的人限抽 從一到七十二的號碼,抽到一號的人跟抽 三十六號的人就跟抽到第七十二號的人比 霍二龍從懷中取出了一只小布袋,說 衆人答道: 「明白了。」 「這袋中有七十二塊木牌,上面寫着

二人將分成兩組比武,一場比武下來之後 場的比武不做個人勝負的紀錄,我這樣說 武功高低而自做甄選,換句話說:這第一 是庸手,爲冤人海遺珠之憾,我們將視其 個個是高手,落敗的三十六人也未必個個 過剛才我得到指示:獲勝的三十六人未必 ,將有三十六人獲勝和三十六人落敗,不 霍二龍道: 這也就是說: 你們七十

E 62

五俠暗驚心

個一個上來抽牌。」 霍二龍道:「好,現在請排成一路, **聚人又答道**: 「明白了

姑娘抽到二十四號。 抽到三十三號、尚工姑娘抽到五號、尚食 十九號,朱五絕拿到六十二號、尙儀姑娘 入袋取牌,不久取牌完畢, 七十二人便排成一路,一一上前,伸 金糊塗拿到

儀姑娘的對手是六十九號、尙工的對手爲 五十五號、朱五絕的對手是二十六號、 五人幸好沒有碰上,金糊塗的對手是

成另一隊,然後比武便開始了 ,排成一隊,抽到三十七至七十二者,排 霍二龍接着宣布:抽到一至三十六者 尚食的對手爲六十號。

三對,同時進行! 十八號、第三號和第三十九號,六人分成 第一號和第三十七號、第二號和第三

道之人,其中雖然不乏高手,二三流的庸 手却佔多數,故比武過程頗多不堪入目 這些前來應徵投效者,大都是綠林黑

又同時進行比武。 第六號和第四十二號,六人仍分成三對, 四號和第四十號、第五號和第四十一號、 勝者和兩個敗者站去另一邊,隨即叫出第 的牌號、叫他們站去一邊,然後叫那一個 從中選出兩個勝者和一個敗者,記下他們 很快的,六人先後分出勝負,霍二龍

八成不是黑臉大漢的對手。路一花)捏一把冷汗,認爲她身材嬌小, 一號是個高頭大馬的黑臉大漢,兩人一南 北一站,就有不少人暗暗替尚工姑娘(尚工姑娘是第五號,她的對手第四十

外家硬功獲勝,故不將尚工姑娘視爲勁敵 33」之名,但自覺可憑一身苦練二十年的 ,還表示得很有風度的向尚工姑娘抱拳道 「路姑娘,我讓妳先一 那黑臉大漢也聽說過她們「綠林二夜 尚工姑娘吃吃一笑道。「有僭!」

拍去一 欺身猛進,豎起**纖**撒玉掌,向他腹部

,肚子一 ,便有意賣弄自己的硬功,當下不避不 黑臉大漢見她出掌沒勁,忖度力道不 挺,迎上她的手掌

况不對,本是熱烈的掌聲頓時衰落下來。 紫,額上沁出了冷汗。衆人立刻看出他情 他喝采之際,他的臉色忽然變了,由黑變 穩,沒有晃動一下,可是正當大家拍手爲 實的拍中他的肚子,他的身子果然站得很 ,便似洩了氣的皮球,萎然倒下。 黑臉大漢勉强撑立到掌聲停止的時候 「蓬」的一响,尚工姑娘一掌結結實

這次却是爲「路一花」喝采一

扶去另一邊· 去「升級」的一方,而將受傷的黑臉大漢 工姑娘深深一瞥,記下了勝負,便命她站 霍二龍也不禁對她另眼相看;他對尚

敢完全發揮,最後以 高强,爲恐引起霍二龍的特別注意,他不 不久輪到金糊塗上場,他的對手身手頗爲 比武,每次三場,很順利的進行着 招險勝。

姑娘也分別獲勝,都「升級」 之後,尚食姑娘、 朱五絕、以及尚儀

再讓他們抽牌: ,霍二龍憑自己的眼光挑出够資格「升級 的三十六人,再爲他們重新編號,然後 最後,十二場三十六對全部比武完畢

他們五人又分別獲勝,與另外的十三人再 尚工、尚食均未碰上,第二次的較技 結果運氣不壞,金糊塗、朱五絕、尚

抽到的對手是尚食姑娘,只有尚工姑娘抽 金糊塗抽到的對手竟是尚儀姑娘,朱五絕 第三次的較技,運氣就沒那麼好了,

道:「可不可以換個對手? 金糊塗頗感爲難,便向霍二龍提出要求 當輪到金糊塗和尙儀姑娘比劃的時候

金糊塗道••「我宋劍虹不喜歡跟女人 霍二龍道:「爲甚麼?

手太重怕傷了她們,出手太輕又怕輸給她 金糊塗道。 霍二龍道. 「爲甚麼? 「所謂好男不與女門,出

們,好叫人爲難也。

霍二龍笑道:「不要緊,你只管和這

已有數:

霍二龍道•「不能、」 金糊塗道:「不能換個對手麽?」

道。「朱大嫂,你是武林前輩,可要高抬

拳與人比武,當下再抱拳一禮道:「旣如 徵投效,並未携帶他的金劍,只以赤手空 聞言桀桀笑道••「少嚕囌,你進招吧!」

花手」的架式 左掌前伸,擺出了類似少林拳術「左穿

給人一種不同凡响之感,贏得許多人暗暗

道。「來啊!來啊!」 尚儀姑娘也拉開架式,仍是口發怪笑

手一變爲右穿花手,右掌暴伸向前切擊! 出掌又快又猛,帶出「呼」 的一聲勁

娘果然了得,我雖然只發出七成功力,但 般武林高手絕難接得下我這一掌,她不 金糊塗心中一懷,暗忖道•「這位姑

位大娘過招,你和她的武功造詣,我心裏

尚儀姑娘一直表現得真像個老潑婦

雖是很簡單的動作,但在他使來,却

尚儀姑娘喝聲「來得好!」 也跨步迎

,學掌相迎。

金糊塗只得走下場,向尚儀姑娘抱拳

金糊塗此番化名爲「宋劍虹」前來應

身形一挫,脚下左弓右箭,右拳藏腰

金糊塗大喝一聲,跨前三步,左穿花

震退一步-刹那間勁風四溢,金糊塗和尚儀姑娘各被 雙掌一接,發出「砰」 的一聲巨响

這裏了。 但接得下,還與我平分秋色,看來從廣寒 谷出來的姑娘個個都是頂尖人物,我可得 小心應付才行,否則一生英名只怕要丢在

劍葫蘆客果然頗有眞才實學,難怪凌波仙 丁育嫁給他… 尚儀姑娘也在暗暗吃驚道: 這位金

手機的會。 然無隙可乘,以致游步再游步,均無再出 一度的攻擊,但因雙方門戶守得很緊, 兩人一邊思忖, 邊游步,準備作第

練習者要有深厚的內功做基礎,然後從十 竟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百步穿楊指」 指中運出指風,對敵人做隔空點穴的攻擊 空中掌雙齊發,立聞一片「嗤嗤」聲响, 氣,突然厲叱一聲, 這門神功較之一般劈空掌更爲難練, 過了一會之後,尚儀姑娘首先沉不住 個縱身猛撲而出

就如十箭齊發,端的非常厲害! ,妳還眞來呀! · 故命名爲「百步穿楊指」,每次出手 金糊塗識得厲害, 暗叫道: 「我的媽

,其威力就如怒欠離弦,而且要認穴準確

飛瀑自天而降,攻向尚儀姑娘的頭上百會 衝而下,右手往下一吐,刹時便似有一道 空中快速的一個鷂子翻身,隨即電射般俯 但見他突然將身一縱,倏地拔空三丈,在 示弱讓步,他不縱退趨避也不左右閃開 向十分自負,這時遽遇强敵,自是不肯 他是當今武林公認的十大高手之一

頓時引得衆人鼓掌叫好起來。 雙方出手均是高深莫測,凌厲絕倫

娘身形一伏,如龍盤地,右手上擧,一指就在一片鼓掌叫好聲中,忽見尚儀姑 難道是我輸了? 金糊塗做出難看的臉色道。「她沒輸 霍二龍笑道: 「沒輸,沒輸。」

霍二龍道:「你也沒輸,二位這一場

一位可直升爲一品武士,不必再參加比武 分秋色,都是勝者。」 霍二龍又道:「我還有個决定,你們 金糊塗一笑道:「這還差不多。

可得多少餉銀?」 尚儀姑娘笑問道: 「一品武士,每月

另外還有許多好處。」 尚儀姑娘搖頭道··「每月五百両銀子 霍二龍哈哈笑道。 「每月餉銀五百両

此驚世神技,難道不怕『武林一條街』的 然硬拚起來了,在姓霍的面前豈可展露如

人起疑麼?

喝采,而爲之目瞪口呆起來

就連霍二龍也看得面色一變,呆了

朱五絕暗暗頓足道:「糟糕!他們竟

身子忽然懸於空中,沒有繼續往下俯衝。 像週上一股强大的阻力,本是頭下脚上的

金糊塗的身子原在向下俯衝,這時好

發大財 咱們回家去吧!」 出售,每月五百両銀子不够老娘買花粉 家的,老娘只道加入『武林一條街』可以 太少了,不幹!不幹!」 說到這裏,轉身招呼朱五絕道:「當 ,咱們苦練幾十年武功,豈能廉價

害,僅憑一指之力,能隔空阻住金糊塗凌比之剛才所發出的「百步穿楊指」更爲厲

乃是一種失傳已久的「九陰神指」,這

,尤其是尙儀姑娘,她的

一指擎天神技

原來,金糊塗和尚儀姑娘的確眞幹上

空下擊的

一掌和他全身的重量,即可見其

您若只喜愛銀子,那很簡單,我請我們街 長多給您一些便了 霍二龍忙道•• 「這位朱大嫂莫着急

想賣弄本領也不能在這個地方賣弄啊!

·拍出一股强勁的掌風!

一口眞氣,突然左掌再吐,向

尚儀姑娘發覺來勢極强,

指擎天

,翻身躍開 自恃撑持無 驚又怒,忖道:•「妳這個姑娘眞不懂事.

金糊塗被逼在空中上下不得,心中又

尚儀姑娘斜睨一眼:「多給多少?」 尚儀姑娘桀桀大笑起來,道…「你這電二龍道…「最少多給一百両。」

子是不够化的,你給個一千両老娘便留下 來,否則我跟我當家的頓足就走一 ?每月只賺六百両銀子就會滿足?告訴你 小老弟,老娘平常每個月沒有個一千両銀 武林能找出幾個?你以爲老娘胃口這麼小 位老弟志也小氣,像老娘這般身手,放眼

> 武士產生,若是個個給一千両 尚儀姑娘向朱五絕招一招手,掉頭便 那

別忙!您且

會叫您失望便是。 們街長在哪裏呀?」 霍二龍慌忙道: 「別忙-尚儀姑娘聞言住足,含笑問道。「你 ,等一會我去請示街長,我想大概不

尚儀姑娘道••「旣如此,老娘暫且留 霍二龍一指谷中木屋道•「就在那木

不出一個,等下老娘還要見見你們武林街我們夫婦這樣的高手,只怕一萬個中也找 長 也不幹!」 ,他若是不對我們夫婦以禮相待,老娘 不是老娘吹牛,放眼天下 ,要找出像

一邊,然後繼續主持比武 霍二龍連稱當然,請她和金糊塗站去

參加下一回的比武了。 也被霍二龍直接提升爲一品武士,不必再 娘一路不知其名稱的神奇掌法鬥成平手 結果朱五絕以一路「百步神拳」和尚食姑 不久,輪到朱五絕和尚食姑娘比武

武士的只有八人;這八人是尚儀、尚食、 獲得二品武士頭銜的共有十人,獲得一品 武定了品級, 一國名號叫「綠林一條龍莊鵬」的五旬老 「雲中虎拜天義」的文質彬彬的中 一個名號叫「弄蛇聖手屈不伸」的六 到了這天黃昏時分,七十二人全數比 ,獲得三品武士頭銜的共有十八人, - 虎拜天義」的文質彬彬的中年人、金糊塗、朱五絕、以及一個名號叫 除去原先被淘汰的三十六人

> 到場上,並且,帶來了三個黑衣大漢向大屋謁見「新武林街長」請示機宜,未幾回霍二龍請大家在場坐下,自己再入木 的嚴格訓練。現在我再表明一下:不願接 家宣佈道。 「街長有令。今日入谷投效者 受聘用者,現在退下還來得及!」 士及未獲升級者須赴某地接受爲時三個月 百両,三品武士二百両,二品武士三百両 ,一品武士八位當面另議,唯二、三品武 ,一律重金聘用,未獲升級者每月餉銀一 沒有人退出

十四人即刻隨這三人離開此谷!」 霍二龍於是又說道:「那麼,你們六

升級者帶出困龍谷,前往某地接受訓練。 武士、十八個三品武士、及三十六個未獲 於是,三個黑衣大漢分別將十 ·個二品

與他們相見,心中正在高興,忽見從木屋 中走出一黑一白兩個老人來 ,朱五絕和金糊塗預料新武林街長將出現 獲得一品武士的八個人,則留在谷中

是西域之人 藍色的眼睛,鷹鉤鼻子,滿面于思,分明 個穿黑衣一個穿白衣,相貌逈異中原人 這兩個老人,身高都在七尺以上

他們從木屋走出,邁着大步並肩向廣

深不可測的武功,便向朱五絕目詢道: 好像只跨了幾步,就已來到廣場上 場上走過來,約莫二三十丈的距離,他們 金糊塗立刻看出這兩個怪老人有

這兩個老人是誰?」 朱五絕微微搖頭,表示不知

向他們行了一禮,然後才向他們八位一品審二龍對這兩個老怪人甚是恭敬,先

二龍忙搖手道。「住手,不要再打了!

金糊塗安然落地,正想展開攻擊,霍 掌風落地,打得地而上沙土飛揚,

尚儀姑娘桀桀怪笑道:

無邊,能够移山倒海,撒豆成兵,爲了讓 護法大師』,穿着白衣的叫『白護法大師 林一條街』的二大護法,穿黑衣的叫『黑武士介紹道:「諸位,這兩位是我們『武 們二位大護法得表演一場武功和一場法術 諸位瞭解我們『武林一條街』的實力,他 ,讓諸位觀賞觀賞!」 ,他們不但有一身蓋世絕技,而且法力

的石頭,放在黑護法大師眼前。 語畢,走去場邊,檢來了五顆人頭大

頭又向空中飛升而起! 方,但見他雙掌向上虛空一托,那兩顆石 有讓它落地,就在石頭下墮到兩丈高的地 丈高空,然後垂直墮下,但黑護法大師沒 往空中拋了上去。兩顆石頭先後飛上六七 際,那黑護法大師已俯身拿起兩顆石頭 衆人正不知他胡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之

剛才的『一指擎天』有異曲同工之妙。」 微微一笑,低聲道:「他這一手,與妳 尚儀輕嗯一聲,沒有任何表示 朱五絕一見之下,便向身邊的「老妻

儲他們,使他們產生敬畏。 樣的功夫並未超過他們多少,尚不足以震 夫雖也頗爲佩服,却無驚嘆之色,因爲這 八位一品武士對黑護法大師這一手功

他一聲吼叫,雙掌又是一托,兩顆石頭棉 在這一瞬間,後起的兩顆石頭也已墮下 向上一托,那兩顆石頭又向上飛起;而就 頭又已下墜到兩文高的地方,他的雙掌再 顆石頭向上拋起;這之間,先前的兩顆石 球也似的再向上飛去 再度向上飛升的時候,他又快速的拿起兩 當兩顆石頭在黑護法大師的罡力虛托

> 之上,確是精彩絕倫,令人嘆爲觀止! 在空中上上下下,似皮球般被他玩於股掌 朱五絕大叫道: 「再來一顆!」 每顆石頭重約十幾斤,這時四顆石頭

起最後的一顆石頭,向上拋去 黑護法大師喝聲「好!」抽空俯身抓

,開始手舞足蹈起來。 空中的五顆石頭便在他的手舞足蹈之 緊接着,他忽然改變了玩「球」的手

够發出罡力,而且雙足也能够發出罡力! 成罡力就絕無僅有了 手發出如此雄渾的罡力已甚稀少,雙脚練 ,忽下忽上,换句說話,他不只雙掌能 從來沒有人能够練出這樣的絕技,雙

鵬 也爲之神色凝重起來。 絕世之藝的尙儀、尙工、尚食三位姑娘, 僅是「雲中虎拜天義」 五絕看得目瞪口呆,就連來自廣寒谷身懷 「弄蛇聖手屈不伸」及金糊塗和朱 一品武士至此才被震懾住了 綠林一條龍莊

護法大師的對手,心中甚是憂慮。 樣的程度,從而知道自己三人絕非這位黑 因爲,她們自知做不到黑護法大師這

道: 「這兩個番佬,只怕是來自密宗的高 金糊塗眉頭深深皺起,向朱五絕附耳

カ。こ 他已練到擧手投足殺人於百步之外的能 朱五絕點點頭道:一不錯,看這情形

一品武士。」 分明是在表示他有能力殺死我們這八個 金糊塗道。「他表演這次功夫的用意

朱五絕又點頭道。「不錯,他是在警

威!」正說着,忽聽黑護法大師吐氣開發 告咱們必須乖乖的投效,給咱們一個下馬 ,發出一聲雷吼

响,登時在空中碎裂成粉,如雨而下 這就是說:他發出罡力將五顆石頭 空中的五顆石頭「拍拍拍……」一陣

黑護法大師表演完了,面不紅氣不喘 其餘七人也不禁鼓掌喝采起來。 尚且姑娘不禁失聲道·「好功夫!」

走去一邊抱胸而立,神色倨傲,大有無

這位黑護法大師的功夫如何? 霍二龍笑向大家道。「諸位,你們看

朱福一向不服人,今日方知人外有人,天 霍二龍笑道:「我告訴諸位一個秘密 朱五絕大聲道: 「沒話說!我吃四方 一我服了

制,那就是我們的『武林街長』! 這二位大護法的武功,天下只有一人能

候讓我們拜見『武林街長』呀? 這樣的神聖人物才能領導我們一 尚食姑娘道。「這太好了,也只有像 - 甚麼時

到那邊的山洞裏去,白護法大師要表演 手法術讓諸位瞧瞧! 霍二龍道··「別急,現在諸位請隨我

共上放着一個大木箱。 黑色布幔,地上有一塊兩尺高的小平台 山洞,大如一間堂屋,正面掛着一道 於是,大家隨着他進入一座山洞中

打開那個大木箱讓大家看,箱裏甚麼也沒 那白護法大師便大模大樣的登上平台,他 霍二龍要大家在小平台前坐下,然後

> ,一邊唸一邊繞着木箱走,最後伸手一指有,接着將木箱蓋上,隨即口中唸唸有詞 木箱,喝聲。「變!」

的一箱大元寶! 只見原來空空如也的木箱,這時赫然滿滿 霍二龍立刻走上台,替他打開木箱

大家驚喜的叫了起來。

入籍中蹲下,那白護法大師蓋上箱蓋,又

力一指木箱,喝聲••「變!」 開始唸動真言咒語,繞箱而行,最後又用

着大家搔手弄姿,巧笑倩兮-打開箱蓋,站起來一個妙齡女郎,對 大家又一次目瞪口呆。

郎都不知那裏去了。 蓋,但見箱中一變而空,霍二龍和妙齡女 闔上箱蓋,又唸詞又繞行,然後再揭開箱 白護法大師示意妙齡女郎蹲回箱中

一龍的笑聲道。「諸位,這法術如何?」 ,心中**驚**駭不已。 大家回頭一看,見他靜靜地站在洞門 大家正在發呆之際,身後忽然响起霍

金糊塗脫口道:「這是法術還是魔術

只要眼皮 修成正果,他若要殺人,根本無須動手 們這位白護法大師從小修煉仙術,如今已 位一品武士雖有一身驚人藝技,却 龍走回台前道。「這是法術!我 眨,那人就立刻倒地氣絕!」

從末見過這麼神奇的法術,雖然心中有些 因爲看不出白護法大師是怎麼變的

不信這二位大護法的功夫,可向他們挑戰 ,一試盘實!」 霍二龍目光一掃衆人道・「諸位如果

金糊塗和朱五絕雖想一試,因怕身份

能力稱霸天下武林。所以諸位若能誠心投 條街』乃是臥虎藏龍之處,我們有足够的 位大護法的神技之後,應知我們『武林一 懷不軌,那就是自討苦吃了。」 效,對你們自己也有莫大的益處,若是心 霍二龍笑了笑,又道: 「諸位看了二

意前來投效,豈敢心懷異志。」 金糊塗態度恭謹道:「我等是誠心誠

背叛違抗,我們的處罸是非常可怕,輕者」之後,必須服從到底,誓死效忠,如若 斷手斷足,重者凌遲處死,絕不輕赦,這 一點諸位要牢記在心。」 霍二龍道:•「加入我們『武林一條街

朱五絕問道: 「我們何時晋謁武林街

真正加入 『武林一條街』,現在我最後再 你們要行個入街的儀式,發下重誓,才算 入木屋與我們街長談話,不過在此之前, 問一次:有人想退出嗎?」 霍二龍道。「今天晚上,你們可以進

在最前的朱五絕填寫。 住址和生辰八字寫在這名册上面!」 他取出一份名册和一枝炭筆,交給坐 霍二龍道:。「好,現在請將你們的姓

當八人填寫好了之後,他便領着大家 ,回到廣場上時,只見場上已擺

E66

林一條街!」 着我唸一句 辰八字,然後說道:「我唸一句,你們跟 ·再接下來由霍二龍唱出八人的姓名和生 呱啦的不知唸了些甚麼,便引火燒化黃紙 八炷香每人一枝,接着由白護法大師取出好一個香案。他要八人在香案前跪下,焚 一份黄紙,對着香案拜了三拜,口中嘰哩 我等八人心甘情願效命武

效命武林一條街!」 八人跟着唸道:•「我等八人心甘情願

不渝!」 霍二龍唸道•「誓死服從指揮,此生

此生不渝。」 霍二龍道••「如有違犯街規,願上天 八人又跟着唸道:「誓死服從指揮,

罸我絕子絕孫,並受最嚴厲處罸!」

起,霍二龍沒有聽出來。
成「你」字,因有另外三人的聲音雜在一 」的下面的「我」字,朱五絕等五人都改 八人又跟着唸,不過唸到「願上天罸

最後,電二龍又唸道:「皇天后土

而,天也黑下來了 至此,入街儀式便告完畢。 「皇天后土,共鑒此心!」

談闊論,場面倒也相當融洽 二龍三人,十一人圍坐一起縱懷暢飲,高 上擺下一桌酒菜,加上黑白二大護法及霍 風燈,用木桿懸懸掛在場上,接着又在地 這時候,幾名黑衣大漢點起數盞氣死

龍的翻譯,問起老潑婦(尚儀姑娘)日間 ,與他們八人交談甚不方便,便透過霍二 黑、白大護法只會說幾句簡單的漢語

> 笑道: 「老娘這門功夫得自西域一位高僧所炫露的「一指擎天」的來源,尚儀姑娘 奇罡力,我可差得太遠了。」 樣小小的成就,其實比起黑護法大師的神 的傳授,經過十多年的苦練,才有今天這

呼? 很像是傳說中失傳已久的『九陰神指』 指擎天』確與他的武功有些相同,不過也 法大師連連點頭,又說出一席話:霍二龍 又爲他翻譯道「黑護法大師說:妳的『一 …他問妳所說的那位西域高僧法號如何稱 霍二龍將她的話翻譯給他們聽,黑護

露他的法號,如今叫我怎麼回答好呢?」 娘難倒了,當時那位高僧曾嚴囑我不得洩 霍二龍把她的話翻譯給黑護法大師聽 尚儀姑娘道…「唉,他這一問可把老

『一指擎天』,問妳願不願意?:」 が換妳的 ,然後又把他的話翻譯過來:「黑護法大 尚儀姑娘笑道••「好呀!不過他是護

法大師,我是一品武士,他的地位比我高 ,然後我再教他『一指擎天』。」 ,要交換的話,請他先教我『霹靂神罡』

們該怎麼稱呼你?」 武林一條街』究竟担任甚麼職務,今後我 過兩天不忙時,便教她「霹靂神罡」 尚儀姑娘道。「霍……對了,你在 經過翻譯,黑護法大師表示同意,說

副總管,你們就稱我副總管好了。」 尚儀姑娘道。「既有副總管,那必有 霍二龍道:「我是『武林一條街』

總管,總管是誰? 霍二龍道。「總管是我哥哥,他叫霍

理事情,不克到此。」 霍二龍道•「他在『武林一條街』處尚儀姑娘問道•「他在哪裏?」 尚儀姑娘接又問道。「武林一條街在

霍二龍道••「這個……現在還不便讓

諸位知道·

「因爲……因爲……

武林一條街』在何處,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已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了,若說不知『「唉,我說霍副總管,如今我們八人

子再告訴你們 ,也不必急在一 「這個……街長的意思是等過一段日 時,對不對?」

,是也不是?」 「哼,這樣說來,街長還不肯信任我

朱五絕怕尚儀姑娘一味要求之下引起會讓你們去『武林一條街』看看。」 多,等將來你們有了良好的表現後,自然「你們今天初入街,當然不宜知悉太

道:「這樣也好,咱們憑真本領贏取街長對方的疑心,當下輕輕碰了她一下,大聲

後我們八人住宿何處?担任甚麼工作? 的信任。」 金糊塗接着問道:「請問副總管,今

地執行任務,至於執行何種任務,等下街點,明天一早,你們就要離開此谷,去各點一種二龍道。「你們沒有固定的住宿地 長會親自派下命令

我們臨時用來延攬人才的地方,過了今天 ,此谷便廢棄不用。」 霍二龍搖頭道。「不,這困龍谷只是

E67

何與副總管連絡?」 金糊塗道: 「這樣的話,我們今後如

是『武林一條街』所經營的三項買賣中的 執行街長交付的各種任務,這些任務也就 細告訴諸位,你們八人今後將一直在外面 霍二龍笑道:「自然有辦法,我再詳

尚工姑娘截口問道•「所謂三項買賣

沒事幹,也要付給你們啊!」

尚儀姑娘道…「多少?」

月還要固定付一筆錢給你們,即使整個月

霍二龍道。「朱大嫂別忘了,我們每

少了,最少也要兩成。」

是一種賣命的玩意,老娘認爲抽取一成太

尚儀姑娘白了他一眼道••「瞎說,這

收取合理酬勞· 是出售武功,第三是為人解决各種困難, 經營的三個項目,第一是收買武功,第二 霍二龍道・「我們『武林一條街』所 你們所要担任的就是第

人是替『武林一條街』賺錢的人?」 尚工姑娘道:「你的意思是:我們八

先跟我當家的私下商量商量,可以吧?」

尚儀姑娘沉吟道。「這件事……我想

霍二龍道•「請便。」

見面的時候,他會告訴你。」

霍二龍道。「餉銀由街長决定,等下

固定的一筆銀子,除此而外,每辦完一件 任務,又可得抽取一成的酬金。」 你們絕對不會吃虧,我們每月將付給你們 霍二龍點頭道:「可以這麼說,不過

出十幾丈遠,低聲道。「你看怎麼辦?」

尚儀姑娘便拉着朱五絕離開酒席,走

尚工姑娘又問道: 「一成的酬金是多

拿

『新武林街長』的好機會,雖然黑、白

尚儀姑娘道··「我覺得今晚是動手擒 朱五絕問道:「妳指的是那一點?」

林一條街』爲他解决某種困難,酬金如是 一萬両銀子,你們完成任務之後,便可領 霍二龍道:「譬如某人要求我們『武

作,我們何必投效『武林一條街』,自己 尚儀姑娘嘿嘿笑道:「若是這樣的工

> 難免會得罪一些平時得罪不起的人,那時 時支援你們,其次,你們在執行任務時, 够件件順利完成,故『武林一條街』將隨 無法克服的大買賣,你們個人之力未必能『武林一條街』所接的買賣,都是一般人 『武林一條街』便是你們的靠山。」 朱五絕道•「這很合理。」 霍二龍笑道:「話不是這樣說,我們

們當然不能坐視,必須跟他們

咱們如何告訴他們呢?」

不糊塗,他絕不會輕擧妄動的。」

霍二龍笑道。「很好,賢伉儷請隨我

說畢,起身向木屋那邊走去

朱五絕一直以爲八人將同時入屋晋見 霍二龍道••「去晋見街長呀。 朱五絕一怔道:「幹甚麽?

麼便成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了。」 老人,均非易與之輩,萬一不能取勝,那 尚儀姑娘點頭道••「不然,你做何打

』在何處,就算擒住了他,他若是寧死不前咱們尙不知那兩個小孩和『武林一條街容易混入,應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動手,目 入木屋和他相見時,若發現嫦娥谷主處境 地點後,再動手不遲,當然,等下咱們進 說,咱們一樣拿他沒辦法,因此我認爲等 險惡,那麼不管情况對咱們多麼不利,咱 知道兩個小孩的下落和『武林一條街』的 朱五絕道。「我的意思是。咱們好不 一拚。」

朱五絕道••「不妨,金糊塗名糊塗實

嫦娥處境危殆,就無法五人一起發難, 嫦娥處境危殆,就無法五人一起發難,萬,只因這樣一來,他和尚儀姑娘入屋見到 ,這時一見不是那樣安排,心中大爲失望

之下,還有霍二龍和洞口那位師爺打扮的

而金糊塗和尚工、尚食不知咱們的打算, 「好,就這麼辦。但那霍二龍一直在場, 尚儀姑娘聽他言之有理,便頷首道:

兩人商議一定,便轉回「酒席」坐下

向霍二龍說道。「愚夫婦决定接受各項

交出兩個小孩,放回我們嫦娥谷主,你以 說不定可一舉擒下『新武林街長』,逼他 二護法是可怕的勁敵,但咱們有五個人,

』 旣敢在此接見我們這些人,必有充份準 是沒有妳想像這麼容易,那『新武林街長 備,我猜他的身手必然不在黑、白二護法 朱五絕神色凝重道:「好是好,怕的

> 果就大大不妙了。 一必須動手,他和尚儀姑娘力量有限,後

林街長」要以這種方式和大家相見,心中金糊塗和尚工、尚食也沒料到「新武 也感不妙,却是束手無策。

朱五絕只遲疑了一下,立刻拉起尚儀

心中盤算如何應付意外情况…… 姑娘笑道:「老件,走啊!」 兩人硬着頭皮隨着霍二龍走去,都在

霍二龍領着他們走到木屋門口,大聲

道:「一品武士,吃四方朱福及其妻老潑 木屋中,原是燈火通明,這時忽然一

齊熄滅,變成滿屋漆黑。 隨聞一人答道: 「進來!」

屋,進入一間堂屋。 霍二龍便與朱五絕和尚儀姑娘舉步入

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 霍二龍將門關上,整個堂屋頓時陷入 堂屋甚暗,但依稀可見並無人在。

忙提氣蓄式,準備應變。 朱五絕和尚儀姑娘覺得情况有異,連

就在這時,忽聽一個細聲細氣的聲音 「朱福,老潑婦,我是『武林街長』

你們先行 …你在那裏啊?」 朱五絕愕然道•「您……武林街長… 拜見之禮。」

能這樣跟你們交談。」 得等圓滿達成幾件任務之後,現在我只 新武林街長道••「你們要想和我相見 朱五絕道。「可是我們看不見你。 新武林街長道:「我就在這屋中!

拜倒下去,口中說道:「屬下朱福及拙荆 朱五絕略一猶豫,隨即拉着尚儀姑娘

意的口氣道: 「好,你們起來吧!」 新武林街長好像看見他們行禮,以滿

朱五絕和尚儀姑娘起身垂手恭立,但

仍然凝神戒備,不敢鬆懈。 過你們的武學造詣,確是不可多得的第一 新武林街長道:「日間,本街長巳見

流高手,在此本街歡迎你們加入。」

朱五絕躬身道:「街長誇獎,這是愚

新武林街長問道: 「你姓朱,身材又

與朱五絕相似,是否與朱五絕是兄弟?」 新武林街長道。「你們夫婦爲何要加 朱五絕道。「不是,巧合罷了。」

活動,只因得罪了一些武林朋友,在南方 入我的『武林一條街』?」 朱五絕道••「愚夫婦」向在南方武林

」正在招兵買馬,愚夫婦一時好奇,便來 路經巫山附近,聽說有所謂『武林一條街 巳呆不下去,便想到中原碰碰運氣,那天 决定投在街長麾下。」 神技,方知中原武林能人輩出,愚夫婦乃 應徵投效,晚間瞻仰黑、白二大護法展露

護法並非中原之人……」 新武林街長輕笑一聲道:「黑、白二

之境,愚夫婦極爲嘆服。」 在他們二位,可知街長的武功必巳達神化 朱五絕道:•「是的,但街長旣能駕馭

E68

武功如何,你尚未見到。」 新武林街長道: 「不要恭維我,我的

> 夫婦的餉銀,你們希望多少?」 新武林街長道。「現在就來談談你們 朱五絕道••「那是可想而知的。」

給二千両銀子,屬下對這個數目可以滿意 朱五絕道··「霍副總管答應每個月付

尚儀姑娘笑道:•「街長若願多給,老 新武林街長道:「老潑婦,妳呢?」

長面前,妳不可自稱老娘。」時突然一變而為粗獷的聲音道:「在本街 新武林街長的嗓門本來細聲細氣,這

的聲音怎麼突然變了?」 尚儀姑娘嚇了一跳道••「哎呀,街長

有? 「妳別管,本街長說的話,妳聽到了沒 新武林街長又恢復細聲細氣的聲音道

說老件,我該自稱甚麼呀?」 不,以後屬下自稱……自稱……唉!我 尚儀姑娘道:「聽到了,以後老娘-

要試用一個月,如無表現,第二個月滅爲 各一千両銀子,這是最高的餉銀,不過先 音道:•「聽着,本街長每月付給你們夫婦 五百両。」 新武林街長忽然又改爲粗獷宏亮的聲 朱五絕笑道:「就稱屬下便可。」

表現,街長是否肯增加多兩千両。」 尚儀姑娘桀桀笑道: 「要是有良好的 新武林街長怒道。「不得在本街長面

前放肆!」 ,屬下一向愛說笑話,街長你莫見怪。」 尚儀姑娘笑道: 「是啦!老娘-新武林街長又恢復細聲細氣道••

月一千両,妳滿意麼?」

得一成似乎太少了些,要是增爲兩成,那 麼愚夫婦幹起來就有勁了。」 次完成任務,可抽取一成的酬金,屬下覺 管說,我們的工作是爲顧客解决困難,每 尚儀姑娘道。「可以,不過據霍副總

道。「老潑婦,妳好不知足!」 新武林街長的聲音又變爲雄沉粗獷

對,等我們辦成幾件事,街長知道我們的 那也龍了,屬下並不堅持,我當家的說得 本事,那時再加也可以。」 尚儀姑娘笑道:「街長若是不答應,

兩成。 能在半個月之內完成,我便將酬金提高爲 「對,我如今派你們一件事做,要是你們 新武林街長的聲音又變爲細聲細氣:

絕沒有? 新武林街長道。「你們以前見過朱五 尚儀姑娘道:「街長吩咐便是。」

朱五絕答道:「見過的

去北大街的洛陽古棧住下,靜候消息。」 廟內,用炭筆在殿壁上畫個圓圈,然後便 不,今後你們和本街長連絡的方式是這樣 你們便去尋找他的下落,找到了立刻 順於我,最近似乎有些不對勁,我派給他 一項工作,他沒完成就突然失踪了,如今 ,若有事情要報告,可去洛陽城中的城隍 新武林街長道:「朱五絕原巳表示歸

見。二 樣做。最遲一日,我自會派人去和你們相 的任務,也是如此,逮到朱五絕時,便這 語聲一頓,繼道:「這次我交給你們

「好的,一定要活的嗎?

我要親自 朱五絕道。「街長確定他背叛了? 新武林街長道。「不錯,一定要活的 ……處罸他—

到何處去尋找他的下落呢?」 新武林街長道:「我看是如此。」 朱五絕道:•「天地蹇闊,人梅茫茫

堂』守株待冤,一定可發現他的踪迹。」 ,如果沒有,可去開封郊外的『及人善 ,可是林歌夫婦一手經營的那個及人善 朱五絕佯驚道:「及人善堂?街長說 新武林街長道:「他很可能就在這境

新武林街長道。「正是。 街長與林歌有無過節?

否與他認識認識? 子劍術非常高超,曾經擊敗武林無數高手 「哦,這倒是想不到的事,聽說那小「他早已歸順本街長了。」 他也已投效在街長麾下,屬下可

「在哪裏?」 他目前不在此處。

「無時回來?」 「執行任務去了

「不太可靠,不過他已無法反抗,對 「街長認爲他可靠麼?」

糊塗,此人的劍術也非常了得……」 本街長的命令只有服從,哈哈哈……」 「屬下聽說林歌還有一個生死之交金

本街長派他赴某地執行一項任務,估計三 「他跟林歌同時歸順在本街長麾下 哼

日之內返回覆命,屆時如不見回轉… ,量他也不敢!」 (未完)

覺,看清來人,意態却安然,白銀夫人志在獲知長春再造丹藏處,立即穿窻而入 二女,一絲不掛,一女在榻前閉目盤坐行功,另一男一女則正在榻上翻雲覆雨,原來那正殿之際,突聞院後傳來異响,於是,她便轉往後面,靠近窻前,向內一看,只見一男 些人竟是梁叔子與青雲、紫燕二婢。白銀夫人見狀,難以入目,即叱喝一聲,梁叔子驚 前文提要: 已絕香火,一片荒凉,當白銀夫人抵達時,舉目四顧,圓無一人,她正想從大門跨入 道觀見面,但白銀夫人却提前在三天後到達。純陽道觀年久失修 前文書至梁叔子約定黃金夫人,白銀夫人於十六天後在純陽

神鴉使者 (第二十七章:由司馬翎執筆)

厲鴉噪而引起的吧? 但仍然使人有輕盈如燕,迅疾似鷹隼之感。 後一種感想也許是因爲室外「呱」一聲悽 白銀夫人飛入屋中身形快得有如電光火石

但白銀夫人忽然發現一個極嚴重問題,那 也絕不會相差那麼遠。武林一流高手,往往只

一梁叔子五步之內(那是一伸手就能要命的距 雕),而是在十步之外。 就是她瞧出自己落脚之處,竟不是在「小華陀

縱然是尋常頑童婀銅錢戲耍,距離之判斷

力賽 聯合執筆

> 差分毫就足以丢了性命,何况是五六尺的距離 ,焉可有此失誤?

不急於穿上,因此赤裸不雅觀的身體,以及隱 問題發生在她而不是他身上。他甚至連衣服也

歌?總之,在「少女」面前,則一般男人却都 隱汗光的肌膚都一覽無遺。

是不怎麼願意太失禮的

「希望沒有太過嚇着妳,因爲距離不對了。如

果我是妳,當然也會大吃一驚的。」

梁叔子道:「這距離跟天氣跟心情都大有

子關係呢? 若説「距離」跟數目字,或者跟她的生死有關 ,那還罷了。跟「天氣」跟「心情」有那一門

知道),果然好像在懸崖邊搖搖欲墜之人一般 的確忽然灰悶黯淡,而且她的心情(不提還不 ,突然緊張得不得了,然而又剎時極之清明

禁制,使我仍保容顏,我爲何還要想法害他?他?「小華陀」梁叔子如果可解去公孫敬藥物 靈明,記起許多許多往事?對了,我爲何要殺

頭大悶,忽然吐出一口鮮血。

白銀夫人面色登時灰白如土,背上沁出大

也許在「女人」面前露出身體不必感到抱

那清秀的男人露出一個可惡的微笑,道:

:「沒關係,這距離怎麼啦? 白銀夫人竭盡全力裝出無所謂的樣子,道

眞眞胡説八道!白銀夫人幾乎想罵出聲。

可是室外明明太陽斜照光光亮亮的天氣,

絮鴉噪,其中挾有天風疾雨响澈湖海的鈴聲。 鴉聲鈴聲宛如鐵鎚狂敲巨鼓,白銀夫人心

梁叔子面色如常,他常然不必着急,因爲

清明得有如對着明鏡自照。

啊呀,我緊張甚麼?又爲何突然心頭情冷 隱隱好像遠在天邊,又像近在耳邊傳來聒

的女人,忽然動如脫兔的動了 鮮血出口之際,床上兩個全身赤裸紅艷艷

面具上,由額頂至下額,多了一道用一百零捌 白光條閃卽沒。只是在白銀夫人面上那副白銀 一個只是一隻手動了一下,却有一片濛濛

神劍焉然一劃從中分開似的。但現在也有劍光 面具分成兩片向左右飛散,有如那天李秀

她沒有離開過大床。 寒氣侵膚砭骨,却是另一裸女手中之劍。 這個裸女條去條囘,眼力不好之人還以爲

堆粉末落在白銀夫人脚邊。 可是向兩邊飛開的白銀面具,竟已變成兩

光絞碎面具的威力。無論如何,這兩個裸女的 她也許只察知飛針的神妙,也許只領會劍

每次只能如此出手一擊,接下來就得調息運功武功無疑已達某種匪夷所思境界。她們很可能 好一會才可以出手。但以首當其衝的敵人來説 · 誰還關心誰還在乎呢? 她們這一擊已經够了,至於她們以後的安危

隔而呈現出來。她滿面震驚而又恍惚的表情 令人既不禁憐惜又無限同情 白銀夫人的花容月貌,如今已沒有面具阻

什麼在這裏了我想幹甚麼? 她説出使人不甚了解的話:「我……我爲 她目光一轉,又問:「你是誰?」日光隨

卽稍稍避開對方不雅觀的身體。 子的『馭心迷靈禁』 好,妳現在總算真正恢復正常了 梁叔子一下子就穿好衣服,笑吟吟道: 對妳仍有一絲影响力,妳止恢復正常了。假如逍遙仙

陽光映照下,赫然有一隻大烏鴉屍體,牠頭子 絕不會對男人身體有不悅之感 一下,便移到房門口地上,在如今已變同晴朗 他目光在兩堆銀白粉末(銀面具遺跡)停

翅根以及尾巴,都有紅色白色細綫網着,另外

頸下有個小金鈴・雙爪也各有一枚 ,那是逍遙仙子的神鴉使者。 白銀夫人隨他目光回頭一臂,訝道:「啊

樂力,也可以對付面具的樂力。但對於逍遙仙 孫敬的法質。家兄的回春丹可以解除妳們體內 子的法術,就只有少許護心培元之功了 梁叔子道:「妳們終日賴的面具,都是公

何以從前不知道有你? 「你是梁叔子的弟弟?無怪很相貨。但我 「我名叫梁道子,在南宫派中雖然薄有虚

派。修煉功深的也可以位列仙班,我說這些你 林享有盛名的南宫世家,而是我道家一個宗派 了。」他徐徐笑一下,又道:「南宮派不是武 譽,但在江湖上在武林中,却就很少人知道我 大概不懂 ,凡是以祈禳、符籙、咒語等爲主的,卻屬此 。至於剛才我加於那兩女的『種功

如練武功之人打通生死玄關一樣。因而她們不 女大慾的先天力量,使她們打通黃道氣脈,等 會,這不是淫邪功法。只不過利用陰陽交泰男 道子却瞧得出她真正心意,搖頭道:「妳別誤 思冥莫測的天地間獲得很大力量 但本身層力得以完全釋出得以使用,還可以從 白銀夫人聳聳肩,姿態甚是嫡子。她說: 白銀夫人雖然泛起恍然而悟的表情。但梁

「你不必對我解釋這麼多的。」

故此多年來托庇於南宮世家。如今既然劍魯谷 自 體恢復自由·便是我們的第一步。只可情啊 由滅不了神劍山莊 **砰刻山莊他們一臂之力。你和黃金夫人心愿和** ,反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反擊,勢力已大大减 他想一下,又道:「我兄弟二人武功有限, 梁道子領首自問。一對,我何須多言呢? 我梁氏兄弟當然也不能放過機會,府要的 龍工邸飛龍

擊敗夏侯長空之人了!」
富美蓉慘遭不幸,石果論武功,天下松己雖有

,就使南宮世家覆し……」 ,是的。夏侯長空只不過利用最要緊一着棋子 白銀夫人美眸閃過懼色,喃喃道:「是的

,竟不是夏侯長空了放眼天下,除了西天劍 梁道子大訝道:「甚麼!殺死南宫芙蓉的

學之外,那得還有如此高手?」 梁道子輕歎一聲,道:「他名字既然叫做 「慕容世家的慕容撰花。

開爲妙。只可惜黃金天人來遲了、我最多只能 推花・可見得一直以殺死芙蓉為最大目的で 立刻知道,所以我們必須早一步隱遁… 再等兩個時辰,因爲神鴉使者一死,逍遙仙子 他搖搖頭又輕欺一聲,說:「既然夏侯長空 尚有這等際也駭俗高手,我看我們還是離

現在却只盼望老天爺帮帮忙,讓李秀逃得出夏 這讓夏侯長空稱尊天下,又有甚麼關係呢? 侯長空的陷阱。這樣,就算永遠報不了此,永 黃金天人,對夏侯長空當然是極大打擊。但我 白銀夫人也輕數一聲,道:「如果解救得

李秀還有逃生機會麼了

到他能不能反擊,能不能殲滅九人這一節了 人陷阱內,逃生機會微之又微。因此更不必談 但這中原數千年來一脈相傳的「神劍」, 根據各方面綜合而得意見, 看來他這次掉

七肝的晓風,輕軽拂過田廳 朝日 初昇,樹葉草尖上,露珠品作。凉江 又豈是外人鏡測得透的?

自己開始,當的己隨黑夜逝去。就質是古強 吱這噪畔,還有空氣中高新氣味。 村莊的為鳴犬吹聲,近處枝頭小鳥印



他頭髮蓬亂,衣衫汚垢。眼睛裏以及動作 只有李秀一點兒也沒有「新」的味道。

李秀聳聳肩,道:「那您請吧!」

間,只有疲倦……疲倦……

E71

外有一個小湖,湖邊樹影中現出碧瓦飛簷還有 他幾乎可以確定那碧瓦紅牆內的亭台樓閣 站在這一片微斜的草坡上,可以看見半里

動

鳥鳴不遑多讓,而且隨風而來還有襲人香氣。 求證。「那兒是不是逍遙山莊 「你可曾希望在那山莊裏面會見到甚麽人?」 ,必是「逍遙山莊」 「是的,」那人囘答,聲音嬌脆比之清晨 。但他還是向一個人詢問

然大有朦朧迷離之感。

,雖然五官看得見,知道是個眉目姣美的女人

但她的面龐,却看來看去都有點朦朦朧脆

知道年紀他大約是花信年華的美婦。可是仍

乏,點頭道。「有,我希望見到西天劍尊夏侯 對方譏刺的揄揶的笑容使他話聲一窒,才 李秀疲乏的眼睛轉向那人,聲音也那麼疲

乏得像九十歲的老人。你是不是笑我這些!」 得到此地,但已經是第四天,而且我自己也疲又道:「我明白了了我趕得太急,雖然終於找 那人頷首,聲音仍然那麼嬌嫩悅耳。「你

你們爲敵質在不智之至,對不對?」

逍遙仙子點點頭。

他振起精神却輕聲道:「逍遙仙子

,我與

李秀道:「我此去只怕不容易生出逍遙山

。因此,我很想知道昔年你可是見過先父

物,李秀對此毫無懷疑。

有馬上走開。她當然是很了不起也很可怕的人

這個美麗而又帶着朦朧味道的女人,並沒

移動或驚歎之聲。

馬車,還有兩男兩女都騎馬佩劍的侍從。沒有

稍遠處的大道上,有一輛鏤金漆銀的稱巧

沒有猜錯。不過,縱然你昨天或者前天趕得到 ,縱然你一點不疲乏,情况還是一樣。」

?是不是你的劍刺入他胸膛?」

逍遙仙子一時沉吟不答。

那人道:「你自己猜吧!我本來有極急極 李秀道:「情况如何會一樣呢?」

們控制中,所以我並不十分着急。現在我得走 所以我多等了一夜,不過我深信一切仍然在我 急的事,但爲了要看看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莊之後,有了結果才走麼了 李秀居然挽留他,道:「你不可以等我入

> 道禁制,我猜你一定很難活着見到劍髯。」 這片草坡一直到山莊內的大廳,我一共設了八

李秀道:「你爲何告訴我?

逍遙仙子道:「我打算撤去還八道禁制,

俊秀還有風度,我想再見見他,已經想了廿年 我要找的那個人也是極之重要的,順便告訴你 ,他叫梁道子,年紀雖比你大很多,却比你還 那人格格嬌笑,道:「不,不必了,其實

> 許永遠見不到劍尊,但我仍然很感激妳。」 李秀微微躬身,道。「謝謝妳,雖然我也給你親耳聽見劍尊的囘答的機會。」

份是以湖水藍色為主的衣裳,也在風中靜靜飄髮在清凉晨風中,靜靜飄拂。她那絲質的大部髮在清凉晨風中,靜靜飄拂。她那絲質的大部

何人都看得清楚的。

眉虎 的,頗有威稜氣度

他挺立大道之中,連一眼也不望向他目己

,但不是爲他掠陣助拳而來,而是「見證」 這些人都是數百里內武林有名有姓的人物

頤凝想的神情更看得眞切。

距離逐漸接近・那個年輕男子稍稍瞑目と

但此人分明已死。至秀訝然思忖!此人氣

才輪到南宮不二南宮不樂。

發生如此離奇的命案了他是誰了西天劍尊夏侯 長空認不認得他!夏侯長空究竟在不在此莊之

尋思奕局的神情!爲何在這逍遙山莊之內,會 脈已斷,生機早絶,誰殺死他的!爲何還擺出

輩高手,其實心胸狹窄,意志不够堅毅,稍遇 因為他有確實詳盡的情報知道這兩個老一

這是慕容摧花的看法。

很遠,但馬背上各人的面貌表情仍然看得很清 他還看見剛剛轉出大道的九騎,相隔雖然

對夫婦,却大見倦怠疲憊,神態委靡。

勒馬揚鞭向大家説話。

神色都不曾減少些許。

画。

三隻粉紅色蝴蝶,齊齊整整,排列在他靴尖前

李秀腋下長劍光芒乍現便隱:地上却多了

然而香風撲鼻,又颯然有聲。 對方眨眨眼睛,也學他搔搔頭。

萬隻蜻蜒也是據不動的。暑容世家的旂幟雖然慕容指花忖道。西天劍傳宛如萬載磐石,一百 慕容摧花忖道:西天劍魯宛如萬載磐石 若果我是他們,當然也感到疲不能與了

旗幟在晨風中獵獵飛揚,但這兩個金字却是任 底綉金字,金字只有「慕容」兩個大字。雖然

慕容摧花看來只有卅餘歲,瘦長身子,劍

帶來的十幾個江湖豪雄人物。

外,因爲殺死她並非以堂堂正正手段),然後 第一陣,就是神劍山莊的高手們(南宮芙蓉除 ,慕容摧花,爲了重振慕容世家威名,

質不怎麼放在心上。 對於南宮世家這兩個最負盛名高手,他其

挫折就會呼天叫地出手自盡。

在%

是題外文章,目前最要緊還是——夏侯長空何 個年輕死人,奇怪是奇怪了,但再死十個也只

似乎最後一個疑問才最重要,至於眼前這

就出手殺死自己,這個人再高明亦不過如是, 若是一個人很容易是就萌殺之念,很容易

一面格格嬌笑,一面奔來。

忽然一陣香風撲鼻,月亮門後轉出一人

沒有關係。兩天劍奪當我臨死之前,也一定會

逍遙仙子依然沉默了一陣子・才道:「從

是微笑而不是哭泣,也不是憤怒。「你不説也

李秀微笑,雖然笑容看來那麼疲乏,但仍

無疲乏之態,但其他的人,劍東劍南與劍北

顯然青青一眼就看見「慕容」兩個金字

可是劍東等人却沒有甚麼反應,連疲乏的

大道兩旁都揮着一支高達兩丈的大纛,監 刀,用他們來重振慕容家聲威的第一炮了還請 來了不少見證人? 會爲西天劍奪出力?怎知我决定向神劍山莊開 出現此地,但跟他們有甚麼關係了他們怎知我 神劍山莊劍東等人終於又移動了,向這邊

剩下的只是兩對眼睛對瞧。

·聲音甚是枯澀,道:「你是誰?這個死人 辛秀這時候居然忍不住打個呵欠,搔搔頭

上被發現。嬌笑聲以及一切動作也馬上停止。

李秀既不會亦不想隱形,所以他的存在馬

其中鄧飛龍鄧青青這對父女, 精神最好全

又是誰?

漂亮免一個人,却比創子手還可怕 在他眼中,對方的確是個漂亮少女,比青 李秀皺眉道: 「你這女孩子怎麼攪的?你

全然不警告不打招呼? 其實只要一枚就取人一命足足有餘了,何况又 惡毒暗器「蝴蝶鏢」,那能一出手就是三枚? 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否則像這種第一流的青之秀麗絶不遜色。但也正如他所説,她敢情

因爲你殺死了我的棋友。」 ·聲音也甚是悅耳動聽。她說··「我是夏侯明 ,你也長得很不錯,但我現在只想殺死你 那美麗少女嫣然微笑,笑容嬌艷好看之極

西天竺劍客,但這個美女看來却道道地地是中 不是他女兒(大概也不會是,因爲夏侯長空是 夏侯明珠?莫不是夏侯長空的女兒?就算

只不過這個殺手看來不但不可怕 ,却無異必是夏侯長空調教出來的殺手 ,還另有動

嚦虚鶯聲還在耳際迴祭,一陣森寒殺氣已

經逼得人呼吸欲斷。

此劍若是對準咽喉或胸口等要害刺到,毫不容光耀目的長劍。她手中有劍本來並不打緊。但夏侯明珠玉手中突然出現一把三尺五寸精 情快逾閃電,這就大大打緊了

然只是那麽一瞬間事,但夏侯明珠已停手壓劍 劍。但七劍之後似是內力不繼,略見凝滯。雖 李秀的劍也已及時出鞘,光芒電閃連削七

麼? 人體內流出來而又紅色的液體,不是血又是甚 ,而李秀也連退三步,左手捂住左胸。 他指縫流瀉出紅色的液體。那當然是血

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不肯作此想,這個人就是李 人一眼望見都會作如此判斷。而

那是因爲他知道敵劍刺入他胸膛深不及三

劍 • (本文承自33頁)

年以前所玩的那一套,今宵行不通了。」 多多防着一點。」 于公道道: 「那可不一定,你最好是

在那二十多個的岸中。

白天虹與「玩命三郎」左宏,也仍然

,只是向那二十來個子弟兵含笑點首道:

好!這才是我的好弟兄。」

于公道好像一點也不着急,更不氣憤

難爲我這二十多個弟兄。」 要求,待會,老夫自行了斷之後,請不要 于公道道:•「現在,老夫提出最後的 馬天行道:「我會特別注意的。」

劍已經出鞘,並朗笑一聲道··「于大教主

一聲清越龍吟遐處,馬天行的七星寶

,咱們之間,該不用再說甚麽了吧!

」于公道冷笑道:「你可以不

于古堡液炸,這批最霸道的暗器,已全部『七毒珠』,它的威力可達七丈方圓,由 馬天行,這是來自天竺國的『掌心雷』和 紅一黑兩顆鴨蛋大小的圓球,苦笑道:「 于公道神色一黯,手掌中突然出現一 馬天行道·「我答應。」 「大丈夫一諾千金,希望你言而有信

> 囊的效果,一個小小戲法而已一 何况這些血絶大部份只是他掌心暗藏的一個小分,就算很會出血的人,也流不出這麼多血。

能够一劍擋住我三枚蝴蝶的人,第一個是我大 氣。第二個就是你了 ,他就是夏侯長空,諒你也必定聽過他的名 夏侯明珠冷笑道。 「你的劍法不差,天下

空是你的大哥!為甚麼了我還以爲妳是他的女 李秀聲音比剛才更弱一點,道·「夏侯長

痛癃的事? 大哥也好,你已是快死的人,爲何問這種無關 夏侯明珠皺眉道:「他是我父親也好

是練劍的人,難道你不想知道?」 李秀苦笑道。「那我應該問甚麼才對了」 「你應該問問我那一劍是甚麼劍法。你也

在身邊應急的,沒想到,却成為給我自己 毁掉,這是僅存的兩粒,也是老夫特加留 的自行了斷,是不甘心的,所以……」 送終之用,馬天行,任何人都該了解,我

量的人給我墊背。」 地,一挫鍋牙道。「老夫必須找一個够份 他的神色忽然一變,變得有如厲鬼似

最適當的人選了。」 馬天行安詳地一笑道:「看來 不錯 。一于公道冷笑一聲道:一以 ,我是

這玩藝兒的威力圈之廣,配合老夫的絕代 ,你就是想逃也逃不了的。」

「我知道,我也用不着逃……」 馬天行目注于公道,含笑點首,道:

交加,以还雷不及掩耳之勢,一下子砍下 天虹、左去二人,忽然電疾飛射、刀、 這時,站在于公司背後不及丈遠的白 劍

> 肉,也見過豬走路,我焉能不知呢?」 劍之一的『八表雄風』而已,我就算沒吃過豬生練劍,妳這一劍只不過是西天竺魔劍十二絕 「姑娘此言差矣!我是神劍山那少主,一

李秀苦笑道:「難道我看來不像?就算不 「哎,你是李秀!你眞是李秀!」

像,請問當今天下誰還識得天竺魔劍十二絶劍 ?你不妨問問令兄去!」

你却擋不了我一招。唉,這怎麽說呢?」過,只有你贏我,我絕對贏不了你。然而事實情,道:「你一定是太疲倦了。因為我大哥説 夏侯明珠彈劍輕嘯一聲,面色口氣大是惋

你。但你會不會馬上就死掉呢?」 「你最好能熬一會,我馬上找大哥想辦法搶救 她又歎口氣,惋惜之意眞誠之極,又道: (下期由黃鷹執筆) (未完)

正中于公道的左胸。 配合得恰到好處地,脫手射出七星寶劍 的「掌心雷」和「七毒珠」。而馬天行也 于公道的雙臂,同時也及時接過斷臂手中

們兩個,才是我最好的弟兄……」 撞得仰身栽倒,失神的目光一掠白天虹 左宏二人,慘然一笑道:「真想不到,你 于公道被七星寶劍一劍穿胸的衝擊力

金錢是好弟兄。」 白天虹笑道:「但我們兩個,却只認

于公道道: 「馬天行給了你們多少銀

是由然自己的財富中支付的。」 馬天行含笑接道:「当然!這筆錢也 白天虹道·「每人白銀百萬而。」

到馬天行的話了 可惜這一代最雄的子公道,已經聽不 (全文完)

E72

們母項動武,到時老夫會自行了斷……

于公道道:「老夫自知大勢已去,咱

馬天行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

訊甚麼,但老夫還有該說。」

馬天行道·「好!你說吧!

盲羅 鷹

他們見到沈勝衣抱着黑貓的屍體走出,並詳敍黑貓週書經過之後,菁菁已悲痛欲絕 沈勝衣交代,然後將預先置於口腔內的毒丸咬破,登時毒發身亡。沈勝衣要增散也來不忖必死。不過其人倔强,達觀,雖身罹巨變,尚能談笑自若。於是,他將身後事一一向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及,他含淚抱起黑貓的遺骸,正待掘土埋葬,突聞蹄聲傳來,他馬上躱起,只見易金虹 ,菁菁策騎到來,發現屍橫遍地,獨不見黑貓踪影,易金虹遷以爲黑貓負傷遠去。但當

爲朋友盡義

知道,貓兒是怎樣堅强的一個人。一 沈勝衣截口道:「你似乎沒有理由不

菁菁吶吶道:「可……可是……」

是要自殺,在右手被斬斷之時便已經自殺 「貓兒當然知道那是怎樣子環境,若

苦苦不能不同意。

値得你信任?こ 沈腾衣微唱:「你看我,真的如此

告请搖搖車· 沈大哥,我不是五点

晶那幾杖却已將他體內抑制的毒藥完至月 对將衣道。「我雖然救了錯兒,但唐

願兩脅挿刀

趕到?

什麼分別。 沈勝衣數了一口氣。「近上實並內有

「那最低限度・也可以讓我見他最後

堅張・不會因為一件事而所 所口才會談得來。相信你也會好像他那座 **油海海**。 「黄路・你與貓兒性子很

菁菁恨恨道:「爲什麼不讓我們早些

「貓兒也一樣感到遺憾。 沈勝衣深

品籍沒有作聲。

可見得並不量還之前你們心目中那麽固執、此勝衣目光一轉。「令雞與你同來,

· 只是由好被此沒有關戶具誠的證書禁心接皇道: 「記之前你們之問所以緣生堂香務皇道。」 新看了易象性 眼・垂下頭・決勝 · 名等的苦. ,相信作現在12小財白.

斯品品 有4.7.我的朋方、军器插外、已令我非常 \$17 ,我所,仍然步飞,具因钙黑蜀烟。3 "皇愿话,胆二年移做,甚宵你!"

一菁菁低應了一聲。

墨有什麼話留下? 看有限內。插口道:「老弟、黑貓是不是 次勝を目光 垂・欲言又止・易金虹

沈勝衣道:「話是有一些・却是留給

易全虹道:「也許易家堡能够帮上

墳地,兩位無妨將黑貓在那兒葬下來 菁菁詫異的望着沈勝衣,易金虹目光 沈勝衣沉吟着道:「這一路之上不乏

道黑貍巳經死亡。」 閃·道·「你的意思其實是不想別人知

知道他仍然健在無論如何總比較知道他已 -」沈勝衣沉吟道:「別人

菁菁面現疑惑。「沈大哥能否說明白

备廣点問: 二萬什麼?是不是還有什 水勝衣直:「在目前他不能死

| 「市場高要他去完成?」

可是他已經死了 一 智治好感之何

怎樣子? 易金虹忽俠道: 「有誰知道黑貓其

份去特他一位上了的心则? 沈勝玄無二年 苦酱會 17: 「沈大号是单偏以他的

易金虹截口点。 不管是什麼事情替雨按問項。 那到底是什麼……

你這位沈大哥首合應就絕不會是壞事。

不信任?」 易金虹又截道:一難直你連洗勝衣也 苦酱道:一但

「爹,我只是布学能助院大哥一瞥之

情,好像這種事情,越少人知道,當然就成的,不待三是一件很重要、很秘密的事殺手,他臨死正牽掛住,無論如何也要完 越好,沈老弟,是不是『意思?』 易金虹搖頭、「黑貓是一個很神秘的

清楚之前,實在不能出現任何的枝節。」位,只是這件事,我也不大凊楚,而在弄 沈勝衣淡然一笑。「不是我不信任兩 易金則看着沈勝去。 一那你已經答應

<u>精之力才是,因。留一步立上十一四年一十一年,一种原己去做的事情,我們不一助你一</u> 存録ださい修工新り

沈勝奏道: 我未来用以不與你們是一下不要罷別人知道早 第七經年七十二

只管通知我们,马家保的武士一 定角でり

我會更心安。」
「若是能够替新是完成他最後的腳字」 沈勝去點原風。當苦即時道: "九人

• 「我記着你运句品。」 易金虹看看兩人,道• 「這地方也很 沈勝衣當然明白菁菁的心情,只是孟

不錯。一

青蒿點點頭。「我們就將貓兒葬在

,畢竟是是家的好女兒。 易全転人父、「你總算沒有おおとず

却是那麼堅强。 易菁菁拍点項,眼中雖然有淚,眼神

將黑貓葬下來。 三人也就以劍作縫,挖下」一個上坑

沈勝衣目或他們廣去,才移步往人在透,與易金虹倂騎往原路奔回 土坑填平的時候,舊菁的展根亦已乾

工新方才的品具 皇子一遍 在一方人有一个下,有着奔流行过步。将

新,代在不是一件宣号的事情。 2013时人归未见多于一时,四里不广立于 學 貓的牙貨郵祭 神秘,可是他才经在

的目標所在,所有的人對他都陌生 · 禁所生,所有的人對他都陌生 - 即徵現在他只有希望國界公主。 - 达口题

引起他的四事,但却是各應爾只公子,參
任成工一方訂工,一般的物質已很難

越感與趣。 沈勝去忽然發覺,對於這件事已越來

間的仙境。 完全不像傳說中的幽冥,而且簡直就是人 似的地方,但他激約黑貓前去的,却非獨 幽冥公子也許真的是住在一個幽冥也

絲毫也不帶人間烟火的名字 這個人間仙境還有一個很不錯,而且 一就叫冷香

起寒梅。 第一眼看見這名字,沈勝衣不由就想

是因梅花爲名,而梅花未開的地方,將會 現在却不是梅花盛開的時候,一個若

是如何着凉? 香閣外、哪股蒼凉的感覺,便由心底湧上 沈勝衣到過那樣的地方,所以到了冷

那門地力離城一數里,又在一片蕭森 , 不不是有地圖指引, 與思不 資易

那生地圖就是用一張紙錢,在一問棺

材店了專戶上,當然就是幽冥公子所給的

· 有形、張紙後到底又有什麼作用?

滿有幽學的林木。夾着一條碎石小徑

走盡了這條小徑,過一條石橋,就來到

一座莊院門前。 莊院兩面高牆,一片雪白,莊門大開

E75

入內不遠,却矗立着一面白石屛風。 屛風上篆刻着「冷香」二字,這絕無

給人的果然是一種冷森森的感覺。 沈勝衣對白色本來有一種偏愛,但現

來,倒有幾分殺手的味道。 那頂竹笠遮去了他的面龐, 使得他看

,在跨進這道門之後已等如走進地獄。 屛風後到底是怎樣的地方他雖然不知

去,也一個人都沒有,沈勝衣沉吟一下, ,奇怪的却是一些也不覺得俗氣,放目望 屛風後千紅萬紫,一條花徑蜿蜒其中

有,沈勝衣更意外的却是那些花種類之多 ,他前所未見,而大多數他都是聽都沒有 花徑兩旁都是花,就是一株梅花也沒

花雖多,但配合得極自然,顏色疏密

不能疏一點,也不能密一點。配合得很,不能多一點,也不能少一點, 始逐漸減少,而亭台池橋陸續出現,也是

是從未見過一個如此精美,這其中雖然甚 沈勝衣走遍天下,到過無數名園,却

多人工點綴,但絕不損其天然之美與山水

影,層房曲院,水榭凉亭,四大皆空,一 偌大一個園林,却空空如也,闃無隻

沈勝衣沿着碎石小徑一路走來,每一

個地方都沒有錯過,就是不見有人。 這無疑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若換是

沒有事一樣。 別人,早已大聲呼喚了,沈勝衣却是完全

可愛,當中一座水軒,九曲飛橋,綽約水 大池塘往前伸展,池塘中遍是蓮葉,團團 碎石小徑到了這一段,已是繞着一個

再繞過一座假山,終於看見一個人。 沈勝衣繞着小徑再前行 ,快到橋頭

色蒼白,一管碧玉簫正要放在嘴唇邊。 不易發覺。他的年紀看來還不到三十,面 ,那個坐在樹蔭下,亦是一襲蒼翠儒衫, 橋頭紫藤二樹,盤若虬龍,翠蔭如蓋 那個人就坐在橋頭一方天然石**櫈**上

看他,目光凝注在池中水軒上。 脚步自然加快了一些,那個翠衣人却沒有 沈勝衣行了這麼久,才看見這個人,

的角度看去,正爲一柱所擋,也難怪沈勝 一身衣衫與柱色極為接近,從沈勝衣方才 水軒碧瓦紅柱,一角靠着一個少女,

也好像不知道沈勝衣的到來。 衣看不見。 她的手中拿着一册書,正看得入神

白雲裏。 簫聲忽起,非常動聽,吹入青天外

沈勝衣聽不出這是什麼調子,却聽出

這個翠衣人內功造詣極深

算不壞。」

翠衣人道:「我們都是來赴幽冥之約

停下,凝望着那個翠衣人。

那簫聲似帶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挑逗,聽 篇聲不絕,沈勝衣越聽却越不是味道

「翠蝶雖然有名,還嚇不倒我。」沈

「是誰也沒有關係。」忍衣人再一聲

着竟令人有一種想入非非的感覺。 竹笠遮去了他面上的表情,即使沒有却想起了一個人,雙眉不由一皺。 以沈勝衣的定力,當然不會想入非非

書 個紅衣少女聽,可是那個紅衣少女自顧看 ,也一樣沒有理會,就是連這簫聲,也 簫聲繼續,看情形翠衣人是要吹給那

身 下來。簫聲即時停下,翠衣人緩緩轉過半 ,盯着沈勝衣。 沈勝衣看見奇怪,索性在旁邊石上坐

光也尖銳得很,有如兩柄劍突然刺到。 他長得也很英俊,一雙眼尖而長,目 沈勝衣看在眼內,沒有作聲。

翠衣人突然放下簫,道••「我的簫不

是你的。」 沈勝衣冷笑,緩緩道•「這地方又不 翠衣人冷冷的接道:「滾開! 沈勝衣「嗯」的淡應一聲

歡別人太接近。」 我有一個壞習慣,心情不好的時候,不喜 「本來不是。」翠衣人冷笑。「只是

「我也是,但我現在的還

竟似充耳不聞,一些反應都沒有。 這竹笠,那個翠衣人也沒有注意他。 翠衣人仍只是看着那個紅衣少女,一 他緩步走了過去,在翠衣人身前丈許 名之輩我却想不出有那一個。 花飛一人 名而又你這種裝束的,以我所知只有翠蝶 勝衣一聲冷笑 動氣的時候,趕快離開。」 所以我不與你計較,但你最好還是在我 「你只是聽說過我。」 花飛冷笑道:「好像你這種裝束的有 沈勝衣道•「很好。」 翠衣人冷冷的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遍 沈勝衣道:「你知道我是誰?

「幽冥邀請的絕不會是無名之輩,有

沈勝衣道:「不錯。」 種工作的?」 「你真的不懂?」

「什麼很好?」

是第一流的了?」
 與邀請你這種三流的殺手來幹什麼?」
 黎蝶又一聲冷笑。「我可是不明白,

翠蝶花飛是一個殺手,但是到現在,還沒 有失過手。 翠蝶花飛道•「江湖上沒有人不知道

已足以睥睨天下,沒有人你殺不了?」 翠蝶花飛點頭。「最低限度到現在還 沈勝衣道*•「這是說,憑你的武功

沒有。」

隨即以指甲在簫管中挑出一卷白紙,彈向 紙,你也許更覺得有趣。」 花飛道••「這樣的紙我也有一張。」 出去,才掠出,七種四十九枚暗器就向沈語聲一落,他長身而起,往後倒掠了 勝衣飛至。

是因爲到現在爲止,你遇到的都是技不如

沈勝衣淡然道。「你沒有想到,這只

個一流的殺手,殺人絕不會完全倚仗他的

花飛尚未答話,沈勝衣巳接道·• 「一

卷中射出,急射向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 「哧」的一枚藍汪汪的鍋針突然從紙 頸後射出,藍汪汪的無一不淬上劇毒,也 無一不是機括控制,準確而急勁

,鋼針幾乎是貼衣射過,射進了旁邊一 那刹那,沈勝衣的胸膛突然縮進了三

株芭蕉樹上。 一股白烟即時從樹上射出,鋼尖射入

處。

飛的暗器必然追踪射至,現在,却恰到好 已然向旁横移丈八,他若是動得太早,花

這一着出其不意,可是沈勝衣那刹那

千軍,銅牆鐵壁之中。」

花飛冷笑道·●「你就是這種有頭腦的

殺手?」

够充份利用頭腦的殺手才能够殺人於萬馬

「頭腦!」沈勝衣緩緩道。「只有能

「那是倚仗什麼?」

的周圍三寸,立時由蒼翠變作枯黃,而且

這針上滲的絕無疑問是劇毒。

眞的變了面色。

一枚距離沈勝衣的脚只有三寸。

四十九枚暗器迅速打落地面,最近的

這判斷何等準確,花飛看在眼內,才

飄向沈勝衣。 那卷白紙同時燃燒起來,一縷青烟,

沈勝衣立在那裏沒有再動,一個身子

很意外,可惜只是不錯,而這種意外我遇

沈勝衣即時道。「這一着還不錯,也

得也實在太多。」

花飛冷冷道:「你到底是那一個?」

「在你倒下之前,我會告訴你!」

沈

方又已知道你的身份,怎樣去應付?」

沈勝衣道: 「那得看環境。」

「譬如這個環境。」花飛接問。

「那要看什麼人?」

你這個有頭腦的一流殺手面對强敵,而對

花飛大笑。「那我倒是要請教一下,

「我是的!」沈勝衣一字一頓。

條的好像迷濛起來。

佛被什麼擋住,給風一吹,散了開去。 是殺氣還是劍氣? 那縷青烟在沈勝衣身前三尺停下,彷

,你我之間,只有一個人能够留下。」 沈勝衣冷冷道•「幽冥只想用一個殺 花飛看在眼內,面色終於一變。

劍上,一皺眉,身形倒掠了開去。

那只是一柄普通的劍,花飛目光落在

花飛倒退三丈,已到了池塘邊緣,身沈勝衣一長身,緊追在花飛後面。

勝衣的劍終於出鞘。

沈勝衣道•「簡單得很。」

「如何簡單?」花飛追問。

「譬如我?」花飛目光更銳利。

花飛冷冷道•「說明白一些。」

「已經很明白的了。」沈勝衣一聲冷

「拔劍,出劍,還劍!」

走!! 行,幽冥必須挑選最佳的人選,爲了確保 ,這一次,我總算遇上高手,你留下,我 花飛忽然一聲歎息••「天外果然有天 沈勝衣道。「爲了能够使事情順利進

自己必能取勝,現在我雖然自知不如,但 要離開相信仍然來得及。」 花飛道。「我仍然要來,因爲我確信

飛接問

知他在打什麼主意

沈勝衣沒有作聲,竹笠遮蓋下,也不

你看見水就怕了?」 花飛看在眼內,冷笑。「怎樣,難道

樣才能够將你一劍刺殺,省得麻煩。」 花飛「哦」一聲,道:「若是你一劍 沈勝衣緩緩道。「我只是在看,要怎

那些暗器分別從他的雙袖兩脚左右腰

個 就能够將我刺殺,就是不知道你到底那一 ,我亦瞑目。」

獵獵」的响起來。 沈勝衣沒有回答,衣衫無風自動,「

花飛入耳驚心,身形一動,蓮葉上倒

掠,飛也似接連變換了七個位置。

向花飛的去路。 沈勝衣的身形旋即箭也似拔起來,截

花飛的暗器刹那出手,寒星飛閃,急

射沈勝衣的上中下三路。

手 然向花飛撲下,花飛的第二批暗器緊接出 沈勝衣雙袖一振,颯的凌空倒翻,仍

沈勝衣同時暴長,一劍千鋒,那些暗

器竟然全被他的劍震飛。

衣如影隨形,緊追在後,毫不放鬆。 花飛不等劍到,身形已然倒掠,沈勝

變。 ,也好像重起來,沈勝衣的身形却始終不 蓮葉翻飛,花飛的身形片刻中快而慢

刄,人與簫同時飛回,暗器中欺入,簫插 暗器暴雨般射出 沈勝衣咽喉。 人眉睫,花飛的面色開始發青,一仰身 劍勢也不變,雖然未刺到,劍氣已迫 ,碧玉簫錚的彈出七寸利

身旁飛過,花飛人與簫亦從旁飛過,沈勝 衣的劍仍不出手,只是緊追在花飛身後 沈勝衣雙袖鼓風,身形一旋,暗器從

萬千丘壑,只怕弄不出。

一頂竹笠。 疑問,就是沈勝衣要來的地方,表面看來

他在石階上稍停了停,才繼續走前。

裏。

道 這道門已無疑就是地獄門。

踏着花徑繼續前行。

恰到好處,看來非常悅目。 轉了一個彎,又是另一番景象,花開

憑我的武功,根本不需動腦筋?」

沈勝衣竟然道:•「看來你還不算太愚

事情的秘密,落選的一個必須死亡,紙上

也瀟洒

「我們在池塘上一次高下如何?」 ,沈勝衣却是在池塘旁邊停下。

花

輕功,也休想在上立足。

花飛單一足而立,衣袂頭巾舞飛,倒

形未停,倒掠上一片莲葉上。

那片蓮葉雖然闊大,沒有登萍渡水的

寫得很淸楚。」

花飛眼角的肌肉一下抽搐。「你是說

笑。

飄出,緩緩飄落在花飛面前。「看了這張 沈勝衣左手忽一抖,一張白紙從袖中 花飛不怒反笑。「有趣,有趣。」

身旁掠過,突然一探手,抓向她肩膀。 掠進來,却一些表情也沒有,花飛從她的 那個紅衣少女已將書放下,看着花飛

如鬼魅般一閃。 一劍,可是那刹那,紅衣少女的身形竟有 將那個紅衣少女一把抓住,擋開沈勝衣這 ,花飛甚至已感覺劍氣侵肌,他原是打算 沈勝衣的人與劍這時候已經很接近了

散開,整個身子立時裹在濃烟中,刹那消貼地一滾,「噗」的一下異响,一股濃烟 失不見。 花飛一把抓空,立即一數一撲,身形

沈勝衣人劍同時射進濃烟中。

團濃烟自橋上往西滾去,好一會才消散。 風自東吹來,九曲飛橋轉折向西,那 沈勝衣由模糊而清晰,標槍般立在飛

橋三折上,劍已入鞘。

從指縫中流下來。 手碧玉簫支地,左手捂着胸膛,鮮血不停 飄過,搖搖晃晃的三折飛橋中站起來,右 花飛不在他面前,但仍在飛橋上,烟

才吐出一句話。「你到底是誰?」 他看着沈勝衣,嘴唇顫動着,好容易 沈勝衣冷冷地反問。「方才你怎樣說

的?」 够一劍將他刺殺,即使不知道沈勝衣到底一雙眼仍然睜大,他雖然說沈勝衣若是能 花飛慘笑一聲,手一鬆,倒斃橋上,

> 是流亦會四十,但死得 门糊涂, 實在不

一叢花木 ,向這邊奔來。 沈勝玄沒有想戶出,目十四日降門的 ,四個百玄人即時往花木鐵里

個青衣人也不作聲,迅速奔上九曲飛橋, 各執一肢,將花飛的屍體急急搬走。 沈勝衣看着他們奔來,沒有動,那四

他們從花木叢中出來,也是從那叢花

靜的人實在不多。一 個紅衣少女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沈勝衣身上 這時候忽然一送,道。「好像你這樣冷 沈勝衣以目相送始終不動,水軒內那

黨出谷也似,非常悅耳。 她的笑容有如春花開放,聲音亦是黃 沈勝衣緩緩轉過身子。「姑娘豈非更

冷靜。」 沈勝衣一笑道・「這個名字曾經震動紅衣少女笑應・「我叫紅梅。」

沈勝衣間道••「姑娘不是那一個紅梅 「你是說紅梅帖?紅梅盗?」

麼? 「當然不是。」紅梅移步走出水軒。

「我若是那個紅梅,應該就是在快活林中 而不是在冷香院裏。」

道。」 伏誅,以閣下的武功見識,當然不會不知紅梅接又道:「聽說那個紅梅亦已經 沈勝衣道。「不錯。」

定でに 「生生死死,假假真真,有誰能够肯 沈勝衣的語聲異常平淡

晚江 沈的大被盛花具。

「姑娘看來還不到二十歲。

的那麼年輕? 「是麼?」紅梅嬌笑道:「我看來值

在笑語聲中,竟然會出手。

書之內,那刹那,她雙手猛一翻,那本書 立時一頁頁分開,除了底面,全都飛出來 ,飛射向沈勝衣。 陽光下頁頁閃光,也不知是什麼金屬

中,那些紙刀竟完全被他的劍穿起來。 劍光一歛,紙刀已穿在一起,齊整非

的紙刀條的脫出,向紅梅飛回。 衣的劍突然又「嗡」的一震,穿在劍鋒上 紅梅的眼瞳中露出了驚訝之色,沈勝

子倒穿簾」,落在水軒的飛詹上。

點要了我的命!」 沈勝衣冷冷道。

紙刀從她的脚下飛過,盡釘在水軒的 紅梅不由一伸舌頭。「好厲害,差一

言定的。」

紅福搖攜道,反問:「污什麼你不出好半空之時出手,你閃避得了?」

一面且那個紅柘盗已經入中午。

虚名?二

可是只一劍便被作刺殺,難道他只是假得

紅梅數了一口氣。「花雅與你所名

沈勝衣道。「幽冥只叫我迎在小上」

而且是殺着! 她看來很開心,誰也想不到,她也就

她雙手捧着那本書,殺着也就在那本

是那紙刀才飛到一半,他的劍已又出鞘。 打就,每一頁都有一柄鋒利的飛刀 劍光立即飛出,一連串輕微的錚錚聲 沈勝衣彷彿也想不到,毫無防範,可

常。

這一次紙刀的去勢更急勁。 紅梅面色一變,身形急拔而起,「燕

「我的劍若是在你拔

通。 秘,花飛竟然到死也想不透是死在何人劍 只是想不到你比我們推算的還要優越。一 我們早就意料到,花飛絕不是你的問手, 沈勝衣冷笑道:•「這種人不死,留着 沈勝衣冷笑一聲。 沈勝衣笑笑道:「你們的消息還算靈 紅梅道••「聽說店晶杜飛雲都死在你 沈勝衣道。「這句話你不應問我。 「看來你的身份真的與傳說一樣的神 「不靈通不成。」紅梅笑笑。「所以

像這麼狠,否則我現在不會這麼舒服與你 有什麼用?」 紅梅歎了一口氣。「你的心腸看來不

紅梅道:「什麼事?」 「你忘了一件事。」

嘛? 一劍一定會刺出的了。」 「這是說,有人出錢殺我,方才你那

衣冷笑。「沒有錢而殺人,怎會發生興趣

「我是一個殺手,殺人爲生。」沈勝

紅梅又歎了一口氣。「黑貓公子 「一定!」沈勝衣的語聲盡量放冷。

意生活情報 紅梅却搖搖頭。「但這不是公子的地 活情趣的人。」「幽冥倒是一個很懂得享受,也甚许 趣的人

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在我面前提及你的名分人感到非常的不安。」

答簡直就莫測高深

紅梅一聲歎息,終於將手收回,沈勝

「你要知道不是很簡單?」問道••「你到底是那一種?」

沈勝衣回

方。 沈勝衣詫異道:「是什麼人的?」

手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紅梅一笑。「好奇心太重,對一個殺 紅梅也沒有說下去,繼續前行,她的 沈勝衣「嗯」的一聲,沒有再問。

映,更就是惹人注目。 來,當眞是婀娜多姿,而紅衣綠竹叢中掩 來,當真是婀娜多姿,而紅衣綠竹叢中掩 沈勝衣的視綫却是在周圍的竹叢遊移

但一路走來,並沒有任何發現。 再入,人就像置身千百重碧紗帳中

難免有一種迷離的感覺。 共有多少株竹樹?」 紅梅突然問。「你可知,這裏大概一

沈勝衣冷截道••「殺手沒有師承,也定拜你爲師。」紅梅笑笑。「不知道…」

「什麼時候我要嘗試做一個殺手,一

光一轉。「你現在大概可以引我到冷香閣「驕傲是殺手的致命傷。」沈勝衣目

沒有所謂嘗試,你既是幽冥的人,沒有理

由不知道這些。」

沈勝衣跟了上去與紅梅保持一定的距離。

紅梅一笑擧步,從沈勝衣身前走過,

走過了九曲飛橋,踏上一條白石小徑

,進一道月洞門,前面是一片竹林。

紅梅直往竹林走去,一面道。 「這個

紅梅又問道:「你可否給我看看你的

沒有動,

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我看過你的臉,有什麼結果?」

紅梅的手已快要沾及,忽然又停下

她說着伸手探向竹笠的邊緣,沈勝衣

一殺手在別人看過他的眞面目之後

徑繼續走前,沈勝衣亦步亦趨。

濤聲,沈勝衣緩緩道:「聽到了。

一陣風吹過,竹葉願搖,响起了一片

紅梅一笑,脚步不停沿着竹林中的小

沈勝衣沒有作聲,紅梅自顧道。「有是近不由用」

梅一探頭

。「你的眼怎能够這樣尖銳?」

「訓練出來的

是一本眞的書?」

「看來你還是一個很仔細的人。 沈勝衣道•「在進入水軒之時。

紅

可以活得多幾個時辰。」

「他應該先去歇息一下,那最低限度

「在你到來半個時辰之前。」

趣去歇息,方才他並沒有將其他人放在眼

「在未解决你之前,他似乎提不起興

那些紙刀。

「所以我能够活到現在。」

梅又問••「你什麼時候看出我那不

沈勝衣的劍已入鞘,紅梅回頭又看看

們打點起居。」

紅梅道• 「接待你們這些貴客,替你

「你到底在這裏負責什麼工作?」

沈勝衣沉吟着問:•「花飛什麼時候到

,落在沈勝衣面前。

」紅梅身形一翻

「你對任何人都不相信?」

沈勝衣道•「相信你可以告訴我。」 紅梅失笑道:「我的腦袋又沒有問題

否則一定會細數一遍·」 沈勝衣道。「種植這片竹林的人沒有

紅梅「噗哧」 的一笑。 「這片竹林可

沈勝衣笑了笑。「難怪有巧奪天工這

懂得其中奧妙的人走進來,只有團團轉的 份兒,而其中若是再有什麼埋伏,無疑就 八卦排列,是一個特大的九宮八卦陣,不 沈勝衣道•「這些竹樹分明依照九宮 紅梅詫聲道:「巧在那兒?」

> 沈勝衣。「你懂的可眞不少。」 懂得越多,活得越久。」 沈勝衣淡然道:「做我這種工作的人 紅梅條的停下脚步,轉身詫異的望着

紅柜歎息。「以你的學識武功,做這

種工作,實在有些大才小用。」 「我倒是不覺得。」

困起來。」
出的人,當然不能再奢望用這個竹陣將他出的人,當然不能再奢望用這個竹陣將他 紅梅抬手一掠鬢邊的秀髮。「能够看得 「這個九宮八卦陣,不容易看得出

沈勝衣笑問: 「爲什麼要將我困起來

呢?

形陡然暴退,倒飛進竹林內。 -」這兩個字出口,紅梅身

沈勝衣沒有動,木立在原地。

達兩丈,而且迅速,竟然一株樹也沒有撞 一翻,立足三丈高的一株竹樹橫枝上。 ,然後她貼着一株竹樹拔了起來,凌空 紅梅顯然算準了角度距離,這一退遠 沈勝衣仍然沒有動。

紅梅反而奇怪起來。「你怎麼不追我

麼好處?」 沈勝衣悠然道: 「費這個氣力,有什

紅梅冷笑道。 「你難道不想知道究竟

沈勝衣道:「我站在這裏,難道你就

不會說出來?」 紅梅不由得一怔。「你的胆子果然不

小,難怪你敢冒認黑貓。」 ,但他的語聲却異常冷靜。「我是冒認 竹笠遮蓋下,看不到沈勝衣的表情變

E78

沈勝衣一些反應也沒有,紅梅忍不住,却刺瞎別人的眼睛。」 紅梅沉吟着又道:「有些殺手不殺人 沈勝衣仍然不作聲。

「一路走來都不錯。」 「你是說這片竹林?」

沈勝衣輕笑一

九死一生。」

錯

心神暢快,沈勝衣脫口道••「這兒實在不

竹濤一陣又一陣,放眼碧綠,更令人

貓。

沈勝衣道:「這是說,你與黑貓認識

紅梅冷笑道。 「貓走過的地方 ,會留

「貓的脚印。」

「那又像什麼?」

然就像這血紅色的梅花了。」 那隻貓若是從血上走過,再留下脚印,當 梅花。」沈勝衣悠然道• 紅梅的語聲更冷

的問道。「這句話相信你還未聽過。」 沈勝衣道•「這是第一次。」 「黑貓紅梅,雌雄雙煞。」紅梅冷冷

貓紅候,却 梅冷笑。「所以你在我面前還敢冒認黑,却是出入與共,這當然還是秘密。」 「我們現在是獨來獨往,但開始的時

是從聲音聽出來 「可惜你雖然用竹笠遮住了臉龐,我還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紅梅又一聲冷笑 L

朋友,對於黑貓的聲音當然熟悉得很 沈勝衣緩緩道。「姑娘既是黑貓的好 紅梅冷笑道。「你終於承認冒充黑貓

所認識的那個黑貓。」 沈勝衣道:「不錯,我的確不是姑娘

紅梅悶哼一聲。「公子要請的 ,可是

做我們這種生意的人 我們這種生意的人,除非是自承能力不,將銀票送到我這個黑貓的地方,可惜 沈勝衣道。「那應該是聯絡的人弄錯

> 足,否則是絕不會將訂金退還僱主。」 紅梅間道。「你還是不肯承認冒充黑

置我這個冒充的黑貓?」 沈勝衣接問:「那姑娘是準備怎樣處

那個黑貓找來,讓我們兩隻貓兒一次勝負「不外兩個辦法,一是將姑娘認識的 紅梅反問道:「你看呢?」

再行取捨。」 「這又似事在必行,單憑姑娘片面之 「太麻煩了。」

定我的話起不了作用?」 ,只怕未必能够令幽冥相信。」 「你既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却能够肯

娘提供,也應該不會出現錯誤。」 冥的親信,那個聯絡的辦法應該就是由姑 那個黑貓既然是好朋友,而姑娘若又是幽 沈勝衣淡淡道•「我只是知道姑娘與

「還有第二個辦法又是什麼?

紅梅沉默了一會,冷冷的一笑。然就是最簡單又最有效的辦法。」 「爲冤出亂子,就此將我擊殺,這當

沈勝衣道。「不過有一點,却要考慮

當的人塡補這空缺。」 飛又巳倒在你劍下,未必能够找到一個適紅梅道。「你是說時間也許無多,花

「就是這樣了。」

學? 「姑娘若是能够勝任,又何必多此一 「你忘了還有我。」

紅梅不怒反笑。「不管怎樣 ,我還是

動手了 决定用你的第二個辦法。」 紅梅道。「好像你這樣鎮定的人實在 沈勝衣淡然道:•「那麼姑娘現在應該

沈勝衣道: 「好像姑娘那麼無聊的人

亦罕有。」

「無聊?什麼意思?」

時候。 紅梅道。「我倒要看你的口硬到什麼黑貓也從未認識一個叫做紅梅的朋友。」「江湖上到現在爲止只有一個黑貓,

巢穴之內 有黑貓認爲要記下來的往事。 仍然這樣鎮定,只 那之上寫着黑貓這些年來殺的人,還人之內,他還找到了一本小小的册子。 沈勝衣又沉默下 去,到現在爲

易菁菁是他生平惟一認識的女孩子 及有紅梅這個女孩子,而且,一再强調,他的往事很苦澀,由始至終,沒有提 ,沒有提

梅到底在弄什麼玄虛,只是紅梅不承認,沈勝衣相信那是事實,他也很明白紅 也只管靜觀其變。

知何時, 風吹不絕,竹濤陣陣,小徑兩邊 紅梅也沒有再說什麼。 緩緩的走來了兩個人。 >

一個一身白衣,面色亦慘白如白紙,神態陰冷,有如幽靈,行動不帶絲毫聲响,另兩個都是老人,一個一身黑衣,面容

有一身深厚內功。 插鴛鴦雙劍,從眼神看來,絕無疑問俱都 白衣老人手執紅纓槍,黑衣老人却背

兩位老人家是誰?」 轉,亦想到這兩個老人到底是什麼老人。 先後在沈勝衣前後兩丈之處收住了脚步。 紅梅即時問••「這位黑貓,你知道這 兩個老人脚步不停,也不作聲, 沈勝衣已經發現這兩個老人,心念一

最後

己就是黑貓?」 沈勝衣道••「好像不知道 「好像?」紅梅笑問:「你不是說自

紅梅道•「你好像很害怕這兩位老人 「現在不是了。」

「不是害怕,只是能够少一些麻煩

當然是少一些的好 紅梅道。「我現在相信你真的是那個

堅持到底?」 獨步江湖的殺手黑貓了 沈勝衣佯歎了一口氣。 「爲什麼你不

紅梅道。「這大概因爲 ,我屋想看看

雌雄雙煞?」 沈勝衣再問: 「沒有所謂黑貓 紅紅梅

「沒有 「幽冥的主意? 。」紅梅斷然搖頭

「幽冥是一個很小心的人。」「是公子要我這樣一試。」

,看來你是冤不了 「他是的。」紅梅笑了笑。「他是的。」紅梅笑了笑。「 「這個麻

煩,只是殺人而沒有酬勞,實在提不起多 沈勝衣道:•「其實我也不是怕這個麻 大興趣。」

紅梅嬌笑不絕

黑衣老人即時冷冷的問: 「殺我的兒

子, 沈勝衣反問: 「爲什麼你不去問蓋東 蓋東城給你多少酬勞?」

成一個刺蝟。」 在杏花居外,我要問他的時候,他已經變 「我以三百弩箭伏擊他

「只有他才會打我的兒子主意。

「你知道是他?」

「他旣然變了刺蝟,你怎麼知他請的

殺手是我? 「因爲他將你的信物仍帶在身上。」

的人,可惜他忘了我的兒子並不太壞。」黑衣老人沉聲道:「蓋東城是一個很小心 「是麼?」

東城的女兒。」 可輕薄一個少女。」黑衣老人道•• 「最低限度,這些年來 ,他只是未經 一、蓋

黑衣老人冷冷道:「爲了這件事 沈勝衣道•「他顯然並不知道

已經帶了兒子登門親自向他道歉,並奉 且同意這一頭親事。」 黃金千両,當時他已經同意不再追究 而上我

給你那你寶貝兒子 沈勝衣笑問道:「他旣答應將女兒嫁

女兒原來在當天巳經自盡。」 黑衣老人道•「事後我才知道,他的

不怎樣靈通。」 沈勝衣道。「你老人家的消息其實並

,竟就拿那千両黄金,買我兒子的命。」不到他表面胆小畏事,暗地裏已採取行動龐大,不能不低聲下氣收下千両黄金,想 黑衣老人冷笑道。 「他自知我的勢力

E80

之慨。」 很奇怪他竟然那麼闊綽,原來他是慷他人

錢,而只是對我還沒有太大的信心。」 一千両,連我的命也買去。」 沈勝衣道:「也許他不是不想花這個 「可惜他吝嗇成性,其實他應該再花

報復,不怕殺錯了人?」 沈勝衣道。「你却是並未肯定就採取 黑衣老人道:「也許。」

係 來,這既然沒有可能,索性就將他除去, ,何况這個人的勢力一直在擴張?」 沈勝衣道:「你原是準備與他聯合起 黑衣老人獰笑道。 「殺錯了有什麼關

向不喜歡拖泥帶水。」 「不錯!」黑衣老人道:「我做事一 **発留後患。**」

,很奇怪我從來沒有所謂信物。」 沈勝衣道:「我也是的,不過有一點 「那畫上黑貓的水燈……」

之上。二 紅梅笑接道。「那是找黑貓的人自己 ,必須在每月初一十五子夜放在柳河

安,要找黑貓殺我?· 當時只是準備去找黑貓,莫非就是發覺不 黑衣老人一怔,嘟喃。「原來蓋東城

黑衣老人道:「不錯,你現在就是殺 沈勝衣突然道•「這實在可惜。」 語聲一落,他放聲大笑起來。 ,一両銀子也不會有。」

三百强弩,對付我你又準備了多少?」 沈勝衣道:「對付蓋東城,你準備了 黑衣老人道:•「只有一對鴛鴦劍。」

> 算,怎會如此輕率?」 沈勝衣道:「鴛鴦劍婁敬一向老謀深

道你會出現在這裏。」 沈勝衣道: 黑衣老人道:「因爲我事先完全不知 「是冷香院的主人請你到

來的?」 婁敬道: 「是幽冥公子 ,要與我合作

一件買賣。」 沈勝衣一偏身。「斷魂槍孫松老前輩

也是?」 那個白衣老人一點頭,道。 「本來是

的 ,現在不是了。 婁敬目光一寒。「孫兄,我們方才不

是約好了聯手殺此殺子仇人?」 不明白?」 孫松歎了一口氣,道:「婁兄現在還

孫松搖頭。「婁兄一向大概不怎樣喜 婁敬一怔。 「明白什麼?」

步證明這個黑貓是真正的黑貓。」 到底明白,他其實只是要借助我們,進一 公子到底有什麼地方用到我們兩人,現在 歡花心思,所以反應總難冤遲鈍一些。」 孫松悠然道•「我本就有些懷疑幽冥 婁敬道。「孫兄有話何妨說明白。」

已然道:-「也好,反正我們都已老大一把 「兩位現在旣然都明白,不用我多作廢話 婁敬面色一變再變,還未開口,孫松 婁敬面色一變,紅梅慨然一聲歎息。

一响,在身前彈出了一團槍花。報。」語聲一落,他右手一抖,纓槍颼的 **婁敬終於一點頭。「好,只不過你我**

年紀,死不足惜,而殺子之仇,亦不能不

的命未冤便宜一些。

值這價錢。」 錢方面也從來非常合理,也許你我真的只 **炉**,明察秋毫,從來不曾用錯一個人,價 孫松笑了笑。「人說幽公冥子目光如

幽冥這一次的計劃是什麼也不知道。」 鬚,孫松一仰首,道:「我遺憾的只是連 婁敬無言,稍理了一下衣衫,再拂長

是必驚天動地。」 的名人,在這一次行動之中却只是配用來 試探一個人的眞僞,可見得這一次的行動 婁敬若有同感。「我們畢竟也是江湖

個秘密洩露出去。」 一些,好讓我們這兩個老頭死得瞑目?」 孫松再問:「不知紅梅姑娘能否透露 婁敬道:「我們當然也絕不可能將這

名字,叫做-不清楚,只知道這個行動,公子給了一個 紅梅有些抱歉的搖頭。 風雷! 「可惜連我也

令人心絃震盪。 是怎樣的一種行動,但風雷二字,亦足以 沒有人作聲,這個行動雖然還未知道

陡揚。「有一個可能,幽冥不知道有沒有風吹過,又一陣竹濤聲响,婁敬白眉

考慮到?」 紅梅一笑道。「是不是黑貓若是倒在

兩位的槍劍之下,這件事將會怎樣?」 婁敬道: 「姑娘是我平生所見最聰明

的一個女孩子。」

誤,這位黑貓殺手若是連兩位也對付不了 根本沒有資格參與這一次的行動。」 紅梅嬌笑道:「公子的判斷很少會錯

(朱完)



婦及數名武林名宿濟齊一堂,江雪勤與丁裳兩人俱叨暗末席,各

廬赴准上三子之宴。 席間,冼父寒,藍江夫

前次書至江雪勤隨師父向枝

江點蒼山

自隨侍其師之側,席筵初開,觥籌交錯,自有一番熱鬧。正當主

客舉杯稱觴之際,一名門差突然走到江雪勤身旁。向她低聲轉告

前文提要:

借 酒裝瘋醉

揭發武林秘

笑道: 「好孩子!你起來吧!」 又寒說出什麼令他下不了台的話,忙插口 年癱瘓重症,竟於十晝夜之間,完全康復 不想藍江自從受他「小還丹」之後,那陳 他改了觀念,可是見面亦未発有些不快, 自然內心把照夕感激不盡,此刻深恐冼 冼又寒自從由藍江處獲悉一切,已對

的,是雁先生的門人啊!」 三子臉上各自帶着驚異之色,看看冼又寒 這小子竟是洗又寒的徒弟,並非如外傳說 ,他們暗暗想道:「這是怎麼回事?原來 照夕又叩了個頭,才站起身來,淮上

去,自信今日之會有勝無敗,各人怔了 他們三人俱都寬心大放,一時戒心大

> 爲何狠狽至此?你不覺太失禮了 看了他身上一眼道:「既來赴前輩宴席 下,臉上帶着微微笑容,這時冼又寒上下

,比刻兆得活命已是萬幸了。」 弟子沿途若非蒙應老前輩援手,差一點葬 照夕哼了一聲道: 「師父有所不知。

到這裏了? 底是怎麼一回事?怎麼這一大羣人,都會 光轉向一邊去了,他心中實在不明白這到 正用一雙大大的眼睛盯着他看,他就把目 由怔了一下,原來他發現丁裳也在座中, 願細說,只是苦笑了笑,他偶一舉目,不 此言一出,全座俱是一驚,照夕亦不

可是他馬上有一個新的啓示,他想。

不是更佳?」 衆目睽睽之下,要他三人出一個大醜,豈 個老兒最好的機會,在

他應趕去赴淮上

的約會。

地洞中的老人雁先生,那種手段太卑鄙狠 制的忿怒,因爲他們當初,對付那隱居於 想此到,他似乎立刻又感應到無可控

恨六十年的老人復仇來的,不是來吃飯的 ,你不要忘記你的使命。」 他特別警惕自己道。「你是為那個含

曆巳拉出一張椅子,含笑道: 「請坐下 想着他幾乎有些沉不住氣了 ,這時葉

立刻皺眉道:「應老前輩莫非沒來麼?」 我們老兄弟,正有話要請教呢!」 照夕也就老實不客氣坐下了,可是他

飛雲子葉潛皺眉道:

那

一個應老前

大俠這種稱呼,老夫可不敢當。」 上的塵土,走了出來,他呵呵笑道。「葉 自松樹後面,跟着一個白髮老翁拍打着身 方言到此,一陣宏亮的大笑聲音,發 躺在地上,已在電一息,而管照夕却停立在旁,他向江雪勤略述

所拒,相持不下,管照夕見狀,乃黯然離開……管照夕沒忘記 事情經過,江雪勤含淚蹲下,欲將楚少秋揹上山去治療,但 外,才知是應之元相邀,着她立即下山,俾可見楚少秋最後一面

,當她來至一片剛被火焚的林邊時,只見林場已成焦土,楚少秋

始獲准離去,在喧囂之下,竟未為在座諸人發覺,江雪勤到達門

聚賓主面前,不敢擅自離席,頗感爲難,後經向枝梅問明原委, 有一老人在門外等候,請即出見。汪雪勤聞言,不禁一愕,但在

弟太過失禮了麼?」 既蒙光臨,何故屈就樹後,豈不顯得我兄 「原來是閣下,愚兄弟倒是失敬了,只是 飛雲子葉潛面色一變,冷冷一笑道:

兄,自己可難冤當衆出醜。 出眼前情形,一個不妙,惹翻了這三個老 是好惹的,他雖遊戲成性,可是倒也分得 生死掌應之元心知淮上三子,無一個

也就此落坐了。 俠不必見怪,小弟實是路上有事小有躭誤 ,故而遲來,主人若不以疏慢見怪,區區 當時彎腰一拜,笑嘻嘻的道:「葉大

一聲,他實在對這些惡作

請來這批怪人,他三人仍然是一個謎。 劇,感到有些怒不可遏了,可是到底是誰

俠莫非不怕這麼多朋友笑麼!」 是高人滿座,不是你我逗笑的時候,應大 • 「應大俠別來無恙,快請就坐吧!這可 ,赤眉子葛鷹雙手抱拳臉色極爲不悅道 他氣得面色蒼白,一句話不說的坐下

一個人能够對付這三個老兒?」 爲你拉來了這一大批的人,看你等會如何 管自己吃着,他暗暗一笑,心忖道··「好 瞟了一眼,却見他正像無事的人一樣,只 生死掌應之元,目光向一邊的管照夕 ·你倒是跟沒事的人一樣,我要不是

他個忙! 來,心中可在盤算着,等一會如何設法帮 乎的勁兒,當時哈哈笑了笑,一面坐了下 他心中也着實欣賞照夕這種坦然不在

古稀老人了,可是花白頭髮和銀鬚的後面的打量著應之元這個人,雖然他已是一個 枝梅,顯然的現出了極度的不安,她不時 ,她仍能找出一些熟悉的面孔 自從應之元一來,那隔桌的冷魂兒向

智有些恍惚,視綫也迷惘不清。 刹時,眞是無法控制她自己了,她覺得神 苦追尋了數十年的生死掌應之元,她這一 這個「應大俠」的「應」字,加在回憶裏 那,她仍然能立刻認出了他是誰,她再把 她幾乎曾忘了這個人,可是這見面的一刹 一想,立刻她斷定了這個人,正是自己苦 那是她一直刻在心版上的影子,雖然

自己苦笑道••「你老了……你原來沒有死 ,我到底找到了你,你……」 試想,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慨呢?她

> 更害臊,因爲他們臉色都紅了。 **瞥?你們也許會很奇怪,老年人比年青人** 意間,也正向她瞟着,那是多麼深情的 偏巧,生死掌應之元的目光,有意無

開了 的一觸之下,却是再也沒有勇氣把視綫移 元本是逃避着和她的目光交接,可是偶然和年青人的感情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應之 辛酸,可是也含着火一般的熱情,那絕對 情,他們內心都不禁浮上了極端的悲哀和 這一瞥之下,交融着的是五十年的感

眼中,看向枝梅,還是那麼年青,所以那 自始至終都是一場空就是了。」 我也不必再去認她了,我們之間,就算是 太老了,他想。「她一定不會認出我了 再找到她去糾纏了,因爲他發現自己竟是 一刹那,他已經决定令自己死了心,絕不 個飽,因爲向枝梅依然是那麼的美,在他 他來時在暗處,早已把向枝梅看了一

姑娘!! 點頭,用着蚊子一般的聲音道··「妳好! 他對着她痛苦的笑了笑,遠遠地對她點了 ,他內心却起了極大的波動,良久之後, 可是當他發現,向枝梅也在看自己時

說,也許她內心也在叫着。「啊!應大哥 啊!向枝梅也像傻子也似的,對他笑了笑 二字,又是叫得多麼的奇怪,多麼的可笑 隔席的向枝梅是不會聽見的,而「姑娘」 !果然是你!」 ,可是所傳播的感情却是多麼的真摯動人 那聲音幾乎連他自己也聽不見,自然

言的交談,更能傳遞彼此的眞情 這種無言的感情交流,有時候較之有

> 因爲每一句話的後面,必定會有一聲嘆息 的生命里程裏,過去的事是不堪回首的 不出,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在他們那强硬 也說不完的,可是也可能却是一句話也說 他們之間的話,也許應該是暢談一年

個人,都有盡力描述的必要,就在這一對 同時描述在讀者眼前,而可惜的是,每一 的場面裏,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事情 外換上一副畫面吧! 們正在傳送着他們痴情的時候,我們再另 五十多年來,第一次見面的一對戀人,他 ,每一聲嘆息之中,又包含着多少辛酸! 作者一枝秃筆,實在是太難把這麼大

而楚少秋的肢體早已冰冷了。 江雪勤伏在楚少秋身上放聲悲哭着

話是••「快去嫁給管照夕去……因爲你們 錯了!雪勤,我對不起妳!」 就誤了妳的青春,現在我終於在妳眼前認 才是真正的相爱着的一對……而我…… 這個已死的人,在他生前最後的一 我 句

現在這個謎更加的深了 少秋當初結合,是一個解不破的「謎」 是現在她連自己也迷惘了,她對於能和楚 爲她自己對於他,是沒有一些感情的, 歇,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這麼傷心,因 感動呢?她伏在他屍身上,直哭得聲盡力 後一句忠於良心的好話,雪勤怎會爲之不 ,這是他一生以來,所說的第一句也是最 他說完了這幾句話,就離開這個世界 TH

秋那一雙怒凸的眼睛,更似狠狠的盯着她 了,同時觸目着這個可怕死人的臉,楚少 ,要向她索命一般,她不禁有些害怕了 這嗖嗖吹着的夜風裏,她感到有些冷

來,才發現照夕巳不在了。她用衣服把他的臉蓋上了,然後回過了身

屍體,是應該運回北京城去的!」 她放下劍,心中似有感傷,她想•「他的 堆的黄土,整個掩住了楚少秋的身子時 把這個曾經是自己丈夫的人埋了,當一堆 了一塊空地,挖了一個不太大的坑,暫時 這是她的責任,她就在附近用劍平出

的家人把他埋葬。 送死人生意的人,把他送回故土,通知他 面前,作下了標記,以便日內託那專門運 於是,她就埋下一根木樁在這坯新土

楚一下,再者,自己和他…… 照夕的這時出現,很令她驚奇,她也想清 實說,她實在也沒有心情再去點蒼山廬, 可是師父在那裏,她不得不回去,而且管 一切都安置好了,她也累了個够,老

息了一聲,暗自嘲笑自己道。「她眞無恥 ,不要忘了妳的丈夫屍骨還未寒呢!」 想到這裏,她的臉就紅了 她低低嘆

什麼值得傷心的,人總歸都是要死的。」 一下,暗想•「我不是還是我嗎?這也沒 想着她就抹一下眼淚,把心情冷靜了

是這麼一個人 自己的感情,也不怕人們對她談論,她就 所愛的人,她能付出一切的,她不會偽裝 也並不是一個冷漠無情的人,對於她真心 她的確很不適合存在於那個古板的時代裏 是一個極力追求現實主義的人,老實說, ,可是她却並不向那個時代低頭,唉!她 她是一個把生死看得極開的人,她也

還沒有結束,她輕輕走到了師父座位旁邊 她回到點蒼山廬的時候,那裏酒宴

道。「是誰找妳! ,冷魂兒向枝梅悄然的看了她一眼

雪勤拭了一下淚,道:•「是應……應

向枝梅怔了一下道•「那一個應老前

訕道•「他……是叫生死掌應之元麼?」 了指,向枝梅臉色顯然的紅了一下,她訓 雪勤點了點頭,向枝梅緊張的道:•「 雪勤眼睛轉了一下,用手往應之元指

妳……妳怎麼會認識他的!」

還要找她問這些閑話,她一時眞不知該怎 麽說,只短短的道:「師父!他死了!」 向枝梅不由一怔道: 「誰死了!」 雪勤這時內心已够難受,偏偏師父,

雪勤咬了一下嘴唇,忍着流出的淚道

聞言,不由大吃了一驚,正想仔細的問故 雪勤的丈夫,對於楚少秋這個人,她也由 徒弟口中,對他認識很清楚了,此刻突然 道了這麼一個人,而且也知道這楚少秋是 ,却爲另外一件事所慶驚住了。 冷魂兒向枝梅由徒弟口中,也早已知

停下杯筷,凝目注視着他,雪勤更是暗暗 離座而起,想是沒有注意,把櫈子弄開了 ,一時响聲震動四座,大家都不由自主的 原來那另一桌上的青年管照夕,踉蹌

雪勤心中暗暗吃驚道•「他怎會醉成

他着道。「少俠,你莫非吃醉了麼?」 間已見怒容,赤眉子忙下位來,單手去扶 淮上三子更是連連相視,同時眉目之

> 的是吃醉了,他正是借着這個「醉」字,去,可是那借酒裝瘋的管照夕,又何嘗真 他邊證邊用一隻手,担往照夕腋下掺

不會醉倒呢?」 笑道•「葛老頭……多謝你的好意,我還 掺了一個空,正自一怔,那青年已哈哈大 衫襤褸的青年,忽的一個旋身,赤眉子竟 赤眉子葛鷹一隻手方臨他腋下

明是暗示道:「你這師父莫非不管麼?」 向一邊的血魔冼又寒瞟了一眼,那意思分 血魔冼又寒心中亦是大驚,方要開口 赤眉子葛鷹紅眉一挑,哼了聲,目光

了一下,也不再言語。 依,心中雖是奇怪,却是不便多問,只怔 不要管他,這孩子別有用心。」 了一下眉,藍江巳低聲的囑咐他道:•「你 ,却爲臨座的藍江重重的捏了一下,他皺 洗又寒對於這位老件兒的話,不敢不

效果,他不禁十分暴怒,嘿嘿冷笑了 「二弟休要多事,管少俠喝多了酒,走一 ,正想出言譏諷,却爲拜兄呵呵笑着道•• 赤眉子看了冼又寒一眼沒有發生什麼 聲

幸之至……」 今夜蒙淮上三位老前輩待爲上客,不勝築 的管照夕,舞着雙袖,已踉蹌走到了這露 台中央,他忽的向二桌上十數位高人俠士 走豈不是更好。」 一揖到地,然後朗聲道:「後輩管照夕, 葛鷹這才轉回原位,却見那酩酊大醉

是誰?他就是外傳的灰衣人麼?」 兩桌上有人紛紛細語問道。「這青年

准上三子如岩石一般的坐在位子上不

,這衣

些摸不着腦袋,你看我,我看你,但不知以外,其他在位之人,俱感丈二和尚,有 人說些什麼。 那張着嘴傻傻的應之元心中有數

冼又寒也側頭低低問藍江道·「這小

他下來吧!他眞醉得不成話了。」 我……怎麼會知道?師父!妳老人家快叫丁裳聳了一下眉毛,臉色微紅道••「 丁裳,皺了皺眉道:「他是怎麼回事? ,她回頭看着

雪勤二人之間的那一段戀愛的經過的情形 不要替他担心,我看他還不很醉呢!」 話,她微微的笑了一笑道••「小姑娘,妳 ,她並且非常的同情他們倆,聽了丁裳的 興趣,而且她也早知道,管照夕和她徒弟 此刻對這個冒失大胆的青年,起了 冷魂兒向枝梅是坐在丁裳旁邊的,她 極大的

道••「妳怎麼知道,要妳多口!」 ,她嘴裏雖不曾說什麼,可是她心裏却暗

為她知道淮上三子,可不是好惹的人物却不敢開口,心裏只是為管照夕着急,B 深怕照夕說出什麼得罪他三人的話來,以 却不敢開口 因

夕朗聲的說道:「各位不要見疑,四座稍微亂了一陣,空氣隨之靜寂

物,集天下南北英雄於一堂,真可謂之羣除少數一二人以外,可說俱是小可師輩人 俠盛會,小可得以敬陪末座,亦感到無限 ,管照少日動輸光道:「各位在京

藍江也有點莫明其妙的

丁裳不由臉紅了一下,斜瞟了她一眼

可是向枝梅到底是她師父的朋友,她

否?: 小可一個公道,不知三位老前輩可肯答應題,只請三位老前輩,在衆高人面前回答可此來,實在是要請數三位老前輩一個問

他們覺得這個青年人簡直胆子是太大了, 由不住都把目光,向淮上三子面上投去。 這幾句話,又使羣俠臉上變色,因爲

師一下。」 等你問完問題之後,愚兄弟有話要請教令 管問吧!老夫可當面一一回答你,不過, 閃精光的道·「管照夕!你有什麼問題儘 敢對自己如此放肆,無奇子丘明至此也有 們也料想不到管照夕在衆目睽睽之下,胆 些沉不住氣了 就連淮上三子也是出乎意料之外,他 ,他呵呵大笑了幾聲,目

他聽了無奇子丘明話後,長揖落地道•• 三分,你竟敢如此放肆。」 上三子是好惹的麼?連為師我也得怕他們 子!你有多大的能耐,竟敢如此放肆!淮 頗不以徒兒此擧爲然,他暗自恨道••「小 洗又寒硬着頭皮嘻嘻直笑,其實他內 誰料管照夕臉上絲毫沒有畏懼之色 他說着目光向一邊的冼又寒瞟了一眼 心

家師毫無相關,小可願一力承當。」 老前輩如此謙虛,足見高明,只是此擧與 ,老夫洗耳恭聽。」 丘明冷笑了一聲道。「你有什麼問題

武林成名的英雄,當可知在五十年以前, 照夕目射四方,憤然道:「各位都是

武林中有一位奇人叫雁先生的吧?」 四座在甫聞此事之後,不禁全是一驚

因爲「雁先生」三字,他們是太淸楚了 且他們之中,過去都曾經瞻仰過雁先

,小朋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後,數十年來未有一人,敢如此失禮於我

暫時也都忍在肚子裏,他們都靜靜地以觀 很有幾人,對於他這幾句話不滿意,可是 他呵呵放弊的笑着,豪氣縱橫,在座

是大懶了,我為他管教管教徒弟,似乎並 小小給你一個警戒,因爲你師父似乎 「我現在就把言打賭經過說出來,不

都爲照夕暗中捏一把冷汗 雪勤,丁裳,都不由吃了一驚,心內

也不撩一下,這個怪老頭子,今天好像比 等一會營救照夕的法子,冼又寒却是眼皮 應之元也微微閉上降了,內心盤算着

凶,就是此人。 强的抿着,星目倍感光亮,直直的盯着飛 照夕絲毫不現出畏懼之色,他咀角倔

釣魚不是嗎?可是這一次他老兄却是打賭 就是了,各位全知道那位雁老哥,最喜歡 「其實這本是一個玩笑,雁老兄也太認真 飛雲子葉潛說完話後,才乾笑着道。

的是一諾千金,雁老哥就如此失踪了。」 在一個時辰之內,只釣起了七十九條魚, 了頓,不自然的接道…「很不幸,雁老哥 十年面壁深山不入江湖爲賭注……」他頓 鮮魚一百尾,我們兄弟不信,遂以今後六 「雁先生大言一個時辰之內,能釣起就是這麼一回事,武林之中重

> 此。 的都是謊言……據小可所知,事實絕非如 照夕却冷笑一聲道。「葉老前輩,你所說 ,正在他們彼此低論的當兒,那胆大的管 ,實在說也是太新鮮了,幾乎是聞所未聞

也太放肆了。 葉曆冷叱 聲· 「胡說!管照夕

完、 把話說完了之後,正要向名震武林中的准 上三子、一討教,只是眼前且容我把話說 笑道: 「集潛,你先不要發怒,等小可 青筋暴跳,大有動武之勢,管照夕嘻嘻 包括丘明葛鷹二子在內 ,他一老都面

怪我們以大壓小。 是你親口所說,就是你師父冼又寒也不能 • 「好!好!好!我兄弟一定奉陪,這可 那久不開口的無奇子丘明哈哈一笑道

幫着三子與自己這邊為敵,那麼對付二子 枝梅和自己老伴,是多年好友,當然不會 看來也很可能帮自己這邊,另外冷魂兒向 給這三個老兒一拚了,如果一旦發生爭執 的力量已經相當厚了 心正自盤算着,必要的時候,自己也只有 ,鬼爪藍江是自己有力的帮手,那應之元 先又寒仍是連眼皮也不眨一下,他內

麼? 音,他一方面注意聽着,照夕到底玩些什 先又寒這麼默默地想着, 不出 門點聲

林之中,你們三人尚有何面目立足!」 我如把事實宣佈、淮上三子,我看今後武 色,神采異常跋扈,他長笑了一聲道。 管照夕這時目光一掃,對三子恭敬神 無奇子丘明面色青紫道:「你說!你

一聲,微笑道。「恕小可再多問一句,那承認,不由微微一怔,他點了點頭,哼了 他已對三子的姓名弄清楚了),竟敢當面 位雁老前輩,到底是與三位老前輩,打的 管照夕想不到這葉潛(在酒宴之中

們一直是如偶象也以为女子生生的丰容,對于這位傳奇也似的人物,他

阴滿座,愚兄弟那有「夫聽你說笑。」 狐陋寡聞,老夫却不願費此無味口舌,高葉潛哈哈一笑道。 「小朋友!你自己

好吃飯了 4、「老朋友們・咱們乾了這杯酒,他囈嘻一笑,遂自擧杯,向四座諸 大家動也不動,除了兩三個怕事

的吃了一驚呢~

一二人知悉以外,他們大都是蒙在鼓中的

可是對於此老的突然失踪,除了極少數的

,那麼,管照夕的話,怎會不令他們大大

多年來未洩的謎底,說出來供大家一笑, 渺茫,兄台你何不就依了那位小友,把這雁老前輩與三位兄台的打賭往事、都甚爲 笑,有些下不了台,却見對座的生死掌應 豈不是一樂,兄台以爲小弟之言如何!」 倒非孤陋寡聞,我想在座各人,對於那位 之元,忽地站起抱拳道:「三位老友請了 ,這位小朋友所問的問題,以小弟看來 下杯子,飛雲子葉潛不由乾笑了

我麽?好吧!我問你,此老現在到何處去

照夕哈哈大笑道。

「無奇子,你還問

故作坦然,他微微冷笑道。「自是久仰

無奇子丘明於衆目睽睽之下,不得不

各人全是臉色一變,顯然的吃了一驚

二子此時聞得管照夕話後・不

半也想聽聽這段有趣的往事,葉大俠還請 飛雲子葉潛苦笑了笑,說出,我們洗耳恭聽。」 極是,小妹即是在迷惑之中,我想在座多 魂兒向枝梅也含笑起立道· 「應大俠之言 飛雲子葉潛臉色一變,可是隔席的冷

這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只一刹那,他的臉於令他回答,他本來是不擅口齒,再加以

丘明嘿嘿笑了兩聲,這問題倒一時難

已漲得比血還要紅,那一雙細小的眼睛,

更是怒凸而出,幾乎噴出火來

飛雲子葉潛見拜兄如此,不由暗自着

,似乎太巳藏拙了 「旣是二位老友如此說,若老夫再不說飛雲子葉潛苦笑了笑,點了點頭,道

道雁先生是與我兄弟打賭而負輸,從此六

猛地站身而起道:「這又有何難!誰不知 急,他對於照夕這種問題十分暴怒,當時

我兄弟三人也是不得而知,小朋友,你這 十年不出江湖,至於他現在到底在何處,

問題問得也太無聊了

座中已有喁喁細語之聲,可是淮上三

元幾乎又像是回到了當年的黃山一樣,有 輕瞟了一眼,笑了笑才坐下 冷魂兒向枝梅目光向隔席的應之元 , 生死掌應之

笑了笑點頭道。「我淮上三子自來點蒼山莫可奈何冷冷一笑,回過身來,對着照夕低下了,飛雲子葉潛看了二位拜兄一眼, 他幾乎不敢再看向枝梅一眼,忙把頭

E84

全座都不禁嘖嘖稱奇,因爲這種賭注

E85

胸前,全身都簽簽顫抖着,顯然是忿怒到 他那長着極長指甲的手,緊緊交盤在

出狠毒計謀,暗害那位雁老前輩的。」中,敗于雁先生掌下,心有不忿,這才想准上三子因在應老前輩所召集的武林盛會 各位前輩,你們可知詳細的情形麼?… 照夕嘻嘻一笑道: 「我當然要說的

,他又怎會知道的?」 生死掌應元三心中一動道。「這些事

頭。」 其實無時無刻不在打着暗害雁老前輩的念 ,又接道:「他三人虛與雁老前輩交往, 照夕一口氣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下

照夕哂然道:「赤眉子 赤眉子葛鷹猛地站起身子,厲聲道. 你休要血口噴人!」 · 你以爲你們

的歲月,葬送在黑暗可怕的地洞之中!」失察,竟自中了你們的圈套,才把六十年再約雁老前輩來打賭,可憐他老人家一時 ,把你們的池子裏面的魚餵飽了,然後才那作好的圈套我不知道麼?你們先用魚餌 這些話後,無不大吃一驚,禁不住起了一 目光之中淚光閃閃,全座之中,在聽到了 把你們的池子裏面的魚餵飽了,然後才 管照夕說到這裏,眞有些聲色俱厲,

能在這青年人的幾句話裏,刹時瓦解了。 担心他們在武林中固若磐石的地位,可這種情形很令淮上三子驚恐,因爲他

陣微微噪動

老朋友們,你們全相信否?這是不可能的 ,那雁先生又不是一個三歲孩子,他就這 無奇子哈哈一笑,抱拳向四座道:

麼聽話,任我兄弟這麼擺佈他麼?」

個憑據,怎可無故數人!」 老兄了,還是信口雌黃,我們凡事都要有 夕道**「娃娃!你好一張利口,我且問你 下不了台,丘明轉過頭來,狠狠的瞪着照 **熟回聲,這種情形,更是令准上三子有些** ,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莫非你看見雁 他說着還笑了兩聲,可是全場沒有一

不信,我只問你我所說的,可是真的!」 出是雁老前輩,親口對我所說,諒你也是 無奇子丘明冷哼了一聲道。「簡直是 照夕爽朗的一笑,憤然道: 「我如說

是。」 實在在說出來,老夫一定不會令你失望就 是何用意?你到底打算如何?管照夕你實 含血噴人,你這麼敗壞我兄弟聲譽,究竟

有「武力」一途。 承認暗害雁先生經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到了此時,似乎一切都是多餘的了,唯 管照夕知道,要想令這三個老兒當衆

位一一領教。」前,我亦無話可 前,我亦無話可說了,我願親手向你們三夕並不結束他的話,他繼續道:「到了目 的淮上三子,竟是如此無恥虛僞之輩! 他嘆息了一聲道:「想不到名震武林 淮上三子各自由位子上挺身而出,照

經領略到,這青年定有一身特殊的功夫。 江二人,目光始終注定着他,他們似乎已 在座之人無不嘩然,只有應之元,監

偶的丁裳,却也用手緊緊抓住一支「蛇頭手入囊,輕輕摸出了一把棗核鏢,無獨有光,心中緊張情形可想而知,雪勤甚至探 雪勤,丁裳二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目

> 立時打出,是一種極爲厲害的暗器。 要時只要向外一翻手腕子,這種暗器就可 她袖管之內,她用手指緊緊的揑着它,必 ,這種厲害的暗器,原來就藏在

萬兒的對象可是找錯了,憑我們淮上三子 葉潛這時狂聲大笑着走下位來,打量着照 法我不知道麼,可是你到底錯了,你想揚 夕,哼了一聲道:•「小子,你以爲你的想 烱烱地向淮上三子看着,態度極爲從容, ,怎能與你一個後生小輩對手,你不要作 不願叫對方知道,管照夕說到這裏,目光 她二人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却是誰也

仇呢?」 唇冷笑了一聲道:「我如果是爲雁先生復 不由怔了一下,他面色微微一變,咬着下 照夕想不到葉潛竟會有此一說,當時

牌 友誼,無有仇恨,你如一再打着雁老哥招 ,却要拿出證據來。 葉潛怒斥道••「我兄弟和雁老哥只有

麼? 雁老前輩的證物,你們才相信,才肯賜教 ,有意微微一嘆道:「這麼說來,非要有 照夕心中微微一喜,當時仍不露神色

葉酒憤怒的點着頭道。「也可以這麽

人可看清楚了! 照夕冷哼了一聲道。「如此,你們三

,巳可說是忍無可忍的地步,管照夕此言被嘲以長數幼,是以再三忍耐,到了此時 方於掌下,只是在這麼多高人面前,又怕 ,弄得狼狽十分,內心眞恨不能立時斃對 淮上三子早已爲這青年,在衆人面前

姆指巳按開了劍上的「啞簧」,這口「霜 口,他們三人不禁心中一陣暗驚。 逐見照夕抬腕,向身後劍柄上一按

利双,舉座如此多高人,也都是玩劍的老聲,劍氣倒捲,如靑蛇展驅,眞是一口好幌動,「晞伶伶」發出了一長串的龍吟之 抽出的這口劍,他們都是沒有一人見過, 由不住都吃了一驚,紛紛都走下了位子來 可是他們都知道,這是一口罕世的寶刀, 行家,名劍見過不知多少,可是像管照夕 自劍鞘內抽了出來,照夕提劍在手,略 隨着一口靑光閃閃、冷森森的劍刄輝劍」發出「嗆!」的一聲,聲同嗚金 ,就近的細細觀賞,讚不絕口。

下,已知道這正是當初追隨雁老人身邊 瞭解的,淮上三子更是清楚得很,一看之 寸步不離的那口「霜罈劍」。 元、向枝梅這幾個人,對這一口劍是相當 雁先生曾仗此劍,大江南北,作了多 這其中冼又寒夫婦、朱砂異叟、應之

勝詫異 這口劍,臉色十分沉重,可是他們內心不 免大大的吃了一**鷩**,紛紛議論不巳! 突然在這青年手中出現,自然令他們都難 這時淮上三子走近了來,細細看了看

五十年不爲外人提及了,想不到今日竟會 少俠義之事,自從此老失踪後,這口劍已

劍麼?」 可是當年不離雁先生身側一步的那口霜櫃 照夕冷冷一笑道:「你們看,這口劍

他說着把劍遞了一邊的應之元,凜然

一公正鑑定,看看這口劍可是真的麼? 道:「老前輩當年與雁老原係舊变,請作

應之元嘻嘻一笑,咧口道:「正要拜

過來,隨之一放,發出「鏘!」一聲脆响 點不錯,這劍我見過,絕對錯不了!
」 是雁先生當年的心愛兵刃『霜罈劍』,一 • 「唔!好劍!好劍!一點也不錯,這正 得更厲害了,他皺了一下眉,口中便說道 兩聲,他就嘻嘻一笑,又用手把它輕輕彎 他一手握把,另一手曲二指點向劍尖之平 ,劍上光華,愈發如一泓秋水也似,動蕩 ,先敲了兩下,寶劍「錚!錚!」响了 說着就由照夕手中,把劍接了過來,

赤眉子葛鷹伸手冷冷笑道。「拿來我

應之元嘻嘻搖手道:「不行!不行! 一手交一手!」

色通紅,對應之元冷笑道:「怎麼!你還 說着把劍還到照夕手中,葛鷹不由臉

千萬不可誤會,這口劍也不是我的,這是 應之元連連搖手道:「我的老友,你

照夕冷笑道:「你看也無妨,拿去!

自己據爲己有。 微微一怔,似乎也想不到,這青年竟不怕 不又驚又佩,暗讚這青年度量超人,葛鷹 他說着把劍真的遞了過去,在場人無

手,只看了看把手中的「霜罈」兩個古篆 那幾乎是不須要特別觀察的,葛鷹接劍在 於這口劍,他們三人是認識得太清楚了, ,還有劍身上細如毫髮的一道暗槽,他就 當時略微一怔,遂伸手接了過來,對

是雁兄故物,你是由何處得來的?」把劍又遞了過去,隨之點了點頭道。「正

照夕還劍於鞘,反問道。「這可算得

證物麼?」 葛鷹頓了頓,那無奇子丘明冷笑了

物 之 聲道••「不論此劍他是自何處得來的,總 ,見劍獨如見人,這口劍可當爲最好證

你領教幾手高招。」 他接着慢慢道。「所以,我們願意向

好不好?」 證,軟、硬、輕、名門功夫,隨便你挑 畫出道兒來吧,當着在座這許多的高人爲 的 又口口聲聲在外揚言爲雁老門人,如係眞 ,我們就不能小看了你,管照夕,你盡管 ,可見你武功必得雁先生眞傳,旣如此 葛鷹也笑了笑道…「你既身佩此劍

量超人,這麼說小可也就不再客氣了!」 照夕哂然一笑道:•「由此足見三位大

,豈有說了不算數之理!」

我們還賣個便宜給你,三個人隨便你挑, 你說和誰比什麼,咱們就比什麼。」 照夕長揖垂地,抬起頭來正色道:•「 葉潛嘻嘻一笑道·「好呀!管照夕

以淮上三子更甚 一個人的臉色,都是那麼的嚴肅,其中尤 片地方,真就像白晝一樣的光亮,可是每 亮的燈籠,再加上中秋的明月,看來這一 酒宴前來了十數個小子,各自撑着明

看可有磋商餘地?」

,他存心是要如此的。

小可有一要求,不得不說在前面,三位看

少年人的身上,無奇子丘明眉頭一皺道:話,全場更是鴉雀無聲,目光全集中在這 襤褸衣衫的少年,說出了一段驚人的

「你說什麼?商量……什麼?」

注,爲這場較量增加一些興趣!」的意思……認爲,我們也不妨來下一個賭 他搓了一下微微出汗的雙手說道:「小可 個武林怪人,他自己可是始終沒有把握, 管照夕自己也覺得很緊張,對付這**三**

哈哈大笑道:「妙極!妙極!」 丘明頓了一下,不動聲色的反問道: 無奇子吃了一驚,一旁的飛雲子葉潛

「你的意思是要賭些什麼呢?」 照夕冷笑了一聲,他回頭走了幾步

鰲,丘明哼了一聲,沉沉的笑道: 「管照 猛然轉過身來,劍眉微軒道:「賭命!」 夕,說話可是要算數的啊!」 無奇子丘明,和葛鷹葉潛,都不由 照夕慨然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吧!你就說怎麼個賭法吧!」 管照夕不禁掃了他一眼,應之元一個勁擠 照夕胸有成竹,裝作不懂,仍然淺淺笑着 鼻子眨眼睛,竟似阻止照夕如此賭法,管 這時那一邊的應之元大聲咳了一聲, 無奇子丘明立刻臉色一沉:「那麼好

年一 你們三人,自動面壁深山,不問外事六十 他慢理斯條的說道:「我如是輸給了 淮上三子愈怒,他也就愈高興。

我,却只好要交出命來了!」 睜大了眼睛。「可是你們三人要是輸給了 賭注和當年雁先生是一樣的,他們各人都 三子及舉座諸人,全是一驚,因爲這

> 視道:「各位聽到了沒有?這個賭注可是 業潛不禁哧!地輕嘲了一聲,環目四 真公平呀!哈!難爲他怎麼想出來的。」 照夕沉聲道:「公平得很,甚至於你

,這可不是給你開玩笑。」 無奇子再次厲聲道。「你說話清楚些 們還佔便宜。」

開玩笑,我說你們佔了便宜,莫非你不信 照夕哂然道••「我可沒有時間給你們

六十年,也許還能撑下去,而你們呢?」 「你們想,我今年才不過二十二歲,再有 狠狠的盯住他,他却是不慌不忙的道: 三子怒目外凸,就像要活吞了 他似的

活多久,六十年你們能活麼?既然活不 不佔便宜?」 六十年,不是等於和死一樣麼?你們還說 你們要論年齡來說,我實在不敢想你們能 三人一怔,照夕笑了笑,接下去道。

情。 話,說得雖然太刻薄了些,可是倒也是實 淮上三子氣得面紅耳赤,不過照夕的

人臉色,可就愈法的掛不住了 在座之人,不由都發出一陣笑聲,三

說要如何比吧?」 舌,旣如此,我們就這麼定下了 赤眉子恨聲道:「管照夕,你少賣口 。你快快

道:「嚕嗦! 無奇子眞恨不得一掌劈死他,他厲聲 照夕躬身問:「你們同意了

不得不先小人而後君子 照夕搓手一笑道·「對付淮上三子

他抬起頭來,星目放光:「各位老前

不得不如此的。」雖了,實在是弟子為湔雪老前輩的冤恨,雖了,實在是弟子為湔雪老前輩的冤恨,

爲了雁老前輩,也是在所不惜的事情。」 證一下武學,弟子即使是明知以卵擊石, 以今後六十年歲月爲賭注,和淮上三子印 ,都是眼前的證人,弟子方才已說,願各 他緊緊地咬着一口玉齒。•「諸位前輩

路好走了 自恃?可是到了這時,似乎已沒有什麼退 光又寒也不再低着頭了,他那閃爍的眸子 如同鳴鐘也似的震撼着每個人的心,這時 ,在徒弟身上轉着,他懷疑照夕爲何如此 說到後來,聲音高吭悲憤,一字字都

不

了灰網緊身衣袴 他轉過身來,腦子裏淸晰的回憶着雁 照夕遂把那一襲破衫脫了下來,露出 ,猿臂蜂腰,更顯英俊。

蛾,引頸類鶴,旋身揚波。」 先生在當時的聲音。「躬身如蝦,張翼似 「孩子!你不要忘了,用這十六字

『撒網過江』,那是第九招……受制於其掌』……我這功夫是爲對付他其中的一式 去對付淮上三子中的老大無奇子丘明。」 他最得意的是一套『太乙伏波

的繞着,他立刻有了主意,立時對着無奇 要請你老爺子施展這套掌法,不知可肯賜 套『太乙混元掌』稱雄武林,小可斗胆, 子丘明一抱拳道:「久仰丘老前輩,以一 雁先生的話,一刹時在他腦子裏不停

驚,因爲他們知道 ,使在座好幾個人爲之吃 ,無奇子仗以成名的是

> 敢來討教呢!這不等於送死嗎? **管照夕既對這套掌法,認還認不清,如何** 「太乙伏波掌」,而非「太乙混元掌」

他揶揄的笑了笑,照夕却忙改口道: 知太乙伏波掌,不知何謂混元之一說?! 種掌法呢!」當時微微一笑道: 掌法呢!」當時微微一笑道•「老夫只,太乙混元掌,我還沒聽說過有這麼一 知可肯承教?」 無奇子丘明心中暗暗冷笑道••「好小 ·恕小可說錯了,正是太乙伏波掌

他指名要會一會我這套玩藝的,各位俱知 眼,冷冷的說道。「各位老朋友,這可是 無奇子哼了一聲,遂掃了身側衆人一 可就極難收手

師父,却不能說我下手太毒呢! ,萬一要是失手傷了他……嘿嘿… ,我這掌法是一施展出來, 他看了冼又寒一眼,冷笑道: 「你這

丘你只管下手,禍福由他自己找來,怪得一一一一人。」「老你只管下手,禍福由他自己找來,怪得不够可能。」「老

胆 誰來呢?」 丘明,見他師父都如此說,不由更放心大 ,暗存下心來,要給這青年一個厲害。 他說完這句話,又垂下頭來,無奇子

贏如何定呢?」 到管照夕的身前,照夕淡淡笑道。「丘老他偌大的身形,巳如同鬼影也似,一閃巳 前輩,我們似乎還應交待清楚一下,這輸 當時單手一按桌沿,只憑一按之力,

有一 他隨之一笑的說道。「我三子之中,只要 個人輸給了你,就算全都輸了 丘明怔了一下,這一點他倒疏忽了

足見承讓了 照夕星目一轉,微笑道: 「如此說

是非死即傷,端的可怕已極!右,只要他內力貫足了,如中 ,只要他內力貫足了,如中人要害

腿,可是有點失算了 管照夕冒着生命的危險,掃出了這一

自己的錯覺一

他實在不敢斷定方才到底是暗器呢!還是

無奇子丘明銳目一轉,只冷冷一笑,

二人,滿面驚恐之色,

等一羣人

九跳擲也似的,已向照夕身側撲來

這長方形的露台,長有十五六丈,寬

無奇子丘明這一招式却打了一個空。

他一提長衫下擺,雲履飛點,快如星

,雙手同時向後一揮,身形已平射而出,前一式「黑虎伸腰」本是虚式,才一發出

去。 他右掌仍是不變原式的,直向照夕當胸打 夕那麼疾勁的一眼,完全掃了個空,可是 向上一拔,整個身子條的凌空而起,管照 狰狞的一笑,他左掌往下虚按一掌,雙腿 他這裏才掃出,就見無奇子面色極爲

瓜架子不遠了。

照夕身形向下一落,凡距離那個 西頭有一個瓜架子,兩側有百十

也自騰身而來。 地方,騰身而起,另一面的葛鷹,葉潛 又寒,藍江、 全場的人,都不由大吃了一驚,那 應之元,三人竟由三處不同

等三人的式子,雙方都是一閃而至。 不過他二人的來路,却是爲阻洗又寒

他。

,驚魂初定,心正盤算,自己要如何對付這一對招,才知道准上三子果然名不虛傳

驚魂初定,心正盤算,自己要如何對付

空直向照夕前胸下腹兩處要害打來,照夕 翻,長嘯了一聲,用「正反琵琶手」

丘明心一狠,一句話也不說,雙腕一

感覺,也錯非有丘明這身功夫的人,才能尖細的冷風,直向丘明的腦後襲來,那種明正欲上挑指尖的刹那,忽然有一絲極爲 也就是在這干釣一髮之際,也正是丘

形方定,突覺背後勁風猛然襲到。形,幾乎不容他少緩須臾,管照夕這裏身

力之不足,不想無奇子身形展開,如影附

因此他不得不以輕身功夫,來爾補功

已感到內臟一陣劇烈的震盪,身軀更由不

那風力似還距離自己尺許以外,照夕

,大大的幌動了一下,他不由嚇了個面

右掌,大袖向上一翻,用「撥雲見日」的他不由大吃一驚,慌不迭,回後一挫 抬起時,却意外的,什麼也沒有發現、只 招式,想把當空暗器打落,可是,當他頭 邊,有一股極尖銳的風聲一閃即逝

以「掃鐵塔」

的硬功夫,往對方下盤掃去

,銀牙一咬,正想暗中

至不齊也拚一個兩敗俱傷,他口中悶哼

三尺以外,照夕驚魂甫定之下,也用 無奇子丘明足步向外一划,巳側出了

> 浪子踢球」猛的向照夕伏着的背脊上踢去 驚,迫不及符的大袖向外一揮,足下是

招雙式,正是照夕等待着制勝的

,他看到了管照夕這種招式,心中大吃

無奇子身在空中,雙掌之力全都掃空

他莫明其妙的往無奇子看着,心中正

丘明足方踢出

,管照夕就如同球也似

自己兩個拜弟,和冼汉寒、 藍江、

遂一長身,合包雙卷宣 邊一塌,雙掌向前一伏,「平沙落雁」 他這句話方一出口,身形已跟着向右

夕是以卵擊石,休想能逃開自己掌下 無奇子丘明一聲冷笑,他認定了管照

在座之人,見了他這種起式,無不暗輕啓薄唇,道了聲:「請!」 一分,雙履微微朝兩邊「八」字式一分,火燒天」的招式,向上一舉,霍地向兩下 這時連長衣都不脫,一雙大袖用「舉

天」「地」二眼之外,幾無傷他之處,管而此老更有護身游潛,全身上下,除了「而此老更有護身游潛,全身上下,除了「而此老更有護身游潛,全身上下,除了「一大開,其實他這一式「如意圖」,是以不變 照夕要想傷他,眞是「談何容易」 ?

梅似乎巳知道徒弟心思,可是在强者如准勤不由回頭看了她師父一眼,冷魂兒向枝 女智慧過人,妙目一轉,巳有見地。 上三子面前,她也確實不敢輕擧妄動,此 雪勤和丁裳早已嚇得目瞪口呆,江雪

忽然的嫡笑了聲。 就在場上這一觸即發的刹那之問,她 「二位稍停」

場外的向枝梅望去,就見這頗具風韻的女一驚,雙雙翻身而出,四隻眼睛,同時向無奇子丘明,和灰衣人管照夕都不由 是拳來掌去,似嫌有些單調,亦未発有些 旁觀者什麼閒事,不過今夜月色甚好 人微微笑道: 「二位印證武功, 基好,只本無我這

大家都投以奇異目光,向枝梅逐抿嘴

道: 「妙呀!向家妹子,你莫非要吹一曲 一枝翠光瑩瑩的洞簫來,鬼爪藍江立刻笑 ,給他們凑凑趣麼?」

不知各位肯賞耳賜聽麼?」 冷魂兒嫣然笑道••「小妹正有此意

管少俠莫非不以爲意麼?」 着場中的管照夕瞟了一眼,微微笑道: 他,都不由點頭稱善,冷魂兒向枝梅遂朝 衆人連連道好,淮上三子也沒想到其

敢置啄!! 照夕忙躬身道…「前輩高見,弟子豈

我這是救你呢! 向枝梅微微一笑,心說: 「傻孩子

首 器,冷魂兒才一起調,他們都不禁暗暗點 的蕭聲,在座有半數以上 當時凑口簫上,立刻响起了娓娓清脆 ,都精擅這種樂

身得意的功夫施展出來吧!」 們不要辜負了向女俠的好心,來!把你那 子丘明當時對着照夕冷笑了一聲道:「我 高低迴旋,起伏柔紆,動聽已極了 向枝梅這一曲的 「陽關三叠」吹奏得 ,無奇

丘明一聲長笑,騰身掠起,太袖漫天,帶掌,直奔丘明的一雙膝蓋上打去,無奇子 伸出右掌,五指箕開,向外一抖「金豹露 這一式已得上了手,鼻中哼了一聲,條地 度,都是恰到了好處,這怪老頭子,自問 起了一陣疾風,往照夕背脊一落,快慢速 延臂,用「黑虎伸腰」 內心才得輕鬆,當時一言不出,向前塌腰 ,五指尖巳把練就的內炁逼了出 照夕也想早一點把這事情解决一下 可是管照夕何嘗沒有想到敵人厲害 的招式,打出了雙 去。

,正自驚奇的看着自己及管照夕 式,猛地揮出

邢當空的管照夕,猛然長嘯了一聲

跟着全身一軟,噗!地一聲跪倒在地。 他不由大吃了一驚,也就是在這刹那 休想說出

這一刹那,全場震驚

如何到了無奇子的背後的一 竟沒有一人看出來,這青年人,到底是 各種目光逼視着他,他們在座如許高人 幾十隻充滿了驚、玄、 奇 憤、狂喜

呆,恍似身在夢中一般,丁裳竟驚喜的跳 起來,雙手重重地一拍,發出了「拍! 尤其是雪勤和丁裳,更是驚得目瞪口

又放下了手,心中暗道: 注意我呀!」 「討風…幹嘛老

全隱腹下,就連肘腕也是沒有現出一些,尤其奇怪的是,他隨便的一扒,四辰

尤其奇怪的是,他隨便的一扒

活像一隻拱背黑貓

是一種什麼招式。

是舉座十數位高人,竟無一人看出,他這

。他這種姿態,慢說是丘明不曾見過,就一伏,這一招是雁老人親授的「鼠伏」式

忽見丘明這一招撒出,他倏地向地面

他這種姿態,慢說是丘明不曾見過,就

同時施展出來的,就是連自己也看不出其 旋身,騰掠的閃電身法,幾乎是一招之間 **徽颦,實在是想不透這個青年人到底施展** 中的奥妙所在,她不禁驚異的嘆息了一聲 冷魂兒向枝梅也不吹簫了 ,她的秀眉 ,也

色

的看着自己,目光之下,並不現出懼怕之

他剛一偏頭,却見照夕依然星目閃閃

總之,這個啞巴虧是吃定了

勉强對付了一招,已感有些吃力。

實在較照夕想像的更要厲害,自己

,而且雁先生特別關照過他,要在 心中惦記着雁先生所關照自己的那

方可施出,而無奇子這「太乙伏

體會得出來。

翅舞秋風」的身法,蕩出了五尺左右

右掌·距離着他的前胸,頂多還有半尺左 似緊貼着地面已掃了出去,無奇子的箕開 了一聲,條地轉過身子,右腿風捲殘雲也

自不解,他何故撒招。

丘明身形飄然,猛的回過頭來,却見 應之元

> 望處,似見對方滿空全是拳掌脚腿,他心 的跳了起來,無奇子只覺眼前一花,目光

正吃驚,隨着雙袖已用「撒網過江」

的招

身形就空一挺,無奇子雙袖落空。

句話來! 他全身簸簸抖成了一團,原來不知何時 之間,無奇子遂覺得兩處琵琶大筋上一麻 他兩處大筋上,一絲絲透體的內力,令無 管照夕一雙手,各以中食二指,正搭在了 奇了丘明上下牙關吃吃交戰,

雪勤不由盯了她一眼,丁裳不自然的

的眼睛,注意着照夕上 可是盡管如此,她二人仍以喜悅於行

的是一套什麼功夫,他那一種分臂伸頭 暗笑自己的假借吹簫是如何的多餘了

內力就可寫是用了出去,以無奇子這種超這種掌力只須向上一挑,掌心向外一登,

見他五指指尖如劍也似的平伸着,

人的功夫,莫說是半尺之內,就是丈許左

謀網私辛

黑房魔術

敵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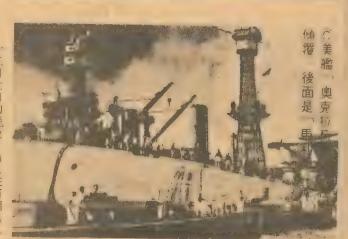
式機



理想,他們對於英美兩國的作戰序列,以相當龐大,可是它的成績,還是不能害加 及艦隊的部署活動情况,雖然知道得很清 在珍珠港事變前 情報工作不力!日本問課的一次偉大勝利 ,但實際情况却不是三般簡單的,不錯, 珍珠港被偷襲,許多人都以為是美國 ,日本的情報組織已經

保留了 以後, 11、偷襲珍珠港是他們「最大 禁·但却是他們 自美艦停

切情帮都在是次的行動中,全家珍珠港是他們「最大」的傑作 智慧的終點」 , 介無



軍上將詢問: 「你忍為他們能够派部隊登夏威夷羣島中的第二大島」四一位美國梅 ,並佔領夏威夷臺島門? ·斯·琴島中的第二大島。 四一位美國梅十二月七日的晚夜,有人在阿朗島 、

,如果是了兩個星期,他們就沒有四個機 在軍上將答:「他們絕對能够,不過

逢的好機會 缺乏戰略情報・使他們錯過了四個子板等 日軍却不曾在夏威夷發降,因逐他門

和部署、獲得全盤性的了解。 如見肺腑的清到了大部份,對於它的立同 番胡柒湘工作,但是一一年名英雄的努力 然川高缺ら・田在戦略情報上 ・手國將日本的最機密的而用内容・可以 件必有或其,能够一直深入到日本政府 換云之、美國對於日本的戰衛情報解 上, 內。兩就是全世界最發展的 ·他們却有

國似乎每次都能預知日本的行動,從而採日三國問的五五一片例,在會議期間,美 日本却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取先發制人的手段。這一次的談判對美國 日三國問的五五 的條件,例如十年內停止造艦,以及美英 高明的技巧,這才迫使日本接受一此不利 懷着很大的奢望。但回歸本國時,期一時的功勞,日本代表前來前席會議時,曾經 子失望、美國在四次談判中,使用了 候,而種名碼分其的技術、每季表則部 ,可以就是一次偉大的外交勝利,而 麼呢?當時沒有 個人知道。 11. 一年華盛順海軍會人四時 ,具中国正田棚

版·光粉穿了高侧。 核:Major H.O. 方「美國的黑房」 年至二三年之間,美國政府也有一個這樣關,矣德理少枝是美國陸軍部和國務院的版,先德理少枝是美國陸軍部和國務院的版,那是古代國王偷拆他的仇敵信件的機 H.O. 四個試紅,用就是久德理少 (年,因為有 古,所谓「黑房」 ,本來是法國一個典 Yardley, 本台昌出 所出版

的成就是無與倫耳,而一個國家節比不 不過有一點却是例外,那就是所謂「黑房出他們的努力,實在比不上德國和英國,美國在情報方面的大致情形,我們可以看 確地報告他們的最高統帥。報機構,甚至不能把他們的成功程度,正 所以在珍珠港事變的次日,日本的情 在電報當仍的的破技術上

江便的旗艦上時間在以 出極しい日後何人 本ハ十六第 九四一年 次提出、西洋 计二进口 , 日本海中大路

列密電: 格魯大使於是隨即向美園園務院發出了上息之後,不敢怠慢,立勾轉售格鲁人便, 多有勢力的政界要人,克羅克舞和工個前 告訴他的 即自公使希里在博士。Dr. Schrieger **傅周中的古一,"是他的好图,** Croeker, 存 法国談中第 成发升 四 大使门门 等权人克维克。 後者在日本交游廣闊,記過得 program L. I., 赴於

有幾個很優秀的專家,同時很僥倖的,美單位,不過國務院也沒有一個專管外交情報的一年,國務院也沒有一個專管外交情報的並沒有特別設置任何機構,甚至在一九四

邦個條約,並着手在幕後從事備叔工作 結果他們立即採取行動,宣佈片面的歷史 他们在華盛頓海軍會議時,已經上出口,

為了對抗日本特務活動,英國國務

· 把其中的秘密公問

工作公司本土仙出

,便不管官方是否批准,出版丁。本出

方征理一気ラ

见1年下令撤卸四個機構,理由是:

一九年,美國國務

美國却早已知道他們的底牌

華盛頓的代表團,應該如何討價還價時, 內容。所以當東京外務省用密電指示它在的「黑房」,專門負責偵察外國密碼電報

Grew) 指專下,也很能獲得一些很重國駐東京大使館,在格魯大使(J. C.

,也很能獲得一些很重要

將首先傾全力命擊」以港 秘鲁大付鄉然據多方面消息, 以美日發生戰事,日本 把這個奇怪的謠言,記載在他私人的目記 方之必要 認為四種傳成荒亂不行,但仍信有轉行其 一秘籍公使密告我太使節中具版行 在回 倾晚上,格魯大使也 以美日發生城事,日本

二元慎重非常,軒易小會累露。所以 四致坚决認為;日本對於攻擊美國的計劃 , 清它表示意見, 不利該局部份專家, 國務院托元封密雷以及為中情報局分

珍珠港的可能。」這個研判的提出自期是資料,在可以想見的將來,似乎沒有攻擊而且根據已知有關日本海陸軍現有部署的是:「海軍情報局認為這些謠言不足信,

園は日本の日本中間とり 關田中, · 公里有謝司 · 师是只有己一 方的場合は果にす **鱼烟石林业,打土汽中以精单,即切**自 李河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蘇聯俱上 塘 1. 28東四十、与夏丰四幣的企口 全主観品時間に握案右・短個師門と

解心 11 德國夾攻蘇聯,反之,他們却主張先徹底 即將崩潰的有八一頭有疑問,蘇聯地大人 對東京把上 內提出報告說:德國認乃蘇聯 作のか人が門上、日本特務機関行出の切 木,何况嚴與將至,因以您蘇兩國的前至 1. 2. 同始 4. 再是日本的可能目標了, 1. 图 , 福表 小庫 以審傾從事, 不要隨便回 ,很難預測,同時關東軍万曲に高級將頭 "日年事件",飲修了 五己於獲得了驚人的確實情雨 いた外務古日子に明 1. 11 1. !\

的翻點上來看,美國四十着是非常成马門 所以始終沒有搜漏半點與歸,外刺激上口 各案就是多個分析的成就,一十九回一。那里,一一位落入上四人上一口吧?一個 本的特務機關提高他們的警覺一定從女工 的人員達數百名,因爲保孟得當的關仁 聽和衝完口本的外交電訊,勢知以種:以 復了 種學世無雙的情報工作 而日始終使日本感到莫明其妙,爲何四 一四年日が日本高数情報機構的機匠 · j

> 得更重要和激烈了,比 不對轉乙年一一括不對轉左擀,奠是急死此神秘驗證,彷彿在擠七巧板一樣,左拚 八的密電侧,坐在那裏出神,嘗試猜出那 Adm. Zacnarias) 對於在美國海軍部第 與世隔絕的最 5中,查卡萊斯海軍少將(* 南尼里、華上!同問負、都定意審碼中至中都展出。2 無的例的激烈活動,在許正了一次無的例的激烈活動,在許一丁。 二個同風警局號,世界各國審碼 Tletcher Pratt) 便這樣的說過…「自得更重要和激烈了,此中的老手普特拉 小說一句 品, 大家都面對着 是一小撮神秘人物,並且生活在一個完全是具有高巨牙医性,負責行事的,通常都 一戶印念:人常常一連好幾個鐘頭,都六四六室內的生活,有下列的動人描述 ,德國人所控制的無幾電台 ,這種密碼戰爭便變 行本質的與制, 人 地横七 警 一經融下

特的規す、「万個月単日町均到一切資標的規す、「万個月単日町均到一切資額を存置的成立、「万個月単日町均到一切資額有道額を持ち回い。」「八四、石田と目、當然是無綫電 極佳的資料、三情報人員手中 福発と、患者、難式者、經常有大量素材四份、以下、11日子、酸務院員及有關機 即得難以 一直 三四 声出之後, 3、他們的手に呈すケ何种的 ,多數名なっぱく,当以他們的 ・世出陸のし直に埋,陸海極重都有場となるカアとし、加雙目瞻收勤的資 成就, 史 影印為十

種謠口不足爲甚,他們最後所作成的研判

E90

有一個專管無錢電真系力養量專家,此外,美國聯邦交通委員會內,也碼的單位,負責人員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碼的單位,負責人員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海兩軍的情報組織內有專司探測密

的情報資料。但它有時也能因利乘便地獲得一些積極調查局。後者的主要任務在反情報方面

它有時也能因利乘便地獲得一些積極性

記第二署,二,海軍軍个三的海軍情報局構,也和情報工作有關,一、陸軍參謀本

的陸海軍武官,四,聯邦

,美國國務院之外,

的四個機

動。同時那些負責研究的主管, 經常作出空泛和不負責任的建議 等待時機予以核對,無奈當時美國高層方 能視作等閑,必須精細無遺地予 毛蒜皮,或者其中存有矛盾的資料,也不 的那種官僚作風,往往陽奉陰遠,並且 不過,這裏必須强調說明的 而不能採取任何行 以保存 即使是鷄 ,就是情

港的悲劇也許可能避免,或者損失也不致 舵的人不是羅斯福,而是邱吉爾 爾首相。後者對於情報工作不僅極感興趣 層的羅斯福總統,實在比不 而且也深具了解。假使當時坐在白宮掌 ,後來就有人這樣說,在最高階 上英國的邱吉 ,則珍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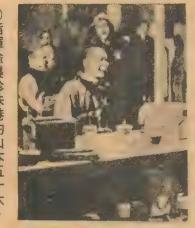
美國方面已經截獲一份重要資料,那是 不管怎麼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



臣率隊轟炸珍珠港的南雲忠一中將 不可一世情形 **F**偷襲成功後,日軍收聽廣播時之

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人物,可惜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至少 把這項重要的消息,分送美國政府各首腦 美國開戰了。美國的密碼分析人員,立即 機密文件,這顯然是表示日本已在準備跟 電華盛頓的日本大使館,焚毀一切密碼和 藏有某種暗示的,原來東京方面,已經密

其是從日本的通訊規則和慣例的改變上 擊的方式,去抓住一些有意義的結論,尤 通訊文字的篆妙,他們只能用一些旁敲側 些美國密碼分析家依然無法譯出日本海軍 密碼內容的努力還是徒勞無功,原因是那 雖然到那時候爲止,一切想揭穿日本海軍 本海軍通訊的無綫電情報單位也已經獲得 本方面的意圖之外,那些專門負責監聽日 一些重要的戰術性及戰略性的情報資料, 除了從這些直接的來源,可以猜到日



①指揮偷襲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價值的暗示

裏。 研判得來的資料的內容,不必假手於人 精通日本語文,可以自己翻譯,以及立即 情報戰中的一個傑出人物。他是個多做事 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羅齊福恰好駐在那 知道是誰,更不知道他是美國海軍所有的 中將羅齊福(J·J·Rochefort),他是 夏威夷海軍第十四軍區的,負責 ,除了極少數的上級和同僚之外 位最優秀的密碼專家。此外,他本人也 少說話的人,所以在美國海軍組織裏面 這些單位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配屬 人是海軍 ,很少人

監聽比較廣大的地區。 關方面更換一些近代的設備的,但沒有獲 值得驕傲,他的裝備雖然相當陳舊,同時 鳥和巴米拉羣島上增設方向測定台 必須嗅到很遠 也缺乏質素優秀的助手,而他的電子鼻又 在珍珠港事變前夕,羅齊福的成就是 即将某些裝備加以修改,並在市 的距離,他是曾經要求過有 他並沒有就此氣餒

源也日益豐富,而內容也更加顯得重要。 是以羅齊福所獲得的資料爲根據,當珍珠 港事變的日期日益接近時,這種資料的來 給的戰術性和戰略性的情報 富時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是李默爾 (Adm, Kimmel) ,總部情報處所

在醞釀,他曾經一度將自己的心得,向上許多古怪的徵兆,都是使他感到有些什麼 觸,他發現日本不斷改變呼號,而且還有 通訊手段,一直與日本的攻擊兵力保持接 在整個十一月裏面,羅齊福利用盜聽

⑤來栖尚未返日,日軍即

偷襲珍珠港

的綜合報告:「從東京方面不斷發出的通通訊情報單位對所觀察的結果,會作下列 御玉急」發給各艦隊司令。十一月三日 日本海軍主要基地,有一連串的電報, 換了一套全新呼號,同時又發現由橫須賀 面的活動,有不尋常的改變,這是一個不 種週期性報告。 明,這些通訊極似給予主要的指揮官的某 電,數量之多,達到空前的程度,內容不 的先兆,日本在海上的船員,此時竟然 在十一月初,羅齊福首次發現日本方

信有一支攻擊兵力,正在運動中,末了的 準備發動某種大規模的作戰了,同時也確 艦隊所聯合組成的大艦隊,已經離開日本 十二月一日,該單位却指出日本正在 「相信由第二,第三和第一等

注意的事實:所有日本航空母

才知道!! 是什麼話?難道等到他們來到珍珠港,你 麼,你不知道日本的航空母艦那裏去!這 他便受不住大發雷霆,吼叫起來說: 和不安了,因此,當他的情報處長一天又 **艦,都忽然「沉默」起來,變成行踪不明** 一天都不能發現日本航空母艦的所在時, ,季默爾上將面對這項事實,也感到困惑

近的水域。 的清晨,他才知道它們已經來到珍珠港附 找不到日本的航空母艦,直至十二月七日 他的情報處長着實太低能了,他始終

還未採取行動,它的間諜早已經到處活動 者比較後者還重要,因爲當日本的海陸軍 同是英國國防的第一機,甚至可以說,前 實上還不僅限於軍事機關和最高的決策者 原因之一,不過這種毫無準備的情形,事 慘重,陸海兩軍缺乏準備當然是其中主要 。那時候,司法部也和太平洋艦隊一樣, 在珍珠港事變那一天,英國方面損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美國,對付

平洋艦隊除幾艘航空母艦 外,上部份被炸毁。

E92

這是聯邦調查局的責任,陸海軍雖然也各 外國間諜的責任,完全不統一的 有它們自己的反情報組織,但沒有拘捕權 一個集中的反間諜機構來專司其事,以爲 ,並沒有

在美國的活動,獲得意想不到的便利。 混亂和衝突却依然存在,結果使外國間諜 的主要任務。儘管總統有這樣的指令, 發之後,羅斯福總統不錯會經下過一道命 令,指派聯邦調查局担負全國性反謀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即歐洲戰爭爆

美國陸軍的反情報工作人員,更加少得可 九四一年十二月,聯邦調查局一共有外勤 只有一百個成員不够,包括翻譯員在內, 却是以反間諜爲其主要任務的,但一共也 個人在夏威夷工作,海軍軍區的情報處, 人員兩千六百零二人,局長胡佛却只派九 情况的惡劣又以夏威夷爲最甚。在一

倜莫大的笑話哩-的對外通訊,依然沒人予以監聽,這算是 知日本間諜的大本營是總領事館,但館內 工作放棄,甚至到了珍珠港事變前夕,明 個結果還好,但他們却各自决定把這監聽 生權派上的衝突,末了,如果雙方鬥爭有 因爲一些不值得重視的問題,而發生嚴重 持合作,但事實上却互相鬥爭,並且常常 事館,開始進行電話竊聽工作,可是不久 間,聯邦調查局對於日本在檀香山的總領 的同行。擧個例說,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的爭執,結果却放過了敵人,而對付自己 ,海軍情報單位即出來爭功,於是雙方發 表面上,這些不同的機構之間,還保

2001年的人類生活

光氣,

使之恢復

舊觀照常生長。

▲森林大火往



意中遺下火種造 往是旅行人士無

難,短短的三十

有可能雪崩大災

一個角落的雪山

▲地球上面每

國損失億元過外 成的,每年使美



暮仔

田被毒氣威

的「福星」針對

▲圖爲預測

變化而想出來的 地面農作物發生

特別容易爆發地的瞭解那些地方

震。總有一天是

,借此更爲深入 地球轉動的脈搏

一種補救辦法

脅,變成黑色,

由福星投下特殊

在火勢沒有漫延 它隸屬的國家, 有火,立即通知 悉地球上面何處 可以很準確的獲 損失更大,福星 由小變無,在三 滅火車衝入火網 撲滅,那時將有 成災之前,把它 幾天之內化爲鳥 火勢由大變小, 滅,盡可能的使 ·巴西的大森林 種無人駕駛的 使火勢逐漸熄 噴射化學溶液



還有大廳細房,

射激光的圓筒, 鋁質金屬板,投

可供太空人飛行

它有反射陽光的 射的「福星」 測二〇〇一年發

是由「萬國科學 造福人羣,不 它可以百份之百 某一國家,故此 互助館」主持的 館。這種飛行物 太倦的時候休息 家的武力干預 受到任何一個國 ,並非直接隸屬 儼如太空的旅

金剛·文

象衞星」,預測的天體變化對人類的影响,或者颱 很易產生一種感覺,以爲所有衞星對人類有損無益 當中有所謂「間諜衞星」以及「殺手衞星」之類, 有「福星」高照懸在地球軌道之內,協助全人類, 新型衛星」了,可是,到了二千零三年,人類將會 風行踪,想盡辦法趣凶避吉,那就是很有份量的 ,實爲不然,最低限度,由國際氣象台發射的「氣 ▲現時升空的

稍爲注意國際新聞的讀者,都會知道人造衛星



圓形的,將來的

人造衞星,俱是

八脚,多姿多采

,因爲科學家預

人造衞星,七手

景,火山爆發時 到地球來,有關 碰上了地震,溶 岩滾滾而落的奇 可以預防 之故,各處災禍 加以控制,因此 方面獲悉,立刻 圖內是火山溶

災禍,二〇〇一 年的福星,將由 處變化發生,它 **震活動,還有何** 電子儀器看到地 它垂下來的空中 太空人主持,從 處將有大地震的 ,很有意思 ▲對於測量各

而已,能够預防 世界上何處發生 岩有如波濤沟湧 次,問題只是在 不知道發生多少 ,這種災禍每年



蟲趕盡殺絕,不 以利用激光把蝗

單是把牠殺死

吃掉的,福星可的谷米是給蝗虫

長得更加旺盛。 光還可使植物生 它投射出來的激 很有帮助,另外 漠地區的國家是 種措施對中東沙 沙變化綠洲,這

▲直到現在

然的全部死亡,法繁殖,自然而

其他害蟲,也可

以用同樣的方法

照, 互相反映, 之前,被月光映 發生很明亮的光 **令到一部份天空**

的,即使能够預

可徹底避免地震

防,已經有用。



的人員互相交換 地球上面兩個站 接駁器,可以使 星內部有無機電 取時間,由於福

區施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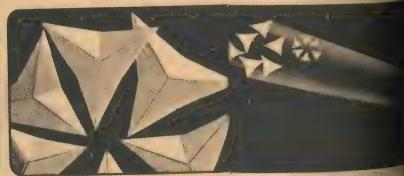
盡量爭

發生之後立刻派

,還可以在災禍

人用直升機到災

關方面的人施救 前,即時通知有



是絕對成功,因 氣,足以照映公 〇〇一年,福星 即失效,到了二 雲層遮住月光便 夜裏仍然有雲, 省燃油,但却不 路上面行駛的汽 雲層遮掩了,一 那就不怕月光被 雲層直達地球, 可以從高空投射 路上的路燈,節 車,不必啓用公 句話說激光代替 也沒有陽光的幾 雨夜它也生效 一條光氣,穿過 再把它在農作物 鏡」收集陽光, 可以利用「反光 作物失收,福星 個月,往往使農 **「月光,甚至在** 不分晝夜,反使 上空投射下來 ▲沒有月亮

雪塊之內。 房屋全部葬身在 的居民連同汽車 可以使十多條村 分鐘之內,雪崩

這些災禍發生之

福星可以使



把這些照片傳達 電傳真的方法 照,並且以無綫 速獲悉,自動拍

山爆發,

福星迅

刺探沙漠的水源 福星可利用激光

▲11001年

,進而發掘使黃

多爾大地震,火

▲南美洲厄瓜

有降到地球表面地降落,在它沒 質薄片由空中抛 把三角形的鋁 把牠毀滅。 在月色澄明之夜 很有趣的試驗 科學家做過 ▲現時已經有

群網風雲錄

,戀女色,墮熊肼, 身敗名裂

蘇聯特務無所不用其極。

身邊,安置 ,有時甚至長達幾年

著名的蘇聯高級知識份了和最美麗的妓女 整個西方世界。這次策反陰謀動員「超過 影响法國政府的決策,並透過法國而損害 國的,他們希望能够在法國戴高樂將軍的 委員會的一人最大的策反陰謀,是針對法 百名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幹部,使用了 蘇聯共產運變修之後,蘇聯國家安全 一個特務代理的組織網,從而

的外國使節、新聞記者,和工商業家工 暴,絕不精細,工要因爲時間所限,但是 短暫地進出蘇聯的外國人所做的工作,毫 作却絕不草率,有時一個計劃需要持續幾 代理人」,這種工作多數做得簡單而义粗 無疑問,就是威迫利誘他們成爲該會的 ,對於那些有一個較長的時期。過留在蘇聯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對於 製 面貌猙獰,

當庫納因上校把那個行動計劃告訴他時 有什麼事情可以叫他吃驚,但是這一次 次安委會的行動,所以他很自負,以爲沒 他在莫斯科一次足球比賽時毒打兩名球迷 ,起因不過是這兩個人竟然對安委會球隊

一命令是從最高當局下達的,赫魯時

1111

庫納因点: 他們

一,先後任職於紐約,倫敦和東京的法國這個時期,廸揚成了法國活躍的外交官之。這個檔条的材料在大戰後越來越豐富, 員,蘇聯情報工作人員者他開了一個檔案 亡在倫敦的自由法國政府的工作人

羅柯夫被召到莫斯科大酒店一個豪華套房 內幕,這項陰謀便遭到失敗。 個重要的特務背叛,逃到了西方去,爆出 誠實的法國人慘遭無辜,這個計劃因爲一 ,會見他的上級庫納因上校 一九五六年六月,天氣熱得非常,克

酷無情著稱, 庫納因體格魁梧, 有一次,克羅柯夫親眼看見 雙深褐色的眸子,這人以殘 一顆濃密的棕髮

委員供定把法國財蘇聯大使倒向他這一邊 他却受到極大的震動,庫納因告訴他,安 ,成爲他們的自己人 克羅柯夫在這幾年裏面,參加過無數

山山州四 人要求把法國大使徹底俘擴過來 上极宣佈說

如指掌 - 共們對他所有的情况已經的- - 于的是位法國大使是她揚上

廸揚是越高樂

上的「圍攻」,在這個過程裏面,有一個 ,這些人對整個法國大使館,發動了實際 ,把搜集到的,關於他的情報,陸續地向使館裏,這些地方的蘇聯安委會的特派員 中央滙報。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的傾向 的特務,便留意他們的言談,從而了解他 夫婦出席外交委會時,扮成蘇聯普通官員 的隨身女侍,也是安委會的人,每當廸揚 給法國大使館替廸揚大使開座駕車的司機 住所,就給裝上了竊聽器,蘇聯外交部派 了長期的嚴密監視和觀察,他的辦公室和 子瑪利來到莫斯科上任,安委會對他進行 是個訓練有素的安委會特務、 廸揚大使階同妻 迪揚夫人

些特務佈下一個陷阱了 六歲,對女人依然興致勃勃。這就足够那 法國,但他有一個弱點,雖然他已經五十 安委會獲得了結論,廸揚大使决不會背叛 從這許多來源獲得的材料綜合研究

洲、英國、加拿大、法國、印度 國外交官隨人他的圈套,其中有夫國、澳 這項骯髒的活動的高手,他曾經使不少外 巴基斯坦和南斯拉夫的外交官 克羅柯夫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裏幹 堂西哥

製品在蘇聯合國到處懸掛,這位書家逝世提升為安委會領導人之後,這幅油畫的複 腦,他十分喜歡這幅油畫,當史太林把他 幅油畫相,貝利亞當時是格魯吉亞黨的首 利斯,他的父親是個畫家,母親是個女演 解之緣。他生於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梯比 童年開始,他健跟蘇聯情報機關結下了不 個劇作家,電影劇本創作者,但是,從他 ナレ 他本來不是安委會的專業特務,他是 六年,他父親替貝利亞繪了

的人會做廸揚的工作,等到時機成熟,兩廸揚大使忘掉。當你進攻廸揚夫人時,別

之前,貝利亞一直是他的保護者。

機關後來又替他在塔斯社找到一份工作, 報機關的人事,叫這家人搬走。蘇聯情報 現他的房子給一伙人家佔住了,他托了惰 退。十八個月後,他重新回到莫斯科,發 略軍隊的威脅時,他和他的同學們一起撤 的家庭和蘇聯保衞機關有這麼深厚的淵源 不久又調到莫斯科電台。 ,他很自然地去拜訪一些老的情報工作人 ,一九四一年,當莫斯科遭到希特拉侵 克羅柯夫後來到莫斯科求學,由於他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改組,克羅柯夫成了 他仍然進行文學創作,到赫魯曉夫登台, 始成為蘇聯情報機關的外國工作人員,但 一九四六年,他二十八歲的時候,開 ,他長得高高瘦瘦, 棕髮,

> 數家珍,更由於他口便舌給,使他跟外國 題,他對蘇聯著名人物的背景可以談得如 用俄語或英語談論歷史,藝術等方面的問 一张富有表情的臉孔,十分英俊,他可以 人接觸時,成爲一個受到歡迎的人物。

過普通蘇聯人那種刻板乏味的生活等等。 待遇,津貼服裝費,使這些女孩子用不着 他的對象,安委會又替這些女孩子提供了 個電影劇本作家,從年輕的女演員中挑選 使外國人進入圈套,克羅柯夫利用自己是 漂亮的女孩子,安委會利用這些女孩子誘 優厚的條件,諸如在演出時担任主角提高 安委會經常指示克羅柯夫爲他們找尋

會特務通常被允許使用一個「燕窩」 這些女孩子在安委會組織中被稱爲

> 下那些淫褻對話。 房,其中一個房間,那女孩子跟被誘的外燕窩」包括一幢公寓大樓中兩個相連的單 會的特務便使用特種裝備,拍下照片和錄 國人鬼混,而另一個房間,這時候,安委

义再次把克羅柯夫召來,對他說:「大使 到床上,最後使她成為我們的人。」 她揚夫人,必須盡力設法控制她,把她帶 特上校,」他停了停。「你的工作對象是 館裏的空軍副武官發生興趣,這人是紀波 本人是我們最終的目標,但我們也對大使 擴」法國大使廸揚的行動計劃之後兩天 庫納因上校對克羅柯夫宣佈這項「俘

會特務在法國大使館中秘密裝設的錄音機 細地向克羅柯夫介紹,他好幾次引述安委 方面的工作便會互相結合起來。」 紀錄的對話。 庫納因把廸揚大使夫婦的背景材料詳

羅柯夫說:「她經常監視着廸揚大使,盡 力保護他,這是我們必須控制她的另一個 「大使夫人不是個蠢貨,」他警告克

介紹給奧洛夫。 又過了幾天,庫納因上校把克羅柯夫

官的妻子格妮。 務。他的任務是勾引法國大使館空軍副武 青少年的偶像,他給安委會挑選爲臨時特 奧洛夫是個演員兼歌唱家,是莫斯科

- 學行方的外貌但一下十餐人眼雖偉壯健 不是第一次自

> ,在此不久之前,安委會才送給他一層樓安委會多次把他當做男妓,娛樂外國貴婦 房,作爲他跟美國婦女打交道很有成就的

委會中的 出席這次會見的還有柴卡辛 用了一個假名叫凱里林 一個年輕的中尉,公開的身份是

扮作渡假的單身漢,跟踪一批法國女人到 跟她見面,現在,安委會認為他跟她揚夫 黑海的避暑勝地,就在黑海邊上,柴卡辛 出,是爲了使克羅柯夫可以作爲他的朋友 而不致使人感到尴尬和唐突,安排這次外 人熟絡的程度,已經足够使他約她外出 ,他繼續以外交官的身份,在官式宴會上 「意外地」邂逅廸揚夫人,回到莫斯科後 ,從而介紹廸揚夫人認識。 大約兩個月前,柴卡辛和奧洛夫兩人

庫納因又指示道。「現在,你暫時把

的女兒一起參加 說:她將和紀波特夫人跟另 廸揚夫人果然接受了這次邀請,她還 一位法國參贊

借用了一艘馬力强大的水警輪,又請一位這次約會,他們向克因基水庫的民警總部 果、點心和燒烤用的肉類。 他們自安委會服務商店訂 漆裝修,使它的外表像一艘真正的遊艇, 肥胖民警喬裝領航員,這艘水警輪重新髹 庫納因和克羅柯夫精密而小心地佈置 了酒、奶酪

頰,叫他想起了最精緻的中國瓷器,她笑秀髮在陽光底下閃閃生輝,她那潤滑的粉 克羅柯 ,她和紀波特夫人 夫河畔碼頭上第一次見到了 一起到來,她的





層十分寬敞的樓房,用華麗的傢具把它裝 層十分寬敞的樓房,用華麗的傢具把它裝 作起來,作為柯貝諾夫在莫斯科的住宅。 鄉村大屋,全部用巨大的木材建成,有極 地把他在莫斯科郊外四十哩的別墅也借給 地把他在莫斯科郊外四十哩的別墅也借給 和名貴傢具,完全是沙皇時代俄國貴族的 於頭。這所別墅後來就成為柯貝諾夫多次 舉行酒會,招待法國大使廸揚夫婦跟蘇聯 學行酒會,招待法國大使廸揚夫婦跟蘇聯 作家、美術家和演員、官員們「共度愉快 作家、美術家和演員、官員們「共度愉快 作家、美術家和演員、官員們「共度愉快

一些有關蘇聯政府的消息向廸揚大使透露發展。他有時以「重要官員」的地位,把柯貝諾夫跟廸揚夫婦的「友誼」迅速

嘛,我陪你到艇上走走好不好?」把我的汽車借給他渡假,他欠了我一個人把我的汽車借給他渡假,他欠了我一個人把我的汽車借給他渡假,他欠了我一個人

也稅。 「告訴我,你對蘇聯的印象怎麼樣?

七年五月的蘇聯外交官)有過一次長談,,我曾跟謝皮洛夫(一九五六年六月到五,我曾跟謝皮洛夫(一九五六年六月到五地說。「我們見到的蘇聯官員對我們很好地說。「我們都很喜歡,」廸揚夫人有禮貌

科是太沉悶了,不是嗎?」「你一定會覺得,比起巴黎來,莫斯我認爲他確實很不錯。」

詞令。 偉大的城市。」廸揚夫人純熟地運用外交 「當然,我爱巴黎,但莫斯科也是倜

她揭夫人想了一會。「我是個客人,的所有事物都滿意嗎?」 的所有事物都滿意嗎?」 克羅柯夫壓低嗓門,帶着最誠懇的表

將非常有興趣聽到你的意見,看看你所認 是到這裏來寫我們的國家建立和發展友誼 的。」 「我希望你成功,」克羅柯夫說。「 我們到蘇聯來,不是寫了提出批評。我們 教們到蘇聯來,不是寫了提出批評。我們

> 「U是你又特要宣蒙的话,」。 識的現實,是否跟我認識的相同。」

失去發怒的能力,這是很可悲的。」 以呼對什麼都逆來順受,我以為,當人民以動人帶到革命的邊緣,而你們的人民則法國人帶到革命的邊緣,而你們的人民則法國人帶到革命的邊緣,而你們的人民則以受雅地說。「我可以告訴你,法國和蘇

我們會成爲好朋友!」

進野餐。
進野餐。
這幾個蘇聯特務陪着他們的法國個綠草如茵的無人小島,他們把船泊在小碼頭邊。這幾個蘇聯特務陪着他們的法國

不再那麼拘謹了,時而縱情地大笑,又引不再那麼拘謹了,時而縱情地大笑,又引不再那麼拘謹了,時而縱情地大笑,又引不再那麼拘謹了,時而縱情地大笑,又引

酒會。

本碼頭上告別的時候,廸揚夫人說:在碼頭上告別的時候,廸揚夫人說:

×

的身份。

乾法國防衛工作人員識穿他的安委會特務
至却缺席,因為他在巴黎工作時期,曾經

使很有風度,給人一種有份量的印象。大使用僅僅及格的俄語表示歡迎。她揚大夫和奧洛夫介紹給她丈夫廸揚大使認識,共和奧洛夫介紹給她丈夫廸揚大使認識,

皮,引起哄堂大笑。 喝着香檳,說着笑話,有時拍着對方的肚這個濟會上首屈一指的貴賓赫魯曉夫一起當天傍晚,克羅柯夫見到她揚大使和

容易哩。

李易哩。

李易哩。

李易哩。

李易哩。

李易哩。

下一個星期再跟他們去旅行。 這次酒會對克羅柯夫來說仍然是有收

使他有「小拿破命」的傳說。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智謀和巨大的權力,領導人,是該會最高組織中那七、八個最領導人,是該會最高組織中那七、八個最

這位女特務的暱稱是華娜。 女少校安得列耶娃來扮演他的「妻子」, 議一位重要官員」,同時又調了安委會的 柯貝諾夫,他偽裝的身份是「蘇聯部長會 為了結識廸揚夫婦,格里賓洛夫改名

員身份,參加這次晚會。 界著名人士」。克羅柯夫安排廸亞以翻譯揚大使參加,使他「有機會會見蘇聯電影」

翻譯和評述正在放映的俄國影片。 翻譯和評述正在放映的俄國影片。 大的頭髮拂着廸揚的臉頰,低聲地爲大使 以幾次使她的洒了香

「這星期五就要舉行一個酒會,我的他打電話給廸揚夫人。 場合,讓廸揚大使有機會跟廸亞再見面。

片『杜布羅夫斯基』寫劇本,大使也許能他又說:「我正在開始爲法蘇合作影位都能來參加,對我將是極大的榮譽。」

好的,我肯定他會愉快地接受邀請。」

她揚夫人愉快地接受邀請,說道。「

帮我一點忙?

克羅柯夫和她們很有交情。

克羅柯夫和她們很有交情。

克羅柯夫和她們很有交情。

克羅柯夫和她們很有交情。

視宴會的進行,並保護它不會受到干擾。酒店內佈置了大批安委會的特務,負責監酒店內佈置了大批安委會的特務,負責監

作家和畫家,他們盡量使這次集會充滿羅此外便是一些薄具名氣,或者徒負虛名的做家檢狄萬,他是安委會的臨時合作者,

一頓晚飯。 一頓晚飯。 一頓晚飯。 一頓晚飯。 一頓晚飯。 一頓搬大使大獻慇懃。廸揚輪流的跟這 些「高貴的俄羅斯仕女」跳舞,樂得他眉 些「高貴的俄羅斯仕女」跳舞,樂得他眉

着香檳,輪流跟三位漂亮俄國佳麗跳舞。賞法國古董和傢具,一起聽古典音樂,喝門的俄國朋友的「眞摯友誼」,他們自豪們的俄國朋友的「眞摯友誼」,他們自豪們的俄國朋友的「眞摯友誼」,他們自豪們的俄國朋友的「眞摯友誼」,他們自豪

一起了。」
一起了。」
一起了。」
一起了。」
一起了。」
一起了。」
一起了。」
一起了。」

來參觀他的畫展,對他來說是重要的。一來參觀他的畫展,對他來說是重要的。一個是一個老人了,如果這個星期日你能够到度,「有一位美術家古地亞從格魯吉亞來使。「有一位美術家古地亞從格魯吉亞來使。「有一位美術家古地亞從格魯吉亞來使。「有一位美術家古地亞從格魯吉亞來使。「有一位美術家古地亞從格魯吉亞來使。「有一位美術家古地亞從格魯吉亞來使。」

曾長期生活在巴黎的這個歷史特點。作爲領導的修正主義的要求。這一次是利用他的歧視和排斥,因爲他的作品不符合蘇聯的歧視和排斥,因爲

不是個性飢渴的女狂人。

大」,但安委會要克羅柯夫帶她到床上去
大」,但安委會要克羅柯夫帶她到床上去
提到他的時候,總是說「我最好的俄國朋
提到他的時候,總是說「我最好的俄國朋

在這段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小小波在這段過程中,也出現過一些小小波在法國空軍的武官紀波特家裏進午膳,實施場會秘密裝在紀波特家裏的錄音竊聽器安季會秘密裝在紀波特家裏的錄音竊聽器安季會秘密裝在紀波特家裏進午膳,

和全套的西方禮儀。

一個三十剛出頭的十分性感的俄國女人。

是個三十剛出頭的十分性感的俄國女人。

,為芭蕾舞劇影片「吉卜賽人」舉辦一次 格里賓諾夫要求蘇聯政府文化部配合 × × ×

諜醜劇中的臨時演員。 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成爲一齣卑鄙的問 個臨時工具而已,但這個老體家本人

到了克羅柯夫和廸亞。廸亞自然又做了他 的翻譯員。 機駕駛的黑色房車,來到美術展覽會,見 廸揚大使坐着他那部由安委會特務司

這個要求會不會太過份? 亞說:「大使先生,你順道送我回家,我 廸揚大使準備離開美術展覽會時,廸

說 「那裏的話,這是我的榮幸!」 大使

杯咖啡,看看一個普通的蘇聯婦女是怎樣 生活的吧?」 「也許你會願意到我家裏歇歇脚,喝一 在大使的車上,廸亞像偶然想起地說

司機在樓下等他,等了兩個鐘頭,他微笑 ,他將這個情况報告他的安委會上級。 廸揚大人和廸亞上樓到她的寓所去

對他說• 「大使送廸亞回家去啦!」 第二天早上,克羅柯夫去找庫納因,

我早知道了,他們已經攬到了材料-所謂攪到了材料,指的是安委會裝在 庫納因早已直接得到廸亞的報告。「

揚大使敲詐勒索,脅迫他做背叛祖國的事 幽會,已經全部記錄在案。 廸亞房間裏的紅外綫活動攝影機和錄音機 他們採取了放長綫釣大魚的政策, 把大使和廸亞那兩個鐘頭的不可告人的 安委會沒有立刻利用這些材料來向廸 日,用得着廸揚大使時,這些材料 希望

這次的幽會還有一個作用,它是對廸

可以派上用場。

莫斯科,他要是喜歡玩女人,完全可以像 揚大使的一種鼓勵,使他覺得,即使是在 在巴黎,倫敦,或華盛頓那樣安全一

吊住他的胃口。」 保持聯繫,但不要跟他攪得過份火熱,要 庫納因對廸亞指示說:「繼續跟大使

麼樣的,但暗地裏她却不時跟大使幽會。 持高貴的儀態,像大使一位社交上的朋友 柯夫一夥繼續經常參加法國大使館的約會 她討好廸揚夫人,使她也以爲她不會怎 但沒有其他的人參加的場合,她必定保 廸亞準確地執行她的任務,她和克羅

樂將軍的親密朋友,如果戴高樂重新執政 國總統。他們認爲,廸揚大使仍然是戴高 期之內 科報告說,戴高樂將軍肯定地將在幾個星 大的意義。當時蘇聯在巴黎的特務向莫斯 ,廸揚將被調回國,担任更高的職位。 館所做的工作,似乎越來越顯現出具有重 九五八年五月,安委會對法國大使 ,成爲法國總理,日後還將担任法

是更加重要了。」 「我們這個工作本來便很重要,現在

沒有提到他跟戴高樂將軍的關係,但他的 法國開始一個偉大時代的諾言。廸揚大使 興奮却使人感到,戴高樂將軍上台,對他 戴高樂將軍的健康乾杯,祝賀他實現他爲 使館一次酒會,廸揚大使舉杯,請大家爲 一定存有很大的帮助。 委會特務。 廸揚大使本人的表現也鼓勵了這夥安 六月間,克羅柯夫參加法國大

羅柯夫:「我們要把廸亞撤出來! 事情來臨了。這一天,庫納因突然照會克 不料就在這個時候,一件始料不及的

> 什 克羅柯夫聽了,不禁大吃一驚••「怎

名了 知道,他們已經離了婚!」 婦人。可惜的是,廸亞的丈夫在巴黎太出 「這個行動中,我們需要她有一位妬忌的 ,莫斯科法國大使館裏可能有一些人 「這不是她的錯,」庫納因解釋說。 ,必須使廸揚相信她是個已婚的

我們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克羅柯夫氣壞了,他問。。「幹嗎事先

「我們必須從頭再來一次。 「現在吵吵嚷嚷也沒有用,」庫約因

她和廸揚的關係告一段落。 使說,她要離開莫斯科,到外地去拍電影 ,可能要去一段長時間。憑着這個藉口 格里賓諾夫找了另一位女性去代替廸 庫納因於是指示廸亞,叫她對廸揚大 ,

浪者 長期都居住在朋友家裏,成爲一個高級流 她不敢在莫斯科租賃房子居住,結果,她 沒有居留證,所以沒有戶籍。這就是說, 原因是這樣的,她到莫斯科來跑碼頭,但 野,有冒險精神。她成爲安委會的工具, 性感,而且還是一頭俄羅斯女色狼。她很 亞,這個女人就是上面已提及過的羅娜。 在安委會使用的女人中,克羅柯夫認 ,以這個羅娜最爲漂亮。她不但十分

妻子 作這樣的自我介紹。她是一個地質學家的 外國人士。格里賓諾夫要羅娜向廸揚大使 做他們的臨時性特務,借她的驅體去誘惑 西伯利亞工作 安委會根據她的特點和弱點,利用她 「地質學家」 ,冷落了她,但他却又是俩學家」每年要花很多時間在

善妬而又暴燥的男人

得擅作主張,隨意妄爲!_ 示辦事 記住,必須嚴格遵守紀律,按照我們的指 格里賓諾夫這樣警告羅娜說:「你要 不經我們計劃或批准的事情,不

教嗎? **「對付男人的辦法,我還用得着你們來 ,她狐媚地對格里賓諾夫說

之後,我們將給你一層樓,一層好的樓房「羅娜,如果你服從命令,這個任務完成 以後也不叫你幹這種事情。 格里賓諾夫按捺着性子 >對羅娜說:

迪亞離開之後,克羅柯夫安排羅娜出

在退休的安委會的上校布里揚家裏共進午 和廸揚大使攪得火熱 過面。羅娜施展了 現在招待廸揚大使的宴會上,他們早已見 六月底的一個午後, 她的看家本領,很快便 廸揚大使和羅娜

說。「快用車把我送到公寓去,大使要我 一個鐘頭之內在那裏等他!」 ,她瞧準一個機會,暗暗地對克羅柯夫

柯夫• 「等一會我該怎樣對付他?」 在那公寓大樓去的路上,羅娜問克羅

地說 「你還會不懂得嗎?」克羅柯夫譏諷

先都必須得到批准。沒有人叫我今天就跟 大使幽會,這個機會是午餐時突然出現的 ,現在該怎麼辦? 「格里賓諾夫要求我做每一件事時,事 「我不是開玩笑的,」羅娜認真地說

「這樣吧,我們到了公寓房間 ,就打

到床上去呢?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別人請 不到格里賓諾夫。克羅柯夫攤開雙手說。 ,找不到庫納因,找不到華娜,也找 他們在公寓裏打電話到安委會上級辦 「跟他上床好了,羅娜!」克羅柯夫 「那麼,我要不要跟大使 作除的全體隊員,在都會大酒店在一起時,格里賓諾夫召集他那

狠地打他一頓,但是,我警告你們,不許對庫納因和那打手米沙說。「我要你們狠了一頓,然後由格里望話」「 了一頓,然於由格里賓諾夫作出指示,他外幾個安委會的特務,他們先豐富地吃喝 議的有庫納因上校,華娜中校,羅娜和另裏,開了一個「動員大會」。參加這次會 打他的臉孔 起時,格里賓諾夫召集他那支特別丁 如果他臉上有 個房間

示該不該跟一個男人在一起睡覺!」

决心地說

這天下午,廸揚大使萬刦不復了,他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羅娜笑了。

娜

And the second Sales and and a sales and a sa American some between the second of the seco

也會把你們兩個關進牢獄裏的!」

房間隔壁安裝了無綫電收聽器,一切佈置

在她離開的這段期間,要使你高高興興的 揚大使••「大使先生,我答應過尊夫人 妥當,於是由克羅柯夫打了一個電話給廸

我們明天去旅行好不好?我帶了一

少帶到莫斯科來,召回渡假中的庫納因上

他又把一個安委會的打手,

韃靼人米

,派出了特別監視小組,在羅娜住着的

到你的房間,你準備坐牢好了! 示對你也適用,如果他下午五點鐘還沒來 他跟着又對羅娜說:「羅娜,這個指 計劃準確地執行一 一切就必

部,一起到郊外農村去旅行,安委會武裝葛姥坐一部汽車,迪揚大使和羅娜坐另一 特務遠遠地暗中監視着他們部, 起到郊外農村去旅行 第二天早上,克羅柯夫和他的女朋友

> 中這次郊遊,到她的閨房去。 葛姥看見迪得如此出色,便到這位大使恨不得馬上結玩,羅娜一路向迪揚大使灌迷湯,她表演 悄聲地對克羅柯夫說:「你瞧大使盯住羅揚大使那副饞相,幾乎忍不住笑起來,她 的神情,就像貓咪盯住魚兒

話器中接到報告 賓諾夫,庫納因和米沙不斷地從無綫電通 幾哩路之外,在羅娜閨房隔壁,格里 ,報告是由監視着這批旅

成受驚地尖叫起來: 糟糕!這是我的丈夫!「

不跟廸揚大使見面,使他想念得神魂顚倒

格里賓諾夫故意命令羅娜,一連十天

時不要跟他來往,這麼一來,急得這位好

心癢難熬。他又叫其他的「燕子」也暫

色的大使,簡直度日如年

計劃了超過兩年時間的任務

,格里賓諾夫决定通過羅娜來完成安委會

廸揚夫人離開莫斯科到西歐渡假去了

「父親姓什麼的也不知道」

使樂得連

狐媚手段比廸亞不知勝出多少倍,廸揚大 和羅娜發生了肉體關係,羅娜是個妖精,

迪揚大使等人的行踪 行者的安委會特務拍回來的 向他們滙報

上校扮作他的朋友,他們都化裝成野外工 的地質學家,穿着獵裝,着長統靴 米沙假扮是羅娜的「丈夫」 ,庫納因

表,提議大家回程、在返回莫斯科的路上 大使的汽車停下來,他急忙停車,連亡包,克羅柯夫從他的汽車的倒後鏡中,發覺 午後,克羅柯夫按照原定計劃的時間

> 到大使的車子旁邊,吃驚地問。 什麼事?

「發生

活地說。「羅娜忽然決定,要在那池塘裏「沒有發生什麼事啊,」迪揚大使快 洗個澡!」

對羅娜說: 娜是臭婊子, 池塘裹游泳的?二 美麗的姑娘 克羅柯夫差點氣壞了 ,怎麼想到在一個這麼骯髒的 「親親,你怎麼啦,像你這般 但不得不把性子按捺住,他 他在暗罵着羅

衣服,跳到池塘裏去 味對住他傻笑,然後迅速地脫掉所有的 羅娜裝有幾分醉意 。她沒有理會他

氣得暴跳如雷,大叫着說·「這賤貨!我 緩電話向格里賓諾夫滙報,把這個老特務 早就知道不能信任她。告訴你們 們只能使用高級婦女。 這個意外情况馬上由監視的特務用無

間了 火燥,綺念如焚,幾乎等不得回到她的房 挑逗性,於是,迪揚大使給弄得更加心焦 來,每次她浮出水面時,就比起赤裸更具 沒有帶泳衣,只穿着內衣褲游泳,這麼 曲,實在是表明她有着的是攻心天才。她 他們全不知道。羅娜臨時加上這般插

臟病猝發了 2. 「還是趕快把大使請回去吧,他快要心 **蔦姥只是好笑,她在克羅柯夫耳邊說**

急不及待 克羅柯夫和葛姥剛剛雕去,迴揚大使已經 到安諾耶夫斯基大路二號的 補償了她半途游泳的擅作主張,他們 羅娜的天才,發揮了 ,立即就把羅娜拉進懷裏 極大的誘惑作用 「燕窩」時 回

E 100

到了羅娜這兩個字,便立刻答應了。

當廸揚大使興高采烈地準備跟羅娜再

克羅柯夫的話還沒說完,廸揚大使聽

就回來了 告訴你,昨天收到我丈夫的電報,明天他 這時,羅娜忽然說:一親親,我忘記

揚大使巳經不知道自己在說着什麼。 「管他的,反正他明天才回來

娜發出的暗號,但他從竊聽器中聽到的 **儘是經聲浪語**, 格里賓諾夫在隔壁間焦急地等待着羅 「這婊子一味記住自己的享受!」他 淫褻得不堪入耳的聲浪

一脚踢開羅娜的房門,厲聲喝道:「幹得,米沙和庫納因便一躍而起,走到隔壁,中聽到她提到「基輔」這個名詞,這時候 羅娜終於發出暗號了 他們從竊聽器

糕,這是我的丈夫! 羅娜裝成受了驚嚇地尖凸起來:「糟

聚幾個鐘頭,你們竟敢如此一 地說。「我趕飛機回來 稅簡直不能相信 。」米沙裝腔作勢 。也只爲了跟你相

一我管他是誰,老子得好好教訓他 「米沙。別這樣,他是一位大使!

來,拳打脚踢。 納因和米沙不由分說,把迪揚從床上拉下 迪場給嚇得手脚發軟。面無人色。應

法國大使,打死了他你們也不得了 出兩行眼淚,哀求說。「別打他了,他是 一記耳光,身上也留下幾處紅腫。羅娜迫 表演迫真,羅娜也免不了被摑了

手,然後制止米沙說: 「如果他真是法國 切照計劃安排,庫納因上校首先住

大便,我們便算了吧。」

就要看着你被驅逐出境,讓全世界都知道 揚大使喝道。一如果你眞是個大使,那我 你是個多麼卑鄙的傢伙! 公民,但我們國家是有法律的!」他朝迪 定向政府報告,我雖然只是個普通的蘇聯 未息地說。「我可以不把他打死,但我一 「我總不會這般便宜他。 一米沙無怒

的汽車,顫聲對司機說。「回大使館! ,狼狽地離開羅娜的閨房,落樓坐上他 迪揚大使渾身顫抖着,收拾了他的衣

特務,像贏了一場國際比賽的球隊似地 正在喝着香檳慶功 光景,取得了「赫赫戰果」的安委會大小 在那幢公寓大樓裏,現在却是另一番

里賓諾夫的英明的領導。 家,又盛讚羅娜的演技深湛,更加頌揚格 庫納因和米沙互相稱讚打人的功夫到

個了不起的女人!」 說。「羅娜,請接受我的祝賀,你簡直是 林宫將給予他的獎賞,由衷地向羅娜祝福 揚大使留在他的手中的把柄,想着克里姆 格里賓諾夫愉快地微笑着,他想着迪

這樣!」 地說,她指着那仍然裸着的軀體上的瘀痕 對庫納因和米沙說,「你看,把我打成 「你忘記我是個演員了,」羅娜狡猾

住所呢?」 却問格里賓諾夫••「那麼我的居留證和 這兩個特務笑着道戲。羅娜不理他們

一一定給你,包在我身上。」 格里賓諾夫拍拍她的肩膊,笑着說。

抓住和利用這個機會。 來一個晚宴

道 之前在她的房出了什麼事。他一點也不知 嚴重地說:「我的好朋友,我遭到極大的 眼前這個好朋友,正是這場好戲的編 他訴說出他和羅娜的關係 ,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幾個鐘頭

辱他的那同一個人 鐘頭之前聚在 后處秘密指揮爪牙賽打和假 迎接他的是一位熱情友好的主人 ,参加一個預定的晚宴約會 ,逃揚大使準時來到 -格里賓諾夫。 三個 聞。

就讓他有一個這樣的機會,同時也讓自己 便安排好緊跟在「沒訓」池揚大使之後 這是他整個計劃的一部份,幾天之前,他 格里賓諾夫現在又變成柯貝諾夫了 這是因為安委會估計迪揚大 ,一定急於求助,他們

有洩露,因無人太多了,直至深夜 做去,他才把格里賓諾夫拉過一旁,語氣 香港露,医 馬人太多了,直至深夜,人漸 ,迪揚大使忍住他的痛苦,沒

夫)是個有權力的蘇聯高級官 ,在他的心目中,柯貝諾夫 (格里賓諾

> 夫裝腔作勢地說, 如果他投訴法庭,這是一樁轟動的大醜 「這事情是極端嚴重的。」格里賓諾 「法律在那位丈夫一邊

激不盡的!」迪揚哀求地說。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帮我,我會感

像安慰他似地陪着他玩,他對他說,已經 跟你說,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起作用。 派人跟羅娜的「丈夫」疏通了,不過那個 諾夫慷慚地說,「不過,大使先生,老實 在隨後那幾天裏面,格里賓諾夫一直 「好吧,我會替你盡力的,」格里賓

法國大使,這就遑論加官晋爵了。 情弄得不好,他就身敗名裂,再也不能當 ,前途未卜。 他叫迪揚大使一直心驚胆戰,這件事

傢伙很图熱,不講道理,現在還要看情况

經說服了那位妬忌的『丈夫』,使他以蘇 揚:「經過了朋友的協助,我相信我們已 着他的努力,已經渡過了 的;便讓迪揚大使知道,這次的危機,憑 最後,格里賓諾夫認爲已經達到了目 ,於是他告訴迪



英國進行訪問,十一天之後,克羅柯夫悄 公園,瞬即消失在人叢中,當天晚上,這 悄地溜出旅館,沿着卑士華達路走到海德 向英國情報機關詳細交代。他談到安委會 個蘇聯特務在嚴密保護之下 一個蘇聯作家和畫家代表團到了倫敦,對 然,隨即把這項機密照會法國最高當局 進攻法國大使館這一段秘密,使英國人愕 ,把他的經歷

所有的材料綜合研究之後 斯科帶回來的所有行李和來往書信,審問 品去,對他進行審查。他們檢查了他從莫 斯科奉調回國,法國反間諜機關隨即把他 出結論、克羅柯夫所說的 ,審問了克羅柯夫提到的所有法國人 了他所有的下屬和隨員,包括紀波特夫 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辿揚大使自莫 法國情報官作

我相信你現在已經安全了。 又佈下伏綫。「現在,除非他陽奉陰違。 聯和法國的及誼爲重,保持緘默。」 但他

頭子,要的正是他的這句話。 在所不辭。格里賓諾夫這個安委會的特務 後如果有用得着他的地方。赴湯蹈火,也,自然衷心感激,他答應了格里賓諾夫往 迪揚大使聽到了格里賓諾夫這樣的說

諾夫的人情,他們在等待機會,一旦戴高 的戰略,他們不要大使馬上便報答格里賓 和淫褻對話的錄音,以至格里賓諾夫的人 有可能對法國政府的决策發生重要影响時 樂將軍把迪揚大使調到政府的高級位置, 揚大使的「友誼」。這「友誼」越是加深 當前來說,他們只讓格里賓諾夫加强跟迪 ,安委會的時機便來臨了,那些骯髒照片 ,將來在巴黎進行的陰謀便越是容易。 ,都可以成爲脅迫迪揚就範的手段,在 安委會對迪揚大使所採取的是長期性

女特務迪亞恢復活動,讓她代替羅娜扮演 色的迪馬大使得到慰藉,格里賓諾夫命令 羅娜現在是不能再出現了,為了使好

大使的黑市实人的角色 與此同時,安委會的特務對法國大使

館其他工作人員也不遺餘力的,不過, 。儘管他有一副漂亮的外貌,談吐 也有些失敗,舉個例說 位法國使館裏專管密碼的女工 克羅柯

副武官 。當安委會的特務向迪揚大使發動攻勢 這一位女密碼員還是拒絕跟他見面 ,他們會同時地向法國使館空軍部 一年夏天,他們的機會終於來

> 所隱瞞)。一九五八年,紀波特上校夫婦 於他和迪揚大使夫人之間的事情,可能有 過,這段圍攻法國大使館的經過情形,是拖上床去的,但結果也沒有得償大慾(不了,而克羅柯夫本來也要把迪揚大使夫人 奉調回國。一九六一年夏天,紀波特上校 後來克羅柯夫叛逃到西方才舉報出來,關 很兇,他們認為這對夫婦的不和,提供了 會特務在他的寓所中暗藏的竊聽器中發現 再次被派到莫斯科法國大使館工作,安委 他們不少的方便。 紀波特和他的太太經常吵架,而且吵得

照片,全部是他跟那女特務的,畫面不堪 住所中揪住了紀波特,他們給他看一大批 女特務充當紀波特的情婦一年,然後,到 至其中一個女特務跟他勾搭上爲止。這個 安委會秘密工作,否則安委會將會把這批 了一九六二年秋初,三名便衣特務在她的 一大批「燕子」設法接近紀波特上校,直 他臨死時却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不知是 受不了安委會的威脅,唯有一死了之 他不願背叛祖國,充當蘇聯的特務,但又 三十日,紀波特上校吞槍自殺,這是因爲 照片和有關的醜聞公開。一九六二年七月 入目,他們提出最赤裸裸的要求,要他替 委會對他做過的那些卑鄙行爲揭露 否形格勢禁,他沒有留下遺書,沒有把安 過了裏散播謠言 委會的特務便在莫斯科西方國家外交官的 人和家庭的原因 一來,安委會對法國大使館的整個進攻計 就像對待迪揚大使一樣,他們調動了 完全沒有受到影响,紀波特死後,安 、就紀波特完全是因爲個 , 這麼

但但 本質上是蘇聯新興的資產階級份子,這些 得力幹部,安委會的活躍份子,但是,他克羅柯夫本來是進攻迪揚計劃中一個 是安委會的紀律的約束,這使他暗中嚮往 如此,他仍舊要受到蘇聯黨的紀律,特別 得到更多的物質享受和虛榮,不過,話雖 人作為蘇聯特權階層的成員,比普通人民 於西方的所謂高度舒適的生活和所謂

逃到四方時作為資本,投靠西方特務機關 秘密文件。則用微型菲林拍下副本,準備 的安委會內幕。用錄音戲錄了下來,至於 當安委會特務以來的全部經歷和他所知道 策劃着叛逃到西方,一方面秘密地把他充 克羅柯夫是很工於心計的 ,他一方面

彈震病使他倒地昏迷

阿拉斯加」的美國空軍基地降落 機係最堅强的一種,一層又一層鋼甲包住 更加沒法奈何他 向那處低的空中發射,從地面掃射的機槍 孤島金光炮的陣地 他都是超水準的,那時他奉命摧毀奧拔荷 揸快車·駕駛快艇甚至駕駛戰鬥機低飛 精湛,能够空手奪白刄,還有別的本領 子彈無法射穿,故此,他可以安然在 旨着槍林彈雨 唐龍係舉世知名的殺手 ,低飛投彈 原因是他所駕駛的戰鬥 ,駕駛幻影噴射戰鬥機 ,金光炮沒法

倒地昏迷不醒。 鼓齊鳴,片刻沒法支持,眼前一黑,便即如千斤重壓,耳鳴的聲响好像戰塲上面金 當然要到那個地方逛逛,殊不料他坐下不 美莎在阿拉斯加「金蛋夜總會」相聚,他 耳鳴,不以爲意,既然他在事前約好了 毫不覺察,只是感到腦袋有點麻木,同時 他的健康却因此受到嚴重的損害,初時他 ,只是喝了一杯橙汁,突然覺得腦袋有 對於摧毁金光陣,他建了奇功,可恃

變,他首先看到的是一绪白色的牆,又 也肯先看到的是一猪白色的牆,又看到了池覺醒,那個地方已經有很大改

見一些人穿了白色制服,他吃了一驚,翻

微有所悟,他們走到眼前,便即開口問道 有一個少女跟隨,她也是穿白衫的,唐龍 「這個地方是不是醫院?」 有一個穿白色長袍的中年人走近,另

會死!」 「馬迪醫生,他有得救了,我早已說他不 看護小姐喜出望外,衝口而出的說:

時期了,可喜可賀!」 分辨這個地方係醫院,反映出你脫離危險 十七個鐘頭,有許多人替你担心,你懂得 醫院,仍是昏迷不醒,看來你已經昏睡了 金蛋夜總會量倒,由救護車把你送到這問 邊看看,有戰興奮,說:「唐先生,你在 你的判斷力很强!」很快他就向唐龍那 中年人的眉毛往上一揚,說••「芬妮

空軍醫院。」 **墜醫院?」馬迪醫生說:「它是阿拉斯加** 唐龍沉住氣說:「馬迪醫生,這是甚

唐龍再問一句:「我大概是患了急症

,我思的是甚麼病?」 馬迪醫生說:「彈震病。

已經太遲,炸彈爆炸的聲响,加上金光炮記得到投下干磅炸彈的時候,立刻升高, 聽了這句話,唐龍恍然大悟,他隱約

是很難回答的 ,再其次

經獲得院方批准,任何時候,只要你清醒 她就到醫院探室你

唐先生,你只是被强大的爆炸聲震撼腦袋 三個鐘頭過後,馬迪醫生對他說。

以出院為止,現時你可以接見羅美莎小姐 地療養院休息,直到雷加拉博士認爲你可如果沒有變化,三天之後可以搬到空軍基 耳鼓沒有損傷,聽覺和視覺十分正常, 她已恭候多辞。」 店龍接受一連串的檢驗,有點累

到羅美莎,精神一振,他緩步走進病人見 ,老遠就看見羅美莎坐在闊

目的地,那個病始終要發作,無怪他要躺 當時他已經支持不住,勉强捱下去,抵達 被炸毁的强大聲浪,都是有一股震撼力,

內臟沒有受傷,甚麼時候可以出院呢? 「假如我的

唐龍默然,看護小姐芬妮忽然開口: 的允許,你才可以出院 ,必須獲得美國太空署雷加拉 ,首先,我要替你做全身檢 「唐先生,你這個問題

「唐先生,有一個美女喚做羅美莎,她已 唐龍眼睛一亮,高興地說:「快些通

,三天之後可以搬到空軍基

今天你特別嬌艷,穿了白色長裙 有開口,但却臉露微笑。 唐龍凝視着她,突然說: 「羅美莎 ,看來有

邊梳化椅上面,若有所思。

過去,他倆如磁吸鐵的擁抱在一 他喊了一聲,羅美莎站起來,他也走 起,樂得

你真是了不起,居然單人匹馬向金光炮 羅美莎跟他親熱了一陣,說。 「唐龍

震病發作,並非特務份子加害 的,在金蛋夜總會猝然倒地昏迷,只是彈 到有這樣一回事,故此我認爲我是很安全 炮?坦白點說,我自己在事前也沒有想像 那一個人想像得到我突然倒戈,毀滅金光 袋巨鑽贈給他,他的親信份子至酌看見 目呢?再者,我係薩多巴的貴賓,我把一 來有如科學怪人,誰能辨認得出我的眞面 全副武裝,還有臉罩,吸氧氣筒的氣,看 伙有很多爪牙,你仍是小心防範的好 北歐有一個孤島發生冲天大火災,料想虎 形人薩多巴也葬身在火窟之內,不過這像 挑戰、我們接獲空中監視哨的報告,靠近 羅美莎任由他一團興緻的說下去,沒 唐龍說··「我轟炸奧拔荷島的時候

石,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我也一百九十如新娘,剛才我談到從月球上面找到的鑽 ,忽於想起了一件事情 ,我把一百九



E105 馬?」 分罕見,當時我接過它即時想起妳,我是 應該贈送給你一件訂婚或指禮物,現時我 應該贈送給你一件訂婚或指禮物,現時我 應該贈送給你一件訂婚或指禮物,現時我

你說的劍海在甚麼地方呢? 唐龍有野鷺台,問:「高靈吞阿

訴你,我們不是趔睚,四個人都有武器,人自然明白為甚變被我們帶走。我只能告試我們不是警官?抵計目的地,你們兩個

唐龍知道那些人隨時拔

不適宜反抗的,索件具機行事,按兵不動向一處叫做「鬼城」的地方停下來,各人定理車廂,爲首的一個人握着手提機槍在背後押陣,另外有人引路,走在最前的人把羅美莎帶入一問低矮的石屋、各人魚貫而入,這裏沒有人居住已經超過三十年,有的是老鼠,如果我揭開一塊木板,你們看到是老鼠,如果我揭開一塊木板,你們看到是老鼠,如果我揭開一塊木板,你們看到是老鼠,如果我揭開一塊木板,你們看到 女看見小鼠也會尖聲大叫,希望這位小姐 開啓,木板下面就是我們的巢穴,有些婦 老鼠盤踞的地窖之內,還有另外一塊木板 ,它沒法揭開,一定要接動機關才會自動 如此。」

藏在老鼠竇,確是挺聰明的,唐龍相當佩展然另外一塊地板自動移開,下邊有一條果然另外一塊地板自動移開,下邊有一條果然另外一塊地板自動移開,下邊有一條果然另外一塊地板自動移開,做出許多聲响來老鼠,跟住他揮手踢脚,做出許多聲响來 說完,他揭開木板,真的看見一簇簇

唐龍跟羅美莎分別坐在一張梳化椅上面的地窖相當闊大,有許多上等傢俬放置 長梯 **燈光忽亮,下邊**

路途,斜襄躍出四個彪型大漢,其中有兩就是凱撒酒店的正門,就在這一截短短的拿到翡翠鑽石,剛剛離開銀行,差十幾步走進凱撒銀行,簽了提取保管箱的財物, 仍係十分炎熱的,白天很多人在大街走動係舉世知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那個地方係舉世知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那個地方百三十度,係个世界最熱的一處,寸草不 個穿了警官的制服,喝令兩人舉手,跟着 沒法估計的變化,使他的命運變了又變。 把他們推入警車之內,發生了這一在事前 良宵,然後返死亡谷太空署報到,他這個 酒店要了一個豪華的雙人套房,打算同度龍跟羅美莎離開內華達州機場,先到凱撒 如意算盤打得很响,可惜他跟羅美莎一起 在保管箱裏,甚至過了五年然後到取,唐 箱,守衞森嚴,有許多賭徒把珍貴飾物放 會」,它有一間銀行,銀行裏面附設保管 冷氣設備,規模最大的是「凱撒酒店夜總 羅六莎夾在他們中間,既然像賭徒・一半多賭徒是在這個地方穿梭旅行的。唐龍與地,還是很有名氣的賭威,故此經常有註 院的所在地,白天它的氣溫高達華氏去一 ,巨型的夜總會包括賭場西店舞廳,全部 其實阿拉斯加马子 死亡谷。你美國大公林密武革研究 呈美國 核北的空軍基

覺得熱,把視綫投在極端荒原的鹽田公路 駛,斜陽如血,雖然車內有冷氣設備,不 ··「你們不是真的警探!你們打算把我仍是覺得心寒的,羅美莎忍不住大聲質 警車越過當地的警署,向死亡谷那邊

能够如此順利的死裏逃生呢?此外,我們此却十分安全,還有機會潛逃,回到美國地却十分安全,還有機會潛逃,回到美國地却十分安全,還有機會潛逃,回到美國 句,幾時我可以回到內華達州的死亡谷看仍要感謝你不斷的提醒我,現時我想問一店龍很冷靜的說道:『我很明白,但 ,十天之後,你就可以啓程,乘搭民航機 天真了,她越是像小貓似的依戀在身邊,摯的愛情可以溶解啟對的政治思想,太過 須提醒你,你一向都有這個觀念,認為真 她活在我們中間,有利無害,不過,我必,那就證明豹公爵亦係蘇聯的人,故此讓 再晤她,她毫無損傷,也沒有被人乃摩過 打?這開不妨多講一句,上次她被魔球的門蘇聯特務網的協同,我為甚麼要把她發 全力去做,碰上了特殊情形,她還可以得足對美國有利,同時對蘇聯有利,她就傾任務篤追殺第三國際組織的首腦,它不但 的院長報告。」好了,不過,皆釋之前,你仍要向賽養 屋下面的巢穴 一如果你的健康正常 像遊客,沒有人對照門獨生們知

分出色!

」跟着很鄭重的問:「看來羅美

讓他說完了,讚一句:「唐龍,你幹得

雷加拉博士

負責主持那個秘密任務,

你越加危險,明白嗎?」

唐龍很冷靜的說道:

沙對你一往情深,你對她怎樣?」

唐龍想了想,說:「博士,不敢瞞你

淺薄的

,儘管情深如海。」

句話有甚麼意思呢?」

唐龍說:「因為她係兩面人,不可不

老鼠

雷加拉博士釘着他問道:

一店龍,你

同學那種戀鸞,因為我們二人的信任是很,我對她也是一往情深的,但却不是男女

雷加拉博士說:

兩人十分快樂,儼如新婚夫婦。高度的安全感,家眷可以住在一起,故此高度的安全感,家眷可以住在一起,故此天雪地的空軍療養院,那個地方不單是有天雪地的空軍療養院,那個地方不單是有

龍的頸子,深深一吻

羅美莎興奮到難以形容,雙手捉住唐

三天之後,兩人再度相聚,地點已經

情光。 博士,報告他轟炸奧拔荷島大破金光陣的 進該院隔離一切的密室,打電話給雷加拉

唐龍入居療養院之後的深夜,單身走

就與羅美莎一起 打完這個長途電話的第十一 ,乘搭航機離開阿拉斯 天 拉斯加

苦心培養出來的一隻活動棋子,等於反間一個問題:「博士,你既然知道她是蘇聯防。」只是說了這麼一年,是那个!!

動關上,他倆插翼難飛。 長梯仍在原處,不過,梯頂的地板已經自

形人薩多巴的計劃供述。」 我們此行的目的了,希望你把如何消滅虎 們在凱撒酒店恭候多時,唐先生大概知道 ,叫做薛洛克,另外一些人係黨羽,我 爲首的人自我介紹,說:「我是德國

諒 我毫無所知的事情,是無法供述,敬請原 雖然我們兩人都在你的掌握之內,可是, 唐龍搖了搖頭,說:「薛洛克先生,

拔出手槍來,槍嘴對準唐龍,至於他本 薛洛克突然翻臉,友善的態度消失了

巴究竟是怎樣死的?快點散!」你見避薩多巴,薩多 靈吞博士也推說從來沒有看見過吧了中要 如唐龍反抗,必然喪命,他佔了絕對優勢 ,很悠閒的說:「唐先生,不要詐傻扮懵 人,站在距離唐龍六七呎之遙的一處,假 ,不見得你推得那麼乾乾淨淨,甚至高

向 唐龍烱烱凝視,有如

高靈香博士逐項盤問

機低飛炸戰奧拔荷島,他就傾全力推得乾,口好承認一半,至於駕駛幻影噴射轟炸 唐龍知道沒法把一切推訴毫不知情了 一半,至於駕駛幻影噴射轟炸

乾淨淨,還說他根本就不知有那個孤島。 反映出他係虎形人薩多巴的朋友,並非薩從凱撒銀行保管箱取出的一枚鑽石作證, 士把一袋鱟石送到薩多巴的寓所,又有他 由於是讀話出他長代表戶到上十臺世 唐龍韵出他是代表月球上卡登博

E106

沒法弄清楚這件事情的眞相,只能說你是 放走唐龍,沉思一會,說:「唐先生,我羅美莎,替死去的薩多巴報仇,却又不肯多巴的敵人,薛洛克不敢擅自解決唐龍跟 究院的院長高靈吞博士處理,明早搭飛機 送到印度洋毛里裘斯島,交給海洋生物研 一個最有嫌疑的殺手,我必須把你們二人 一齊去,希望今晚你們兩人安睡。」 說完,他就退了出去,相當闊大的一

個客廳,只就剩下唐龍跟羅美莎 點,從這一秒鐘開始,我們必須保持緘默 見面之後,他會替我們冼脫嫌疑的 最好半句話不說,我相信跟高靈吞博士 唐龍緊緊的擁抱她,說。「記得這一

龍,你對虎形人產多巴之死毫無所知,我 沒有看見過他,更加無話可說,你放心好 ,我决不會參加意見。」 她明白這種處境,很冷靜的說:

聽他倆的談話,那個地方係他們的巢穴,兩人都感覺到對方突然放鬆,希望籍 不說,比較安全,只是那麼輕鬆的談了幾 ,便即閉嘴,確是明智之學 能到處有極敏感的偷聽器放置,一句話

莎被押解到一架私人飛機前面,逼於走進 民航機內突然發動攻勢,殊不料他跟羅美 話板本就是說流,他們並非準備乘搭民 機艙,那時候他才知道昨晚薛洛克所記 店龍初時抱着一種僥倖之心,打算在

宴娑斯島隆落,島士的南王高寧石早已奉工具,把唐龍以及羅美莎送到印度洋的毛 那一架可以看做遠航聚機的私人空也

的海洋生物研究院地窖之內,由另外一批剛走出去,就給他們拔槍指嚇,押到島上長長的跑區,張機停下來,唐龍跟羅美莎遊戲兵在草地上面恭候,草叢中間有一條

時沒有機會逃走,只好想辦法應付高靈吞美莎的安危囊在也的身上,唐龍知道他暫養亦的安於靈種環境,寡不敵衆,乘且羅

時何地分手,分手之後,他有沒有見過時收了他交出來的鑽石有甚麼話說,兩人何能第一次看見薩多巴在甚麼地方,薩多巴龍題落在薩多巴的身上,很鄭重的盤問唐 兩位嘉賓,先行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把 ,高靈吞很難做出决定,不知唐龍是不是很快,而且不會露出破綻,前言不對後語 殺死薩多巴的兇手。 多巴或者有沒有用長途電話跟薩多巴交談 唐龍早有準備,每一句問話都是回答得 ,高靈吞博士改宴飲待這

妨碍,還是留交卡登博士自行處理吧。」問才流學淺,沒法判斷你是否對我們大有 最後他很審慎的說:「唐先生 唐龍聽了,說:「這樣也好,卡登博 ,我自

七是否離開 高靈吞博士笑了笑,說: , 我們設法把你送上月球 月球到了地球來? 不是他到

恐怖絕 倫的 劍海蛇魔

博士、把我公上月球並非搭巴士那麼簡單 ,起仍要製造奔月的火箭,你們是不早前 府龍廳下行句話,心上一震・記:

火箭,經常把人

道的一項秘密就是奔月火箭多次往返月球於這些,恐怕你已經知道,唯一你沒有知感人搬到那邊居住,故此需要巨型火箭把國人搬到那邊居住,故此需要巨型火箭把國人搬到那邊居住,故此需要巨型火箭把 來,也是揀有雷雨的一天啓程,這樣做就查不出來,即使它從月球發射,回到地球查不出來,即使它從月球發射,放此他們且行雷閃電的一天,然後發射,放此他們氣晴朗的日子發射,我們偏偏揀暴風雨棄甚麼一件飛行物體,射上月球,總是揀天 我告訴你,美國或蘇聯多次把太空人放在 與地球・為甚麼聯合國絲毫査不出來。讓 科技比他們進步,你不必畏懼。」的一天,也是有暴風雨的,不過,我們可以逃出他們的檢查網,將來你離開地

唐龍說: 我絕無所懼。

·「高靈吞博上,我想跟唐龍一起飛上月羅美莎也在塲,她大感興趣,插嘴問唐龍灣。 · 香蕉 球看看,你可否替我在奔月火箭多弄一

載一個搭客,你的請求,恕難答應,此外?坦白點說,夠上身會是! 字坦白點說,新月火箭除了機師,只能多小姐,你是否覺得到月球逛逛有如看電影小姐,你是否覺得到月球逛逛有如看電影 法回到地球东,你也難逃一死 士見面,不一定得到博士諒解, 如果他沒

高藏香博上 点:一劍海的形狀 如 衛兵看守

博士

經打定主意,上落航機,絕不反抗。 ,我已 當天的晚上

得到甚麼地方

在美國內華達用的賭城拉斯維加斯降落

翡翠鑽石,雖然它不是很巨型的,但却十粒巨纜送交薩多巴之後,他們然贈我一枚

課,為甚麼你仍重用

,護她留

雷加拉博士:

把牠稱做魔蛇,土人索性稱之爲魔。 就怕,因爲那個海有許多古怪的蛇,我們 裘斯島或其他孤島的土人,聽見它的名稱 但却沒有合口,缺口之處係印度洋的一角 由圓形的土地包住,看來似乎是一個環, 別的因素,由於海底有一排排尖銳的石筍 很多,至於它叫做劍海,除了地形,還有 沒有它的名字,知道有這個地方的人並非 條形,非常狹窄,即使是很大幅的地圖也 ,故此它的潮水漲退跟印度洋相通,毛里 ,其形如劍,故此有這個古怪的名稱,它

爲那邊有魔蛇保護他 喜歡把一些問題人物囚禁在劍浩深處,因 出兇光,繼續講下去··「我們這個組織最 高靈吞博士說到這裏,突然一雙眼露

到那個地方軟禁,形如囚犯,唐龍大感不 ,却又無可奈何。 聽他這樣說,顯然他企圖把羅美莎送

帶走了羅美莎。唐龍跟她分手之前,沉住 很快就回來看你,不要驚慌。」 高靈吞博士說得到就做得到,當天就 羅美莎,我到月球見見卡登博之

貴的乘客,乘搭奔月火箭,從秘密基地發 在高靈吞很精細的安排之下,果然變成高 不會把她棄之知遺,只好含笑點頭:唐龍 事情發展到這裏,羅美莎懂得唐龍快

太空,那就穩定得多,它很順利的在月球過各地雷達網,飛出地球的大氣層,進入 比較平坦之處降落,唐龍剛剛走出太空艙 聲响被雷聲掩蓋,不易偵察出來,可以職 火箭在狂風暴雨當中射出,因爲它的

信心。 登博士有備而戰,穩操勝劵,他也充滿了 兼有禦寒設備,不必害怕,故此就覺得卡留在飛行物體之內,因為它有氧氣,供應

中交戰,必有激光炮之類的武器,到時决另外一種想法,他認爲飛行物體如果在空有希望完成這個任務的,此外,唐龍還有

空闖入月球的背面。 球上面的秘密基地起飛,越過冷海,由高 三十分鐘後,「大白鯊第二號」由月

空中忽然出現許多發亮的流星,

向它撞擊

闖入禁區的上空,大概二十分雖之後

他的想法果然屬實,

「大白鯊第二號

一片黑沉沉

多深洞,至於月球背面,永恒的黑暗,從 相差不遠,唯一的差別只是它的地面有許 挑戰會不會很順利的進行呢?實在無法預 偏要在該地搜索死對頭的驅逐艦,這一次 的情形,仍然沿毛直豎,想不到卡登博士 做禁風,唐龍偶然去過一次,回憶着當時 入它的上空安然飛出來,一向被科學家看 來沒有太空人到過,也沒有一種飛行物飛 月球的正面有陽光照射,看來跟地球

次落空。

所有光亮的隕石俱是不堪一擊的,紛

的光亮對準迎面飛來的隕石發射,沒有一

卡登博士下令發射激光槍,一陣陣白色

覺得興奮了些。 的人,伸手打招呼,擺出歡迎姿態,他也

大白鯊,同到北高峯一敍。 上面揚威耀武,我們走過山均那邊,改乘 卡登博士說:「我的大白鷺仍在月球

的臉,從那種溫和的語氣推測,他似乎毫 唐龍雖然沒法透過白色的臉巾看到他

無關重要的細節也請你說個詳細。 跟薩多巴接觸的經過情形告訴我 無關,我仍想知這當時的情形 調查虎形人薩多巴的慘劇,雖然此事與你 多種原因,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當然是白你 博士對他說:「唐龍 喝酒,跟上次他們晤敍的情形相似,卡登 很快他們就在北高峯的巨型別墅坐着 ,我很想見你;有許 ~請你把你 :即使是

是殺害薩多巴的兇手、 句話都不會出錯,它反映出他確確實 唐龍河先考慮清楚,到時他兩出來的

論如何,你决不會把巨鐵無條件的送到虎這是事實。倘若你仍是他們那邊的人。無 看 故此我先决的原则就是兇手另有其人 會替美國保密局非務,摧毀命光炮陣地,我十分忠心,抓住這一點推進,你當然不 這個組織,你一定打開斯於巨衛的大張看 每出嗎?十分無等,甚如你有心臟致必門 一定沒有那麼大的萬氣再到可以以見我 ,那就反映皇为公主奉洒那些鐵石 對 ,只要你這樣做一你必然好死:你沒有 演年有這種感管, 熟無你不 宋登博上聽了一派思一會 上,此外,你属的這樣做 . 誘:「唐

一來博取卡瓷博

個非常痛恨納粹黨的人,希望你明白我的

死過六百萬猶太人,他們在戰後建立以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拉執政時期,殺 有深仇大恨的那種人 ,可能想盡辦法對抗德國,不肯讓納 ,大概是猶太人で

卡登博士說道。「當然,你價是個聽

卡登博士永遠站在德國的一邊,對猶太人

硝酸雨毀了驅逐

論的愛忌斯坦博士只有一字之差,也許他

愛恩坦這個名字很易記憶,他跟發明相對

除了是鑽石巨子之外,還是科學家,是也

鳴之後,記事天還沒有說得詳盡的話画 去、他方官關係了 「唐龍、你對以色殊或德國有甚麼無 一院。卡登博士跟唐龍吃吃喝 一眼、用其不息的

可惜德國分裂為束德和西德,不然的話。性的貪污淫賤,不能够跟德國相提並論。它保險太人於國家,當然繼承猶太人傳統 發達,對人類有貢獻 坐於以色列、部然 家毫無認識,談不上觀感,假如你一定要 它團結在一起,天下無敵。 就毫不考慮的挑選德國 我從它們當中選出比較好的一個國家,我 學家

裏面收藏得緊緊的秘密,毫不保留的節出

唐龍微有所悟,說:一對德國納粹黨 任

這是他們第一次談論天下大勢,顯然

変恩坦。」

他畧一停頓

,唐龍趁勢插ノ一句:

最高的負賣人,我的對手就係猶太鑽石商

它仍是有對手的

,如果設我係德國納粹軍

球,還控制月球:全無對手,不過。目前刻變成一個整體。到時他們不單是控制地

世界大戰爆發,那堵圍牆倒下來

,只有一堵圍艦隔開,任何一天

,第三次

·無國立

過寂寞,渴望找人傾訴,聽了唐龍的話

不知道是他的運氣好抑或卡登博上太

時高興,說。.「唐龍,東德跟西德分裂

虺龍搖了搖頭。說。 , 丁業發達, 醫藥亦係極端 ,因無德或有於多

行物道設、同歸於盡。

卡至博士突然很激動的話。

一部一次

一我對這兩個處 我們坐的大白紫第一號,就是被神秘的飛科學家一部是不容輕視的,別忘記,上次 出來的 果你的死對頭愛恩坦博士真的養活許多個 停放在月球背面的一艘驅逐艦就是他製造 不是呢?」

唐龍又再指入一句。。

一十登博上,

如日

·打算跟我爭霸

~ 養了

許多個科學家,說不 一他雖然不是科學家

雨。把宅由低空酒下來,甚麼東西碰上了已經製造出另外一種秘密武器,叫做硝酸 偷襲,全我有很大損失,我發誓報復,我 它也會逐党,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出動! "把它由低空酒下來,甚麼東西碰上了

氣溫希到攝氏表零下一百六十度,可是, 雖然那兩已經靠近深夜,月球上面的

準驅逐艦發射。這一連串的攻勢驚心動魄驅逐艦上面,他按動第三個掣,激光炮對按第二個掣,硝酸雨凌空而下,剛剛洒在動,「大白鯊第二號」立刻低飛,跟住再 像傾盆大雨似的從空中洒下來,眼見驅逐 驅逐艦,却毫無反應 無招架之力。 艦逐漸溶化 照理激光炮無堅不摧,可是,它射中了 ,似乎變成了發軟的蠟燭,全 ,幸而硝酸雨非同小可,它好 : 卡登博土看了

雖然卡登博士這樣說,他顯然是很高

唐龍嫁禍給愛恩

坦

卡登博士興奮如狂,哈哈大笑,連聲 「我們贏了

驅逐艦沒有人呢?」 唐龍偏要多問一句。 「博土,爲甚麼

恩坦的巢穴,只是毁了他一個玩具!」 錢電遙遠控制的,真是可惜,沒法摧毀愛 卡登博士哼了一聲,說。 「它是由無

逐艦了,我們立刻進攻!」

咬牙切齒的說••「雷達搜索器已經找到驅 隕石網形攻勢全部失敗,突然,卡登博士 光華四射,從反射鏡可以看出對方發射的 紛爆炸,恍如天崩地裂的聲浪散播出來

這是南非博次安納鑽 這傢伙倒是很聰明的 的撞擊了,如果有人想到那邊建立王國

簡單。在歸途中,卡登博士對唐龍學。 更加有價值屬?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 球了。奇怪得很,一向被科學家公認是月 紀,它仍是不斷的被隕石襲擊,早知如此 重要的阻力係隕石。月球的正面不單是很 使它變成另外一個地球,可惜辦不到,最 唐龍,有一個時期我會經想把月球開發, 銳如劍,很少洞穴,顯然它沒有受到隕石 只有許多處由石塵堆積起來的湖,岩石尖 直到今晚我才得到答案,原來月球的背面 在那邊建立一個王國,難道背面比較正面 球上面最危險的背回 久之前就被隕石襲擊,就算進入了二十世 我就留在地球,不會千辛萬苦的走上月 ,被摧毁的驅逐艦當然不是玩具那麼 ,居然有人動腦筋想

文地理的科學家都想到月球居住呢?」 唐龍說:「博士,爲甚麼所有研究天

度,它就熔化,月球上面的黄金熔點,高地球上面的黄金加熱之後,到了某一個尺 球上面同樣的礦質看來相似,其實不同 百多歲,另一方面,月球上面的礦質跟地 臟沒有病,他可以保持永久的健康,活到 故此在月球居住的人 的,月球上面左冷太熱,病菌沒法生存 蔓延,任何一種膚色的人類都是經常患病 的就是病菌,地球上面的病菌不斷的散播 卡登博士說:「問得好,首先我想說 ,如果健康正常,內



貌,它係以色列鑽石商愛恩坦的產業 之一。

石絕對沒法製成强力的硝酸,亦就沒有硝光炮。改談今晚的戰鬥吧,地球上面的硝 質多麼豐富了 過地球黃金熔點十倍,故此它可以製造金 就會進一步獲悉月球上面蘊藏的物 看到驅逐艦如何被硝酸兩熔化的情 ,更加重要的還是鑽石。」

樣犀利的頭腦。」 的人認真出色,不見得你說的愛恩坦有這 他飛行物用的,設計得那麼古怪,創造它 如航空母艦一樣,我認爲它是準備停放其 艦有些特徵,它的艙板特別闊大,看來有 ,衝口而出的說。。「被我們摧毀的驅逐 唐龍想多懂一些關於驅逐艦的實際情

種太空飛行物和秘密武器。」 有辦法使科學家不分晝夜絞腦汁去研究各 的鑽石商,名氣响噹噹,有了鑽石,自然 能不談談鑽石了,別忘記,爱恩坦係南非 飛行物體攻擊,說到這一類秘密武器,不 放置人造的隕石,隨時使它升空,向任何 上,驅逐艦的艙板需要那麼闊,就是用來 閃閃的,當然不是從外太空飛來,它係另 被隕石射中,便即爆炸一這種隕石是光華 們飛來嗎?假如我們乘搭的大白鯊第二號 惡戰的母候,不是有許多發亮的隕石向我 種秘密武器,貯放在驅逐艦的甲板之 卡登博士說·「唐龍,我們跟驅逐艦

上面最有份量的殺手,你替我把愛恩坦殺 向唐龍望了一眼,說。「唐龍,你係地球 說到這裏,卡登博士忽然激動起來,

口答應,說。「我很樂意幹這個任務,替 虎形人薩多巴報仇!」 他的話就是命令,沒法反駁,唐龍一

相當多的,唐龍看了三個鐘頭之久 電影。此外,屬於愛恩堡的生活照 電影。此外,屬於愛恩堡的生活照片也是二十多欵,還加上一套屬於島上活動的小

向 雷加拉博士報告

的海洋生物研究院院長高靈吞博士把他撈 袋鑽石,跟住乘搭快艇回到海岸那邊,他 就很鄭重的發問:「高靈吞院長,羅美沙 起來,唐龍剛剛離開「太空囊」 落地點仍是毛里裘斯島附近海面 怎樣?她是否活着? 唐龍終於被卡登博士送回地球了 ,挽住一 ,由該島

活着,沒有病,心情愉快。 高靈吞博士哈哈大笑,說:「她當然

唐龍沉住氣訝道。「我可以先看看她

朱

最

新

傑

兇手 線索

> 像是他 來無踪

不是他 去無影

版出社版出林武

假續

又斷 亦眞

人物

麼兇悍,太空科學家當中如果有一部分係 以色烈跟德國係世仇,故此愛恩坦幹得那 們也會捨命幹這一塲卑鄙的戰鬥。」 猶太人,他們依附在愛恩坦陣營之內,他 中該島,它就完了,這種推測如果係事實 機一齊出動的,只要其中有一架轟炸機擊 奥拔荷島,他可以連續有七八架低飛轟炸 駕駛的轟炸機,從歐洲的海岸起飛,撞擊 炸,或者他轄下的科學家有辦法利用無人 加工趕製金光炮,兼且查悉它由薩多巴主 **廖** 寶得那麼急,結果得悉了奧拔荷島上面 多巴是甚麼人,為甚麼有巨鑽拋售,幹甚 市場的價格下跌,他可能干方百計查出薩 那一個人不停的拋售巨鑽,為了避免鑽石 既然愛恩坦係當地的鑽石商,他遲早知道 份鑽石在南非的博次安納鎖石市場賣出 得起的鑽石商交易,此外,他一定把一部 是愛恩坦所毀滅的嗎?」唐龍說。「是的 可能有另外一種殺機存在,你節過的, ,索性派人駕駛速度最快的飛機低飛轟 薩多巴獲得那一批巨鑽,勢必向各地買 卡登博士說。。 「店龍,你認為薩多巴

找豹形人沙米合作

學家一網打盡!」 你必須傾全力,把愛恩坦以及以色列的科 **卡登博士喊了一聲:**「對了, 唐龍

毁滅的。根本上我沒有看見過他,甚至不 經費,任由我運用,我仍是沒有把握把他 就算你給我很多鑽石,作爲消滅愛恩坦的 知道他住在那裏,怎樣動手呢?」 唐龍很快就發表意見,說。「博士,

可以。 高靈吞博士歌。 「嗯!暫時仍然不

高靈吞博土說:「因爲你沒有完成任 「爲甚麽?」唐龍臉色一變

壓你說我沒有完成任務呢?」 光炮毀滅的情形向卡登博士解釋,他已經 你叫我到月球去,把虎形人薩多巴以及金 接受,我亦安然降落。回到地球來,為甚 唐龍微有怒意,但不敢發作 ?說。。

點問你一句 袋鑽石, 巴之死有關,倘非如此,你决不會拿着 另外一個任務了 你沒有向我中述,我已經知道你必然負担 高靈登博士很悠閒的說:「唐先生 却又沒有把它交給我。恕我坦白 ,你打算單獨進行這個任務呢 ,這個任務跟虎形人薩多

> 我自然會給你一個明確的指示 燈片紀錄,我們回到北高峯的地窖裏面 或是仇人,我都有很詳細的小電影以及幻 我有特殊關係的人物,不管他們是朋友抑

個角度後,反光性特別强看來更加艷麗。 磨的,要是透過巧匠把它打磨切成六十四 分明亮,它只是玫瑰紅色,它全是未經打 得越加渾濁,甚至接近棕色,如果光綫十 就發出很明顯的變化,光綫越暗,它就紅 鑽石,由於光綫有明暗之分,它的紅色也 大感興趣的還是「變色石」,本來是紅色 的品種已經十分複雜,多姿多采,使唐龍 的欣賞各種收藏品,單是鑽石以及貓眼石 峯巨型別墅最低的一層地窖之內,很悠閒 不久之後,唐龍跟卡登博士同在北高

。我沒有叫你找他。雖

。卡登博士聽了

落,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價格因爲你賣出一批巨鑽就弄到它直綫降 毁,短期內無法掘出鑽石來了,死得鑽石 是把他炸死,還把鑽石礦場的所有設備炸 礦場裏面放置威力最大的定時炸彈,不單 會把他殺掉,這是下策,最好你潛入鑽石 到时他必然很有興趣跟你見面,你就有機 愛恩坦控制的鑽石店賣出,一定吸引他, 香餌,假如你把它拿到鑽石城委托一間被 前,我將把若干罕見的鑽石送給你,作爲 卡登博士對唐龍說:「你離開月球之

另外一個地方,放映幻燈片,使你對愛恩 坦博士有些印象,此外,我還把他控制的 鑽石礦場內外各種特徵放映出來 ,讓你有

看

把我說過的人,用幻燈片方式介紹給你看

能看做打贏一場仗而巳,閒話休提,我想

進攻,展開惡門,贏了也是差了多少,

卡登博士說。 「店龍,你別忘記,跟

充份的資料去研究怎樣把我們的死對頭毀

你的想法。」 唐龍點點頭,說:「博士,我很明白

卡登博士說:「好的,毋時我帶你到

米的助力,他本人以爲豹島的土人向礦場 下毒手,同室操戈,如果你得到豹形人沙 色列人互相猜忌,懷疑他們圈子裏面的人最好,因爲愛恩坦忽然喪命,可能引起以 候病等。不過,這一切安排全是準備性質壯,他不會那麽凑巧在你去找他帮忙的時壯,他不會那麽凑巧在你去找他帮忙的時 ,如果你能够單人匹馬殺掉爱恩坦,那就 遠,萬一他巳死了,你才找狼形人艾廸, 他居住的地方就是豹島,距離非洲海岸不 容易,想找人帮手,先去找豹形 果你認爲一個人摧毀整個鑽石礦場 巴喪生,金光炮也毀滅,你回到坤球, 一個是,狼形人艾廸,現時已經確定薩多 並非徹底效忠於德國納粹黨,請你記得這 到月球來,他仍非我的核心人物。因爲他 然他負責把我想要的金屬品以及氧氣筒 人薩多巴,另外一個是豹形人沙米,還有 一點,我信任的只是三個人,一個是虎形 石博士是否可靠呢?· 攻入愛恩坦的鑽石礦場,找誰好呢?高靈 「他並非很可靠的 人薩多巴已經喪命,如果我想找人帮手 頗覺出乎意外

人沙米, ,殊不 如

,單是豹島風光及豹形人沙米,巨經有 想不到卡登博士收藏了那麼多的幻燈

然後走到電報局,付出雙倍價錢,在它的,跟着把鑽石寄存在滙豐銀行的保管箱,他先行找一間大酒店,要了一間重房 加拉博士。 機密室內打長途電話給美國太空署,找雷 電話接通了,他講出本人的密碼後第

多天,你到過甚麼地方去?」 句就說: 「雷加拉博士,我是唐龍」」 對方稍爲驚異,說。「唐龍,分手十

莎現時仍在德國特務的掌心裏,我想救她 有機會逃生,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羅美 他是否很是富裕,如果他有錢,究竟是他 道以色列的鑽石商愛恩坦政治背景如何 好像講故事似的說得詳細,現時我急於知 粹黨徒俘擄 話機旁邊恭候 通話好了,我在軍報局機密室第一號的電 利用美國保密局的權力,就當作普通商人 你的電話,盼望你在三十分鐘之內有回 本人的財富,或因爲他代表某一豪富集團 ,必須一個人協助,我不能够把這件事情 ,以致變成巨富,凡此種種,我必須獲悉 現時我在博次安納的鑽石城電報局守候 必要時我可以等候兩小時之久,你不必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我被德國納 ,以爲沒法活下去了,僥倖我

要說的話,便即掛斷電話。 他知道雷加拉博士十分爽快,蔣完他

國太空署的雷加拉博士,對他說:「唐龍 有些資料是比較特異的,故此我很樂意把 機嗚嗚的响,拿起了聽簡,對方果然是美 ,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調查一個人的身世 ,只能在檔案找尋,所知有限,因爲其中 二十五分鐘之後,機密室第一號電話 算了 如果不答應合作,我也不會勉强你 作,請你把這個任務說出來,至於羅美莎 ?抑或是要跟我合作?如果你是要跟我合 問,只是負責把你送到你想去的目的地就 做的工作,不過,你如何進行?我不聞不 可以帮忙你把封密了的 小姐,亦可當晚跟你見面,反過來說,你 一粒也不要,因爲這是我替卡登博士應該 一袋鑽石拿出來 ,甚至

之力,我十分感激,盼望你替我解開袋子 說:「高靈吞院長,你既然對我所負的任 的休息。一 無所求,只是拜托你照顧羅美莎,言盡於 石城,跟上次去的地點相同,此外,我並 務一無所知,我就不再麻煩你,讓你介入 ,使我拿到鑽石,又把我送到博次安納鑽 ,唯其如此,令唐龍對他更加發生反感 至於你說要在相當範圍之內協助我一臂 這番話充份反映出高靈吞博士的蠻橫 ,我十分疲倦,希望我可以得到整晚

虎穴。跟以色列於鑽石大王愛恩坦交手 還托他照顧,可以說是認真吞聲忍氣的了 海的某一處,唐龍不單是敢怒而不敢言 只許勝,不許敗,故此他怎樣委屈也能够 忍受得來 ,因爲他有一個重大的任務,必須單身入 羅美莎顯然是被高靈吞博士軟禁在劍

仍然可以生存,那時他一個人挽着有五十空署的特務。他單獨置身於月球的背面, 粒鑽石放在夾層的皮篋裏面,難道他會害 士一個很有份量的殺手之外,還是美國太 他並非完全孤立的,他除了是卡登博

還不知道真正

頁六十四百三·册·

元五幣港價售

行發社版出球環

不到最後

頁

兇手是誰

9

部份是氫氣彈製造專家,其志不 外一項秘密,他養活的科學家當中,有 都需要科技人才研究,照保密局查悉的另 力以及支持力又或氧氣供應之類的困難, 他的礦場已經是地面之下一千二百呎深了 學實驗室,經常有三十多個科學家替他服 國納粹黨,他私人擁有一座很有威力的科 來沒有在公共場所露面,他最憎恨的是德 的鐵石礦場,他係董事長,他居住的地方 火白鋼玻璃避彈汽車,他的太太和子女從 有五個情婦,他一直都是担心別人鄉票的 生意,城外向南一百六十哩就是擧世知名大的鑽石公司,兼做批發以及拍賣巨鑽的 巨富,但却很有勢力,甚至可以影响到以以愛恩坦爲首的,至於愛恩坦,本人並非 十分神秘,城內城外,有五座別墅, 據說 色列的政局,他在鐵石城擁有一間規模很 奈半島揚威,可見這個國家必須美國支持 ,出入有保鑣,座駕車係最新型的防盗防 對空的飛彈,一戰而勝埃及,後來又在西 向美國購買作爲武器使用的轟炸機以及地 受到上述的鑽石環扣所控制,隨後以色列 戰後美國協全力支持以色列建國,當然是 們支持,由此可見他們的實力十分雄厚, 貴的意思,美國總統的政治背景也需要他 **織稱做鑽石環扣,表示牢不可破,兼有高** 要說的是這一點,猶太人的巨富散居各國 它說出來,也許它使你有些帮助,首先我 想增加生產,必須掘得更深,地心的熱 他們有幾個財團,最有自力的財團確是 操縱當地金融股票,故此他們越來越富 並且有秘密的聯繫,他們把這種秘密組 研究如何在更深的地方掘鑽石,目前

> 當中被希魔殺死六百萬個猶太人的仇恨。客身份把它帶到東西柏林的市中心區。同時爆炸,使德國的精華摧毀。死傷幾百萬人。借此報復。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人。但此時人,但是他不可能有本領製造袖珍氫氣彈,由專家以遊 眼相看。」 密局的太空情報局部門之人。必然對你另 如你问他求助,必要時可以講出你的身份 這種袖珍氫氣彈是否已經製造成功呢?無 人知曉,要說的資料我已經說個明白,假 他可以在半小時之內查悉你屬於美國保

聽到這裏,他就把電話掛斷 唐龍担心雷加拉博士向他問長問短

高靈吞博上。 必要時我寧願找豹形人沙米帮忙,勝過找 自語。「看來我一個人是無法對付他的 關於愛恩坦的資料放在一起,互相對照 料,又把卡登博士在月球上面告訴他一切那天唐龍搜集一切跟愛恩坦有關的資 希望想出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收拾這傢伙 ,想了大半晚,他終於嘆息了 一聲,自言

理 的紅鑽石前往愛恩坦鑽石公司,拜訪總經的一段時間,單刀直入,帶了三十粒變色 的一段時間,單刀直入,帶了三十粒變色依照原定計劃進行,在翌日早上靠近中午 想是那麼想,但他沒有這樣做 。仍然

內各處逛逛,餌略當地的夜生有空,最好今晚給我一個電話 獨住在海神大酒店七一七號房間 的時候對她說:「嘉芙蓮小姐,現時我單,還介紹他認識女秘書嘉芙蓮,唐龍臨走而且很高興替他把三十粒鑽石一次過拍賣 因爲他是大客,愛恩坦很樂意接見 夜生活 ,帶我到城 如果你

> 從來不問鑽石的來源人 它每月有兩次拍賣比較有價值的鑽石,各以看中你們這一個鑽石公司,不單是因爲 地鑽石商很喜歡入座喊價,交運的 以賣高一點,還因愛恩坦先生通情達理 一天可

掛牛意,心裏沒有殺機。 還担心房內有秘洞,四方八面有槍手埋伏 閘才有機會走進總經理的房間,此外,他 坦殺掉也沒法逃生,因爲他要經過四重鋼 談,他完全沒有機會下手,即使他把爱思 司的經理室,雖然他跟愛恩坦臉對臉的坐 愛恩坦殺掉。至於他昂然走進那尚鑽石公 鑽石的來源。到特他也許有機會透過她把 高興到酒店找他,多數是她負責調查那批 生懷疑。照他想。如果她發生懷疑仍然很 隨時發槍射擊。故此他很大方的坐下來

女秘書嘉芙蓮的身上。 法,利用小魚誘大魚,成與敗的關鍵就在 假如他真的有機會下手 ,只有一個方

使,你可否留在我的身邊,直到天亮?」 要,有如他的情侶,到了凌晨二時,興盡 店房間,站着擁吻她,他柔聲說:「小天 而返,唐龍希望和她睡在一起,走進了酒 喝酒,後來又在一起到有名氣的夜總會玩 蝶似的飛進他的眼簾,跟他在一起進餐, 那晚剛剛入黑,嘉芙蓮就像一隻花蝴

沒有包括枕蓆間的歡愉,如果你想找女人 我只是女秘書,奉命而來,做你的遊伴 張的關頭,她却十分理智的說:「唐龍 ,請你找別 嘉芙蓮一直都是熱情如火,到了最緊 的女人

唐龍盡量說得閃閃縮縮,使她聽了發 早上,他預測嘉芙蓮不會去看他了。他乘出擊。他自覺有了很大的進步,第三天的 機租了一艘快艇駛向「科羅羣島」。 他的消息,報告愛恩坦,時機成熟。然後一切,先行讓她斷斷續續的查到一些關於 疑人物,想盡辦法揭破他的眞面目,必要 時用武力對付他,故此他要很小心的佈置 間之內製造氣氛,令到愛恩坦把他看做嫌 唐龍心裏竊笑,他必須在最短的一段時 她故意這樣說,擺出一副高貴的格局

就把快艇開走,我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的 你是他的仇人,他就有可能把你煮熟吃掉 是他的朋友,他會好好的欺待你,反之 你說想找豹形人沙米,我不認識他,不過 子很小,還是你自己登岸逐個島尋找吧, 島,並沒有包括我登岸這個任務,我的胆 叫我把快艇駛到科羅羣島最危險的幾個小 來。說:「先牛,你給我一十美元,只是 ,請你自己登岸,我和快艇仍在岸邊等候 茂利,把快艇駛到科羅羣島的一角。停下 一個小島係金錢豹的產地。作爲駕駛員的 人駕駛它,因爲他不懂得科羅羣島當中那 如果你登岸之後四個鐘頭仍不回來, 附近所有小島都是由他統治的,如果妳 他雖然懂得駕駛快艇,仍然僱用一個

岸上去 」說完,快艇抵達岸邊,他啟隻身走到 也沒有刀,顯然我是豹形人沙米的朋友 唐龍依了他,說:「我身上沒有手槍

茂利把快艇駛向另外一個小島,也沒 動,沒看見甚麼,立刻回到快艇那邊 他走到一個小島 ,登岸之後,到處走 叫

計劃設個詳細。」 由我帶走,你不必過問 「好的,我依你,請你把更加具體的

還把他帶到一間茅屋去,押他人屋叩見齒就不同了,三頭花豹撲出來,把他捉住,麽發現,可是,他在第三個小島登岸,那

爱思坦果然上動

想,說。「我沒有快艇,不過,愛恩坦先 羅羣島看看,還問她有沒有快艇,她想了 生有三艘遊艇,不妨借用其中的 。他乘機提出一個建議,問她可否同到科 唐龍設。「好極了,如果你能够邀請 唐龍料事如神,嘉芙蓮果然天天找他 一艘。」

問你,你是否此地的酋長沙米,綽號豹形 我叫做唐龍,並非普通的遊客,讓我先問 似的戴在頭上。

唐龍站在豹形人沙米的面前,說:

着豹皮的外衣,還有花豹的頭,好像帽子

那些花豹是土人扮成的,酋長也是披

也同行。」 坐在他的遊艇上面,一邊看風景一邊談話 愛恩坦同行,那就更好,到時我是嘉賓, 吃吃喝喝,相信那是很愉快的,希望你

長沙米,請告訴我,你單是說出自己的姓

名,仍是不够的,最好你對我說些重要的

英語回答。「是的

,我係豹形人,亦即酋

唐龍用英語問他,對方大感詫異,用

要問問他。」跟着她還向唐龍多問一句。 的?關於甚麼?」 「你不是說過有些話然跟愛恩坦先生說說 他係董事長,無且是遊艇的物主,我仍 「好的,我在原則上回答應你,但是

句都是訪月亮係黑色的,希望你滿意。」 我現時連續即出七句完全相同的話,每一

唐龍不理會他有甚麽反應,果然連續

人,你瘾準了,我是卡登博土派來的

,等於「密碼」,唐龍欣然說:「豹

在特務這個圈子裏面,所謂「重要的

他說知,料想他很樂意知道的,現時距離 變色鑽石在甚麼地方出產,他對顧客講述 拍賣它的日期只有七天,如果他明白那些 ,它的價格可以提高多少,對我是有利的 我十分盼望你辦妥這件事。」 唐龍說。「我想把變色的鑽石來源對

來客,眞是了不起,你有甚麼吩咐?請你

設出來,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我一

米的態度突然登時變化,跟他握手,說: 部出七句·· 「月亮係黑色的」,豹形人沙

「唐先生,你不單是自己人,還是月球的

緊 他覺得自己正在跟高手捉棋,局勢越來越 嘉芙蓮奉命走開,唐龍相當的興奮

非的海岸啓程,駛向科羅羣島,船上有六 個水手,另有兩個船員和一個駕駛員,陣 第二天的下午,有一艘豪華遊艇由南

正如唐龍所說,他們一邊欣賞,一邊 是愛恩坦先生,唐龍以及女秘書嘉芙蓮。 容鼎盛,最高的賴位坐着三個人,他們就

說。「這種鑽石可謂稀世之珍,我也不知 道它應該値多少,故此當衆拍賣,至於鑽 交談,唐龍緩緩地把變色的紅鑽石講述 鑽石坑,另外一處就是科羅羣島當中的 石出產地,只有兩處,一處係月球上面的 一個小島之上。」

來沒有人掘出過一塊鑽石能够隨着燈光變 色,唐先生,你有沒有記錯呢? 愛恩坦有點詫異,問。「地球上面從

是記得起小島的形狀,假如你對這件事情 可惜,我對科羅羣島沒有深刻的認識,只 發生興趣,我們一起到島上逛逛,我可能 辨別某一個島上面的洞穴有這種鑽石。」 唐龍搖頭,說:「我絕對不 愛恩坦笑了笑,說:「唐先生,你眞 會記錯

是風趣,我很樂意奉陪 不過一會,唐龍就擺出了响導的姿態

了,我找到變色鑽石的一個洞穴就是它,的一處,說:「愛恩坦先生,我記憶起來 島,大不相同了,唐龍站在一個洞穴較遠 石。二 相信洞穴之內仍有好多塊未經過打磨的鑽 一個島,甚麼洞穴都找不到,到了第四個 ,帶他們走到一個小島,它並非預算中的

咐幾個化裝做水手的槍手在旁保護,他抱 拿鋤頭去掘呢?」 着懷疑的心理跟唐龍先後走到侗穴的前 ,嘉芙蓮走近他,問。。 說完這句話 ,他先走一步,愛恩坦吩 「唐先生, 用不用

唐龍笑着款。 「這些鑽石係海盗留下

,故此不必掘它,伸手進去,即可拿

二塊。 洞之前,兩手空空,很快他就走出來打開 了掌心,果然看見紅色的鑽石,大概有十 唐龍一馬當先,走進洞穴中,沒有入

怎會如此輕易就把它取到?愛恩坦疑心隨 個海盗是誰?」 生 ,你訊過那些鑽石是海盗留下來的 ,走前兩步,凝視着唐龍,問:「唐先 這種鑽石起每碼塊值美金一百萬元

卡登博士! 唐龍想也沒有想,即時回答。「他是

愛恩坦大聲說:「把他押上遊艇!」 ,作品字形包圍唐龍,各人拔出手槍 愛恩坦臉色一變,打個手勢,三個槍

後的岩石背後也有豹形人出現,全都握着 興奮的說。「如果你們不想中箭身亡 包圍得十分嚴密,輪到唐龍發威了,他很 長矛或短刀,大槪有二百人,把他們全部 艇,引弓搭箭,對準他們,此外,前前後 鼓聲四起,狀如花豹的土人已經霸佔了遊 ,可是,他們還沒有抵達遊艇之前,聽到 唐龍被他們搜身之後,押着走向岸邊 手槍!

唐龍突然變成嘉賓

的差遣,區區的六個槍手,算得甚麼?他 不准他們走上船去,船上的土人也走下來 們很快被土人綑綁起來,押到岸邊,却又 ,就只剩下三個人,那是愛恩坦,唐龍口 局勢變了又變,豹形人全部聽從唐龍

E112

面

一點,這個人落在我們的掌屋之後一十三捕捉一個人,他叫做愛恩坦,但要注意這

科羅羣島風景最好遊客最疏的幾個小島上

唐龍很高興,設。「我想你協助,在

,弄些伏兵,有長矛短刀和弓箭,合力

及嘉芙蓮,唐龍向豹形人沙米吩咐了幾句 ,便即駕駛遊艇,遠遠的離開小島。 嘉芙蓮怯怯的問:「唐龍,原來你懂

是主人,我是客,任由你叫我送到甚麼地 了不起,你打算把我們送到甚麼地方?」 ,我還懂得駕駛低飛的噴射轟炸機! 唐龍很恭敬的說:「在這海域裏,你 愛恩坦冷靜地道: 「唐先生,你眞是 唐龍說:「我不單懂得駕駛快艇或遊

很悠閒的說。 「不,我做事從來不會後悔!」唐龍

模樣,上前接應,愛恩坦向唐龍望了一眼 ,三個人先後走出來,有四個人是槍手的 說·「唐先生,前面的一座雙層別墅, 不過一會,遊艇停在一個細小的碼頭

> 到絕對安全的保護。」 就是我的巢穴,你不單是我的嘉賓,還受

卡登先生的控制,投靠我們這邊, 多謝你的救命之恩,你忽然變節 密室,愛恩坦臉露微笑,說: 個理由的,我很想知道那個理由是甚麼 你可以告訴我嗎?」 進入了巨型別墅,同到地下第三層的 唐先生 擺脫了 必然有

巳跟雷初拉博士說妥, 博士,因爲這塲好戲由他策劃 ,最好打長途電話給美國太空署雷加拉 愛恩坦走出去,三十 唐龍說:「我不用把這理由對你說出 故此他絕 分鐘走回來, 不畏懼。

方去都可以,最好把你送到你的巢穴!

愛恩坦說道:「唐先生,你不會後悔

原來你是我們的人一 斯緊張,但却非常與奮,第一句就說:· 算得甚麽?

還在雷加拉的長途電話獲悉甚麼秘密是關 於我的?」

愛恩坦說·「雷加拉博士告訴我

的模樣 個屍體透過死人化粧師的帮忙,化裝爲我 相賜告,幹得十分出色,奇怪的是這一點 在遊艇上面殺害,還要大規模的出殯,找 鑽石做圈套,誘我到小島上面,出動豹形 處躱起來, 人圍攻,最後你駕駛遊艇離開,然後把直 雷加拉博士懇求我合作,叫我詐作被你 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怒之下, 後來你被卡登博士爪牙捉住

發射月光箭跟住出動,徹底毀滅卡登博士 要出殯 在月球上建築的軍事基地,故此你要暫時 總是比較你眞正出殯好些一 月達成任務,就要把我殺掉,故此你需 點,卡登博士說過,如果我不能够在一 球,向卡登博士報告,立刻殺他,美國 照我看,

搓着一雙手,顯然他雙掌心捏一把汗!

我故事之八 怒陽鬼門關

羅唐納・文

期預告

你有甚麼困難,需要我協助的,不妨說出 盡力,我沒有甚麼圖報,於心不安,如果 愛恩坦說: 「唐先生,你出生了死,替我

被人囚禁在劍海的海底,希望你設法把她 **真的有些困難,跟我合作的女子羅美莎**

些被鬼爪抓下來。

外線夜間攝影機,闖入鬼門開,搜索卡登博士訓練的鬼兵,險

唐龍奉命出動,穿了橡皮套的飛行衣裳,還有激光槍,

就是駕駛幻影轟炸機低飛投彈毀滅金光炮

唐龍很冷靜的說:「有兩個原因, 第二點,我完成任務之後,直到 讓一個死屍替代你出殯

羅美莎再晤唐龍的時候,一邊哭,一邊笑

質玻璃,把囚禁密室中的羅美莎救出來, 達搜查器在海底找到一間玻璃屋,擊破鋼 ス海中,再用激光槍向魔蛇掃射,又用雷 坐在圓形的攻擊性武器之內,由直升機沉 答應唐龍,過了幾天,唐龍就會同科學家 武器尅服魔蛇的,故此愛恩坦很有把握的 活了一些科學家,他們能够製造一些秘密

愛恩坦被他說服了,點頭答應,頻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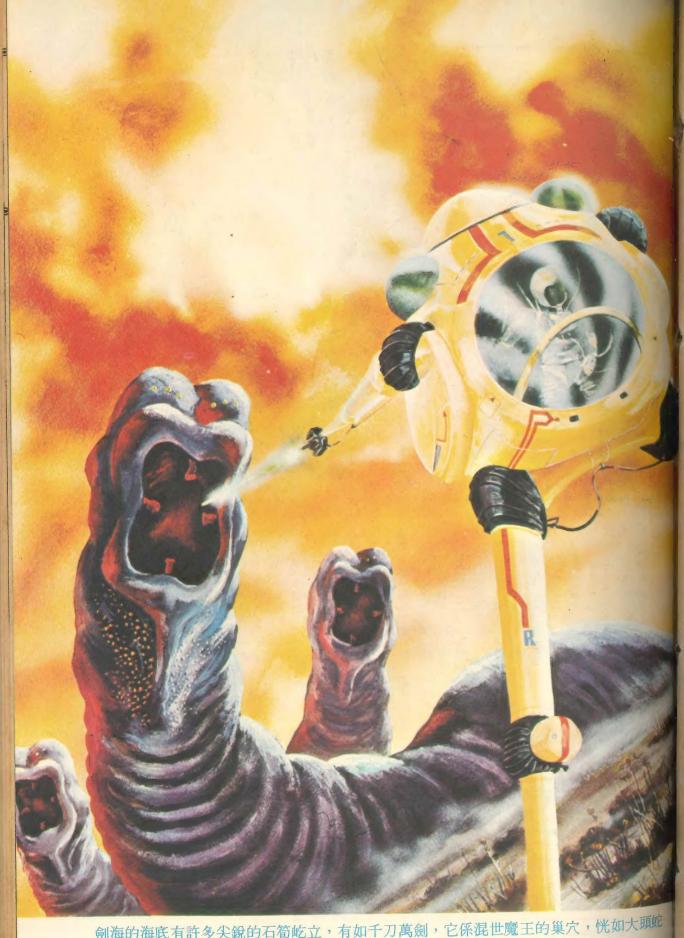
一切穩定下來,三個人在密室喝酒,

想,說:「愛恩坦先生,我

,借此愚弄卡登博士,我必須到另 你推說這種勾當是我做的,卡登 起碼躱三個月之久,然後走出 派你重返地球,利用變色

魔蛇挑戰,這個仇恨我一定報復!」 **莎被人救出生天。他恨得咬牙切齒** 胆晶炸金光炮,摧毀奧拔荷島,就有胆向 自語:「這件事情一定是唐龍幹的,他有 劍海,已經太遲,魔蛇死了百多條,羅美 吞博土聞訊,由毛里袭斯島乘坐快艇趕赴 們就離開劍海,由直升機飛上高空,高靈 ,整個人樂極忘形了 他有甚麼辦法報仇呢?根本上他軟禁 這一次偷襲只是作掉一小時之久,他 ,自言

妙法佈局引唐龍自投羅網的,欲知其詳 請閱讀下期刊出之「怒闖鬼門關」。 能暗算唐龍?不過,他是非洲的人,另有 吞博士想設唐龍的壞話也沒有藉口,他怎 過,認爲死者眞的是他,五日後,便即出 愛恩坦的屍體浮在印度洋,他們的人辨認 預,此事證明唐龍完成任務,即使那高靈 她被人救去才報告嗎?再者,三天之後, 羅美莎,沒有向卡登博士報告,難道那時



似的巨大爬虫,等如魔王的侍衞,唐龍單人匹馬向混世魔王挑戰 他的戀人羅美莎被囚禁在劍海的核心,唐龍拚死勇救佳人,不惜捨死忘生的跟魔王決鬥

劍海的海底有許多尖銳的石筍屹立,有如千刀萬劍

(劍海擒魔故事之唐龍決鬥魔府侍衞)

愛恩坦說: 「逼件事情就包在我的身

呎,沒有甚麼可怖,最可怖的是「魔蛇」

劍海很淺,最深的一處不過一百五十

,在科學家的眼中,不堪一擊,愛恩坦養 ,不過,牠只是生得醜怪,嚇倒普通遊客



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地質熱感出品